

29

鶴舞

神州

蕭逸作品集



# 鹤舞神州

## 第一章 金风未至蝉先觉

八月天，在北方这片大平原里，已经有了几分凉意，西边那轮老日头，懒懒地挂在天边，说上不上说下不下，万道霞光，却把半个天都染红了。

空中慢慢地掠过了一行雁影——

过去有半天了，才又追上了一只孤雁，嘴里“呱——呱——”叫唤着，却是无论如何也追不上前行的雁列。

脸上斜挂着一条刀疤的，眯缝着双眼的毛太抬头看了一眼，嘴里“哧——”地笑了一声。

一个生着满口黑胡子的汉子，把一口折铁刀使劲地插在干裂的泥土里，他嘴里不干净地嚷着：“他妹子的，我看八成他是不来啦，咱们这叫傻老婆等痴汉子，急也他娘的白急！”

脸上带着疤的毛太，斜着眼睨着他，哼了声，道：“沉着气儿，错不了！”

穿着一身黄茧布裤褂的刁三，冷冷地道：“马老二采的盘子错不了，这趟子买卖，要是没有错，咱们哥儿五个应该可以歇歇了！”

一只手指头，弯过来“当！”弹了一下，腕子底下的兵刃颤颤地直晃——这把家伙有三尺长，当中有个弧形的刃子，两边斜挑出两个刺子，有个名字叫“凤翅流金镜”，是把顶能杀人的

利落家伙！

借着刁三的话，再看看眼前面，可不是，哥儿五个人，一个也不少。

常在北道上，尤其是冀北道上跑的人，“燕山五虎”这块招牌，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吧？

不就是这哥儿五个吗！全在这里了。

五个人有坐着的、站着的、还有一个趴着的，高粱秆子压倒了一大片，看样子，他们在这里蹲了有些时候了。脸上有疤的叫毛太，人称“多臂熊”；蹲着的那个黑大个叫马云程，人称“双手金镖”；生有绕口胡子，施折铁刀的那个家伙叫“火霹雳”雷昆；穿黄茧布衣褂，长脸的那个人叫“云里来”刁三；最后再看趴着的那个人——矮矮的个子，瘦瘦的身材，这个人，大概有五十开外的年岁，一对招风耳，高眉耸颧，此人复姓欧阳单名一个川，人称“混江一霸”，也正是“燕山五虎”的老大——瓢把子。

哥儿五个是在干嘛？不问可知，当然是在等候着上手买卖——一件大买卖！

旱田的外面有一个茅草亭子，亭子外边，可就是那条又长又直的驿道了。

亭子里坐着有两个人，一个是身穿灰布大褂算命的瞎子，另一个是抱着月琴的大姑娘！瞎子手捧着马杆，满头头发都白了，一绺又长又白的胡子，像一匹缎子似的，被风轻轻地飘着，灰布大褂上系着一根带子，上面零碎东西多了，有装着卦钱的小布袋，有旱烟袋杆子，烟丝袋子、荷包，还有一面白铜的小锣。他老人家那根马杆上悬着一块白布招牌，上面有几行字：“奇门遁甲六爻神课”，三个横字是——“报君知”，当中才是他老人家字号“徐铁眉”！

看着“徐铁眉”这三个字，你可就不免瞧上一眼他老人家那两道眉毛，敢情是又黑又浓，足有两寸来长，像是两把铁刷子似的。

老头子翻着那双白果眼，骨骨碌碌直打着转儿，摸索着由腰带上拔出旱烟袋，那个大闺女弯下腰来用火石打火，燃着了纸媒，徐铁眉可就“叭叭”

地抽上了！

那个闺女小模样还是真不赖，一身水红布的合身衣裤，腰肢扎得细细的，上面束着葱色的一根缎带子，小褂的一双袖子，轻轻地挽着，露出白酥酥的一双玉手，十个指头上都留着晶莹剔透的指甲，弹起月琴来，一定好听！

姑娘看上去，应该有十八九岁吧——这个年岁的大姑娘最难猜！

高粱地里哥儿五个，倒有四个人眼睛被这个姑娘给吸住了，除了“混江一霸”欧阳川还能沉住点气。欧阳川是全神全意地注意着那条驿道，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，他马上就坐起来看看。

过来了一辆车，欧阳川立时一怔，再看，才发现是一辆运土的破车，他身子又躺下了。

眼睛一扫哥儿四个，再看看亭子里的那个花不溜丢的大姑娘，欧阳川脸上可就带出了冷笑！

“怎么啦？”他挖苦着道，“没见过是不是，瞧瞧你们这份德性——”

“火霹雳”雷昆摸了一把他的胡子嘴，嘿嘿笑道：“那个小媳妇儿真俊……咱他娘的看直了眼啦！”

“双手金镖”马云程一笑道：“哈！你他妈别外行好不好，我敢给你打十两银子赌，人家还是黄个花大闺女呢！”

“云里来”刁三连连点着头道：“是俊！——少见！”

大姑娘本来是脸望着这边的，听见了笑声，她好像才注意到附近还有人，妙目一转，嘟了一下嘴，气得把脸转了过来！

高粱地里又爆出了一阵笑声！

有人嚷着：“来一段吧，我给钱！”

说话的是“火霹雳”雷昆——这小子用力插下了刀，笑嘻嘻站起来，就要往外走，却有一只胳膊把他硬给拉了下来。

“混江一霸”欧阳川站起来，沉声道：“你给我呆着吧！”

说着话，他自己分着高粱秆子走了出去！

那个抽烟的瞎子，立刻警觉，左右张顾着道：“谁来了？谁来了？”

大姑娘回头瞟了一眼，不太乐意地道：“谁知道！”欧阳川一直走到了亭子里，打量着二人道：“你们是一块儿的么？”

抽烟的瞎子，连声地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你老要来一卦么？”

欧阳川冷笑道：“这姑娘，是你什么人？”

算命的欠着身子道：“是小女桂花，她弹得一手好月琴，客人要来一段么？”

欧阳川道：“不用，不用！”说着冷笑道：“我们有点事要用这个亭子，老头，你带着你女儿这就走吧！”

算命的瞎子怔了一下，赔笑道：“是！是！等我抽完了这袋烟——”

欧阳川面色一沉正要发作，忽地远处驿道上，传来了一片辘辘的车声，一辆双马二辘的篷车，映着夕阳，直驰而来！

欧阳川只看了一眼，顿时神色一振！

他上前一步，一伸手抓在了算命瞎子肩上，沉声道：“算命的，你们父女两个给我好好坐着不许动，不许瞎嚷嚷，看见就当没看见，知道不知道？”

那个叫桂花的姑娘忽地站起来，却被瞎子拉坐下来，就见他翻着一双白眼，连声道：“是……大爷，我是个瞎子，什么也看不见呀！”

欧阳川鼻子里应了一声，双手一拍，毛、马、雷、刁四个人，相继纵身

而出。亭子里的大姑娘吓了一跳，一只玉手捂着嘴“呀”叫了一声！

雷昆手里的折铁刀，在她面前晃了一下道：“大姑娘你用不着害怕，乖乖地给我坐着，等着爷们办妥了这一趟生意，我就——”

说着伸出一只毛手，嘻嘻一笑就要去摸对方那张白里透红的脸，大姑娘向后退了一步，一屁股坐在了石凳子上，瞎子赶忙伸手护着姑娘！

这当口，那辆篷车可就到了地头了。

赶车的把式，抡着大响鞭——“叭叭”一连两声，两匹牲口，撒开四蹄加速前进！

欧阳川冷笑一声道：“上！”

身边的哥儿四个，一起掠了个高，像掠波的四只燕子似的，起落间已纵身上道，“一”字形地闪开来，正好拦在那辆飞驰而近的马车前面！

这种突然的举动，使得驾车的二马，陡然间受惊，唏聿聿长啸声中，双双人立前蹄，身后篷车，连带着掀起了老高来！

赶车的把式大叫了一声，手勒缰绳道：“吁——”

亭子里的欧阳川右手向外一探，低叱道：“着！”

“哧——”一支甩手的羽箭，脱手而出，不偏不倚正射在了车把式的喉头之上，红血方冒，他小子就由车辕上栽下来了！

欧阳川这个老小子，敢情是好身子骨，只见他左手掌缘在石桌边上一按，身子已翩若惊鸿地窜了起来，好一式“平沙落

雁”，轻轻的已经落了下来，正好是到车前面！

他双手同时向外一展，已带住了受惊吓的一双牲口口环，再向下使劲一带，两匹马长嘶声中，已被他把身子定了下来！

其他的四个人，不待招呼，“刷”一下子，已把这辆车团团围住！

四个人的家伙都够显眼——

“多臂熊”毛太，是一口“金背砍山刀”。

“双手金镖”马云程是一对“牛耳短刀”。

“火霹雳”雷昆是一口两尺三四的“折铁刀”。

“云里来”刁三是“凤翅流金锐”！

四个人八只眼，闪闪地冒着血光，倒只有“混江一霸”欧阳川还没有亮家伙！

这个人像是老山羊般的，拉长了声音怪笑着，道：“车子里的朋友，你可以出来了！”

车帘子静悄悄垂着，没有一点动静！

“混江一霸”欧阳川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相好的，何必装模作样？出来见见世面吧！”

仍然是没有一点声音，车门在后面，门开着，只是垂着一道帘子，帘子被风吹得刷拉拉地晃动着，却是看不清楚里面有人没有！

“燕山五虎”哥儿五个都不禁有些沉不住了！

欧阳川目视向前右侧的“多臂熊”毛太，以目示意让他过去瞧瞧，毛太早就忍不住了。他嘴里大声嚷道：“奶奶个熊，装什么孙子你！”

掌中刀向外一挑，“刷拉！”一下子，把帘子挑开了。

就在此一刹那，车厢里霞光般地飞出了一片刀光，闪电似的一吐即收，堪称得上一个“快”字！

“多臂熊”毛太真的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，眼前血光一现，他嘴里“啊

唷”了一声，门板也似的翻身倒了下来！

敢情他已经死了。

伤处就在他脸上，齐着眉心鼻梁，直直地挨了一刀，这一刀可真利落，劈得还真重，毛太一颗脑袋瓜子，几乎被砍成了两半，血就像红色的浆糊也似的，咕咕嘟嘟往外面冒着！

就在其他各人惊魂未定之际，刀光再现！

这一刀是冲着帘子上来的，刀口斜着挥出，只一刀已把那大片帘子劈成了两截，随着挥卷而出的刀势，那截布帘子，就像一片云似的，卷飞到半天之上，足足飞起有七八丈高。

刀势如箭，一吐即收——

现在大家才看清了这个人！

好怪的一身衣裳！

好怪的一副模样！

车里的人，二十左右的年岁，目如点漆，鼻正唇红，好俊的一副仪表！

只是他这身打扮——头上戴着半圆形、像是洗脸盆样的一个黑漆头盔，身上是一袭大袖长襟黑得发亮的缎袍子，笔直的腰杆儿上，短的长的，一共插着三口刀——说是刀吧，却又太窄了些，说是剑吧，它的形状又弯了些，不像。

这个人背后背着一个黑漆的小箱子，一双眸子，蕴含着无比的怒火，打量着车外的四个人，两只手交插地抱在前胸，却是插入宽大的前襟之内。

就见他猛地站起来，用着略为生硬的口音道：“你们这些人——干什么？”

身子一晃，跃出车外。

一只手陡地探出来，抓着一柄纸扇，用扇柄向着为首的欧阳川一指：“你——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你——”

向每个人指了一下，气呼呼地站定了身子，道：“你们是强盗吗？”

欧阳川眸子一转，怪笑了一声道：“我几乎都忘了，朋友你是日本来的吧！”

那人怒声道：“是日本来的，但不是你的朋友！”

哥儿四个活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见到日本人，要是平常自有一番调笑，可是今天情形不同，对方一上来可就杀了自己的人，毛老三死的可够惨的！

“燕山五虎”多少年来横行江湖，向来是形影不离，由于一直是五个一齐上，所以很少失过手，想不到今天可碰见了厉害的对头！

难以想象的，对方竟然是个异族人——日本人，可真是够新鲜的！

哥儿四个的眼全红了。

“云里来”刁三一摆手上的“凤翅镜”，向着当前的这个日本人一指道：“伙计，你好快刀呀！你报个‘万儿’吧！”

“日本人”眨着眼，讷讷地道：“什么……‘万儿’？”

“双手金镖”马云程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日本人”这一回听明白了，后退一步，沉声道：“日本足利将军府第一武士笠原一鹤！”

“叫什么？”欧阳川偏头问马云程。

马云程皱着眉，道：“什么……原一鹤！”

日本人怒声道：“笠原一鹤！”

这一次大家全听明白了。

欧阳川老谋深算地抱了一下拳，冷冷地笑道：“一鹤老弟，我问你到咱们中国是干什么？你背后背的什么？”

日本人笠原一鹤面色一沉，长眉乍挑道：“奉足利将军命，朝觐永乐大皇帝——”

欧阳川嘿嘿一笑道：“好说，我们是天高皇帝远，谁也管不着，你用不着拿皇帝来吓唬咱们，老弟，你背上背的，或是贡给皇帝的东西？”

笠原一鹤“唿”一声，拔出了腰上长刀，平身一分，刀臂一平如水。

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他冷冷地说，“该死的强盗！”

欧阳川脸上一沉，冷笑道：“日本朋友，我劝你识相一点，把背后的箱子送上来，我们念在你也算是武林上的朋友，网开一面，放你逃生，否则的话——”

说到这里，微微一顿，冷笑了几声，右手向汗褂里一探，向外一抖，“刷刷拉”一声，亮出了兵刃，是一条“十二截亮银鞭”。

欧阳川手一使劲，哗啦啦一声响，那条鞭身蛇也似地盘在膀子上！

西边太阳老早已经下山了。

暮色沉沉里，这荒远的驿道上，竟然没有一个外人，徒令燕山五虎这伙子强人目无法纪，拦路行劫，他们当然不是第一次干这种活了。

欧阳川兵刃在手，面现杀机，这才接下去道：“日本人——你要是耍狠斗横，兄弟，咱们哥们可叫你竖着来，横着回去！”

笠原一鹤冷冷一笑，心忖道：“怪不得父亲要我处处小心，看来中国这地方，盗匪如毛，不在日本之下！”

他眼睛一扫当前这个欧阳川，思索着：看来这人像是这伙人的头子，我先杀了这人，说不定就解开了眼前之危！

想到此，冷笑一声，向着眼前的欧阳川道：“我知道你们中国武术奥妙，你可能接我这口刀么？”

欧阳川后退一步，道：“好！”

腕子上的亮银鞭“哗拉”一下子抖了开来，却在此一刹那，两侧的“双手金镖”马云程，以及“火霹雳”雷昆同时闪身而上！

两个人，三把刀——一口折铁刀，两柄牛耳短刀，由两侧同时抖了出来！

这一手有一个名堂叫“两翅金凤”，马、雷施展这一手绝活，可以说是驾轻就熟，多少年来，死在他们两个这一招下的人，真不知有多少了。

笠原一鹤不愧是足利氏手下第一武士，由于其幼承父教，得悉了中原剑术的奥秘，再习日本剑道，得领两家之长，其成就自是可观。

就见他乍开两腕，把一口窄刀横架左腕，偌大的身子，滴溜溜转了个转儿。那么疾劲三般兵刃，居然扎了个空。

“双手金镖”马云程右手一带出去的刀，用“阴手”向外面一抬，撩进到笠原一鹤的左肋。

笠原一鹤大吃一惊，“啊！”一声，抢步疾退，前大襟却吃马云程的刀尖子“呼拉”一下子划开了一道口子。

他首次接触到了中原武术的袭击，只是对方并非一等高手，否则笠

原一鹤可就难免要吃大亏了！

笠原一鹤在惊心之余，却施展出厉害的杀手——“两面封刀”，这一手得于日本剑道名家小丰原的嫡传，果然奇妙无穷！

刀光左右同时划出了两道弧光！

这般的东洋的快刀手法，毕竟是有异于一般，“嗖——嗖——”两刀一气呵成，在相继的两声惨叫里，“双手金镖”马云程、“火霹雳”雷昆同时中刀，伤处皆在面前，一时鲜血迸溅，死于非命！

笠原一鹤这种东洋的快刀法，一上来连毙三人，确是惊人之极！

“云里来”刁三一摆凤翅镜，甩手打出暗器“三菱箭”，尖风一缕，正中笠原右腕！

这位日本剑道高手痛得“啊！”一声，反手抓住了暗器箭杆，一咬牙血淋淋地拔了出来，足下可禁不住打了个踉跄！

这一刹那，“云里来”刁三的一杆“凤翅流金镜”，疾如星驰电闪般地搂头直下，同时他的一只右腿斜飞而出，用“鸳鸯拐子脚”向着笠原一鹤面门上踢过去！

笠原一鹤就地一滚，对方的凤翅镜落了个空，尘土飞扬中，笠原的刀，电光石火般地投递了出去——

这一招中原罕见！

欧阳川叱喝一声道：“敢尔！”

起落之间，已到笠原身后，一抖手“哗拉”一响，亮银鞭直向着对方背后点到。

然而，似乎是慢了一步。

雪白如云的一截刀身，自然贯穿了刁三的右肋，他不及拔刀，被迫地向前斜身，几乎和刁三的脸倚在了一块，欧阳川那么疾快的一招，竟然是没有伤害了他。

笠原一鹤把身子转过了一半，退后，拔刀！

刁三龇牙咧嘴地向前走了六七步，嘴里吐血，说道：“老大……咱们栽……栽啦！”

身子一歪，噗通，栽倒在地，凤翅镜脱手而坠！

一阵风起——驿道上卷起了一片沙土！

天可是已经黑了。

晚风里带着沉重的血腥气息。

亭子里算命的父女二人，仍然呆呆地坐在那里，那个叫“徐铁眉”的瞎子，兀自翻着他那一双白眼，不时的东张西看着，那个叫“桂花”的姑娘，却是目不转睛地睇视着，水汪汪的一对翦水瞳子，含蓄着无比的神秘。

父女二人，静静地坐着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自然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

“燕山五虎”此刻硕果仅余的只剩下“混江一霸”欧阳川一个人了。

来自日本的武士笠原一鹤朗笑了一声，刀指欧阳川道：“你还要送死么？”

欧阳川身子节节地后退着，面色猝然惨变，内心虽是惊悸万分，却也并没有退缩之意。他冷冷一笑道：“一鹤老弟，你的刀法很怪，可是其中几招，却有点与我们中原的‘匡’门刀法近似！”

笠原一鹤怒声笑道：“简直是胡说，什么匡门刀法，没听说过！”

欧阳川道：“今天我们无知冒犯有眼不认泰山，不知老弟你可肯网开一面？”

笠原一鹤不禁怔了一下，道：“你是说……”

欧阳川汗颜地笑道：“……我的意思是饶我一命！”

笠原一鹤狂笑一声道：“我们武士作战，一向是临死不屈……好吧！你既然开了口，我就饶过了你，只是……这几具尸首……”

欧阳川凄凉的一笑，道：“白骨何须埋青冢，人生何处不坟

墓！一鹤老弟，咱们后会有期！”

笠原一鹤怔了一下，他虽然汉学已经有相当的功底，可是到底比本生本长的中国人要差上一些，心里正在琢磨着欧阳川说的那两句话是什么意思！

却见欧阳川前进一步，双手抱拳，深深一揖。

笠原一鹤心里倒着实有些感动了——

可是一念未完，只听得“卡卡”两声轻响，两点银星，蓦地由欧阳川双腕之间飞出，其快如电，简直无从防起。

笠原一鹤陡然一惊，点足而退，可是由于彼此距离太近，再者欧阳川的这双袖箭，来得太过于突然，令人防不胜防，等到笠原一鹤乍发觉时，已是逃走不及，他嘴里“啊”了一声，身子一晃已倒了下去！

两枚袖箭，并排地射中在笠原一鹤的“胸脯双穴”之上，一任你天大的英雄，也是承受不起。

笠原一鹤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差一点闷了过去。

这可就是中国武学的奥秘了，欧阳川的这双袖箭，乃是施展武林中奇妙的暗器打穴之法，被害人只要中箭，顿时全身四肢麻痹不堪，暗器只要一时不离开身体，他可就不能开口说话，休想动弹一下，可是暗器一经拔出，性命也就不保。

“混江一霸”欧阳川这一手败中取胜的阴险毒手一经得手，禁不住仰天怪笑了一声。

只见他身子一闪，又来到了笠原一鹤身边。

“臭小子——”他狞恶地笑道，“你认命吧！”

说完弯下身子，一伸手就要去拿他背上的箱子。

蓦地，银锣一响——“当”！

这玩意儿，一听就知道是算命的敲的那种小锣响！

果然，接下去，眼前人影一闪，亭子里的一老一少父女二人，已来到了眼前，速度之快，有如是黑夜里的一双幽灵。

欧阳川手已触及箱面，突地中止，猛抬头，见状大吃一惊！

他是黑道上的老江湖了，什么人，是友是敌，用不着关照，一望即知。

这时见状，不先发言，点足后退出丈许以外。

却听得那算命的白胡子老头，手中小锣再次的一敲，高声道：“报——君——知！”

欧阳川银鞭“刷拉”的一下，抖了个笔直，指向对方道：“什么人？报上字号！”

算命的老人呵呵一笑道：“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识一家人，欧阳当家的赏我瞎子一口饭吃！”

欧阳川面色一沉，面现凶光，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瞎子嘻嘻笑道：“当家的没见过我这位长相，莫非连‘短命无常’这个

称呼也没听过么？”

欧阳川顿时打了个冷颤，大惊道：“啊……这么说你老是徐——”

人影一晃，那相士已到欧阳川面前。

欧阳川大惊之下，手上的亮银鞭向外一抖，鞭梢一端像是利剑剑尖，直向老者眉心点到。

鞭梢如电光石火般的，一闪而至，眼看着就要刺那相士一个透脸穿。就在此一刹那，但见相士白果也似的一双眸子，倏地一翻，敢情他不是个瞎子，双眸乍睁，目光如电，同时间左手作圆形的向外一分，“噗”地一下子，已结实地抓住欧阳川的鞭梢。

欧阳川向外一带，力逾万斤，鞭身丝毫不动，他再次地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伪装相士“短命无常”徐雷，怪笑一声道：“你也敢给我动爪子？去！”

右手向外一振，呼噜噜一片衣袂荡风之声，“混江一霸”欧阳川的身子，就像空中飞人般的，被掷在半空之上。

在空中欧阳川怪叫了一声，滴溜溜折了个斤斗，施了一招云里翻，自空而坠。

在此一瞬间，站立在一侧的那个红衣大姑娘，娇叱了一声，肩头摇处，翩若惊鸿的已来到了欧阳川下坠之处，手上的那面月琴抡出如风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正好砸在了欧阳川面门之上，一时间血花怒溅，脑浆迸裂，当场死于非命。

那姑娘身形再闪，疾若鹰隼的又来到了老者面前。

黑夜里，忽然传来了一片车声，远处驿道上灯光闪烁，像是朝着这个方向疾驰过来。

老者冷冷一笑道：“丫头，人交给你了，别忘了背后那个箱子！”

言罢以手上的马杆向地面上一点，猝起如鹰，只是一下子，已飞出了六七丈外，一路疾驰如飞而去。

红衣姑娘不敢迟疑，身子一闪，已到了笠原一鹤面前，一伸手，抓住了他的胸衣，把他提了起来，几个起落，已越出十数丈外，坠入高粱地内，同时重重地把笠原一鹤摔在地上。

空中是一轮明月，月色如银——

透过高粱叶子，这个姑娘才开始打量着面前的这个日本武士，她首先以利落的手法，把对方背后的那个黑漆的箱子解下来。

这个过程之间，笠原一鹤竟自幽幽地醒转过来，他鼻子里发出了长长的一声呻吟，同时已经感觉到对方的作为。

“你……”他想坐起来，可是周身乏力。

月影之下，二人四目相对。

红衣姑娘呆了一下，才又匆匆地把那个小箱子背好在自己背上，她咬了一下牙，道：“我本来不想下毒手杀你，可是你看见了我——”

手里的月琴举起来，作势下击。

笠原一鹤眼睛直直的逼视着她，目光里现出了一番凄凉，却使得那姑娘中途一时硬心不下。

她叹了一口气，慢慢地把那枚精铁打铸的月琴，轻轻地放了下来。

“唉——”她轻轻叹了一口气道，“我们原无仇恨，我看你这个人，倒不像是什么恶人，中国不是你能久留的地方……姑娘破格饶你不死，你还是回到你们日本的好！”

说完，看他一眼，摇摇头，转回身子，向外走去。

地上的笠原一鹤眼睛直直地看着她，面上却不禁带出微微的冷笑。

红衣姑娘走了两步，又回过头来。

她的神色间，显出了内心的犹豫。

“唉！”她又轻叹了一声，道，“我可不能再耽误了，你知道，我父亲本来是要我杀你的，只是我不忍心……”

眉毛皱了一下，她轻轻地撩着眼皮，打量着对方又道：“你是叫笠原什么鹤来着？”

笑了一下，她调侃地道：“我知道你身上的伤不轻……这可就……唉，好吧！我呀，好人做到底，就救你这一回！”

说完巧移莲步，凑到了他跟前，低头看了一下，冷笑道：“你是被刚才那个叫欧阳川的人，打中了穴道，手法很厉害，幸亏遇见了我，要是换了别人，只怕还救不了你，你得忍忍痛才行！”

说完匆匆由身边取出一个小小玉瓶，由其内倒出了一些，也不知是什么药物。

她一只手握住笠原一鹤伤处的小箭道：“想活命，你就别出气，你明白我的话吗？”

笠原一鹤目光里虽蕴着无比怒火，只是却也知道对方是在救自己性命，当时眨了一下眸子，表示会意。

红衣姑娘微微一笑，露出如贝玉齿，确是难得一见的绝世佳人！

只是此刻，这位来自异国的武士，却是失去了这份闲情逸致，他遵从着对方少女的关照，暂时停止了呼吸。

红衣少女还有点不放心，她俯下身子来，侧过脸轻轻在他胸前听了一下，确定他未在呼吸，这才猝施妙手，极快地把中在他胸前的一只小箭拔了出来，同时她右手不待对方伤处的血冒出，即把备好的药物按上了他的伤处！

如此连续施展，两根袖箭全都拔了出来。

笠原待其在伤处上好了药之后，才忍不住长长吁了一口气，面颊上冷汗淋漓。

红衣少女打量着他，道：“没死已经算万幸了！”

这时，信手由笠原一鹤衣边上撕下了一条布条子，匆匆为他扎好！

“记住！”她说，“一个月不能见水，我走了！”

言罢作势站起——

笠原一鹤自所中的一双袖箭拔出时，穴道已然解开，他已能开口说话，只是全身乏力！

这时见对方姑娘要走，心里惦念着那箱贡物，如何容得，当下蓦地坐起，伸手向着红衣少女背后箱上抓去！

红衣少女身子灵活地一纵，纵出丈许以外，笠原一鹤由于用力过猛，一下子倒了下去，伤处触动，一时痛得不可开交！

红衣少女咯咯娇笑道：“你呀，少费这个劲儿吧！”

她还想说些什么，夜空里，却传来一声嘹亮的口哨之声，红衣少女顿时面色严肃的冷冷一笑，香肩连晃，如飞而去！

笠原一鹤怒叱一声道：“站住——”

对方理也不理，早已去远了，他咬着牙挺身站起来，向前走了几步，只觉得伤处万分疼痛，肩上也在流血！

他愤愤地抽出了长刀，蹒跚地向前迈着，却意外地发现地上一物放光！弯腰拾起来——是一枚玉柄金身的步摇金钗！

可以想到，必是方才那女盗张皇之际，由头上坠落下来的，无论如何，这总算是一点线索。

笠原一鹤匆匆地收入袋内，他一只手持着雪亮的长刀，怒冲冲向前大步走着，只觉得夜风吹在肩上伤处，如同针刺般的疼痛，可是这些却远不及他内心之沉痛万分之一！

顺着田陌，他一直走下去，远远似见先前劫车的驿道上有灯光闪烁着，似有人影闪动！

他内心沮丧极了。

想不到身负重任，方自踏入中国之第二日，竟然会出此大错，平白无故地把足利将军托交进贡中国皇帝的无价珍宝失去，这该是一项何等严重，而又不可饶恕的疏忽？

他此行身分严谨，自不便暴露身分，以遭无边困扰，马车上虽有几件他随身的行李，可是眼前却不便往取，他一心一意只是惦念着失去的贡物，足下疾奔前进！

穿出了这片田陌，来到了驿道的另一端，却见道边伫立着一个黑色劲装人影。笠原一鹤此刻怒火中烧，巴不得遇着敌人厮杀一番，此时此刻乍然出现了这人，他无疑认定对方也是劫宝的敌人之流。

从背影上看，这人后面背着一口长剑，必然是擅武之人了。笠原一鹤抢上一步，怒声喝叱道：“呔——”那人倏地回身——剑眉星目，神采不凡！

笠原一鹤怒发如狂中，早已收敛不住，一口倭刀劈风直砍而下！

对方似乎吃了一惊，冷笑道：“这是为何！”

右腕疾翻，背后长剑像是一道长虹似的猝然出鞘，一刀一剑“呛啷”一声，在空中交接，各人却不禁为对方的腕劲震得后退了几步。

由于笠原一鹤身上有伤，如此一震，自然有些吃受不住，痛得哼了一声。

对面黑衣少年冷峻地道：“莫怪人言，你们日本人野梟成性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！”

笠原一鹤受了一肚子的委屈，正是无处发泄，如何再忍得对方的奚落，大吼一声挺刀而上！他左臂平伸，右手长刀平伸而出，拉开了架式！

日本剑道正如中国剑法一样，是有派别门路之分的，此刻他一展开门户，却使得对面这位中国侠士大吃了一惊！

黑衣少年面色一变，正要喝止，笠原一鹤已然出刀如风，施展出极具威力所谓的“洗魂三刀”。第一刀贴地直出，削向少年下盘，黑衣人大惊中，一鹤施展冲天的绝技，拔身而起，刀身紧紧擦着他的脚底下刺了过去！第二刀，比第一刀更疾更快，不待那黑衣少年身子落下，那口刀在笠原一鹤后弯的式子里，反崩而出，直直一刀劈出！

昔日在日本，笠原这种家传的刀法，绝少施展，每出手敌人简直无从抵挡，必有伤亡，是以前其父笠原桑二传此刀法时，深深告诫，如非为强敌所迫，万不得已时，绝不施展！

笠原一鹤如非丧失重宝，痛心欲狂之际，焉能对于一个初见一面的少年，施展如此杀手！

他满打算着这第二刀出手，那少年不死必伤！

事实却大是不然，那个黑衣少年，敢情还是个大行家！

就在笠原一鹤的刀相反崩出的刹那之间，那少年在空中海虾也似的一个弓身，凹腹收胸，向后反弹而起，待到一鹤的刀已经临近胸腹之间，那少年左掌向外一挥，吐气开声道：“嘿！”却把一只左手箕开的虎口，向着笠原递出的刀背上捺下！

“行家一出手，就知有没有！”

笠原一鹤心中大吃了一惊，他确信这套“洗魂三刀”自从他父亲传与他之后，还不曾闻得有过破法。

昔日笠原桑二传授此套刀法时，曾告诉过他，这套刀法的来历，脱胎于中国武术菁华，并且告诉过他，在日本无人可破，可是一入中原，却就不保险无人能挡，并且曾告诉过他即使在中国，能够破此刀法的人，顶多不出二人，其中有一个还是女人！

他知道父亲过去在中国停留过，那一些日子，自己与母亲相依为命，正逢战火弥漫，生活得好苦，母亲带着自己东奔西跑，等待着父亲来到……直到第三年父亲才从中国回来，一家得能团圆……

这套“洗魂三刀”就是父亲那个时候传授给自己的……他老人家为什么念念不忘中国？在中国做了些什么？无人知道，到现在还是个谜！

到是父亲再三地向自己提过一个人——段南洲，父亲生平第一知己，如果自己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个段南洲该是一个老人了，据父亲形容这人乃是一个异人，武技之精湛，举世无匹，父亲关照自己来到中国之后，不要忘了找寻他，而恭敬地诚执后辈之礼……

这么多的回忆，一股脑地涌了出来，动机只是由于对方少年杰出的身手！

由于对方这个黑衣少年，一连破了他两招，他的第三招突然受惊而止。

后退一步，他打量着对方少年，怒声道：“你如何懂得破我的刀法？”

黑衣人冷冷一笑说：“问得好，我正想问你，这刀法是谁传授与你的？”

笠原一鹤恨声道：“谁要你管？”

说着提刀进身，正待向黑衣少年再次进招，黑衣人闪身跃开道：“慢着！”

笠原一鹤冷笑道：“想不到中国强盗这么多，你身背宝剑，站在那里，必是那强盗父女一路来的！”

少年微微一怔，冷笑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遇见了强人了？”笠原一鹤怒声喝道：“你倒装得真像……”

少年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先不要谈这个问题，我且问你，有个叫匡飞的人，你可认得？”

笠原一鹤摇头道：“不认识！”

黑衣少年略嫌失望地叹息了一声，一面用着那只精锐的眸子打量着他道：“我是看你刀法很怪，很像是匡门家传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再问你，风闻你此次东来，所带的贡物之中，有一枚‘翡翠梨’可是真的？”

笠原一鹤登时一惊，道：“咦！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黑衣少年冷冷地道：“这么说谣传是真的了？”

笠原一鹤狠狠地道：“真的假的都没有用了！”

说到这里，上下看了那黑衣少年一阵，自入中原，他还真没见过这么英俊的人物。

那少年眉头微皱道：“还没请教大名？”

“笠原一鹤！”

“一鹤兄！”黑衣少年冷冷地道，“我知道你失去了贡物，心里不好受，

可是我一定必须知道，抢去你那些宝物的是些什么人！”

他一本正经地说着，脸上确是看不出一点虚伪的表情！笠原一鹤将信又疑地看着他，冷笑道：“一男一女，男的看不清楚，很老……女的年纪很轻！”

黑衣少年道：“什么打扮，他们长得什么样？”

笠原一鹤倒是心里有八分相信他并非是劫寇一伙的了，闻言偏头想了一下，道：“那个男的，是一个算命的……留着白胡子，女的抱着一个琴……琴是铁的！”

一个异国人，竟然能够用这么流利的汉语叙说一切，的确是相当的不容易了。

黑衣少年听完他这番描述之后，长眉一挑，面色略微变了一下，自语道：“果然没猜错，真的是他们——”

“是谁？”笠原一鹤忍不住问。

黑衣少年讷讷地道：“如果我没说错，你所遇见的这父女二人，乃是中国武林黑道上最难缠的人物……”

笠原一鹤怒声道：“是谁？我要去找他！”

少年冷笑道：“你的武功，顶多与我相伯仲，要与那个劫宝的老人比起来，只怕还差得远！”

冷冷一笑，抱拳道：“告辞！”

言罢转身就走，笠原一鹤挺刀追上一步叫道：“喂，你站住！”少年回身道：“你还有事么？”

笠原一鹤道：“你知道那劫宝父女的姓名么？”

少年点点头道：“老的叫徐雷，小的叫徐小昭，黑道上闻名丧胆！”

笠原一鹤冷笑道：“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一定要找到他父女二人！”

少年怔了一下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我也许可以助你一臂之力，但是目前不易！”

笠原一鹤道：“我不要你帮助。”

少年点点头道：“那么我们各干各的，不过，我却警告你，这父女两个武功精湛，不是好对付！也许你是白忙一场！”

笠原一鹤怒声道：“胡说——你居然敢看不起我？我要你试试我这口刀。”

少年道：“我已试过了！”

微微一笑，正待转身，却不意笠原一鹤猛地扑身而上，掌中刀倏地急刺过来。

少年一摆剑，双锋交接之中，笠原一鹤施了一招妙手，身形霍地向下一塌，背后现刀，一刀如电“嗖——”快挥而出，黑衣少年乍然腾身，可是笠原一鹤这一刀来得太快了，有如穿云乍出的阳光，只一闪，已斩下了那黑衣少年衣襟一角！

黑衣少年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同时间也激起了他一腔怒意，笠原一鹤身子再上，掌中刀由下而上直撩上来！

刀锋如芒，犹如一片光墙，似乎他有意要迫使对方服输在他这一招之下！却是未曾料到那黑衣少年本身武功造诣，已是名满江湖的一流高手！二人既无深仇大怨，自是动手间，未用其极。

黑衣少年在他凌厉的刀势之下，施展了一式“铁板桥”功夫，笠原一鹤这一刀可是落空。

蓦地，黑衣少年大喝一声，那转出的身子，有如戏水的蜉蝣，“唳——”的一声，再次转了回来。

笠原一鹤大吃一惊，还不及点足退身，少年的长剑已崩弹而起，但听得“喳”的一声！

剑式如虹，一闪而过，笠原一鹤惊吓中一连后退了三四步，左手摸了一下，才发现到帽缘上，破了一道裂缝，对方的剑尖，只须再挺前半寸，可就免不了伤及颜面。

这一惊，使得昔日目高于顶的日本武士，登时目瞪口呆，作声不得！

黑衣少年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中国人注重礼尚往来，你砍我一刀，我回敬你一剑——”抱拳道：“失陪！”

倏地转过身来，一路纵跃如飞而去。

笠原一鹤立了一刻，忽地拔脚就追，哪里还有那少年的踪影？

夜色沉沉，秋风冷冷！

这一瞬间，笠原一鹤由衷地感到了悲哀，却又有一腔难以发泄的怒火，填膺在胸内，使得他欲罢不能！

他发出了凄厉的一声怒吼，掌中刀用力地挥砍而出，“唵——唵——唵——”一连三刀，刀锋把高粱的尖端穗子砍飞了满天！

他就像疯了般运刀如狂，一路猛挥猛砍，闪烁的刀光像是一条闹空的银蛇，所过之处，高粱穗子满空乱舞，足下漫无目标的前进中。

这阵快刀，影射着他内心的悲忿无极，遭殃的却是这片旱地庄稼，刀锋过处，无坚不摧！

笠原一鹤假设着这些高过一人的高粱，每一棵都代表着一个敌人，因此他的每一刀，也都毫不留情！

转瞬间，他已运刀数百千回，当真是杀得热血沸腾，淋漓尽致！

在一阵猛砍杀里，足下已迈出这片旱田。他已经杀红了眼，双手握着的刀见树砍树，见草砍草，不知是幻觉还是真的——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影，站立在田陌小道上，正好迎着了他的来势。

笠原一鹤乍然一惊，定目看了看，狂笑道：“好个强盗——快还我宝物来！”双手握刀，“唵——”一刀劈下去！

这一刀，在怒发如狂的笠原一鹤来说，几乎施出全身的力道，真有泰山压顶之势！

这在田陌道上的那个高大人影，倏地伸出了一只手，笑道：“好劲道！”

那口疾下的刀，就好像砍在了石缝之中一般，休想转动分毫！

笠原一鹤睁大了眼，才看清了面前人竟然是一个灰衣白首的和尚，和尚仅仅用两手指头，捏着他的刀锋，慈祥的脸上，带出一片笑容。笠原一鹤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怪啸了一声，使出了全身力道，挣、抽、扳、拉——还是一样，休想移动分毫！那和尚呵呵一笑，单手竖掌，宣了一声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小施主，你何苦这般。”

说话时手指一松，笠原一鹤猝失重心，摔了个仰天斤斗，他在地上打了个旋风霍地跳起来，一时真要疯了，今夜对于他来说，真可谓是不祥之夜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糊里糊涂又出来这么一个和尚，武功之高，简直有点令他不可思议了！

笠原一鹤惊怒中，真是如狂如痴，身子跃起的同时，第二刀气吐如虹，直向和尚一颗光头上砍去！大和尚冷笑道：“何必如此？”大袖一挥，像是

海涛般的只一卷，已缠住了笠原的刀锋，笠原一鹤只觉得双手虎口一阵发热，似觉出和尚拂袖之间力逾万斤！

在日本，笠原一鹤素有神力之称，可是和尚这拂袖之力，竟使他几乎受不住，一时面红心跳不已。

和尚长袍一吐道：“去！”

笠原一鹤“通通通”一连后退了好几步，差一点又栽个斤斗。

和尚一笑，道：“真有股子牛劲，怎么，小施主，你还不服气么？”

笠原一鹤一咬牙，大步疾上，掌中刀平心直刺，这一招是厉害的杀招，名谓“平风进刀”，正是日本剑道大师柳宗氏的绝招，刀出封四面，见刀破刀，见势破势，完全是因景而异，笠原一鹤如非连番受辱，这一刀他是无论如何施展不出的！

刀尖将至，笠原一鹤几乎有些不忍不心了，可以想见的一刹那该是何等的惨厉，料想着鲜血怒喷的一瞬，迫使得笠原一鹤闭了一下眸子！

他的想法和事实相差的竟是那么远！

就在他长刀怒吐的刹那之间，只听得“噗”地一声，笠原一鹤吓得瞠目结舌，怪叫道：“啊！”

目光过处，对方那个和尚，居然用嘴里的一口白牙，生生的咬着自己出手的长刀刀尖——和先前一样的，这口刀休想移动分毫！

大和尚鼻中哼了一声，双手大袖猝扬，像是一只拍打着双翅的天鹅，却由他肥大的衣袖之间，逼出了令人无法抵抗的旋风，风力万钧，使得他们身侧的旱地高粱，喳喳一连串的爆响，纷纷折断直飞而出，笠原一鹤再也定身不住，同时间和尚松开口道：“倒！”

到是真听话！

笠原一鹤偌大的身子，元宝似的翻了出去，他“骨碌”的倒折了个斤斗，一口武士长刀“噗”的一声，深深扎入地面二尺有余，借着这口刀的定力，才使得身子没有再滚出去！巨大的风力，已使得他头顶上那平顶战盔脱顶而坠，叮当乱响地一路滚了出去。

笠原那副样子，就好像看见了鬼！

他用打战的手指着和尚道：“你……你是人是鬼？”那和尚呵呵大笑道：“朗朗乾坤，何来鬼物？笠原小友，你初履中原，不识天高地厚，吃了许多亏，老衲是特别来诱导你的，且随老衲返回去吧！”

笠原一鹤乍然一惊，道：“和尚你怎么知道我的姓名？你……”

和尚晒道：“我知道的你未必知道呢！”

说着上下细细瞧了他一番，轻轻吁了一口气，面色微现凄凉地道：“你与我那老朋友，长得实在太像了……看起来宛若一人！”

笠原一鹤道：“你朋友是谁？”

带着一丝凄凉的微笑，那和尚讷讷地道：“你问我那老友么？他到是与你同姓！”

笠原一鹤一怔道：“是……”

“笠原桑二！”和尚微带伤感说着。

“啊——”笠原一鹤大惊失色地道，“他是我父亲！”“我知道！”和尚的面色愈发慈祥，“孩子，你想如果他不是你父亲，我会来看你么……”

双手合十，他轻轻念道：“阿弥陀佛……汝负我命，我还汝债，是以因缘，经千百载……南无阿弥陀佛！”

笠原一鹤抖颤颤地走近了几步，面色间带出了尊崇与亲近，呐呐道：“那麽大法师……你又是……谁呢？”

“老衲佛号‘涵一’，俗家名字叫段南洲——”老和尚微微笑道，“孩子，你可听你父亲说过么？”

笠原一鹤呆了一下，霍地跪了下来。

“老世伯——”他激动地唤了一声，一时竟自垂头痛泣了起来！

“无量佛，”和尚慢慢地走近到他身侧，轻笑道，“中国这个地方，对你太陌生了……你的事我都知道，我与你父乃是生死至交，如今你孤单在外，我不能不管！”

“老世伯！”笠原一鹤痛声道，“我真没有脸见你……我一切都完了……”

和尚冷冷道：“你是指那箱珠宝！”

“是！”笠原道，“我……太没有用了……”

忽然他想到了父亲来时的告诫，当下膝行前进，道：“老世伯，父亲关照我见着了老世伯之后，要尊你为父，敬你为师，一切听凭世伯的吩咐……我方才太冒失……我实在不知道老世伯居然皈依了佛门！”

涵一大师目光眯成了一线，闻言喟然一叹道：“敬我如父，称我世伯，都非我今日身分所能承当，念在与你父昔日一段渊源，收留你这个弟子，倒是使得……你可愿随我入寺，暂时做一个带发修行的居士么？”

笠原一鹤早已为眼前这个和尚出神入化的武功所折服，此刻又知他就是父亲生平第一至友，再加上父亲的嘱咐，自是心悦诚服。

聆听之下，频频叩头道：“弟子遵命，只是师父……”

涵一大师莞尔一笑道：“足利氏的那箱东西，已为当今武林带来了一番劫难，自此黑白两道，风尘侠隐，草莽英雄，甚至于三法教士……都将卷入这漩涡之内，你正是此刻的正主。”

“阿弥陀佛”和尚呐呐道：“是以老衲虽知你尘劫正多，却抱定人能胜天之心，前来引度于你，你当及时抽身，否则怕将有杀身之危！”

笠原一鹤深深叩首，他不敢正视这个老和尚，心里虽抱定成仁取义之心，却不敢当面顶撞！

和尚又道：“善哉一鹤，汝当自知，一切众生，无从始末，皆由不知常住真性，性净则明听，用诸妄想，此想则不真，故有轮输……你是生具慧根之人，暂且从我研习无上菩提，琐事不必再思，一切有老衲为你作主！”

笠原一鹤虽不明白这番话的真谛，可是日本乃是一佛教国家，父亲亦算得上是个佛门居士，对于佛理他并非全然不知！

大师这番话，对于他似乎有着极大的启发，一时如钢磬铜钹，当头一声棒喝。

当下深深一拜道：“一切由师父作主，我……知罪了！”

大师含笑频频点头，夜风吹动着他身上的那袭僧衣，愈加显示他如同神仙中人！

轻轻叹息了一声，涵一大师道：“一饮一啄，岂非前定，你今日所遇之男女二个少年，皆与你极大的牵连，佛谓：汝爱我心，我怜汝色，是以因缘，经千百劫，常在缠缚……”

顿了一下，他看向笠原一鹤，道：“你遗失在车上的随身衣物，老衲已为你取下搁置一旁，且随我去吧！”

说时伸出一只留有长指甲的手掌，作势向上虚拨了一下，笠原一鹤原本

跪伏的身于，竟然不由自主地提升而起。

对于老和尚这身出神入化的武功，他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敬之如神明一般！

涵一大师道：“走吧！”

一僧一俗，在这秋季的夜晚，踏着田野小径缓缓地消失而去！

## 第二章 高僧度化愁怀士

在紫藤萝花架下开有一个月亮洞门，那洞门两边，贴着一副对子，写着是：

“花露堕红沾杖履  
松雪凝翠过弦歌”

匡长青拉了一下衣裳，用袍子拂子一下身上的尘土，跨门而入！院内传出轻轻一阵木鱼之声。在生满了各色鲜花的夹道上，他轻轻地走过去，麦冬草尖的露水，把他一双裤管都浸湿了。上了两步台阶，眼前是两扇雕有多种纹色的门扉，匡长青咳了一声道：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

木鱼声忽地停住了，一个妇人声音道：“进来吧！我想着你也该回来了。”

匡长青躬身道：“是！”

遂轻轻推开了门，迈步而入，在一张红木太师椅上，坐着一个看来只有四十许的美貌妇人，其实她今年的年纪已经五十六岁了！

她身上穿着一袭黑色的素裙，乌黑的云发散披在肩上，柳眉下那双光亮的眸子，因为长年寂静，而显得一种空灵的忧郁，挺直的鼻梁下，是那一张薄薄而有巾帼英雄气质的嘴！她缓缓地放下手中一串念珠，嘴边带出一个慈母的微笑，道：“长青，你坐下来，你妹妹到后山采茶去了，等她回来给你泡上一杯竹尖青，你也尝尝新吧！”

匡长青一笑道：“好！”

说完了这句话，他那一双剑眉，竟然微微皱了一皱，显然内心有着沉重心事。

妇人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不要紧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你慢慢说，你见着那个叫笠原的少年没有？”

匡长青点了一下头，遂苦笑道：“可是没有用！”

妇人眨一下眸子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匡长青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那人太固执，他竟是不肯说出那翡翠梨……而且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妇人忽然咳了一声，笑道：“我怎么关照你的？说话要小心！”

匡长青点头一笑，离坐而起，在门外张望了一下，妇人道：“门让它开着就是！”

匡长青回来，继续道：“他明知自己不敌，可是却不肯接受我的帮助，没有办法！”

妇人点了点头，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没有办法，我们也只有直接找徐氏父女。”说着她皱了一下眉道，“……不过，那‘短命无常’徐雷，确实是一个难说话的人，如果直说，他必定是不会承认……”

匡长青睁大了眸子，冷笑道：“那就硬下手也是一样！”

妇人面色一冷，目射精光道：“长青，我们是侠义的人家，比不得他们绿林的人，你这句话是怎么说，你是想要抢人家？”

匡长青脸色一红，愤然道：“他们还不是抢人家的，我们怎么不行？”

妇人冷然如同冰雾也似的，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不许你这么说！”

匡长青立刻弯身答道：“妈，我错了！”

妇人叹了一口气，苦笑道：“其实你和妹妹，都是好孩子，你们所缺少的只是父爱……”

匡长青佯笑道：“妈，你说这些作甚。爸爸虽是下落不明，可是我想他早晚必定会回来的！”

妇人面上闪过一个痛苦的笑容，说道：“回来！哼，今生休想了！”

她摇摇头又道：“我们不谈这个，还是谈眼前的事吧！长青，那个叫笠原的日本少年，武功如何？”

匡长青冷冷地道：“和我在伯仲之间，刀法很怪！”妇人吟哦了一下，忽然问道：“他长相怎么样？”匡长青望着母亲笑了笑道：“妈！你问这个……”妇人苦笑道：“回答我！”

匡长青想了想点头道：“很英俊！”

妇人站起来在房里走了几步，站住脚以后，她冷笑了一声，漠漠地道：“我太爱乱想，这是不可能的事……”说话间，就听得门外传来一阵悠扬的歌声，是少女的口音，歌声清脆，极为悦耳，唱的是：

“斑竹枝，斑竹枝，  
泪痕点点寄相思；  
楚客欲听瑶瑟怨，  
潇湘深夜月明时。”

歌罢，顺口唱出一片啦啦之声，人还没有走进来，先就大声嚷道：“妈！我回来了，今天运气真好，摘了一筐子，还打了五只斑鸠，啾，啾！小斑鸠呀，小斑鸠，可怜啊！”逗得母子二人都忍不住笑了。妇人边笑，边叹道：“你看这孩子，今年已十九了，还是这么孩子气！”

姑娘似已走进院中，口中“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妈，你不是在念佛？”

说着门前人影一闪，已进来了一个长身玉立，肤色白润的姑娘。

只见她明眸细腰，瑶鼻樱口，头上戴着一顶遮阳的竹丝花帽，身着蓝布衣裤，裤管瘦窄，显出她那丰腴可人的身材。这姑娘乍然出现，就如同芙蓉出水一般，光采明艳，宛似仙女下凡一般。

当她看着匡长青在座时，禁不住跳了一下道：“长青哥，你回来啦？哎呀！”

匡长青笑道：“芷苓，你的歌唱得不错呀，是谁教给你的？”

姑娘笑着举起手上的竹枝，道：“我可要打你了，一回来就乱说话！”

惹得匡长青不禁朗声大笑了起来，一面道：“谁乱说话来着？你不是唱什么斑竹枝斑竹枝，泪痕点点寄相思，我一个月不在家，想不到……”

才说到这里，那个叫芷苓的姑娘，已跑过去拉着妇人的袖子，又哼又扭道：“妈，你看长青哥嘛，嘴里乱说话，人家不来啦！”

妇人也忍不住笑了，就叹道：“你们两个呀，就是不能见面，一见面就闹，你别吵，我和你哥哥是在谈正经事呢！”

姑娘名叫匡芷苓，比她哥哥匡长青小五岁，兄妹两人极为友爱，这时闻言才不闹了，一面放下手上的簋子道：“今天我摘了好多竹针啊，都叫我摘光了！”

她笑着打开篮子，又从里面拿了几只死斑鸠出来，说道：“我本来是不想打它们的，可是，它们老是咕咕地叫，我一气，干脆就……”

匡长青道：“就送它们回姥姥家了，是吧？”

芷苓瞟着他一笑道：“贫嘴！”

她突然想起一事，问哥哥道：“长青哥，那个日本武士你见着了没有？”

匡长青笑了笑，道：“这件事你也知道了？”

芷苓一笑，用嘴向妇人一呶道：“妈什么事不告诉我？就是你瞒着我，神气个什么劲吗！”

妇人道：“你看又来啦！”

芷苓摇着手笑道：“好！不吵，不吵，我去给你们倒茶去总行了吧？”说着拿起竹篓到后面去了。

匡长青方才拾起先前的话题，道：“我看，要是想从笠原一鹤那儿打听翡翠梨的下落是办不到的，这个人太固执，我们得另外想办法！”

妇人淡淡的一双娥眉向两边挑了一下，她冷冷地哼道：“‘短命无常’徐雷的下落你可知道？”

匡长青摇了摇头，这时匡芷苓端着两杯茶出来，一杯放在母亲身边，另一杯却递给长青道：“拿去，给你倒茶怪不服气的！”匡长青笑道：“不服气也没办法，谁叫你是女的呢！”芷苓一扬眉道：“女的怎么样？”

妇人不胜其烦地道：“哎，简直烦死了！”

芷苓嘟着嘴看了母亲一眼，一屁股坐下来道：“好！我不说话就是了！”

妇人好似不忍见她生气，遂笑了笑，道：“芷苓，你不知道事情的重要，光是捣乱！”

芷苓一睁眼，冷笑道：“我什么不知道，你们当我是傻子，短命无常抢了那日本人的东西，东西里面可能有一个翡翠梨，那个翡翠梨却关系天下一件隐秘，是妈妈传家的东西，是不是？”

妇人不由吃了一惊道：“咦！你怎么知道？”

芷苓双手一抱，俏皮地笑道：“我什么不知道，你们别把我当傻子！”

匡长青点了点头笑道：“你既然知道，很好，这件事你也拿一个主意，你不是自认为女中侠客么？”

芷苓看了母亲一眼，娇声道：“我看这件事，妈交给我和长青哥去办，一定有办法！”

她母亲闻言苦笑笑道：“你又有什么办法，现在又没别的计谋，我们明天三人一早下山，能找到徐雷父女，然后再好好跟他们商量，他们要是念在武林道义，把东西交给我们，我们也就不必多事，立刻回来，要不然……”

芷苓娥眉一挑，道：“他凭什么不给我们的东西！”

妇人望着她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你脾气和你哥哥一样，将来在江湖上，怕是要吃亏的！”

她说完之后，缓缓站起身来，走向室内而去，芷苓向着长青吐了一下舌头道：“妈生气了！”

匡长青摇头道：“妈才不会，她一定是准备东西去了，她老人家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拿刀动剑，想不到为了这件事，她却又要下山！”

芷苓拍了一下手，道：“那才好呢！在这个地方我真住腻了，连一个鬼影都没有！”

说着她望着匡长青，皱了一下眉毛道：“那个日本来的小子，到底是怎么一个长相？样子和咱们中国人像不像？武艺怎么样？”

匡长青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他武功比你高多了，你别瞧不起他！”

芷苓撇了一下嘴道：“你别吓唬我，我才不怕他呢，这一次见了，我非要斗一斗他！”

匡长青一笑道：“这个架你怕是打不成了！”说着他忽然回身唤道：“妈，我还没有告诉你，有一件怪事！”

妇人揭帘而出，她手上拿着一个杏黄色的布套，内中是一口二尺许长的黄鲨鱼皮鞘的短剑！

当时道：“什么怪事？”

匡长青皱了一下眉道：“就在我要回来的前一天，我遇到一个和尚！”

“和尚又怎么办呢？”芷苓岔了一句。

妇人皱眉道：“别打岔，听你哥哥说！”

匡长青冷冷一笑道：“这和尚对我说，匡施主，请你回去告诉你母亲，就说我和尚说的，那日本人带来的东西，不许意图染指！”

妇人呆了一下，冷然道：“哦，会有这种事？你又如何回答他呢？”

匡长青皱了一下眉道：“我当时很奇怪，就问那和尚法号如何称呼，那和尚却笑而不言，过了一会儿，他才说你只要告诉你母亲枫陵渡那个和尚说的就是了！”

妇人闻言，不由脸上神色一变，她口中喃喃地道：“哦！是他……”

芷苓奇怪地道：“这和尚到底是谁呀，妈妈认识他吗？”妇人点了点头道：“先听你哥哥说下去，长青，你怎么说呢？”匡长青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当时内心甚为不服，暗想试一试这和尚的功夫如何……”

妇人脸色一变道：“你太大胆了！”

匡长青冷哼道：“你老人家放心，那个和尚才不跟我打呢，我几次有意试他，他却无心的化解，他并且对我说，他是出家人……”

妇人听到此，冷笑道：“好一个出家人，既是出家人，又何必管这闲事。”

匡长青冷然道：“这话我也说了，可是那和尚却说，别的事，就是天塌下来他也不管，可是唯独这个日本人，他却不准别人伤害他一根毫发！”

匡芷苓娥眉一挑道：“谁要伤害他了？这个狗和尚……”

匡长青笑道：“我当时告诉他说，我并无意伤害他，和尚点头笑道，那就最好。他还说日本人所失的东西，迟早他会追回来，不必劳我们多费心！”

说到此，他剑眉微蹙道：“这岂不是怪哉？妈，你看这个和尚又是谁呢？”

妇人在他说话的时候，发了一会儿怔，闻言哼了一声道：“我只当这件事情只有徐家和我们两家知道，谁知道别人竟也全知道了！”

芷苓迫不及待地催问道：“妈！那个和尚到底又是谁？他凭什么多管闲事？”

妇人苦笑道：“他如不提枫陵渡之事，我还真不知道，提起了枫陵渡，我就记起来了。”

说到此，她的脸色变得雪也似的白。

这件事似乎是极为可怕的一件事，她摇头道：“孩子，你们看妈妈的武艺如何？”

芷苓呆了一下道：“那还用说吗？”

妇人苦笑道：“在以往，我确实是这么想，年轻气盛，自认谁也比不过我，可是……”她叹了一口气，垂下头来，道，“……自从在枫陵渡，遇见了那个和尚之后，我的锐气可就一点也没有了！”匡长青怔道：“是怎么回事？”妇人喃喃地道：“如果我记忆不错，这和尚法号就是叫‘涵一’，是一个到处流浪的野僧，他……”

芷苓紧张地道：“那个涵一和尚武功如何？”

妇人冷笑了一声，自嘲地道：“他的武技之高，你们连想也想不到，我活了五十六岁，凭良心说，也只有佩服这和尚一个人！”

匡氏兄妹，闻言后不禁互相对望了一眼。

他们内心惊异不已，因为母亲——翠娘白姍，昔日在江湖上，是何等的声望，掌中一箫一剑，真可说是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，在他二人的记忆之中，还从来没有听说过，她老人家曾经服过谁！可是今天，一提到了这个和尚，她竟是如此战战兢兢，这可真是令人想象不到的事！

由此而看，这个‘涵一’和尚，确实是一个不可想象，了不起的人物了。

翠娘白姍说到此，苦笑了一下道：“那时你们的父亲还在，芷苓不过刚会走路，这些事你们是记不得了！”

她冷冷笑了一下，又道：“和尚就像是大人耍小孩一样的，把我和你父亲戏耍了一个够，直到我二人认败服输才止，说也奇怪，自此你们的父亲，竟和这和尚结交成了方外的朋友！”

匡长青怔了一下道：“这事情我真弄不清楚！”

芷苓皱眉道：“谁弄得清楚？”

翠娘白姍冷笑道：“你们不清楚，连我也不清楚，反正自此以后，你们的爸爸，就和和尚有了深交，常常远出访他，往往数日不归……”

翠娘说到此，她竟自垂下泪来，用手轻轻擦了一下，轻叹一声道：“……你们父亲最后一次出去，那时芷苓才三岁，长青八岁，却从此未归……”

她叹了一声道：“从那时起，你们那个狠心的爸爸，竟自一去就不回来了！”

匡长青不由剑眉一扬道：“妈，这些事你为什么一直不说，要是早知道，我岂会放那和尚离开？”

翠娘看了他一眼，伤感道：“这也不关那和尚什么事，这都怪你的父亲太狠心。”

芷苓杏目一睁，冷笑道：“反正与那个和尚有点关系，要不就不会那么巧！”

翠娘道：“我起先也那么想，可是踏遍了三山五岳，询问了不少庙宇，也没有你父亲的踪影，有人说他已死了，又有人传说他走了！”

她叹息一声，又道：“可是只有一点，那个和尚却没有再出现过，要不是长青提到他，我尚以为这和尚早已物化了，谁又想到他还活着……这和尚少说一点，也应该有九十开外的年岁了！”

兄妹二人乍闻此言，不禁又联想到下落不明的父亲，一时俱不禁满腹伤怀。

尤其是匡芷苓，见母亲伤心，她也忍不住淌下泪来，匡长青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这事情容易，那和尚早晚我会遇见他，还怕他跑了不成？”

翠娘冷笑一声道：“长青，你别以为你功夫不错，不是妈妈看轻了你，如果你去惹这个和尚，那可是你自讨苦吃了，再说这事情，和那和尚不会有什么关联！”

匡长青呆了一呆，遂道：“那个笠原一鹤最近才由日本来此，却又怎会与这个和尚拉了关系？”

翠娘一笑道：“财宝人人爱，他虽是一个和尚，我看也是不例外，没有什么别的！”

匡芷苓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和尚也是看中了那个梨了？”

翠娘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未必，也许他只是贪恋那些珠宝，却未必知道有这么一个梨！”

她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件事可是越来越难办了，眼前第一件事，我们要尽快找到那个短命无常徐雷，如果那些宝物之中，真有我们要的东西，也就说不得了，到时候我们只怕要闹得彼此不快！”

匡长青皱了一下眉道：“还有那个涵一和尚，他也是不会和我们干休的！”

翠娘白嫩冷冷一笑，未发一语，可是她那双眸子里闪烁出灼人的神光，内心却充满着无比的愤恨！

芷苓见状知道母亲已在愤怒之中，遂不多言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大门上的铜铃，忽然叮叮地响了几声，有人在叫门。

芷苓怔了一下道：“咦？谁会到这里来，我去看看！”说着她匆匆离室，跑向门前，那门上的拉铃，仍然叮叮不停地响着！

并且有一个老人咳嗽的声音，匡芷苓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谁呀！”

那人很怪的声音，笑道：“小姑娘，你开开门再说话！”

芷苓闻言皱了一下眉，就把门给打开了，却见门外站着一个小矮老人！

老人这份长相，实在令人吃惊，凸出的一双腮帮子之上还生着两缕黑毛，一双小眼睛，不过桂圆核那么大小，但却明亮十分，骨碌碌直转！

他身上穿着一件非丝非麻的黑衣，长得一直拖到地上，却穿着一双女人家的大红鞋，头上也戴着一顶圆圆的小红帽。这种打扮，把匡芷苓吓了老大的跳，她吃惊地道：“你……找谁？”

小老头用一只白皙的手，摸了一下唇上的小胡子，像女人也似地一笑道：“翠娘白嫩，是住在这个地方么？我来找她有点事情。”

匡芷苓想了想道：“你贵姓？”

小老人格格一笑道：“小姑娘倒是挺细心的，我姓岳，翠娘是你母亲么？”

芷苓皱了一下眉道：“你请先在这里等一等，让我去回禀一声！”

小老头又摸了一下胡子，点了一下头道：“快一点，我口渴得很，想喝茶！”

匡芷苓白了他一眼，也莫可奈何，只得转身入门，却听得门上的拉铃仍然响着，回身看时，那个小老头正在拉着玩，并且龇着牙对她直笑！

匡芷苓心说怎会有这么一个怪物，怪事！

想着就走进房闪，翠娘立在院中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芷苓把所见、以及那小老人所说，说了一遍，翠娘仔细想了想，口中喃喃道：“哦……是他！”

一旁的匡长青，好奇地问道：“他是谁？”

翠娘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他是阴风叟岳桐！”

此言一出，兄妹二人俱不禁大吃了一惊，翠娘自语道：“怪事，我和此老并无过往，他突然来访又是什么用意呢？”匡芷苓转身道：“我去告诉他，就说不见他就是了！”这时门上的拉铃，兀自不停地响着，匡芷苓跺了一下脚道：“真讨厌！”

正转身，翠娘却道：“芷苓，你不得无礼，请他进来就是！”

芷苓回身道：“这人是一个有名的魔头，他来不会有什么好事的，还是叫他走算了！”

长青却摇摇头，说道：“你照妈妈的话说就是了，也许他找我们是与那宗宝物有关！”

匡芷苓想了想，也觉有理，就匆匆向门前行去，却见那小老人已走进了

院内，正在蹲下身子，用手玩弄着一棵盛开的兰花！

芷苓来了，他回身一笑道：“怎么？你娘见不见我？”芷苓冷笑道：“跟我进来！”

小老人格格一笑，站起身来，跟着芷苓一直走进了那个月亮洞门。

翠娘白姍立在院中，微微欠身道：“岳教主忽然造访，不知有何见教？实在是太失敬了！”

“阴风叟”岳桐晃了一下头，嘻嘻一笑道：“白居士说哪里话来，小老儿来得突然，真是太打扰了！”说着话他那双小而亮的眸子，却向匡长青看了一眼，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翠娘遂道：“这是小儿匡长青！”

岳桐微微惊讶道：“啊！‘黑羽’匡长青，竟是你的儿子，真失敬了！”

说着向匡长青抱了一下拳，长青只得还了一礼，勉强微笑，岳桐又偏头看着匡芷苓道：“这位想必是令媛了？”

翠娘一笑道：“小女顽皮，想必是得罪了教主了！”

“阴风叟”岳桐发出一阵尖笑，道：“哪里！哪里！天真可爱，老夫如也有这么一双儿女就好了！”

翠娘白姍含笑说道：“教主，请入内叙话吧！”

“阴风叟”岳桐一手捉襟道：“正要打扰！”

说着跷起一只红鞋迈门进入，翠娘随后而进，匡长青兄妹也自后而入，坐定之后，翠娘道：“芷苓倒茶！”

芷苓不大愿意地进去，倒了一杯茶献上，阴风叟岳桐嘻嘻一笑道：“有劳！有劳！”

匡芷苓搁下茶杯，退至一边坐下。

翠娘正色道：“岳教主今日造访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岳桐摸了一下胡子，点头微笑道：“有一件秘密之事，要与居士商量！”

说着身形前倾，面上带着神秘的笑容道：“居士可曾知道，贵府的传家至宝翡翠梨又出现了么？”

翠娘不由一怔，目光向匡长青一扫，却有意装成惊讶地说道：“哦……有这种事？”

岳桐又摸了一下他的小胡子，直起腰身来道：“一点都不错，完全可靠！”

翠娘白姍道：“这事情，岳教主如何知道？”

岳桐呷了一口茶，笑了笑，道：“白居士，你相信有什么事能够逃得开我的耳目么？”

他点了一下头，又道：“我不但知道这东西出现了，而且还知道，在什么人的手里。”

翠娘问道：“在什么人手里呢？”

岳桐两个指头，在椅子扶手上轻轻打着，面上一副得意的神情道：“居士，我今天来，也就是为这件事而来！”

翠娘白姍冷冷地道：“岳教主，有话请说！”

岳桐一笑道：“好！”他又把身子向前微倾道，“我的意思是……白居士如肯与我合作，这件事成功了，居士你……”他极不自然地笑了笑，继续说道，“……你就可以收回了你的翡翠梨！”

翠娘冷冷一笑道：“莫非教主你就这么甘心为我尽力不成么？岳教主我们还是坦率说话才好！”

“阴风叟”岳桐尖声一笑道：“白居士这句话说得真好，我岳桐一向是

不做对自己没有利的事情，这件事对我自然是有好处的！”

他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地道：“不瞒你说，如今江湖上知道这件事的，除我岳桐，只怕还没有一人！”

黑羽匡长青听到此，不由得微微一笑道：“这句话，只怕不尽然，以晚生看来，江湖上似乎已有很多人知道了。”岳桐一怔，看着他道：“这么说，少侠客，你也知道了？嘻……少侠，你且说说看！”

匡长青冷冷一笑道：“‘短命无常’徐雷父女抢得那宗宝物已很久了，岳教主此刻再想打主意，只怕太晚了！”

阴风叟岳桐不由面色一变，双目发直半天之后，他才干咳了一声，窘笑了笑。

他转过脸来望着翠娘，道：“这么说白居易已经早知道这事了？”

翠娘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稍稍知道一点了！”

岳桐干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原来风声早已走露，我还只当是我一个人知道而已！”

翠娘冷冷笑道：“莫非岳教主也想要这批东西么？”

岳桐点了点头，阴阴一笑道：“人岂有不爱财的道理……白居易，你只怕也不例外吧？”

翠娘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我只要我家失去的东西，别的分文不取！”

岳桐尖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好！一言为定！”

他细声细气地接着说：“居士，我们合作，事成之后，你取你的东西，剩下的都是我的……”

翠娘苦笑道：“岳教主，你有如此功力，又何在乎我从旁协助？”

岳桐面上一红，笑道：“居士，你太谦虚了，这其中自然有原因的！”

翠娘仰首想了想道：“也好！我们就一言为定！”

阴风叟岳桐面色一喜，笑道：“我二人协力，不愁那徐老儿不双手把东西送上！”

匡长青冷冷地道：“‘短命无常’父女行踪飘忽，要想寻找他们，只怕不容易吧！”

岳桐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匡少侠，这一点你不必发愁，他如今一举一动，我岳桐可以说是了如指掌！”

翠娘奇道：“这么说，他如今匿身的地方，岳教主你也知道了？”

岳桐哼了一声道：“这个自然！”

他接着站了起来，双手搓动着道：“只是这老儿狡猾得很，手底下也颇不含糊，我怕打草惊蛇，所以一直是没有动他！”

他咳了一声，目光视向翠娘，笑了笑道：“如今居士已肯出面帮忙，事情就不同了，有我们双方的力量，他徐雷是插翅难飞！”

匡长青冷冷笑道：“教主可曾听过一个叫涵一和尚的人么？”

阴风叟岳桐面色骤然大变，他长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原来你们什么都知道了！”

翠娘一半不解地问道：“教主此话怎讲？”

岳桐苦笑笑道：“老夫正是为此，所以才要请居士协助！”翠娘不解道：“我不大明白！”

岳桐苦笑道：“居士，你又何必客气，那涵一和尚与尊府上是极有渊源的，所以……”

翠娘面色一红道：“这倒不尽然！”

岳桐笑了笑，道：“你又何必否认，江湖上谁又不知道，‘涵一’和尚，与尊夫匡飞乃是生死之交，如今尊夫虽然下落不明，可是他对居士你，必定是相当敬重的了！”

他笑了笑又说道：“所以，如果有居士你出面，那涵一和尚，必定不会出来的了！”

翠娘惨笑道：“那可不一定，如果和尚自己爱财呢？”

岳桐摇头笑道：“非也，这事情我知道，涵一和尚如今已把那日本少年，收归为弟子，他之所以伸手管这件事，完全是给他弟子圆场！”

翠娘轻轻哦了一声道：“原来有这种事？真令人想不通，他又为何要去收这么一个陌生的异国人为弟子呢？”

阴风叟岳桐摇头笑了笑：“这就不大清楚了！”

一旁的匡长青这时才忽然明白过来，为什么那个涵一和尚特别关照自己转告母亲，不要插手其事，原来其中还有这些牵连！

只是，母亲家传之宝，又岂能如此拱手让人？虽然有涵一和尚如此说法，却也不能就此干休。

他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涵一和尚武功如何？教主可知道？”

阴风叟岳桐搓手笑道：“这个老和尚如果真要出手，只怕普天之下，尚难找出一人是他的敌手，对于此人，我们不能力敌，只可智取也！”

翠娘白姍道：“他如还念旧谊，也就好了！”

岳桐笑道：“居士你这一点大可放心，听说尊夫出走，与这个老和尚也颇有关联，所以这么多年以来，这个老和尚对你很是歉疚，这些话，是接近他的人传出来的！”

他一面摸着唇上的胡子，一面笑道：“所以有你出面，这件事最好不过！”

翠娘不由一惊道：“这么说匡飞出走，涵一和尚也知道了？”

岳桐阴笑道：“再没有比他更清楚的了！”

翠娘不由呆住了，她微微冷笑道：“莫怪这么些年以来，他始终不来看我一次了。”

一旁的芷苓，不由柳眉一竖，道：“这和尚太没有道理了，妈，我们就找他去吧？”

翠娘此刻心乱如麻，她脑子里很乱，当时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如果事情是真的，我们总有一天会见着他的，这和尚也不能不有所交代！”

她咬了一下牙，向着岳桐道：“我们一言为定，为着这个和尚，我也要下手做这件事！”

岳桐起身一笑道：“明日此刻，老夫再来造访，我也该走了！”说着嘻嘻一笑，独自向院外行去。

翠娘送至门口，阴风叟举了举手，扬长而去！

翠娘返回室内之后，芷苓皱着眉道：“我看这个人靠不住，跟他一起，我们怕要吃亏！”

翠娘冷冷一笑道：“我又何尝不知道，可是我主要是为了见见那个涵一和尚！”

黑羽匡长青皱眉道：“这和尚与父亲之间，必定有什么隐秘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！”

翠娘冷笑道：“他们僧俗之间，竟也会有不可告人之事，这二十年来的

悲恨，我要这和尚还我们一个公道。”

说到此，她银牙一咬道：“这件事我们决心做了，你们二人去收拾收拾，明天同岳桐一块下山！”

呼呼的大风，吹得树梢儿刷刷拉拉直响，“大悲寺”庙楼四角上的风铃，更是哗哗楞响成了一片！

“讲经阁”的一角，透出了一点微弱的灯光！

灯光一旁，坐着满面戚容的笠原一鹤，他身上仍然穿着那袭前胸绣有一只大金鹰的黑色衣服，脸上的胡子滋生着，像有好些天没有刮过了！

在他对面，坐着那一个慈眉善目的耆宿长老涵一和尚，他一只手摸捻着胸前的念珠，微微笑着，对那个形容憔悴的少年道：“吾佛的戒律，即所谓五戒十善！”

他不厌其详地道：“五戒是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邪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！”

笠原一鹤点了点头，他似乎已有些支持不住了。

但是那个老和尚，并不能体会弟子此刻的心情，仍然继续说道：“所谓十善，其实就是五戒的扩大深入，那是离杀生，离偷盗，离淫邪，离妄语，离雨舌，离恶口……”

笠原一鹤只觉得两眼发麻，忍不住打了一个盹，和尚拍了他一下道：“不要睡觉……”

笠原哆嗦了一下，口中道：“是……师父！”

大和尚点了一下头，口中道：“……离绮语，离贪欲，离嗔念，离邪见。”

说到此，他看了他弟子一眼——看了这个未来光大佛门的少年一眼，不由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唉！你又睡觉了！”

笠原吓得一怔，忙睁开了眸子，双手揉眼道：“哦！没有！没有！”

涵一和尚冷冷一笑道：“你往昔身为武士，在不知不觉间犯了许多罪，此刻从佛，就该痛定反省以前的事，不可大意再犯，一切都是一定的安排！”

咽了一口唾沫之后，他继续道：“以前你是无心，虽犯了戒，也不成破戒的正罪，如果存心犯戒，结果纵然没有破戒，还是有罪的！”老和尚鼻中厉哼了一声，道：“笠原——”

笠原一鹤吓得一惊，翻身拜倒，道：“师父！师父！我错了！”

涵一僧目光如炬道：“一鹤，你来到了我这大悲寺，也有好几天了，怎么心还一直收不下呢！我看……”

笠原一鹤叩首道：“师父，我是一个愚人，一个凡人……师父请你慈悲一些，快快为我落了发，让我正式皈依佛门三宝，那时我也就心安了！”

涵一僧仰首想了想，叹道：“像你眼前这个样子，怎能皈依三宝？”

笠原一鹤叩了一个头道：“请师父慈悲！”

涵一僧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好吧，我回去想一想，现在我走了，这卷经文，你得闲时看它一遍！”

说罢从袖内抽出一卷经文，放在桌上，经上题签写的是：“佛檀宝录”。

涵一和尚放下了这卷经文，目光注视着他道：“不要胡思乱想，一切都要抛开，那些宝物也不要再去想它了，到时候我自有安排！”

笠原一鹤垂首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

大和尚又道：“你就睡在这讲经阁，凡事都有你合一师兄照顾你，他从佛已有十年，什么事你都可以请教他，明日我再来看你！”

说罢，转身而去，他走下了阁楼，两个小和尚打着灯笼立在门侧，见了

他一齐弯身施礼。

在门侧另一边，立着一个长眉星目的年轻僧人，他身着一袭灰色僧衣，身体高壮，甚是脱俗！

他见了涵一和尚，双手合十道：“师父走了么？”

涵一和尚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合一，你要好好照顾他，你师弟最近情绪很坏，我怕他定不下心！”

年轻的僧人合一点首道：“我看他尘缘未了，师父何不放他出去，了完尘缘再接他回来岂不是更好？”

涵一和尚苦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合一，你哪里知道，这两三个月，武林中正为那宗宝物兴起大劫，你师弟正是此劫的主人，为师万万不能放他出去，否则就不堪设想。”

“合一”一笑道：“如是吾佛门人，有惊无险，师父又惧他何来？”

涵一和尚摇头道：“合一，为师乃功德将满之人，此子又与我缘分极深，一时难以割舍，不得不出此下策！”

合一少僧眉头皱了一下，叹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可是师弟眼前凡心极重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涵一和尚冷笑道：“有时候人也未尝不能胜天，合一，从今天起，这三个月内，你就住在这讲经阁内，严密地看着他，一待过了这个时候，想必也就无什么大碍了，以他慧根，亦未必不是佛门可造之身。”

合一双手合十，弯腰说道：“弟子遵命！”

涵一和尚叹息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合一少僧发了一会儿呆，就向阁楼上赶来，他推开笠原一鹤所居住的那一间房门，唤了一声：“师弟在么？”笠原一鹤本来独自坐着发呆，闻声连忙站起。

合一打量了一下这位师弟，禁不住眉头深皱，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唉！师弟，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？”眼前的笠原一鹤，披头散发，双目发呆，唇颊上的胡子，滋生着，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。

他望着合一，喃喃叫了一声道：“原来是合一师兄，请坐！”合一前行了两步，道：“我知道这些日子以来，你是撇不了那些未了的俗事，可是你必须运用坚忍的毅力来排除万难，克服眼前的这种情绪，否则你……”

笠原一鹤紧紧咬着下唇，道：“师兄不要误会，我现在一切都很好。”

合一冷笑道：“这样就好了！”他又赶前了一步，在他肩上轻轻拍了一下道：“你不要以为师父对你的事不管，只是时间不到，如果这时候你要涉身江湖，可能对你很不利！”

笠原眸子里，精光一闪，抬起头，嘴唇张动，似乎想要说什么，却是未曾说出口。

合一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不以为然么？师弟你错了，师父他老人家，佛法高深，静中参悟，已能悉知过去未来，因果报应，他的判断，是不会错的。”

笠原点了点头道：“那么，就请师兄为我落发吧！”

合一少僧摇头道：“你太性急了，师父既不要你现在落发，必定有他的理由，你不必太急！”

笠原长叹了一口气，坐下不语。

合一在室内走了一转，发现在他枕边，放着大小长短三口窄刀，不由得眉头微皱。

他笑了笑，走过去，把其中之一拿起，抽开看了看，只觉得光华闪烁，

冷气袭人。

他笑道：“按规定，你已入了佛门，这些兵刃是不能带来的……”才说到此，笠原一鹤口中叫了一声：“啊……拿来……”他飞快地扑过去，一把从合一手上，把这口刀夺了下来，连同其他二口，一起抱在了怀内，目光直直地，怔看着合一少僧。

合一不由面上微微一红，有些气笑不得。

再看笠原一鹤夺刀的手法很怪，在这种场合之下，这位年少的和尚，不由微微动了一下无名。

他沉声一笑道：“师弟，你放心，我只是看一看，不会要你的！”

可是这位来自日本的武士，却不是这么想的，他们武士，把随身的刀，视同本身的性命一样，是不容任何人加以侵犯的，即使是摸一摸。

合一和尚无意间犯了他的大忌，在笠原一鹤的意念里，几乎认为是一种挑战的意思。

他怒目看着合一，道：“刀就是我的命，我就是刀，是分不开的！”

合一呆了一下，目光一凌，可是他毕竟是出家人，又是涵一和尚的得意门人，自不会为这件小事而动了火。当时微微一笑道：“师弟你冷静一下，没有人要抢你的刀，只是佛门善地，带刀是不容许的！”

笠原后退了一步，冷笑道：“师父方才都没说话，师兄你又何必多事？”

合一少僧目光一转，心想师父曾说，此子血气刚盛，如要入门，还要经过一番煎熬。他不禁想道：我何不借此机会，折磨他一番，顺便也可试一试此子的武功如何？想到此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师父方才已经关照过我，你的一切安危，都要我负责。”说着一笑，伸出手道：“你这三口刀，暂时由我来替你保管一下，拿来吧！”

笠原一鹤后退了一步，抱紧着刀，道：“不行，我不能交给你！”

合一逼进一步，道：“你要刀又有什么用？这庙里用不着防身的！”

笠原摇摇头道：“我自己会保管，不能交给你！”

合一剑眉一挑，叱道：“大胆的弟子，莫非还敢不听师兄的戒言么？还不快快缴上？”

笠原一鹤怔了一下，他头上滚下了一粒粒的汗珠，牙关紧咬，可是他仍然抱着三口刀不放手。

合一少僧见他如此固执，不禁多少也动了一些怒火，可是涵一和尚命他负责看守住这个师弟，他深深感到责任重大。而这个来自日本的少年，却带着随身的武器不放，显然他内心仍然存有重入江湖的野心，自然是使不得的。

合一少僧一声断喝，大声道：“笠原一鹤，还不把刀献来，莫非要师父亲自来拿么？”

笠原一鹤不由哈哈一笑，他脸色极为难看地闪向一边道：“师兄，你不要逼我，这刀是万万不能给你的！”

合一轻叱了一声，只见灰衣一闪，他已来到了笠原一鹤身边，口中冷笑道：“好个逆徒！”

### 第三章 辜负高僧鬼惑心

合一和尚左手五指齐开，“金龙探爪”，直向笠原的刀上抓了过来。

笠原身形一闪，合一不由抓个空。可是这个年轻的比丘，身手不可轻视，一抓未中，只见他一个侧转，双手向上一托，施了一招“韦陀捧杵”式，双掌直向笠原的刀上再次抢了过去。笠原一鹤伟岸的身子，竟被这和尚双掌之下所带来的风力震得动了一下。至此，他才知道，除了师父之外，原来这个师兄，也还是个身怀奇技的人物。当下不由大吃了一惊。

他口中大叫道：“师兄不要欺人！”说罢后腿一屈，整个身子“噗”地一下坐了下来，合一少僧这一抓，竟是又抓了空。

这个年轻的和尚，不由微微一呆。他冷冷地道：“笠原一鹤，如果我不能把你的刀抢到手中，我这十年的苦练，也算是白费了！”

笠原一鹤坐地垂衫，牙关紧咬，哼道：“师兄，不要如此，我要得罪了！”

合一少僧朗笑了一声，他身形向下一塌，这一次却施出了佛印的“乾坤手”，双手一正一反，直向对方刀上猛抓过去。

笠原一鹤猛然向左一偏，可是只觉得面前劲风一袭，合一少僧的双手已抓住了他的三口刀身之上。

这个倔强的和尚哈哈一笑道：“还不撒手！”

笠原猛然向外一闪，竟自把身形向下一塌，只听见“沙”地一声，眼前刀光一闪，他竟自把三口刀一并撤出了鞘，这种撤刀的方法，堪称是一绝。

如果合一不及抽手，他势必双手一齐要抓在了刀刃之上，以他目前的功夫，还没有练到徒手抓刀的地步。

当时不由吓得他脸色一变，灰色的僧衣猛地一拂，他身子已随着一拂之势，退出了三尺以外。

这时他脸上已变得铁青，愤愤地道：“好，师弟，你居然敢如此对我……”

笠原一鹤木讷也似的，一言不发，他双手抱着三口雪亮的钢刀，呆若木偶也似地偏坐一边。

合一和尚双手合十，高声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慈悲你这个不通事的弟子吧！”

说罢，他退后了几步，叹道：“我也不必再收了，你自己好好保管吧，只是你要记住，要是无故动用，就犯了本寺大戒。”

笠原一鹤啊啊道：“谢谢师兄！”

合一望着他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师弟，你多多反省，静悟一下吧，我不打搅你了！”说罢，双手合十，倏地一个侧身，如同一片飞雪也似的，已扑到了门前，推门而出。

良久之后，笠原一鹤才由地上缓缓站起，他把三口刀，慢慢地收回鞘内。一个人坐在几前，直直地发着呆，翻开一本名为“无常经”的经文，见其上写着：

“外事庄彩咸归壤，内身衰变亦固然；唯有胜法不灭亡，诸有智人应善察。生老病死皆共喋，形仪丑恶极可厌；少年容暂暂时住，不久成悉见枯羸；假使寿命满百年，终归不免无常道；老死病苦常随逐，愧与众生作无利。”

合上了经卷，笠原默默闭上双眼，内心起了一番交战。

生老病死本是人之常情，笠原一鹤倒也看得很开，只是一个武士的气节和责任，却深深地压着他。

不错，他已有向佛的决心，而且决心抛弃一切剃度出家，可是那失去的

东西，关系着太大的任务，他怎能就此丢却？

他虽然向涵一和尚再三请求，可是老和尚都不答允他，只以“时间未到”来答复他！

现在这个叫“合一”的师兄，居然又来抢夺自己的刀，很明显的，他们是不想放自己再出这个庙了。

想到此，这个身怀绝技，而心存犹豫的武士，不禁悲从中来。伏在几案上，眼泪簌簌地直淌下来。

涵一和尚——也就是段南洲，他是自己父亲生平第一至交，笠原一鹤仍然还很清晰地记得。

他记得当他负有足利将军的使命而来中原时，父亲扶着杖，对自己殷殷话别。

那个慈祥的老人，眼角垂着泪痕，对自己说：“孩子，中国是个好地方，伟大的国家，伟大的人民……”他又说，“找到段南洲，一切都听他的话，听他的安排，他是为父今生今世所钦佩的唯一奇人，你要同父亲一样去对待他，孩子，你千万要记住！”

现在，他果然来到了中国，见到了这个天下的奇人，不，应该说他是个“奇僧”才对。可是，一个血气方刚，使命未完的年轻人，要做个心口如一的出家人，又是“谈何容易”。

尤其是在这种静夜里，万念俱生，心情是无论如何也安宁不了！

庙里的小沙弥，梆梆地敲梆子，已经是三更了。

冷夜如水——

笠原一鹤撩帐而起，他那双原本深沉的眸子，此刻看来更是深沉，闪闪地放着精光。

经过长久思虑，他已决心暂时逃离这座寺庙，重入江湖。

他要把一些未完的事情清理一下，最起码要能对足利将军有所交待，之后他才能专心一意地出家从佛，那时他再回来。

他把事先写好的一封信，用镇纸压在桌上，然后把简单的行囊背在背上。

那长短不一的三口刀，也一一插在腰上，由身上取出了一条黑色缎带，紧紧地扎在头上，这是他的夜行装束。

一切就绪之后，他悄悄走到门前，正要开门，心中忽然一动，思道：“合一师兄，就在楼下，不要把他惊动了，我还是由窗口走算了！”想着就转过身来，推开了窗，身形一晃，已飘身而出，只觉得夜风冷飕飕的，侵体生寒。这时他已落身在地，梧桐树叶被风吹得簌簌地落下地来，此情此景，好不冷寂吓人。

笠原一鹤回身看了看，见阁楼上下一片漆黑，竟是没有一点灯光，他心中不由大为放宽。因为他所恐惧的合一和尚，必定是早已睡着了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想到此，这位任性的年轻人，也就不再顾虑其它，一刹腰，如同一只黑豹也似地猛地扑了出去。可是当他身形尚未着地之时间，迎面忽然劈来一股罡风，笠原一鹤不由大吃一惊，他猛地就空一挫身子，翩翩地落了下来。这时他才看见，一个童山濯濯的和尚，迎面而立，乍然间，他尚没有看清这和尚的面貌，只见他肥大的僧衣被夜风吹得摆动着。

笠原一鹤不禁大吃了一惊，他只当是涵一和尚出现了，不由口中“哦”了一声，面色苍白。那和尚双手合十，口宣佛号道：“无量佛——”随即一笑道，“怎么，师弟，要出门去么？”

和尚这一发话，笠原一鹤才算松了一口气，他已听出来人的口音，竟是那位合一师兄！当下不由面色一红，窘笑道：“原来是合一师兄，师兄……你这是为什么？”

合一朗声笑道：“你真是拿贫僧开玩笑去了，笠原师弟，夜已深了，你还是回房吧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呆了一呆，合一少僧这么一装糊涂，更令他受不了。当下退后了一步，苦笑道：“师兄已然发现了，我也就不再隐瞒，尚请师兄念在我不得已，慷慨放行才是……”顿了一下，他接道，“一待事情办好……我必定再回来，向师父及师兄请罪。”

合一双手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一鹤师弟此言差矣，师弟你已入佛门，虽未剃发，但已是我三宝弟子，合一即忝为师兄，怎能任你重入江湖，多添杀孽，何况更有掌门方丈的关照，不可放行……”

他冷冷一笑，面色铁青道：“师弟，你是聪明人，还是快快回楼去吧，今夜之事，贫僧绝不走口，否则……贫僧说不得要强自留下你了！”说罢双手合十，二目微合，轻轻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，善哉！”

笠原一鹤全身颤抖了一下，苦笑道：“合一师兄，我此番出去，只是暂时，不久还会回来的！”

合一冷冷摇头道：“师弟还是回楼的好！”

笠原一鹤冷笑道：“师兄莫非连一点同情之心都没有么？”

合一和尚口宣一声佛号，正色道：“出家人已跳出三界以外，只讲功业，不论什么情欲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咬了一下牙齿，半天不语！

合一少僧口中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师弟还是回去的好，如果惊动了师父，就不太好了！”

笠原一鹤长叹了一声道：“师兄，请你行个方便吧！我的事如果不作一个了断，心是安不下来的！”

合一和尚冷笑道：“师父已答应到时为你解决，你怎地还不放心？”

笠原一鹤咬牙道：“这事情是要我自己去解决的，我不能连累师父！”

合一忍不住叹道：“师弟，你知道那是行不通的，我奉命负责你的安全，怎能放你，你还是快快回去的好！”

笠原一鹤见一再央求，合一竟然丝毫不为所动，当下不由也有些恼羞成怒，他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要是我一定要走呢？”合一双手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那时说不得只有强留你了！”笠原一鹤冷冷一笑道：“那么师兄你就强留下我吧，恕我违命！”说罢，大步前行！

合一迎面而立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师弟，你不要糊涂！”可是他看见笠原一鹤仍然前行，并无丝毫退缩之意，这位少僧不由得宣了一声佛号道：“恕贫僧得罪了！”说罢，他身子向前一纵，双手分左右直向着笠原一鹤双肩上按了下去。可是笠原一鹤肩头一闪，合一和尚的双手竟自落一个空，这个身怀绝技的和尚不由双眉一挑道：“你还敢动手不成？”说着话，这和尚大袖一卷，直向笠原一鹤下肚腹之上扫去，笠原一鹤身形不禁一个踉跄，后退了一步。

这和尚的武功，他是尝过的，他知道久打之下，自己未见得是他的敌手，眼前这个时候自己哪里还能和他久耗下去？

他想着，万一涵一和尚醒了，自己是插翅也走不脱了，但自己又非走不

可，不能再耽误了。

想到此，笠原一鹤身形向下一塌，右臂向上一抬，只听得“刷”的一声，寒光闪处，他已把一口长刀撒在了手中。合一少僧见他陡然把刀撒了出来，不由大吃一惊，身形一闪，已飘出了丈许之外！

他冷冷一笑道：“你……还不把刀放下？”

笠原一鹤双手握刀，颤声道：“合一师兄，你快快放我走吧！”

合一大声喝道：“孽障！”向前一纵，已到了笠原一鹤身前，右手一抖，用掌沿，直向着这口刀的刀背上震了过去。

笠原一鹤不由心中一动，这些中国的招式，他多少也了解一些，心里很是明白，如果这一掌被他震在了刀背之上，那么自己这口刀可就不要再想拿得住！

他昔日在日本北海道，于冰天雪地里，曾下过极苦的功夫，去研习刀法，其中颇有些惊人的辣手招式！

当时他右足向前一划，整个身子倏地向前一塌。

掌中刀，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忽地一翻，刃口朝外，冷气袭人！

合一和尚如果不及时抽手，这只手掌可就别想要了。

他怒哼了一声道：“好呀！”身形陡地狂飘而起，闪开了一边，也就在这个时候，笠原一鹤足下用力一点，整个身子直向东面的一堵红墙之上落了下去！

他口中低声叫道：“师兄，请您原谅我！……”

可是那愤怒的和尚，疾怒之下，是如何也不会放他离开，他决心把他留下来。鼻中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休想！”

芒鞋点处，如同一片乌云也似的，陡然扑了过去，笠原一鹤身形一杀，也纵了出去，合一又扑了空！

这和尚口中恨声道：“你想跑么？”陡然扬手打出了三粒“菩提珠”。

这三粒菩提珠一出手，分上，中，下三路，直向着笠原一鹤的背影上打去，所奔部位，乃是他身上三处穴道。

合一和尚，何尝不知道，这笠原一鹤乃是师父最心爱的弟子，而且他的一生，今后亦将关系着整个佛门的兴亡。

所以“菩提珠”出手并不重，所打之处更非要害，用心只想把他击倒而已！

可是他也是太小看了这个异国武士。

合一的菩提珠乍一出手，就见笠原一鹤猛地一个翻身，掌中刀向外一点，随之向下一画，只听得叮当一阵响声，三粒菩提珠尽落尘地！

笠原一鹤打落了暗器之后，微微发了一下呆，回身就跑，可是那位阴魂不散的师兄，却是死钉着他。

他如同一阵风也似的，又扑了上来，右掌向外一劈，这一次用了八成力，一掌直向着笠原一鹤胯骨上击去。

笠原一鹤知道，自己如果不给这个师兄一点儿厉害，而想走，却是万难了。

存了这种心，他暂时倒并不想再跑。当时身形一滚，掌中刀向外一挑，快同闪电也似地直向着合一和尚肩上挑来！

合一口中“唔！”了一声，他施出了涵一和尚所传授的一个“弹”字！那留有长指甲的手指，向外一点，“铮”一声，笠原一鹤长刀竟被他点了开

去。

笠原一鹤不由大吃了一惊，此时此刻，他只求脱身，一切也顾不得了！他又哪里知道，这位合一师兄，出家人慈悲为怀，处处都对自己手下留情，只以为他是对自己下毒手呢。

当时他身形一偏，合一拨风一指点到，笠原一鹤又向右一偏，可是合一和尚的指尖一转，又自点到。

笠原一鹤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忽地翻身就倒！

合一和尚怔了一下，心想：“怪也，我莫非错伤了他！”

想到此不由打了一个冷颤，注目看时，笠原一鹤仍然伏地不动！合一皱眉轻唤了声：“师弟！”

笠原一鹤一声不哼，合一不由口中低低念了声：“阿弥陀佛……我都作了些什么？”口中念着，弯下腰来，用手去抱笠原一鹤的身子！

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伏着不动的笠原一鹤，突然一个急翻，口中道：“师兄得罪了！”

刀是由左腋之下递出来的，快、狠、准！

刀光一闪，合一和尚由于太近，太没有防守，竟是再也躲避不及！

只听他口中“哦”了一声，这一刀，竟自把他右腿戳了一个透穿！

随着他的拔刀之声，鲜血如泉水一般地喷了出来，合一和尚怎能再挺得住，他口中“啊哟”又叫了一声，一个踉跄，随即倒了下去。

笠原一鹤见侥幸成功，不由大喜。他再也不敢停留，身子倏起倏落的，一路翻纵了出去，一刹时，已扑出庙墙以外。

也不知跑了多久，只觉得脚下一脚深，一脚浅，所踏的尽是水田，这时他才知道，已是到了平地了。

笠原一鹤站定了脚步，只觉得周身上下全是水，里面是汗，外面是水，头发披散着，那样子真像是一个鬼，再看看一双裤脚，竟被稀泥敷满了。

他不由叹了一口气，暗想到：“我这是何苦啊！”

走到了一个干燥的田埂上，他坐下缓了缓气。

天空这时月亮又出来了，照得附近的云彩都成了白色，远山近影历历在目！

他把鞋上的泥弄掉擦了擦，内心这时才感觉到自己闯下了大祸，他想：“天啊！我真该死，那合一师兄，不知被我伤成了什么样子？”想到此，不由得打了一个冷颤，顿时站了起来！

他紧紧抓住刀柄，刀上的光映着月光，闪闪的，冷森森地泛着杀气。

他想：“我不会把他杀死了吧？”想到此，猛地转过身来，心中怔道：“不行，我要回去看看！”可是才走了两三步，他就又站住了脚步，咬了一下嘴唇，心中想到：“我真糊涂，我还能回去吗？”

想到此，就又愣住了，只觉得透体生凉。

想到了父亲的叮嘱，想到了涵一和尚对自己的宠望，而自己竟叛离了他，而且更惹下了这么一桩大祸，忍不住掉下了两滴泪。

他喃喃地说：“我真该死！”于是又想到了那合一和尚被自己刀刺中时的叫声，仿佛像是受了伤，并不是伤中要害的样子，心中不禁又放宽了一些。

他跺了一下脚说道：“我心真狠！”

忍不住又说了一句日本话，想到那师兄还不是为自己好，而自己竟忍心伤他！

一个人不时感叹伤心地自谴，内心却有了主张，他想：一旦自己把事情办完之后，那时一定再回到寺内，向涵一和尚请罪，自己一定要求他和合一师兄降罪，现在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去！

这么想了一会儿，心中才又重新坚强了起来。

他找到了一个水池，脱下了鞋子，把脚上的泥好好地洗了个干净，然后由行囊之中找出了一套新衣新鞋，重新换好。

这时天边已微微透出了一些曙色，空气之中，带着一些寒冷！

起先他本以为庙里的和尚，或是涵一老方丈他们，必定会追下来，可是等了这么久，并不见他们任何一人，他内心不禁大为放宽，同时却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暗暗想着，也许师父已经不要自己了！

一个人嘘唏了一阵，把刀还入鞘内，看眼前有一道黄土驿道，他就顺着这条驿道一直走了下去。

渐渐地天色更亮了，几处农家的雄鸡扯高了嗓子咯咯直叫，笠原一鹤停住了脚步，见眼前有一块石碑。

这和他们日本是一样的，他知道，那石碑之上必是标明了某某地界。说真的，自己糊里糊涂地住到了庙里，竟连这是个什么地方也不清楚，确实也够迷糊了。

想着就走到那石碑之前，弯下腰来，见石碑上果然刻着“清水河界”四个字！

他就记住了这四个字，一时却又不知道，这清水河界是属于哪一省的，他知道中国是分很多省份的，自己失宝是在“冀”省，这两三月来，算一算经过了“鲁”、“苏”三省。

现在却是不知道来到了哪一个省份了，好在这个对自己也没有什么重要！想着，就见有两个人，肩上挑着空的扁担，边唱边哼地向这边走过来，一眼看见了他，一起都停住脚步不走了！

笠原一鹤心知这是自己这一身衣服，把他二人给惊吓住了，当时却也不在乎。

他对着二人，学着中国的礼节，抱了一下拳，含笑道：“两位老哥请呀！”

二人闻声，又相互看了一眼，想必是听出他声音很怪，而感到惊奇。这时其中之一点了点头道：“你是观里的道士吧！”

笠原一鹤可也不大明白什么道士不道士的，就含糊点了一下头道：“不错，请问这是哪一省，什么地方？”

二人之中，有一人戴着破烂的瓜皮帽，红红的酒糟鼻子，说话之前先龇牙，他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道爷，你可真是糊涂人家了，这是安徽省芜湖县，道爷，你要上哪去呀？”

笠原一鹤点了一下头，就抱了抱拳道：“再见！”

他说完话，足下就大步向前行去，再听得二人在身后小声说着话，其中一道：“怪事，一个道人带这么多刀在身上干嘛呀？这年头可真是……”

笠原一鹤听在耳中，足下加快前行，并不回头。

来到中国这几个月来，他别的无从体会，却感觉到中国这个老大的帝国，这里的人民，都是如此善良，而且生性是那么的爱好和平。

这一点和日本比起来，却相差得太远了，在日本，人们对于械斗、凶杀已看惯了，并不以为奇，可是在中国，甚至于带一口刀，也会遭受到路人的奇怪和侧视。

他是一个生性倔强的武士，尽管来到了中国，却也并不愿意“入乡随俗”，所以至今为止，他仍然穿着他的和服，甚至于连武士刀也不肯从身上取下来。

这情形为他招惹上了很多的麻烦，生了很多不必要的误会，可是他依然如此，并不为忤。

日出的时候，他已来到了芜湖城内的市街之上，这地方文风颇盛，市街上出售纸墨的店铺甚多。

笠原一鹤此行主要察访的对象还是徐氏父女，徐女惊鸿一瞥的在荒野出现，自己已经见识过了，可是她父亲徐雷，自己却是从未见过。

听匡长青曾说过，此老武功出众，他女儿武功已经如此，更不要再说他了。想到此，这位日本的武士内心不禁更焦急了。

芜湖城内有一家“老松客栈”，气派古雅，颇有唐风，笠原一鹤住到这里，就好像在日本京都、名古屋等地住栈房一样！

他在旅客名簿上，留下了“日本武士·笠原一鹤”几个大字，这家店内，不禁大为噪动，纷纷走到他窗前观望，都来看望一下这位来自异国的武士。

中国地方如此之大，要在这广大的人群里，去查访这么两个人，真好比“海底捞针”一样的。可是他并不是这么想，他认为自己总有机会遇见这两个人，而且一定能够把失物讨回。不过却不是眼前能办到的事。

当初足利将军曾有一封信，要自己面呈明朝天子，这封信却被涵一和尚索去了，笠原一鹤几次索讨，老和尚都告诉他时候不到，这封重要的信，他要暂时保管。

笠原一鹤走时匆忙，竟是忘了这回事，此刻想起来，不禁甚是懊丧！可是转念一想，涵一和尚那一身神鬼莫测的功夫，自己要去盗信，简直是妄想，而且涵一和尚所以不把这封重要的函件给自己，必定是有原因的，只是他又哪里能明白自己的心境！

涵一和尚是他父亲生平第一挚友至交，本是父辈人物，如今更有师徒之分，笠原在哪一方面来说，也不敢有所冲撞他，这件事实在棘手得很。

有了以上几点困难，他才决定暂时不去讨还那封呈给皇帝的信。可是他内心却有一个大胆的决定。

足利将军以十万火急的心情，派他到中国去完成这件使命，却未想到他竟会出此意外。在万般无奈之下，这位日本武士，不得不试着亲自去面谒中国的永乐皇帝！

这是他内心一个极为大胆的计划，因为，这位天国皇帝朱棣，自谋惠帝登基以后，对于本身的防范，可谓是严谨到了极点。尤其是近两年，妖妇唐赛儿作乱，平定之后，这位大明的天子，更是无时无刻不在小心防范着，庚子年特置“东厂”，网罗了天下不少的能人异士，号称为“锦衣卫”。这些“锦衣卫”也就是俗谓的“大内卫士”，其职责专门负责皇帝的安全，以及侦办一些有关宫内的案件。

此辈人物，其中固然很多是属于“沽名钓誉”之流，但是却也有很多，是武林中少见的能人异士。所以笠原一鹤要想独自探宫，面谒成祖，套一句俗话，那是谈何容易，笠原一鹤这种念头，不过是一个念头而已，真要实行起来，只怕是难以实现。

在“老松客栈”里，他停留了数日，又思他去！可是一个人倒霉的时候，

真是什么事也都叫他遇上，这位年轻武士，正想备马北行的当儿，却忽然又病倒了。

这病来势不轻，不时发冷发热，笠原一鹤不得不在这家店内住了下来。

等到病好了，已是秋去冬来，雪花飘飘的日子。

笠原一鹤客地病倒，更感到悲伤寂寞，所幸店中的伙计，对他倒是不厌其烦地热心照料，嘘寒问暖，请医送茶，甚是亲切。

来时，他身边倒是带有极为充裕的银子，不愁花用，大病初愈，暂时他倒是不想走动了。

客房内生了一盆火，雪花簌簌地落下来，院子里的茶花、早梅，都开了，美得很，虽说是旅途客地，但是却别有一番幽雅的情趣。

笠原一鹤深邃的一双眸子，显得更深了，站在窗前，望着院中的雪花，这位异国的游子，不禁想到了遥远的家乡，此刻，当然也该落雪了，他想到在日本，每逢这种落雪的季节之时，自己必定在雪原上纵驰划溜，其趣无穷，而今日，雪虽是同样的美，却早已失去了这份心情。

正当他睹景生情的当儿，他却看见对面的一间客房门打开了，一个身着棉衣十足的道学者先生走出来！

这人笠原一鹤早在七八天前，就发现他了，只当他是一个普通的客人，可是对方却对着他掀唇一笑，露出了几颗黄焦焦，被烟所熏的牙齿。

笠原一鹤只得点了点头，老人双手笼在袖内，弯腰笑道：“先生早啊，今天可真冷呀！”

当下含蓄地一笑道：“噢！还好，老人家是本地人么？”

这人听他答话，就眯着双眼，向窗前行来，走到了笠原一鹤近前，嘻嘻笑道：“小老儿是徽州人，先生你……是？”

说罢一双黄黄的眼珠，却在他身上转来转去，笠原一鹤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不是本地人！”

老人口中“哦”了一声，连连点着头，一只手却抬起来，捋着他唇下的几根长短不一的胡子。

笠原一鹤这时才看清了老者的面目，见他皮肤很黑，右腮之下，生有一个小小的黑痣，两道眉毛，几乎快要掉光了，黄焦焦的就像针也似的，一个大鼻子，却是又红又圆，十足的酒糟鼻。

他身上所穿的这件棉袄，也确实是相当旧了，袖肘的地方，布面已破，露出发黄的红棉，相当的邋遢！

笠原一鹤倒是很同情他，问道：“老人家是做什么买卖发财？”

老人龇牙一笑，搓着一双黄茧的手道：“发财可是不敢当，不过将就着过日子罢了！”说着咳嗽了几声，又道：“小老儿在徽州城里，开有一家墨纸的店铺，专门是出售我们徽州的墨和笔，勉强地混日子！”

笠原一鹤见他说话时，口内不停地吸着冷气，哧哧哈哈，像是不胜寒冷的模样，不忍心道：“老人家，外面寒冷，到屋里来说话吧！”

老头儿笑着缩了一下脖子，道：“好吧，正要拜访！”

笠原一鹤忙转过身来，把房门打开，不一会儿，老头儿就走了进来。

他搓着两只手，微微地弯着腰，一副酸儒的模样，入室之后，哈了一口气道：“这就暖和多了！”

自从在大沽沙上失宝之后，笠原一鹤对于一切陌生人，都小心多了，只是刻下自己身无长物，并不怕别人再打自己什么主意！尤其是眼前这个酸腐

的糟老头儿，他是绝对也没有想到会有什么不对劲！

这时他坐在一张椅子上，却由靴筒里抽出一根细长的旱烟杆儿，打着了火，猛吸了起来。

笠原一鹤为他倒了一杯茶，却见老头儿，一双微微发黄的眼珠子，到处看了一转，最后落在了矮几上那几把刀上。他笑了笑道：“还没请教贵姓？”

笠原一鹤忽然心中一动，就点了点头道：“我姓笠……”

老头儿抽了一口烟，在烟雾里连连眨动着细长的双眼，咳了一声，吐出了一口痰。

笠原一鹤这时却巴不得他赶快走了，二人相对无言了一刻，老头儿用烟袋杆子在棉鞋底上敲了几下，嘻嘻笑道：“在外面走动的人，尤其是年纪轻轻的，时时刻刻都要注意，这个年头坏人太多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愕了一下，道：“老先生所指为何？”

老人家喷了一口烟，笑道：“没有什么！”说完又用烟袋杆子，指了一下笠原一鹤放在矮几上的三口刀，笑道：“我是看见了刀，想到你先生必定是一个练武的人！”

老头儿说了这句话，又喝了一口茶，把烟袋杆子往靴筒里一插，拱了一下手道：“打搅！打搅！”

说着就站了起来，笠原忙起身相送，走到了门口，笠原寒暄道：“老先生名下是……”

这位看来冬烘十足的老头儿笑了笑道：“我姓祝……”

笠原一鹤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祝老先生。”

老头儿这时已迈出门外，却又回头笑道：“笠先生在芜湖还要住多久？”

笠原一鹤已对老人留下了心，闻言摇了摇头道：“这个还没有一定！”

老头儿笑了笑，也没有再说什么，一只手捞着棉袄的下摆，抖抖颤颤地，就走了。

笠原一鹤望着他的背影，心里却奇怪地想着：“莫非像这么一个老朽的人物，居然也是心怀不轨，图谋对我不利不成？”

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，实在是太怪了，无奇不有，“人不可貌相”这句话，在中国是很应验的。

想到此，他不禁内心阵阵担忧了起来，使他不明白的是，这些人，怎么消息会如此灵通？怎么会知道这件隐秘？

如果这个老头儿，真是在打着盗宝的念头，那么他可真是看走眼了，他应该知道，那批宝物如今已不在自己手上了，应该去找姓徐的父女才对！

可是这种事，又怎能对陌生人启口！

他考虑了甚久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快点走，可是这大雪的天，行路是太不方便，自己所带衣服又不多，一路换洗甚是不便，于是心想，雪一停就走！

当日黄昏的时候，他早早把窗门关上，独自在灯下观赏着他的刀，外面的雪却是越下越大了，一团团的雪花，就像是半

空飞絮，一层层的堆积在地上，厚得就像是铺了一层棉花！

笠原一鹤不禁深深地发起愁来，他看了一会儿刀，觉得一个人甚是冷清，想不到只不过几个月的时间，已把自己的英雄壮志磨灭得没有一些儿了。

收下了刀，正要熄灯上床，忽听得门上有人“笃笃”地敲了两下，笠原一怔道：“谁？”

没有一点儿回声！

他确信自己耳朵，绝不会听错，必定是有人，所谓“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”！如此深夜，前来造访，绝不会是什么好预兆！

笠原一鹤冷冷一笑道：“好吧！”他抽出了刀，反手背在肩后，足下一跨已来到了门前，当时右手背刀，左手紧握门柄，身形翩然而出，口中再次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空廊寂静，哪有人影？只是拉门时，飘飘闪闪地掉下了一张纸。

笠原一鹤剑眉微剪，弯腰把这张纸捡了起来，见是一张写有黑字的信笺！他左右望了一眼，一片寂静，倒是对面的窗上，映着昏昏的灯光！

笠原一鹤先不看这张纸上写的什么，匆匆揣好了这一张纸条，一弯腰，“嗖”的一声，已窜了出去，落在了对面的窗前！

他心中想道：“莫非是这个老人弄的玄虚？我倒要看看他在也不在？”

想着身形一长，已拔起了丈许高下，单手已攀在了一根老树枝上，面对着紧闭的窗户，这位日本的武士，用手上的刀，向前慢慢一送，窗户纸已被他的钢刀，刺了一个小洞，这时夜静更深，院内没有一人。

他把眸子紧紧凑上去，室内一切，立刻清晰可见，那个姓祝的老人，正自就着一盏油灯，在细细地读书，嘴里嘟嘟唧唧，也不知在说些什么？

不时见他摇头晃脑，下半个身子，整个包在一床棉被里，样子真是酸腐到了极点！

笠原一鹤看了一会儿，心中觉得很是好笑，对他怀疑之心已然大去，遂飘身而下。

心中却是一团狐疑，如此寒夜，又是谁来叩门投书？这真是怪哉！

他匆匆返回房内，把门关上，掏出了那张字纸，打开来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的是一笔狂草，走墨有如龙飞凤舞一般，上面写的是：“敌人近在咫尺，随时要取你性命，一切谨慎，近日不宜外出，最好脱下和服，换上汉装，如守室不出，可保无虑也。字示

一鹤贤侄

老叔留字”

笠原一鹤费了很大劲，才看懂了对方的草书，不由甚为惊讶，对着孤灯发了好半天怔。心中却大为不解道：“奇怪，这人是谁呢？口气如此夸大，居然自称老叔？莫非是段南洲恩师不成？”

想着又摇了摇头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，段南洲已入佛门，已得法号为“涵一”，断不会再以俗礼见称，何况他与自己如今是师徒之分，又怎会称自己为贤侄？

再说，自己伤了师兄逃来，如果真要是他老人家，又岂会有如此口气？只怕早就怪罪下来了。

这么一想更不禁傻住了。

他又继续想了很久，愈想愈是不解！因为他来到中国不久，根本就没什么朋友，知道他的人可以说没有，这真是怪哉！

笠原一鹤忽然想到了匡长青，这是他来中原所结交的唯一朋友，莫非是他，可是对方的岁数，和自己相差不多，又怎会以“老叔”自居呢？他又岂能开这个玩笑。

愈想愈糊涂，根本没有办法再往下想了，又打开了那张纸条，研究了半天，仍是一无头绪。

最后他只好不再想下去了，心中却不禁暗暗忖道：“说不定这封信，正

是那老头自己写的也不一定！”

信上说有人要害自己的性命，这会是谁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
心中虽是决定不再想，可是越不想，问题越是层出不穷，忍不住怒由心起。

他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，一跳而起，“呛”的一声，把宝刀抽了出来，只见他满面愤怒，朗然笑了一声，推开了风门，走向院中，大声叫道：“哪里来的臭贼？你走出来，大爷我，可不要你来报信！”

雪很大，都飘到他的脸上，张嘴的时候，甚至于都飘到了他的嘴里，他只好闭上了嘴！

恨到极处，手中的刀，嗖嗖地往空中，一连劈了十几下，闪电般的刀刃，把飘落下的雪花，都砍成碎片，雪光映着刀光，更觉冷森森得煞是可怕。

他舞了几刀，犹未能泄恨，身形一蹿上了房檐，在房上又观望了一会儿，只觉眼望的地方是一片白，哪有什么人影？

忽然心中又动了一下，暗想到：“我何不看看此人留下了什么足迹没有？也许能够从脚印上，追探出一点眉目，也未可知！”

想到此，就弯下腰来，仔细在雪上看，看了半天，也没有发现什么足印。

这么一来，他内心就不禁有些吃惊了，身形随之飘落而下，又弯下腰来，在雪地里找来找去。

忽然，他发现了一行极为清晰的脚印，就在眼前不远，不由心中一喜，暗自笑道：“你可是露下了马脚了，我倒看看是谁？”

想着头也没有抬，低着头，慢慢一步一步向前找去，差不多走了十几步，忽然发现脚印尽头，有一双笨重的脚，死死地踩在雪内！

笠原一鹤不由大吃一惊，同时之间，却听得一人发出山羊一样的笑声道：“哎哟！我说是谁呢！原来是笠先生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面上一红，原来面前站的这人，哪是什么顽强大敌，竟是对面那个姓祝的老人。

笠原极不自然地笑了笑，点了一下头，红着脸道：“夜这么深了，你老人家还没睡？”

这位祝老先生，缩着脖子，袖着手，吃吃笑道：“正要关门睡觉，听见你在院子里叫唤，当是什么事呢！”说着“哧”又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嘿！笠先生，你可真有意思……”

笠原一鹤不大高兴地道：“有什么……意思！”

姓祝的老头子晃了一下头道：“你拿刀砍什么呀？砍雪？嘻，有意思极了！”

笠原一鹤气道：“我是在练刀！”

祝老头“哦”了一声，连连点头道：“难得！难得！老弟，你掉了什么东西呢？”

笠原一鹤知道他在笑自己弯腰看地，含糊地摇了摇头道：“我的刀鞘子掉了，不要紧，明天天亮了就可以找到！”

祝老头两只手在袖子里抖嗦一下，连连点着头，笑道：“我说呢，这么大的雪，可是不大好找！”

笠原一鹤一肚子的闷气，无从发泄，此刻反吃这个不相干老人取笑一阵，着实无味，当时点头道：“老先生要是没事，我走了！”

祝老头拱手弯腰，说道：“请……请便！”

笠原一鹤一肚子气返回房内，把门关上了，心中却不禁想到了那投书人，必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只看他那种来去如风的身手，和雪地上居然不着一丝痕迹，此人那身轻功，就足足在自己之上。

他不由深深皱着双眉，对于中国，这个能人辈出的地方，他真是钦佩了。这些所谓的奇人异士，却又是一些看来丝毫不起眼的人，真令人难窥全豹，莫测高深。

这一夜，就在猜疑惊恐之中过去了。

第二天雪停了，笠原一鹤早早起来，收拾了一切，唤来了店伙计算清了钱，他又取出了一些银子，嘱他们去为自己买一匹马！

想到了那封投书曾嘱咐自己，叫自己不可妄动，他内心倒是不无犹豫！可是他乃一个堂堂武士，又怎能去相信一个陌生人的一封信呢？如果那人是别有用心呢？所以他仍然是按照自己的意思，决定一切！

他走到门口，向外望望，却看见对面那个祝老头，用老棉鞋，在那将欲化的雪上踩着，大概他是爱听踩在雪上的那种声音吧！

他头上戴着一顶绒线的小帽子，几根秃眉，在雪的映照之下，闪闪发着白光，看来就像是几根钢针一样的。

笠原一鹤看他的时候，他却微笑点头道：“怎么，要走了么？”

笠原一鹤只得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！”

祝老头弯下腰来，说道：“顺风，顺风！”

说着他就转身回房去了，笠原一鹤把一切都弄好之后，店伙已为他牵来了一匹骏马，要价纹银二十五两，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，笠原一鹤不由大吃了一惊。

可是当他看了那匹马之后，却也就不以为贵了，那是一匹灰毛红目，雪白四蹄的骏马，笠原一鹤是很懂得马的，这匹马耳耸鼻大，鬃毛长，牙口好，象征着它正当少年。

于是他照数付了银子，把简单的行李，放上了马背，几口钢刀插在胸前，天气寒冷，他在头上戴了一顶武士的小钢帽！如此一打扮，当真是英姿飒爽，十分的英俊了。

店伙为他牵着马，穿廊而出，忽然他想到那个祝老头，照礼应该过去打个招呼，于是就转到他门前，不由顿时一怔！

原来那祝老头房门敞开，内中衣物已搬一空。

他呆了呆，道：“咦，人呢？”

身后的伙计，笑道：“大爷，你是问那只老山羊么？走了！”

笠原眨了一下眸子，暗想到：“怎么刚才还同我说话，这一会儿却已走了？好快！”

当时就偏头问道：“你叫他什么？”

那伙计脸一红，讪讪笑道：“大爷，你别见怪，小的可是说着玩的，祝老先生是我们这里的常客，因他老人家笑起来声音很怪，像山羊，所以我们大伙都就叫他祝山羊！”说着笑了一声，龇着牙道：“大爷，你们是朋友？”

笠原一鹤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们才认识不久，这祝老先生是做什么事情的？你可知道？”

伙计翻了一下眼皮，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他老人家是开笔墨坊，专门做纸墨生意的！”缩了一下脖子，吸了一下鼻涕，他又说道：“这位老爷子可是怪透了，人家骑马，他也骑马，可是他的马比驴还小，也不知是在哪里找的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点了点头，一时想到那祝老头，骑在如此的一匹小马上，那种滑稽的样子，不由笑了笑，事不关己，一笑也就算了。

出了客栈，一路打马北行，不久，已可望见浩瀚的长江水了，水上舟船云集，橹橹如林。

笠原驻马前望，心中不禁有所思虑，他决定暂时不乘船，先跑他一程再说。

于是，抖动丝辔，胯下神驹，发动四蹄，如箭也似的顺着江边飞驰了下去。

这一程，最少跑了也有三四十里路，前望着江水，更是广阔，只是江上行船，已不似先前那么拥挤了。

他勒住了马，正在展望江势，忽听到江上有人高声唤道：“喂！喂！客官，客官！”

笠原偏头望时，却见身后飞快地驰来一条双帆四橹的中号座船，一个头戴雨笠的汉子，正自向自己挥着手。

霎时间，船行近了，那汉子高声叫道：“客官，搭个便船吧，便宜得很！”

笠原一鹤不经思索地点了一下头道：“好吧！”

那船伙计一跃下船，把船硬拖至江边，放下踏板，把马拉了上去，笠原随后又上去。

上船之后，就见船内甚空，只有两个客人，一个是矮小的个子，年有四十上下的汉子，穿得很体面，留着小胡子，弯着腰向笠原施一礼。

另一个，却是一个年有六十五六的老者，一身灰布长衫，一只眼像是失明了，用一块云纸罩着，颌下一缕黑须，看来甚是清癯！

他独自把盏，朝着江上，并不和笠原打招呼，那舟子搭了笠原一鹤，正要撤板，忽听见一声尖细的声音道：“慢着，我也搭个便船！”

大家循声望去，却见远处沙滩上，一人一骑，飞快驰了过来，人马都显得很渺小。

笠原一鹤先见那马小得可怜，正自惊异，谁知再一看马上的人，他不由顿时呆住了！敢情那马上不是旁人，正是那个绰号老山羊姓祝的老头儿，他一面跑，一面狂舞着手道：“等等！等等！我来了！”

舟子回头望望那两个人，那个矮子皱了一下眉，道：“快走，我们不再搭别人了！”

可是那姓祝的老人，别看他的马小，却是快得很，这时已跑到近前，这老头儿，跳下马，不等他撤跳板，拉着马就上来了！

姓祝的老头儿，这种突然的动作，令舟内各人都吃了一惊，尤其是那个矮子，更形大怒！

他瞪大了眼睛，说道：“咦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谁叫你上来的呀？快下去，下去！”

祝老头脸上堆笑，连连拱揖道：“外面走的人，行个方便吧，我多给钱也就是了！”

这时舟内那个矮汉，走过来道：“老头，你是干什么的，说不搭就是不搭，怎么这么罗嗦！”

祝老头连连打躬道：“何必呢！我又不占什么地方，你先生行个方便吧！”

说着一只手拍着他那头小马的屁股：“走！走！咱们到一边去！”

笠原一鹤见那匹马，非但较常马为小，而且身上多处皮毛，均已脱落，

真是难看得很。

祝老头把马赶到了船尾边，口中叹着气道：“作小生意的人嘛，可怜哟！”嘴里说着，一面把马背上的大包袱解下来，放在了船板之上，然后自己又坐在包袱上，那样子是在这里坐定不走了！

那穿着讲究的矮个子，看到此皱了一下眉，这时靠窗坐的那个高大老者，似已有些感到不耐，他回过头来，嘿嘿笑道：“这么大的船，多搭一个人又算什么，快走吧，这样走法，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到地头？真是……”

矮汉子听他这么说，像是无可奈何地道：“好吧！”

说着目光看着祝老头，冷笑道：“老头儿，让你上船是可以，你可别捣蛋！”才说至此，那个高大的老者，忽然大声道：“怎么回事，给我下的面呢？”

矮汉子回头笑道：“大爷你没有看见吗？等顺风上了帆，伙计才得闲呢！”

那个高大的老者笑了笑，偏过头来，以那一只独眼望了望笠原一鹤。

笠原一鹤正想把目光转开，那瞎了一目的老者，却笑着把手上的茶杯举了一下，微笑道：“喂，朋友，船上风寒，喝一口茶吧！”

笠原一鹤礼貌地欠了一下身子道：“谢谢！我还不渴！”

说着他目光一偏，却见那姓祝的老头，也正在向这边看着。

笠原一鹤正想对他点点头，可是那祝老头，却又把目光瞟向一边去了，一鹤不由呆了呆，心说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他怎么不认识我呢？”

想着又仔细看了他几眼，又觉得客栈内的老人，正是此人，绝对错不了，他是一个直性人，心情是全往直处想，也没有想到其他方面，心里可是老大的不乐。暗暗忖道：“你又有什么了不起，莫非我笠原一鹤还非得与你攀交不成？”想到此，也就不再去看他。那老者，这时指着一张椅子，笑道：“来！来！来！请坐下来吧！”

笠原一鹤就不客气走过去坐了下来！

这时船伙计走过来献了一杯茶，独目老人一笑道：“兄弟，你是上哪去呀？”

笠原一鹤一笑道：“还没有一定的去处！”

老人一只手轻轻敲打着杯子道：“是往北边去吧！”

笠原一鹤点了一下头道：“是的。”

这老人呵呵笑道：“太巧了，我也是往北走！”才说到此，在船尾晒太阳的那个祝老头，也发出了一声尖笑道：“太巧了，我也是往北面走，嘻嘻！”

独目老者，用那仅有的一只眼，狠狠扫了他一眼，祝老头挺不自然地龇牙笑着，点头不是点头，哈腰不是哈腰。

独目老者忽然像是呆了一下，他站起来，慢慢走向船尾，姓祝的矮老头现出很是惊怕的样子，他嗫嚅道：“怎么啦，我说错了话是不是？”

独目老人这一站起来，才看出此老身材极高，较常人最少要高出一头，他慢慢走到祝老头身前，低头看了他半天道：“朋友，你贵姓？”

祝老头由地上站起来，一面拍着身上的棉袍子，尴尬地笑道：“小老儿姓祝，老兄你贵姓？”

老者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不要问我！”说着又用手把他的包袱解开来，看了看，祝老头忙道：“是文具，笔墨纸砚都有！”

老者翻看了一会儿，又看着他，过了一会儿，才冷冷说道：“你上北面去干什么？”

祝老头怔了一下道：“作生意呀，先去金陵！”

老者问道：“金陵什么字号？”

祝老头一笑道：“马四胡同的文宝斋，你老请多照应！”

独目老者又瞥了瞥对方身上，一身厚棉袄，足下是一双大棉鞋，一副冬烘道学的样子。

他皱眉想了一会儿，哼了一声道：“这船我已经包下，我看到了当涂，你先下船吧！”

祝老头堆笑道：“你先生也真是的，我又不占地方，大家都是在外行路的，你老要是嫌我多嘴，我不说话就是了！”

独目老者愤愤看着他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好吧，这可是你自己要求的，只要你不后悔就是！”说着愤然转身而去！

祝老头一面包着他的包袱，一面嘻嘻笑道：“绝不后悔，你老人家放心吧！”

独目老者这时又坐回原处，这时船伙计送上面来，老者对笠原一鹤礼让道：“来，兄弟，你大概也饿了，先来碗面，来！来！”

说着就把面碗送了过去，笠原一鹤肚子也确实有些饿了，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接过碗来，却听见一边的祝老头咳嗽了一声，笠原一鹤用眼一看，就见祝老头对着自己摇了摇头，笠原一鹤不由心中一动，暗忖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那独目老者，含笑说道：“趁热吃了吧！”

笠原转念一想，又把面碗推了回去，摇了摇头道：“谢谢！我还不饿！”

老者不禁怔了一下，又笑道：“吃吧，一碗面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反正你也要给钱的！”

笠原见碗内有香喷喷的牛肉，汁浓味香，不由咽了一下唾液，忍不住又用眸子，向那祝老头儿望去。

祝老头儿这一次明显地对他摆摆手，笠原心知有故，就笑了笑：“不要客气，我不吃！”

老者见他坚决不吃，不禁皱了下眉。他因而顺着笠原的目光，向前望去，却见祝老头正在太阳下面，翻弄着他的大棉袄，并没有什么异状，不由暗暗道了声奇也！当时一笑，就对那伙计摆手道：“你就端回去好了，等一会儿我们再弄好的给他吃！”

老者嘻嘻一笑，笠原不由猛地叱道：“站住！”

那伙计正自端碗要走，闻声忽然站住，笠原赶上去把那碗面接过来，冷冷笑道：“面里有什么东西？”

伙计翻了一下眸子，呐呐道：“牛肉呀……怎么啦？大爷！”

笠原哼了一声，道：“牛肉？好，你把牛肉吃下去，吃……”

伙计打了个哆嗦，口中道：“这个……这……”

这时那个矮汉子由一边走过来，嘻嘻一笑道：“你们不吃，我吃！”

说着就把面碗端过，走到一边坐下，笠原不由心中一动，上前道：“喂，你可当心，面里可能有毒！”

#### 第四章 莽莽江湖武士心

那矮子咧嘴一笑，道：“毒？什么毒呀！”

说着夹起一块牛肉放在口中慢慢咀嚼着，眉毛一会儿张开，一会儿又蹙上，哼了一声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不坏，味道不错！”笠原一鹤不由心中暗奇，心说这是怎么回事？

这时，那个瞎了一目的老者，却呵呵笑道：“怎么着？兄弟，你疑心这里面有毒？”

笠原一鹤回过头来，冷冷笑道：“我有点疑心！”

老者又呵呵一笑道：“为什么要下毒呢？”

笠原就用眸子去望那个祝老头，却见他正自闭目，在一边睡觉呢！他一时也搅糊涂了，不知他是弄什么鬼？

这时就听得那老者，在一边哈哈大笑道：“你看！他把面已经吃完了！”

笠原忙回头去看，果见那矮汉子手中的面碗，已空空如也，矮个子嘻嘻一笑，用手抹了一下嘴。

笠原吃了一惊道：“你都吃下去了？”

那矮子哼了一声道：“可不是吃下去了，我倒要问问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说着他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幸亏这条船上没有别的外人，要是有别的客人在，听了你这句话，人家不要吓坏了？朋友，你这个玩笑，可是开大了！”

笠原还未说话，那一边晒太阳的祝老头，忽然哈哈笑道：“放心吧，船老板，我知道也不说，我不说谁也不知道。”

那个伙计就闻声叱道：“妈的，没有你的事，你少插嘴好不好？”

祝老头用全白的眼珠，望了他一眼，嘻嘻一笑，就翻过身子，又晒他的太阳去了。

笠原一鹤心中着实不解，方才那祝老头儿，好好地对自己摆手作甚，平白无故，叫自己闹了这么一个笑话！想着越觉得面上无光，就转身走到一边，只见江水十分浩瀚，水面上江帆点点，这中国的第一大江，果然势派不凡，气概万千。

站在船板上，他不禁有些儿神驰，回想到了故国本州与四国之间的“濑户内海”，那些渔人操作的情形，翩翩的帆影，倒和这里的情形有些儿仿佛。

此来中国，原本是有一腔远大的抱负和绮丽的幻想，曾几何时，却想不到，竟会沦落到今日的下场！想到此，他紧抓着刀的刀柄，不禁雄心忽起，暗忖道：我绝不能如此甘心呢！由不住重重地在船板上拍了一掌，发出了“叭”的一声，那穿着讲究的矮汉，闻声一笑道：“唷！怎么啦？”

笠原一鹤也没有理他。

他继续往下想：“一个人是不能软下去的，你愈软，人家就愈强，我这一次入江湖，必定是把这件事弄一个清楚，否则的话，岂不叫师父看轻了。”想到此就回过身来，步向后舱，见有两个伙计正在炒菜弄饭，一边的桌子上，放的还有馒头，他就过去自己拿了几个馒头，走到一边，面对着江水，狼吞虎咽的吃了下去。

吃完了，回头看时，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头，正用那只独眼，望着自己在微微冷笑。

老者发现他也在看自己，却又改成了微笑，并且还向着他点了点头。

笠原一鹤不由心中又是一怔，暗暗忖道：“莫非这个老人，真对我怀有

什么恶意不成？”可是当他看见了自身侧的刀，内心就定了下来，暗忖道：“有这口刀，我又怕他作什么？”想到此，有意把刀抽了出来，在日光之下，这口刀闪闪发着金光，望着刀他微微一笑，用手指轻轻地弹了两下，又放回鞘内。在船尾，他又看了看他的马，安静地在嚼着草，那个祝老头的马，也卧在一边，看着这匹马，笠原一鹤就想笑，他真不知道世上居然还有这么丑的马！

看起来这马真比驴还小，头上的毛都秃了，背上的鬃也是稀稀落落的几根。

这还不说，这匹马还害眼病，眼圈四周都烂了，一双眼睛直流黄水，四个蹄子上却是生着极长的毛，把蹄子都包上了，在太阳底下，它还蜷上四个蹄子，让太阳晒它的肚囊皮！

笠原一鹤不由得更是想笑，真想不通，为什么这姓祝的竟会看上了这么一匹马，骑出去真不怕被人笑坏了？

一个人在船上甚觉无聊，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者，这时却站起来，走向舱内去了。

一个船伙走过来，道：“大爷，里面有房间，去歇一会儿吧！半夜才能到太平府呢！”

笠原一鹤也不知道太平府是什么地方，反正他是想着往北面走，目的地是北京城！

当时就点了点头，向舱内走！

当他经过那个祝老头的时候，却见祝老头翻了一个身子，口中喃喃自语道：“唉，在外面行路的人，样样都得当心，连睡觉也得当心！”

笠原一鹤站住，想要跟他说话，祝老头却把身子翻到了另一面，嘴里含糊道：“……要不然，人家杀了你，你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呢？你师父要是找我要人，我可就没办法了！”

笠原不由心中一动，觉出这祝老头，好像话中有话，正要问他，却听得他鼾声连天睡着了。

当时心中不禁大大地犯嘀咕，那个船伙计，在前面见笠原驻足不走，就回过头来，见状，他笑道：“大爷，你别理他，这老山羊我知道他，在芜湖是出了名的，疯疯癫癫的，嘴里乱说话，谁招着他谁倒霉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皱了一下眉，低头看了看祝老头，却见他睡得正熟，自己也不便再跟他说话，就进到舱内去了。

在摇摆着的昏灯之下，那个穿着讲究的矮个子，正冷笑着，在舱内来回走着，另一位瞎了一只眼的老者，就坐在他对面。

矮个子冷笑着道：“徐老二，我看这件事很麻烦，他又不是不懂武功，下手只怕不大容易！”

高身材的瞎老人，他那唯一的独眼，闪闪地放着凶光，他一只手按着茶几角，沉声笑道：“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你只管把风，一切有我！”

矮个子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徐老大也真是的，东西到手也就算了，又何必非要制他于……”

老者冷森森地笑道：“崔令，你莫非还不知道大哥的脾气，他交待下的事情，是不打折扣的！”

崔令打了一个冷战，嘻嘻一笑道：“得！算我没说，二哥，你看着办吧！”

老者沉声说道：“等过了太平府以后再动手，现在先不要紧！”

崔令双手放在袖子里，眯着一双小眼嘻嘻笑道：“徐二哥，你大哥到手的都是些什么东西？听说数目相当可观咧！”

老者哼了一声道：“大概不少！”

崔令喝了一口茶，五个手指头在桌面上来回敲打着，咧着嘴，小声道：“我说一句话，二哥您可别生气，这种杀人的买卖干下来，他不能只给咱们这么一点，太少！”

老者面上现出红光，半天口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数目也不能算少了，况且又是自己人！”

崔令嘻嘻一笑，道：“自己人固然是自己人，可是咱们给他杀人，他拿东西，却给我们这么一点儿！”说着抖了一下肩膀儿，苦笑道：“我崔令是冲着二哥你一句话，生死都无所谓，只是你……”

独眼老者轻轻唉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又有何特别？”

崔令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们可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，徐雷今天发了财，你徐林连一个子儿也摸不上，未免太屈了！”

原来这瞎了一眼的老者，名叫徐林，他竟是“短命无常”徐雷的嫡亲胞弟，二人同时都干着无本钱的生涯，只是并非一路，是各人干各人的！

徐林显然为崔令这几句话说得动了心了。他低头想了想，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谁又知道那批东西到底值多少？”

崔令耸了一下肩膀，道：“那还少得了吗？少了人家能贡给皇帝？”说着把身子前倾了一下，小声道：“现在外面谁不知道这件事？听说‘阴风叟’岳桐也专为这件事下山了，以后可有得瞧的！”

徐林叹了一口气，显然已为崔令之言所动，他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是知道的，徐雷和我虽是亲兄弟，可是我们并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……”

崔令龇牙一笑道：“当然，我要是不知道，这些话我能说吗？我只觉得这件事，他是在利用咱们！”

徐林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应该知道，我这么做，不过是念在一点手足之情，其实谁又稀罕这些个钱？”

崔令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二哥你可是太好了，你莫非忘了，你那只眼是怎么瞎的，还不是为了他……”

才说到此徐林恨得“叭”地拍了一下桌子，慨然道：“不要再说了！”

崔令翻了一下眼睛，嘻嘻一笑道：“二哥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太老实了……”说着用手指了一下，小声道：“这日本武士，乃是天子的贵客，不是我说一句什么，要是杀了他，只怕……”

徐林皱了一下眉，道：“依你的意思呢？”

崔令耸了一下肩膀，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咱们把他给囚起来，用不着杀他，然后……”

徐林一怔道：“那如何使得？要是风声走露出去，还得了！”

崔令嘿嘿一笑道：“有什么不得了？再说谁会知道？只要我们隐秘一点！”

徐林点了点头，遂又道：“只是这么做，又为了些什么呢？何必呢？”

崔令笑着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唉，二哥你可真是，有他在手上，你我还怕没有钱，那时候你大哥要想赎他，没有上万的银子，我们就不给他，到最后他一定会拿出来的！”

说着搓了一下手，笑道：“那时候我们可就坐着吃了，也别再东奔西走的了，二哥，你说我这个计策想得怎么样？哈——再好也不过了！”

徐林站起来走了几步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好，就是这么着，一切都依着你！”他坐下来，又道，“可是，咱们怎么对付他呢？”

崔令一笑道：“这事情就好办了，他不是往北去么，据我想他是上北京城去，是想去见皇帝太爷去，咱们给他拐个弯，往四川去。”

他得意地笑道：“四川多的是山，我们朋友多，弄他一个人还有什么问题？”

徐林冷笑道：“只怕不容易！”

崔令笑道：“绝没有问题，他一个外国人，对于我们中国地方哪会清楚？咱们说东不就是东，说西还不就是西？你放一百个心吧！”

徐林这时是一点主见都没有，一切都听崔令的，他怎么说就怎么是，当时闻言就不再说话了。

崔令喝了一口茶，笑道：“那时候你独眼雕徐林的大名可是响了，黑白道上的人物，谁不佩服你？”

徐林嘿嘿一笑道：“这个我倒是不想，只要能弄几个钱，也就算了！”

“钱当然要！”崔令道，“名也是要，这叫做名利双收！”

独眼雕徐林忽然想起了一事道：“可是外头那个老小子可怎么办？依我看，咱们靠岸撵他下去算了！”

崔令摇头道：“这么一来，那日本人可就知道不妙，反倒不好收拾了！”

独眼雕那只独眼一闪，道：“那么干脆就宰了他，这是他自找的！”

崔令好似对任何事，都有深谋远算，他摆了一下手道：“这更不用急，我们只管走我们的，他要是听话不惹事，到一个地方叫他走他的，要不然就把他推到江里喂王八去！”才说到此，忽见靠江的一扇窗子“吱”一声开了。

崔令就站起来，走过去关窗子，谁知他的手还没有碰着窗户，却见一张纸由窗外翩翩地飘进来，一直飘落在正中几上！二人都不由一怔，独眼雕一把抓起，就目一看，立时神色大变，只见他身形一矮，已来到窗口，向窗外看了看，阵阵海风吹进来，有几艘大船正自一边驰过去！

他呆了一下，忙把窗子关上，回过身来！

崔令见状忙趋前道：“什么！写些什么？”

独眼雕徐林冷哼了一声，坐了下来，道：“你拿去看吧！”崔令面上一变，接过了纸条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少做昧心事，暂寄尔等首级以观后效！”末尾具名却是“老狸”两个字！这几个字，每一个都有核桃大小，像是用炭条写的，字迹雄劲，很有腕力。

崔令看完之后，不由呆住了，摇了一下头道：“怪也，这是谁？”

徐林冷笑道：“你知道有谁叫这名字么？”

崔令摇了摇头道：“不知道……”

独眼雕哼了一声道：“莫非这是老狸的笔迹？”

此言一出崔令吓得口中“哦”了一声，半天才吐了一口气道：“不会吧！”他苦笑笑道：“老狸岂能来到这里，管这种闲事？听说他早就死了！”

徐林冷笑了一声道：“除了他，谁又能有神出鬼没的功夫？”说着他忽然心中一动，道：“走！我们到上面看看。”于是二人匆匆上到外舱，只见船上几盏风灯在夜风里微微摇动着，气氛是一派安静！

徐林慢慢走到船尾，只见那姓祝的老头儿，仍然靠在前门板上呼呼地大

睡。大概是天太冷，他把整个棉袄的下襟都翻了过来，盖住了脸，露出里面的小棉袄和大棉裤，脚下的老毛窝八字形地分开着。这副睡相可真是不怎么雅观！

崔令就过去摇了摇他，祝老头翻了一个身子又睡了，仍是鼾声连天。崔令又用力推了他一下，口中唤道：“喂！醒醒，有话给你说！”

祝老头口中嘟嘟囔囔道：“喝，好大的两条鱼，好大的水呀！”说着又含糊睡着了。

崔令呆了一下，气得跺了一下脚道：“走吧！这种窝囊废！”

独眼雕本是有些疑心，见状也皱了一下眉，要是说这老头是“老狸”，可真叫人难以相信。想着，他目光又转过去，看着他所骑的那匹癞马，就更不由疑心大去！当下叹息了一声，转身而去！

走到船尾，徐林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会有鬼了不成？这纸条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崔令黯然道：“一定是刚才过去的大船上飘进来的，要真是有老狸其人，他也是在前面那条船上！”

徐林低头寻思了一下，低声道：“老狸一向是出没在川滇云贵一带，我们上四川岂不是……”

崔令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现在他既然在安徽，我们去川内又有何妨？”

说到此，他心中一动，忙道：“二哥，那老狸如果果真在前面那条船上，我看他必定在前路等着我们，现在我们何不来个掉头走，和他背道而驰，再找一条捷径，取道入川，岂不是好？”

徐林连连道：“对！就这么办！”

崔令立刻过去，通知那掌舵的，叫他掉头而行，并问道：“方才你可曾看见有什么动静么？”那名舵手傻瓜也似地摇着头答道：“没有呀，怎么，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？”

崔令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你去把海砂子和三头蛇两个家伙叫醒，叫他们留心一点，有什么不对马上通知我！”

舵手答应了一声，立刻领命而去！

在漆黑的深夜里，这条船，慢慢掉回过头来，掌舵的刘大彪用生满肌肉的右臂扳过了舵柄，船身在辽阔的江水上划了个圆形的圈子！这时候月亮很高，在水面上，他能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影子，刘大彪由不住哼起了小调：“他二姨，白肚皮……”

小调还没有唱完，忽觉船身吱吱扭扭直响。

他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就抬头看了看，那边的海砂子哑声说道：“喂，刘大彪你掌好舵呀！”

刘大彪怔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海砂子骂道：“妈的，要撞上石头了，还怎么回事？”

刘大彪吓了一跳，忙跳起来，偏着头看了看，可不是，船屁股离着一座石山不到一丈远。

这一惊把他给吓了个不轻，赶忙跑过去用力地扳舵，只是怎么用力也搬不动。

刘大彪吓得叫道：“快来！”海砂子跑过来惊道：“妈的，怎么回事？船可要撞上去了！”刘大彪弯着腰道：“舵上有东西，快帮着看看吧！”海砂子忙顺着舵把划下去，费了半天劲，抱上了一大块石头，舵把才又恢复了

灵活！刘大彪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怪事，这块石头是从哪里来的呀！”

船尾险些撞上了石头，总算渡过了难关。

海砂子嘴里骂道：“妈的，你把什么舵，差一点咱们都下水喂了王八！”

刘大彪笑道：“今天他妈的是有鬼了，好好的舵上怎么会有了石头，说不定是你们谁开的玩笑。”

海砂子赌誓道：“龟孙子才捣鬼！”才说到此，就见刘大彪双眼发直，喃喃道：“怪了，怪了，今天真有鬼了！”

海砂子一怔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刘大彪指着外面道：“我刚才不是掉过头了，怎么现在又回了原样？”

海砂子骂道：“他妈的真见鬼。”

刘大彪一个劲地摇晃着头，似乎是觉得自己不够清醒，一面用手摸着头发，口中连连称奇。

海砂子叉着腰道：“转过来，这一次我看着你转！”

刘大彪双手握舵，徐徐扳动，这条船铿然有声地在江上划了一个圈子，又转了过来。

水面上风平浪静，刘大彪用右臂倚着舵把，嘻嘻笑道：“这一次，我看它怎么转？”话方说完，他就觉得那只舵，像是有极重的力量自行向一边转动。

刘大彪不由口中“咦”了一声，他猛然转过来，弯下身子，向着船下望去，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觉得一股冷风。直向自己脸上扑来。这股风力极强，刘大彪连唉呀两个字都没有唤出，只觉得鼻端风力一冲，顿时就窒息昏厥了过去。

他仍然是倚在舵位上坐着，可是谁也不知道，他竟是昏死了过去！

海砂子在舱侧走了一转，忽然口中“咦”了一声，骂道：“妈的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说着高声叫道：“刘大彪，你是他妈的怎么把的舵，船怎么又回头了？”

刘大彪呆呆坐着，没有答应他，海砂子一跃而前，一掌推过去道：“是怎么搞的，睡着啦？”

只听见“啪”一声，刘大彪身子一歪，差一点要掉到河里去，海砂子吓得一把抓住他，用手摸了摸他，大声叫道：“不好了，刘大彪死了！”

另一名水手三头蛇许在槽，睡眼惺松地正在一边收拾着缆索，闻声吓了一大跳，他飞快地跑过去，海砂子忙对他道：“快去通告崔爷，刘大彪大概是死了！”

许在槽才一回头，迎面却见站着一个人，颌下留着一小绺山羊胡子的小老头。

三头蛇不由一惊，凝神一看，来人不是别人，却是卧在船尾舱上那个老头儿。

许在槽不由怒声道：“滚开，没有你什么事！”

祝老头嘻嘻笑道：“没有你什么事才是真的！”

他说着并不让路，一只手摸着下巴的小绺胡子，眯着眼睛直笑。

三头蛇不由大怒，他们是狗仗人势，根本就没有把这么一个糟老头子看在眼里，这时见状，口中骂道：“去你娘的，给我滚！”兜胸一拳打了过去，祝老头身形纹丝不动，只听见“砰”一声，这一拳打了一个正着。祝老头的身子，却像不倒翁也似地猛然摇动了起来，三头蛇这一拳就像打在了棉花堆

里一样身子又被弹回了四五步。

当时他只觉得脑内隐隐一震，并没有什么不对劲，心中一惊，哧哧地道：“老羊，你是谁？”

祝老头嘻嘻一笑道：“留着你还有用，你已经受伤了，要活命就得听话！”

三头蛇口中骂道：“放屁……”

他忽然觉得口中一甜，一阵翻心，“哇”地吐出了一口鲜血，吓得他一屁股就坐了下来。

祝老头嘻嘻一笑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这时那舱上的海砂子陈一舱，见状大惊，他这才知道，原来这貌不惊人的糟老头，原来竟是这样的一个风尘异人，当时，一反手，“嗖”地打出一镖。

祝老头背向着他，忽然反过手来，随便的一招，海砂子打出的钢镖，竟为他接在了手中。

祝老头转过身来，笑道：“怎么样？你也要试一试么？”海砂子仗着自己水性好，正要向水中跳去，就见祝老头一只手微微向上一招，海砂子口中“啊”一声，顿时就定在板之上。

祝老头指了指地上的三头蛇一下道：“你去把舵，不许转航，否则我杀了你！”

那三头蛇许在槽已被祝老头吓坏了，闻声连连地点头，嘴里不知怎么说才好！

祝老头嘻嘻一笑，道：“你要是跳下水，更是死路一条，你已被我封了暗穴，你小心着！”

三头蛇闻声几乎吓软了，就过去扶着舵！

祝老头望着他们打了一个呵欠，嘻嘻一笑道：“舱里面也快了，我得下去去看看去！”

祝老头就推开舱门，向船下走去！

舱面上发生的事情，舱下面是一无所闻。

在昏暗的油灯之下，那位日本的武士，正自枕着自己的一只胳膊，沉沉地睡觉呢！

一条人影，像幽灵也似地飘了进来！

昏灯之下，这人闪烁着一只独眼，十分狰狞。

紧接着，又悄悄进来了另一条人影，那是头扎黑巾，身材矮小的崔令。

独眼雕徐林站定了身子，望着榻上的笠原一鹤，微微一笑，回过头来向崔令点了点头。

崔令轻步上前，见那只大皮袋子，就在笠原一鹤的身子后面，平放着。

徐林作了一个手势，意思是先把他枕下的刀抽出来，崔令点了点头，他看见大小三口刀，都整整齐齐压在对方的枕下，一时颇感不好下手。

徐林一迈步，已来到了笠原一鹤身边，只见他双掌向当中一合，倏地一个倒仰，整个身子，已烟云似地翻出了一边，再看他掌内，已多了一口光华闪闪的短刀。

他把这口刀，轻轻交到崔令手中，身形向前一塌，又到了枕边，如此依法炮制，他取得了第二口刀。

正当他要取第三口刀时，就在他双掌已贴在刀柄之上的刹那之时，床身却不知怎地一阵大动。

床上的笠原一鹤忽地一个翻身，口中道：“啊呀！”

他身子如同一只大鹰也似地腾了起来，独眼雕已抢先取刀在手。

只见他洪声大笑道：“日本朋友，你慢了一步！”言罢，长刀一挥，直向笠原一鹤面门上劈去。

笠原一鹤惊魂未定，尚不知是怎么一回事，对方刀已到，他骤然向外一滚，可是崔令手中的两口刀，几乎在同时之间，双双递出，一左一右抵在他左右双肋。

笠原一鹤惊魂乍定，不由吓出一身冷汗。他口中喝道：“你们做什么？”

二臂一抖，正要拔身而起，那独目老人徐林的长刀，却在这时，抵在他的前胸之上！

三口钢刀，在骤然间，以“迅雷不及掩耳”的快手法，制住了这位来自东瀛的剑道高手。

笠原一鹤不由面色一变，当他看清了二人面貌之后，不由冷冷一笑道：“原来是你们……”

他目光闪烁着怒火，哼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徐林嘻嘻一笑道：“先慢打听！”他动了一下手上的刀，让刀尖点在对方的衣服之上，然后点点头笑道：“朋友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们绝不难为你，要是你想反抗！”说着他嘿嘿一阵冷笑，道：“那可就说不得，要你死在你自己的一口刀下！”

笠原一鹤狂笑了一声道：“笠原一鹤并非是怕死之徒，你休想吓我！”

徐林面色一沉，一旁的崔令却呵呵大笑道：“年轻人，你还是老实一点好！”

徐林点了点头道：“我们只护送你到一个地方，让你安静地住几天，并不想伤害你？”

说着，他怪笑了一阵，接道：“听说你带出来的钱不少，当然好东西人家已经拿去了，现在我们先看看还有什么剩余的东西好拿没有？”说着笑道：“崔令，你去看看去！”他的刀向前一挺道：“你只要敢动，可别怪我刀下不留情！”

笠原一鹤真没有料到甫入江湖，竟会又遇到了第二次劫难，当下不由长叹了一口气，闭上了双目，说道：“一切随你们的便吧！”

徐林嘿嘿一笑道：“这才像话！”

这时崔令走到了床边，口中“咦”了一声道：“袋子呢？”说着一眼却看见那大革囊掉在床边，似乎较先前大许多。

崔令放下了双刀，过去拉开皮袋子，伸一只手进去摸一把，倏地大吃一惊，猛然后退了一步道：“是一个人！”

独眼雕不禁也吓了一跳，就连笠原一鹤也吃了一惊，因为他这袋子，一向是在自己身边此刻却又怎会跑出了一个人来？

三个人六只眼盯视之下，却见革囊里伸出了一双白皙瘦弱的拳头来，跟着一个连天的呵欠道：“好困呀！”随着站起了一个人来。

三人不由神色一变，这人正是舱面上的祝老头儿，曾几何时，他在大闹舱外之后，却又神出鬼没的，潜在了笠原一鹤的皮袋中。

崔令一声断喝道：“混蛋，谁叫你到这里来的？”

祝老头拉了一下发皱的棉袄，冷然道：“我叫我来的，想不到吧！”

崔令看了一边的徐林一眼，冷笑了一声，倏地一个扑势，抖掌就打。

祝老头呵呵一笑道：“算了吧，老小子！”

只见他大棉袄袖子向外一拂，“噗”一把抓在了崔令的手腕之上。

崔令竟由不住“啊唷”地叫了一声，他另外的一只左手，正好操着一口短刀，只见他又倏地一个翻身，掌中刀照着祝老头胸前就扎。

祝老头“嘻”一笑，左手一分，骈二指，向他刀上一点，只听见“当”一声，崔令手上的刀，已飞落向一边，祝老头跟着龇牙一笑道：“你这叫自找！”随着他右手一松，崔令慌不迭向后就翻。

可是老头的中指已平空向外一点，崔令口中哼得了半响，就倒在一边不动了。

这时徐林的刀，仍然在笠原一鹤的前胸，见状，他面色霍然一变，由不住垂下了刀，后退了一步，冷笑道：“老头你是谁？为何管此闲事？”

祝老头“哧”的一笑，伸出一指，指着徐林的脸，笑骂道：“我把你这个老贼劈了，你哥哥抢了人家，你这做兄弟的也学着样！”说着向一旁啐了一口，道：“你们这兄弟俩，可真是给道上的朋友露了脸了，这真是有其兄，必有其弟，徐老二，你也是这么一把子岁数的人了，怎么做事情之前，丝毫也不考虑一下？”

独眼雕徐林，不由老脸一刹间变成了紫色。

他咬牙切齿道：“老儿，你到底是谁？要知道我徐林可不是好惹的！”

祝老头呵呵一笑道：“徐老二，你还敢在我面前道字号？就是你那大哥在我老人家面前，他还敬我三分！”

徐林冷冷一笑道：“你又是谁？”

祝老头笑骂道：“独眼贼！我老人家给你的圣旨你没有看见是怎写着，怎么不听我的话呢？”

徐林不由打了一个冷战，道：“……你是老狸……”

祝老头啐了一口，笑道：“老狸是你这独眼贼叫的？徐老儿，你要是聪明，快把人家的刀，还给人家，夹着尾巴给我滚……”

他说到此，怪笑了一声，一双大眼闪闪放着光，道：“要不然惹火了我老人家，你可要吃大亏了！”

独眼雕徐林，在证定了这个相貌不显眼的小老头儿，竟是数十年前，以一只武林从未见过的怪兵刃——“神木尺”，几乎打遍了天下，而未遇敌手的老狸王。

这一惊可真是非同凡响，顿时就令他呆住了。

祝老头这时对着笠原一鹤嘻嘻一笑道：“你这孩子是怎么啦，还一个劲儿怔着干嘛？还不收回你的刀，是送给了他是怎么着？”

笠原一鹤作梦也没有想到，这个做墨砚生意的老头儿，竟会是如此的一个风尘侠隐，草野奇人。更没有想到的是，在这危机一瞬的时候，他竟会陡然出现，仗义搭救自己。这一切都是正直的笠原一鹤所没有想到的！他慨然地对着祝老头点了一下头道：“谢谢你，祝老先生！”

祝老头一挥手，道：“别谢了，收了刀你站在一边，没你什么事，看我的。”

笠原一鹤也摸不清这老狸王祝老头儿，是一个什么身分的人，他为什么要管自己的事……

急迫之间，也只好依言而行。

当时由崔令身边，拾了两口刀，还在鞘内，怒气冲冲走到了徐林身边，

他极为愤怒地道：“原来徐雷是你哥哥，很好，我正要找你们，刀还给我！”

徐林呵呵一笑道：“小子，你还想要刀？”

说着他长刀指向祝老头，冷笑道：“姓祝的，别人怕你，我徐林却是不含糊你，来我们上去！”

祝老头发出一声如同山羊的笑声道：“不要脸的东西，你还敢和我动手？”说话间，独眼雕徐林已推开舱门飞纵而出，老狸王和笠原一鹤却跟在后面。

独眼雕徐林一翻出舱外，口中唤道：“刘大彪快靠岸！”他那只独眼一扫，却见三人，有两个倒下去，只剩下三头蛇一人，傻瓜似地坐在舵边。

徐林大声道：“跟你说听见没有？”

三头蛇抖颤颤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徐大爷……我……”

徐林正要过去，祝老头已嘻嘻一笑道：“他们三个都吃了排头，现在听我的了，徐老二，你快丢下刀滚吧！”

独眼雕怒到了极点，忽然狂吼了一声，身子蓦地纵了起来，掌中那口刀，由上而下，直向祝老头身上剁去，刀光一闪，已临面门之上！

老狸怪笑了一声，大棉袄向前一飘，独眼雕这一刀，竟是擦着他的衣边砍了下去。

徐林二次向后一吞刀，这种东洋刀，他可真有点不大衬手，把子太长！只是急切之间，他也就顾不得许多了，这口刀由下而上，第二次挥了出去，直取祝老头的面门。

老狸又是一声怪笑！

他那像棉花球一样的身子，滴溜溜又是一转，徐林的长刀，第二次砍了一个空。

独眼雕徐林的武功，虽然不如他胞兄徐雷，但是说起来到底也非一般人可比！

第二刀一落空，他身子向后一坐，一拧刀把，右腕向外一分，“刷刷刷”一连晃出了三刀。

祝老头口中连哼了三声，身子左右连晃，徐林三刀全都落了空。

就在他第三刀劈出之后，忽然竟自失去了对方的踪影，独眼雕左右看了一眼，大吃了一惊。

他向回一抽刀，才觉出不妙，再一看，对方那棉球也似的身子，竟在自己掌中刀上，施了一式“蜻蜓倒立”，整个身子，只凭一根指头在刀背之上，竟然直线地倒立了起来。

徐林大惊之下，左手向外一推，施了一招“顺水推舟”，顺着刀背猛地推了出去。

他的手掌推出去，人家的身子也跳了起来。

独眼雕就觉得面前冷风一扫，同时手心一阵奇热，那口刀已到了对方手中。

徐林大吃一惊，他的脸可真有些挂不住了。当下一咬牙，拧身而下，正待奋全身之力，劈出一掌。这时候，却闻得那老狸祝老头一声怪笑道：“独眼雕，你当真不要命了么？”

徐林不由立时止住动作，身子瑟瑟抖动着。

祝老头儿鼻中哼了一声，冷冷道：“我念在你平日做事，尚还没有什么大恶，故此网开一面，你怎地这么糊涂？还不快走！”

说到此，他那双小眼睛闪闪发着亮光。

现在看起来，他却不是那种寒酸窝囊的样子了，而是精神抖擞，神采飞扬，令人不寒而栗！

独眼雕被祝老头这几句话，说得不禁心动了。

他又偏头看了一下笠原一鹤，好在还没有什么外人，否则自己这个脸可就丢足了。当下长叹一声，苦笑道：“好吧！老狸，今天晚上，我是栽在你手上了。”

老狸龇牙一笑道：“栽在我手里的人多啦！”

独眼雕点了点头，冷然道：“把船靠岸后，请你们二位下船吧！”

祝老头嘻嘻一笑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们送你上岸的好。”

徐林低头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好吧！”

老狸才回过头来招呼三头蛇道：“船靠岸！”

三头蛇这时见状，早已吓得屁滚尿流，哪里还敢不遵？匆匆把船划到岸上。

徐林此刻真成了丧家之犬，可是一点威风也提不起来了。他苦笑道：“我那位受伤的兄弟怎么办？”

祝老头冷笑道：“我们不要他，你把他带下去，至于这三个伙计，却要留下来划船。”

徐林气得抖了一下，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，能留下了这条命，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。当时二话不说，走下去，把受伤的崔令抱起来，匆匆上来，船已拢岸，他抱着崔令纵身上岸。

天很黑，雾很重。

祝老头对着岸上冷笑道：“徐老二，你可要记住，只这一次，要是下次再犯在我的手中，可就怪不得我不救你们了！”

岸上传来徐林的冷笑声，道：“姓祝的，天长地久，咱们后会有期！”

祝老头站在船头上又发出山羊也似的一串笑声。

他回过头对三头蛇招呼道：“你划你的呀！”

三头蛇忽然跑过来，跪倒在地，叩头如捣蒜一般，说道：“老太爷，你老人家饶命吧！小人吃了熊心豹胆，下次再也不敢了！”

老狸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们这三个家伙，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不过尚还情有可原，我又不杀你，何故求我饶命？”

三头蛇流泪道：“求你老人家高抬贵手，把小人身上的伤给医治，还有小人的两个同伴……”

老狸想了想，道：“好吧！”说着倏地一掌向他的面上打来，三头蛇避之不及，竟为打了一个斤斗，吓得鬼叫了一声，可是当他站了起来之后，倒觉得胸前那一口压着的闷气，竟是畅然通顺。

一时不由大喜，忙跪下来叩谢。

祝老头又走过去对刘大彪、海砂子两人各自如法炮制一番，二人俱慢慢醒过来。

三头蛇生恐二人乍然醒来，不明情理，再有得罪，那还得了？他赶忙对二人说了一番，二人一听，连崔令及徐老头子，都已负伤落败，都吓傻了。

三头蛇推着他们跪下来叩头赔罪，这位貌不惊人的武林奇人，嘻嘻一笑道：“算了，只要你们好好地把我们送到金陵，就没有你们的事了！”

三人自是千恩万谢一番，按三人本系长江上的正当生意人，却为崔令利

润收买，偶尔做一些打劫客商的黑市买卖，此刻他们视若神明的头儿，既已负伤落败，自己三人还有什么话说。自然是人家说什么就干什么了。

笠原一鹤在一边看了半天，这才恍然大悟。

一切安静之后，他上前弯腰行了一礼，汗颜地道：“多亏你老人家拔刀相助，我真太糊涂了！”

祝老头一反方才突兀之态，他那一双小眼，在笠原一鹤身上转了半天，怪声怪腔地说道：“我对你说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听？”

笠原一鹤怔了一下，讷讷道：“这么说，那客栈里的纸条是你……你老人家留的了？”

祝老头冷笑道：“不是我还是谁？”他摸了一下胡子，怪声道：“要不是涵一老和尚，是我的好友，我才懒得管这档事呢？”

笠原一听他竟是涵一和尚的好友，不由顿时呆了一下，他不由得低下了头来，微微叹了一口气。

祝老头这时坐在船舷上，一只短腿跷在上面，斜着眼睛道：“你应该知道今天你的身分，掩盖还来不及，你倒是蛮不在乎！”用手指了一下他手上的刀道：“这些玩艺儿收起来不行是不是？干嘛都挂在身上？好看怎么着？”

笠原一鹤不由脸色一红，他讷讷道：“这是我们日本武士的规矩！”

“老狸”鼻子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以后给我收起来，还有你这一身衣服，也给我换一换！”

说着抖动着他那一只短腿，噢了一声道：“我和你师父是好朋友，也就是你的师叔，我说的话，你也得听，这是中国，不是日本，你难道没有听过‘入乡随俗’这句话吗？”

笠原被他这么呵责，心中确实有些气愤，可是方才受了人家的恩惠，再说他又是涵一和尚的至友，这口气只好忍下来。

他点点头道：“既然你老人家……”

祝老头轻叱道：“什么老人家不老人家的，你叫我一声师叔，能小了你是怎么着？”

笠原一鹤生就固执脾气，这“师叔”二字，总觉难于出口，他为难了半天，点了点头道：“祝老侠已这么说，我明天起来就换了衣服，收了刀就是！”

祝老头见他始终不称自己为师叔，不由甚为生气，那一双小眼，上上下下地看了他半天。

笠原一鹤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老人家一定坚持，我就算称你一声祝师叔就是了！”

祝老头那双小眼立刻睁开了许多，含笑点了点头道：“你不叫我也不说，你叫了我才告诉你！”说着伸了一下腿道：“你坐下吧！”完全一副长辈的样子，笠原只得坐下来。

祝老头眯着小眼，一笑道：“你父亲和我们也都是老朋友，要不然，我怎能管这个闲事？”

笠原不由一惊，微喜道：“你老为什么不早说？你老人家的大名是……”

祝老头嘻嘻一笑道：“祝三立，不过知道我这名字的人还不多，老狸这外号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！”

笠原一鹤点头道：“是，是！”

祝三立上下打量着他道：“你这孩子长相也不错，只是武功太差了！”

笠原脸红道：“我们东洋剑道，和这里的剑术家数不全相同！”

祝三立小眼一翻道：“什么家数不家数，你只要记住真正武功强的人，任你什么家数都是一样……”说着又笑了一声，点着头道：“你的造化还不浅，涵一和尚那一身武功，真可说天下仅有，你能拜在他门下，如果痛下苦功，以你今天这个底子，我敢说不出三年，就很惊人了！”到此，起身一站道：“你又为什么半夜里偷跑了呢？你这孩子……”

笠原一惊，半天才叹气道：“师叔有所不知……我的事情没有办完……”

祝三立冷笑了笑，道：“有涵一和尚在，你还愁有办不到的事情？只不过是早晚的事！”

笠原一鹤愤愤道：“这件事，我如果不成功，誓死不返师门！”

祝三立口中“唷”了一声，又打量了他一会，不由笑着点了点头道：“怪不得你师父说你脾气倔强，果然不错……”说着一只手，又开始捻着他那几根山羊胡子，像是心中在盘算着什么。

过了一会，他嘻嘻一笑道：“你可知道，因为你那点东西，已经给江湖上惹了极大的麻烦，现在武林中，大家都在注意呢！”

笠原一鹤冷笑一声道：“中国这个国家，强盗太多！”

祝三立一笑道：“算了，日本的强盗也不少呀，虽然我没去过日本，可是听说沿海的倭寇，全是你们日本来的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愤然站起来……

他冷笑道：“那一箱东西，我一定要收回来，不论强盗有多少！”

祝三立嘻嘻一笑道：“你一定是收不回来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面色一变，愤然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，怎么见得我收不来？”

祝三立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年轻人眼高手低，孩子，你也受了不少折磨了，怎么还是如此自负？”说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又说道：“你坐下来，不要急，要凭你一个人的力量，那是太难了，我们可以从长计议，想一个法子……”

笠原一鹤就是听不进这些话，如果祝三立不是他的长辈，他几乎要翻脸了。

老狸祝三立笑了笑：“现在有我在你身边，你大可放心，贼人天胆也不敢碰你！”

笠原一鹤冷冷一笑道：“我离了你老人家，这条命就保不住了？”

老狸摇头一笑，说道：“话不能这么说……”说着点头微微笑道：“你现在应该知道你师父对你说的一切，都不是假话了，是吧！”

笠原一鹤忽然想起来，就问道：“祝师叔，你去金陵做什么？”

祝三立呵的一笑，道：“受人所托，忠人之事，还不是为了护送你这小子！”

笠原一鹤顿时一怔，讷讷道：“护送我……”

祝三立又拍了他一下道：“你师父现在大概已到了金陵的‘朝阳寺’了，我把你交给他之后，也就没有我什么事了！”

此言一出，笠原一鹤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半天没有说话，祝三立见他低头不语，似已猜知了他的心事。冷冷一笑道：“你师父对你的期望甚重，你不能叫他失望，何况你还是他们佛门未来光大门户的人……”

笠原一鹤一言不发，可是他内心，却是大大地不以为然，祝三立却又叨叨不停地说道：“你伤了合一师兄之事，照理是罪不会轻的，不过，有我为你说情，你大可以放心。”

笠原一鹤点头道：“谢谢师叔。”

祝三立只当他已经回心转意，甚是欢喜，他看了看天道：“天不早了，睡吧，大概明天中午，也就快该到了！”说着遂进入舱内，笠原一鹤为恐他看出来疑心，当时就进入舱内！

他怎肯就这么样的又返回师门？这算是什么？出来这些日子，又做了些什么？心中愈想愈气，勉强在床上躺了一个更次，耳中却听得吱吱哑哑的船声。

他翻身坐起来，心中下了一个决定：“我现在就走，趁着那祝三立不知道，否则明天他醒后，我可是就走不成了！”

当下匆匆下地，把东西整理了一下，刀也备好了，这才悄悄地走到舱外，只见月色极美，江上风很大，东方似乎已有一点灰蒙蒙的颜色，天大概不久就要光亮。

三个伙计，已有两个睡了，只海砂子一个人在扶着舵，可是笠原一鹤也不敢叫他看见。

好在江水不宽，船离岸边不过四五丈距离，笠原一鹤趁着海砂子不注意的当儿，一提气，足下用力一纵，已自腾身纵上了岸边。

夜风飕飕地吹过来，天气是如此冷！

笠原一鹤紧了紧身上的衣装，风迎面吹过来就像是小刀子在脸上割着一样的。他紧紧地向前赶着，并不辨所走是何方向，脑子里却不由想着：“从明天起，这一套日本武士的衣服要脱下来……还有这几口刀，也要收起来，否则太引人注意，第一个老狸祝三立就是瞒他不过！”

想到了“老狸”祝三立，禁不住他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，生怕他也跟着来的！

想一想真令自己寒心的，中国人那种含蓄的劲儿，可真令人害怕，就拿老狸祝三立来说吧！此人那种外貌，穿着，简直一副十足的生意小民，可是谁又能知道，他竟是如此一个匿迹隐身的异人？

想到此，他不禁联想到，方才祝三立对敌时那种身手，真令人吃惊！由是，他也就更觉得自己所学的武技之肤浅。

他不禁想到：“这件事情办完之后，我必定要追随师父段南洲，痛下决心，学成绝技！”

只是眼前……想到了眼前这些艰难的任务，他那双黑又浓的眉毛，禁不住紧紧地皱在了一块！

如不是这祝三立透露出的消息，他还真不知道，原来师父刻下并不在此地，而竟已到了金陵！

幸亏！幸亏！否则自己也去了金陵，岂不碰在一块儿？

想到此，他还禁不住直冒冷汗。

他想：“如果现在被师父找到之后，那老和尚必定不会轻易饶恕自己的，祝三立虽说过，师父不会怪罪自己，可是自己刀伤师兄，有违师训，先就理屈，即使恩师他老人家什么也不说，自己却是先没有脸。”

他脑子里这么胡乱地想着，脚下可是也没有停着。

也不知行了多久，眼前，是一块像豆腐干一样的田，田里有水，却结着薄薄的冰。

东方这时已现出了鱼肚白色。

笠原舒了一口气，忖道：“天总算亮了！”想着就在一家打稻场的石轮

上坐了下来，用手摸一摸头，发上全结着碎碎的小冰渣儿，两只脚更是冻得几乎都要麻！

他搓了搓手，把腰上的三口刀取了下来用一块绸子扎住，紧紧地系在背后，现在他也有点感觉出，这三口刀的累赘，不如中国的武师一口剑来得方便，自己逃时匆匆，竟未能把那匹新买的马带出来，只能走路了。

天一亮，他反倒觉得疲倦，而且身上太冷，总得想法子吃点东西才行！忽然，他鼻子嗅出一股浓浓的豆子的香味，这味道不禁激起了他的食欲，再也忍受不住。他就站起来，向前走去。

他看见不远前一个搭出来的棚子，棚子里像是有人，正在推着大磨子，冒着热气腾腾的白雾。棚前停着马车，拉着菜，另外还有一辆独轮车，上面放着石头。棚里有笑嘻嘻的人声传出来！

笠原一鹤不由心中大喜，他心中暗想，这定是一个卖吃食的地方，正好自己已经饿得受不了了，真是天从人愿。当时就大步向前走去，果然他没有猜错，他看见有一个老婆婆在烤着烧饼，火上煮着热腾腾的两个大锅，一个年轻的姑娘用一双大筷子在油锅里煎些什么东西！

看到这里，笠原一鹤差一点要流下口水了！

他匆匆走过去，那个姑娘看见了，含笑站起来道：“要吃些什么吗？请进来！”

笠原一鹤来中国已不少日子，他知道这一定是卖豆浆和烧饼油条的地方。就点了点头道：“来一碗豆浆，有油条没有？”

那个姑娘一面在裙子上擦着油亮亮而红肿的手，一面点头道：“有！有！”说着一双眸子骨骨碌碌地在笠原一鹤身上直转，笠原一鹤立刻警觉，她是奇怪自己这种发式和装束。当下就由身上取出一块黑绸子，伪装怕冷地系在了头上，那个姑娘看了一会儿就过去拿烧饼去了。

一会儿，她端来了豆浆和烧饼油条。

笠原一鹤风卷残云似地吃着这些东西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外响起了一片疾促的马蹄声音。

笠原一鹤自从出了几次事情以后，现在对于一点风吹草动也提高了警觉。

他回身看时，就见门前已停住了两匹大黑马。马上下来了两个人，一个是身黑衣服，披着一领青色夹棉披风的女人。另一个却是生着一嘴绕口胡子的四十余岁的汉子，两只眼睛现出很是精明能干的样子，个子不十分高，可是很结实，这一男一女，满身满脸，都带出浓重的风尘气味。

进门之后，那个男的就高声道：“豆浆，油条，快点来！”说了这句话，他一双眼睛却在笠原一鹤身上盯住了一会儿，才转过脸去。

## 第五章 奋勇救美闯龙潭

那个女人这时脱下了披风，现出黑黑的头发，一张瓜子脸，倒也白净，弯弯的眉毛下一双细细的眸子，显得伶俐得很。她也偏过头来看了看笠原一鹤，面上微微现出些惊异表情！

笠原一鹤一声也不哼，继续吃他的东西。

这时那个男的，手上搁下了一个黄色的包裹，当它放在桌上的时候，发出了兵刃交磕的声音。

这声音，又使得笠原吃了一惊，不禁开始对于这一男一女留上了意。就听那个男的口中怨气地道：“这宗买卖要是成了，我看腿也要跑断了！”

女的凤眼向笠原那瞟了一眼，小声道：“小声一点！”说着向着笠原这边递了一个眼色，男的烦道：“你就是这样，这件事还瞒着谁？谁不知道？”

说着喝了一口豆浆，冷冷笑道：“也只有我们头儿，拿着它当一件神秘的事，其实江湖上谁不知道？”

女的似乎有些生气地瞪着他，那个男的用手抹了一下嘴，呵呵一笑道：“好！好！不说不说！”

笠原一鹤顿时不由精神百倍，暗暗道：“是了，这一次可让我找到了门路了！”想着忍不住又向二人望去，正巧那个女的一只手支着腮帮子，也正斜着眼向这边看！两个人一对眼，笠原一鹤忙自转目，那个女的却抿着嘴笑了。

她身边那个男的，不由奇怪道：“什么事好笑？”

女的随口应付道：“想笑就笑！”说着眼角向着笠原一瞟，又向这边看了一眼。

笠原一鹤不由心中一动，面上也不由得有些儿发热，心里却想这是怎么回事？她干嘛老用眼看我？不要是看出了我的行踪，那就糟了！可是转念一想，自己这个样子，和中国人也差不了多少，她怎会一眼就看出来！

想念中，就听那个男的道：“快吃吧！娘子，时候不早啦！”

女的却故意提高了嗓门道：“现在去哪儿呀，我可是不打算死命赶，腰都折了！”

男的怔了一下道：“不赶怎么行，误了事怎么办？”

妇人柳眉一竖道：“一切都有我呢！你看你那个胆小的样子，你先走你的吧，我还要多歇歇腿才想动呢！”

男的本来已经站起来要走了，听了这句话，就叹了一口气，又坐了下来，不时用手去摸着那绕口的胡子！

妇人白着他道：“你先走你的呀，干什么这么粘人？讨厌！”

男的气得一拍桌子，瞪眼道：“讨厌？妈的，你也不看看是什么事？要是……”

这句话声音太大了，整个棚子里的人都听见了，不禁用眼向二人望去，男的这才把声音放小，叹道：“快走吧！”

女的气得粉脸通红，推桌而起，男的这时就到一边去付帐，这时候女的却不禁又向这边瞟了一眼。

那汉子付了帐过来拿东西，女的却咬着嘴唇儿一笑，道：“今天晚上住在哪儿呀？”

矮汉子怔了一下道：“走着看吧，谁知道！”

妇人却笑了一声道：“依我看嘛，咱们还是上城里的‘孔雀阁’吧，我要歇歇腿！”

说着话，她眼睛却是斜视着笠原一鹤，好像这几句话是说给他听的一样！

笠原一鹤不由心里一动，就默默记住了“孔雀阁”这个地方。

男女二人相继走出，各自上马如飞而去。

笠原一鹤这时肚子也饱了，好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，他不能放弃，当时就站起来道：“算帐！”那个大姑娘“噢”了一声，跑过来竖起三个指头，道：“三个钱！”

笠原一鹤就掏出了三个钱给她，大姑娘嘴角俏俏地嘟着，想笑又没有笑出来，道：“谢谢！”

笠原一鹤忽然想起来，就抱了一下拳道：“姑娘请了！”那姑娘不禁吓了一跳，眨着眼睛回过头直看那个老婆婆，显得很羞涩地道：“妈呀！这个客人有事情哩！”

老婆子搔着头，走过来翻着眼道：“什么事呀？”姑娘指了指笠原一下道：“他刚才说什么‘请’来着！”老婆婆转过头来，看着笠原一鹤道：“咋哩（鲁语何事）？”笠原一鹤也不懂她说些什么，怔了一下道：“什么抓？”那姑娘推了她娘一下道：“人家是南方人，不懂你说的话！”于是就娇滴滴地对笠原一鹤道：“我妈问你有什么事？”笠原点了点头道：“我是请问这是什么地方？孔雀阁在哪里？怎么走？”

老婆婆看着他咧嘴笑道：“这是‘大胜关’是江苏省界你问什么……孔雀？”

她女儿忙道：“人家问孔雀阁！”

老婆婆摇摇头道：“孔雀，鸽？咱没有听说过，哪里有卖的！”气得她女儿直翻眼皮，笠原一鹤也弄不清她说什么？正在纳闷，忽然背上被人拍了一把。

就听得一人粗声大气地道：“你去孔雀阁？跟着我走，下午就到了！”

笠原忙回过头来，却见是一个彪形大汉，腰里头插着一条皮鞭，长得是浓眉大眼，十分魁梧。

他一口把手里的半截烧饼放进嘴里，拍了拍身上道：“你跟我的车，来吧！”

笠原不由大喜，这才知他原来是一个赶车的，当时就兴冲冲道：“好！”就同着他往外走，那姑娘却在后笑道：“别坐他的车，脏死了！”

赶车子的汉子哈哈一笑，回头道：“二妞，你塌我的台，以后我可是不给你说婆家了！”说着宏声大笑了起来，那个老婆婆却抬起一只小脚，笑着往他身上踹道：“去你一边的吧！扯你娘的臊！”

赶车的笑着走出来了，一面解下了鞭子，一面指着他的车道：“你别看它破，可是坐起来倒挺稳的！”

笠原一鹤看他指的车，就是进来时所指的那个拉菜的车，不由皱了一下眉。

赶车的嘿嘿笑道：“怎么样？你能将就就不能？给两吊钱你就上车！”

笠原一想，难得他识路！当时就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！”就摸出了两吊钱给他，赶车的接过来放在腰上的一个小布袋里，就过来扶他上车。一面哧哧笑道：“你这一身衣裳可是看着怪，是京里做的吧？”

笠原一鹤哼了一声，生怕他摸着了背上的刀起疑，就忙上了车，坐在赶车的旁边。

车把式这时也上了车，戴上一顶瓜皮小帽，又围上了一领狼皮，口里颤抖着道：“喝！真冷！”说着耍了一个响鞭，嘴里得儿啊了一声，这辆破车就骨骨碌碌地向前走动了起来！冷风扑面吹着，太阳在远天的云彩里，只露出了半边脸来！笠原一鹤中原之行，还很少下乡观赏过，对于中国这些农家模样，却还是第一次见过！只见家家都有打稻麦的场子，门前都有一口井，比之日本年年饥荒的情形，真不可同日而语。赶车的一面走一面问：“你上孔雀阁是住店还是找人？那里的伙计马瘤子我认识！”

笠原一鹤点点头道：“我是住店！”

车把式就扭过头，看了看他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也是一个会家了？”

笠原一鹤不明白地道：“什么会？”

车把式伸手就去摸他背后的刀，嘴里笑道：“这八成是刀！”可是笠原一鹤肩膀向下一沉，他却摸了一个空，赶车的点了一下头，呵呵笑道：“果然不错，我的眼睛还不瞎！”笠原一鹤也没理他！赶车的就道：“孔雀阁的客人，一百个当中有九十九个都是江湖里的人物，都会施家伙！”说着又用一双惊异的眼光，去打量他身上，好似证实自己料想不假一般，他又从脚底下拿出了一瓶酒，喝了一口，又问道：“怎么样，来一口吧！”

笠原一鹤现在真有点烦了，就闭上眼睛，摇了摇头，没有理他，两个人都沉默了一阵，彼此无言。

马蹄得得有声地响着，前面现出了城墙的影子。

赶车的指着城墙，说道：“进了城就快了！”

言方至此，忽听得身后哗楞楞一阵串铃的声音，在这种寒冷的天气里，听起来更显得清晰悦耳。

二人都不由回过头来。

在赶车的意念里，满以为这铃声必定是一个走方卖药的郎中。

谁知满不是这么一回事！

就看见一匹白毛黑蹄的大高马，正自飞驰而来，马上所坐的，可不是赶车的所想的那种郎中，而是一个年纪不过十八九岁，生得娥眉杏目，身材娉婷，脸儿白里透红的大姑娘！

这个姑娘陡然地出现，在二人的眼光里，简直就像是一道闪电一样的，是那么猛然的一亮！

只见她上身穿着一件雪白绫缎的对襟小袄，下着青缎八幅风裙，身后尚披着一领披风，露出雪白色的兽毛！

这姑娘足下是一双黑色鹿皮的高筒弯靴，通身上下，叫人一眼望去，只是说不出来的那么帅，那么风姿幽雅，那么脱俗的美！

笠原一鹤都不禁看得呆住了。

那个赶车的，忍不住脱口而出道：“嘿！快瞧！这是谁家的小媳妇儿，这才叫做帅呢！”

说话之间，那姑娘已飞驰到近前。

笠原一鹤发现，原来在那姑娘鞍前，还悬着一口银柄银鞘的长剑，在跑动的马上，发出铮铮锵锵的声音，衬以这一人一马，真可形为“英姿飒爽”。

笠原一鹤只觉得眼前这个姑娘太美了，美得简直是无法形容。

这是到中原以后，所见到第二个令自己一见倾心的姑娘，她几乎看起来

比那个徐小昭更美！

当然，这就更是那些日本姑娘，所无法能比了。

这时对方的马已近的眼前，和他所乘的马，几乎是走了一个平行。

这条所谓的官道，其实是那么的窄，走了一辆车，已没有多余的地方，这时再加上一匹马，看起来是相当的挤了，可是姑娘的速度是那么快，直直地由后面逼上来！

赶车的咧嘴一笑，他却有意要使对方出丑。

当时手上的长鞭一甩，“叭！”地一声，口里面却大声嚷道：“小媳妇，咱们比一比吧！”

那匹马吃他这一鞭打在身上，负痛狂窜，车子真像是箭一样的快！

这样一跑开了，可就无形中，把姑娘的马挤在了一边，车把式见状，不禁乐得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笠原一鹤见状，正要喝阻。忽听得身旁那姑娘，一声清叱道：“让开！”

她的马本已被迫即将要踏入水田，这时忽然被她用力地向里一带缰绳，这匹白马口中唏聿聿一声长嘶，一双长蹄，霍地举了起来。

这种情形看起来，真是险到了极点！

就连马背上的少女，似乎也没有想到，这匹马竟会有此一着，也不禁有些吃惊，发出了一声惊叱！

笠原一鹤在车上见状，却是再也不忍坐视。

他口中大声叫道：“姑娘注意！”口中嚷着，双手一按座椅，整个身子蓦地腾了起来！他身子向外一翻，于千钧一发之间，不偏不倚，正正地落在了少女的马前！

这种情形看起来真真的是吓人，笠原一鹤整个的身子，等于是完全在那少女的马蹄之下。

就在这危机弹指刹那间的时候，他右手忽地向上一举，已经抓住了那匹白马的口环！

同时间他的左手向外一翻，已按在了这匹饱受惊吓的马颈之上，五指一分，已抓住了马颊上的鬃毛！

对于驯马，笠原一鹤可以说是第一高手。

昔日在日本，他几乎没有一天，不是同马在一起，对于各类型的马，他都能制服！

这时他双手一带马，身子不退反进！

只见他猛然向前一贴，全身一起贴在了马颈之上。说也奇怪，这匹几乎疯狂了的马，居然很容易地就这么被他制服了！

马上的少女，险些由马上栽下来，惊吓之余，她打量一下，这位舍命救自己的少年，脸上又惊又怒，多少尚带有一些害羞的样子。

当时，很勉强地点了点头：“谢谢你……”

笠原一鹤很不好意思地道：“不要客气！”

少女并未因此而减少了对那个莽撞车夫的愤怒，她猛然偏过头，冷叱了声：“臭贼，我看你还往哪里跑？”说着双足一踹马蹬子，“嗖！”一声纵了出去。

那个赶车的，见自己差一点闯下了祸事，不由也有些惊怕！因为他身边的笠原一鹤，已经下了车，所以他不得不也把车子停了下来。

谁知道车子尚未停稳，对方少女已自纵身而来！那少女纵起的身子，看

起来就像是一片白云也似的，等到赶车的觉出不对的时候，少女已早上来了。

只听她一声清叱，寒光一闪，一口剑，已逼在了赶车的脸上，只要再向前推进半尺，这赶车的，也就别想再活命了。车把式不由吓得怪叫了一声道：“姑娘……饶命！……”少女恨得一咬牙，正要刺他一剑，以消心中之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身边的笠原一鹤，忽然大叫道：“大姑娘……且慢……不可以杀人！”

少女剑势本已刺出，听了这声音，临时定住了剑，她偏过头看了看。脸色微微现出些红色，愠道：“你是代他求情么？”

笠原一鹤窘笑着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是……”

少女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方才情形，莫非你没有看到，要不是你救我，只怕我已经要摔死了！”

说着回过头盯着车把式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我也要你尝尝厉害！”宝剑一闪，又要刺下。

笠原一鹤忙道：“姑娘……”

少女娥眉微耸，侧脸道：“你这人真怪，没有你的事你又何必多管？”

笠原一鹤这时近看，姑娘这种玉貌花姿，一颦一怒，无不是美若天人。

他素来绝非好色之人，可是竟会发觉出，对方的美，对于自己，几乎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。他几乎又要呆住了，只是怔怔地看着对方。少女斜着眼望着他，见他这副模样，不由有些气笑不得，当时扬了一下娥眉道：“喂！你这个人怎么啦？我跟你说话，你没听见是不是？”

笠原一鹤这才警觉，暗道了声惭愧！他不好意思地咳了一声，讷讷道：“我是说……他……一个粗鲁的人，大姑娘你就原谅他一次吧！”

少女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粗鲁的人？”说着收回了剑，一只玉手又在细细的小蛮腰上，有些怒地看着他，面上微微带出一丝冷笑。

笠原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，莫非她又要找我的麻烦不成么？”想着，那姑娘已冷冷道：“你说到倒轻松，我问你，要是刚才出了事，是谁负责任？”

笠原脸色很窘地道：“还好，没有出事？”说着他拍了一下手，面上带出庆幸的微笑。

少女似乎看他样子滑稽，也想笑，只是一个大姑娘家，怎能轻易地去对一个陌生的男人笑，再说现在也不是笑的时候呢！

她紧紧绷着小脸，一双澄波如海也似的眸子，上上下下又打量了他一会儿！

笠原一鹤不由更窘迫了。他抱了一下拳道：“姑娘你没有什么事了吧……我要走了！”

少女仍然站在车上，闻言后，她瞪着眼道：“事情有没有完呢！”说着用剑一指车把式，道：“喂！你叫什么名字！”

赶车的这时胆子才大了一点，他干笑道：“小子叫马大刚，姑娘你就原谅我这次了吧！”

少女鼻中哼了一声，偏脸向笠原一鹤，声音变得柔和多了，问：“你呢？”

笠原一鹤一笑道：“我是坐他车子的客人！”

少女一笑，露出了整齐如同编贝般的齿，遂点了点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是问你的姓！”

笠原一鹤随便编了一个姓，道：“姓段！”他是取父辈挚交，恩师“段

南洲”的姓，所以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。

少女闻言一笑道：“姓段！”说着一口耀眼的宝剑，收入鞘内，回头看了看那个赶车的一眼，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今天要不是看在这位段先生的面上，我非把你的眼睛扎瞎一只不可！”

车把式一只手摸着眼睛，赔笑着说道：“再也不敢了，小姐你真好！”

少女鼻中哼了一声，才由车座之上飘身而下。

她下了车，并不立刻上马就走，却直看着笠原一鹤，似也有些奇怪对方这种奇异的装束。

笠原一鹤心中一动道：“糟了，她若是看出了我是日本人，岂不又要多事？”当时忙抱了一下拳，弯腰道：“失礼，我要走了！”

少女往路旁退了一步，手指了一下车，也没说话，那样子像是说：“请便！”

笠原一鹤慌忙上了车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对方那一双翦水双瞳，仍然在怔看着自己。他只得装着笑脸，说道：“大姑娘再见吧！”

少女点了点头，也没有说话。

笠原一鹤用手肘碰了车把式一下，小声道：“还不快走？你这个人……”

赶车的真是“好了疮疤忘了疼”，方才向人家讨饶，这一会儿，却不禁又看傻了眼。

这时笠原一鹤一碰他，他才明白过来，当下拿起了鞭子抽了一下，马车才继续前行。

笠原一鹤脑子里，留着这姑娘可爱动人的影子，这时候，真想回过头来再看她一眼，可是他又怕，自己这一眼，又带来对方不必要的误解。只得忍心，不回过头来。

车把式这时胆子又大了，他回头看了一眼才小声道：“妈的，这小娘儿们可是真厉害！”说着把头向里凑了凑，小声道：“一个娘儿们拿刀动剑还能是什么好货？”又冷笑道：“要依着我看，说不定是这附近哪一个山大王的小老婆！”

笠原一鹤见他信口乱说，回想他方才那种求饶的样子，不由得顿时对他十分轻视。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不要乱说，要是她听见了，你可就完了！”

赶车的赶忙回头看了一眼，见对方并未赶上来，他胆子就大了，当时嘴一咧，头一甩，一副不在乎的样子，道：“听见又怎么样？”

笠原一鹤不由奇怪地看着他，心中却在想，这家伙怎么变得这么快？

赶车的越发神气了，他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老实给你大爷说，我是看她是一个女的，她要是个男的呀，我呀……”说着一哆嗦，把话又吞了回去！”

原来他耳中却听到了身后有串铃的声音，连笠原一鹤也忍不住回过头去看看。

果然，他们身后，那匹大白马，又飞驰着跑了过来！

赶车的吓得一咧嘴，低语道：“我怕你行不行？”

这一次他可是不能再硬跑了。把车向路边靠了一靠，回过头来直翻着那一双大牛眼。

一人一马，就像一阵风也似地跑了过来。

马上的少女娇艳得就像一朵花，像是一朵雪地里的水仙……那散在前额，微微随着风飘动的一绺青丝……笠原一鹤禁不住低低道了一声：“好美丽的姑娘！”

他低低地笑着，那姑娘似乎向着他还招了一下手，唇角荡漾着一个会心的微笑。

蹄声、铃声，很快的也就消失了。

车把式又把车子赶到路中央，他冷笑道：“大爷，你是看着她美吧，哼！那叫一朵带刺的玫瑰，美是美，他奶奶的，就是有刺！”

说着向一边擦了一下鼻涕，一面用手在鞋上抹着，又道：“……谁看着她可爱，一摸可就弄一手血，还是真疼！”

说着他却忍不住，又哈哈笑了，一面笑，一面自己摇着头，道：“要是眼瞎了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我连我家里的老婆子都看不清了，还能再去看人家大闺女？”

他一个人自说自唱，笠原一鹤一句也没听清楚！

车子这时已走到了城下了，赶车的就把车子放得慢了一点，偏过头道：“大爷，你那两手可真不赖，要不是你，那个小婊子可就八成没命了！”

他越说越不像话，只这个一会儿工夫，对方就成了“小婊子”了，好在是人家也没有听见，笠原一鹤也不懂什么是“小婊子”，就由他一个人穷嘟囔去！

这时候，笠原一鹤正想着方才那个姑娘。

他奇怪的是，为什么一个女孩子，竟能有这么高的功夫？由这个姑娘，他不禁连想到了抢夺自己财物的那个徐姓的姑娘，脑子里乱成了一片。

所以这时候，那赶车的跟他说话，他是一句也没有听清楚，车把式见他没有回话，就哧哧一笑道：“大爷，我看你是迷上她啦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俊脸一红，道：“不要乱说！”

车把式龇着牙笑道：“不过你也有一身本事，我看也许你真能降得住她，走，我们追上她去，这种女人，你用金子一晃，她眼都花了！”

说着怪笑了一声，还用肩膀碰了笠原一鹤一下，道“……那时候她还不跟着你走？”

笠原一鹤见他一路像发了疯似的，一直胡言乱语，不由也有些动怒了。一瞪眼道：“你乱说些什么？”

赶车的才不敢再多说了。可是当他目光在笠原一鹤脸上望过去的时候，竟忽然呆住了，口中讷讷道：“咦！大爷你帽子上是什么呀？”

笠原一鹤不由吃了一惊，当时举手一摸，果然帽顶尖上，似插着一样东西。

当时就摘下了帽子，却见帽尖上插着一支金色的奇形小箭，日光之下，闪闪冒着金光。

笠原一鹤不由剑眉微皱，拔下来直发着怔！

这是什么时候，被谁射上去的，他还不知道呢！

心中想道好险，如果对方要是想取自己性命，这时只怕早已死在人家手里了。想到此，仍然不禁心里直发寒。

他低下头细细地看着手里这一支箭，见它全体是赤金的颜色，在箭尾最后的地方，有两小簇分出来的白色的羽毛，形式制作得很是灵巧。

赶车的这时干笑了一声道：“我看，准是刚才那个姑娘射的！”一言提醒了笠原一鹤，他不由顿时大悟。

他想到，方才那个姑娘，在驰过车旁时，不是曾经对自己招了招手吗？不用说这支小箭，必定是在她招手的时候发出来的！

只是，她此着又是何意呢？

笠原一鹤实在有些想不透，就把这支金色小箭收到了囊中，暂且不去想这件事情。

马车这时已驰进城门，有四个兵正在挥着手，意思是叫他们快！

城门上写着“江宁府”三个大字，城池也高，看起来较那些小乡小镇，毕竟是不同，而别具有一种古城的风仪，城墙上的砖石，看起来大得吓人，也许都已经有了相当的年份了。

进城之后，看起来，这地方就更美。

赶车的大声道：“大爷你看看，这就是‘江宁府’，好地方，可到了地头。”

笠原一鹤心中却思忖道：“不知哪里有现成的衣服店铺，自己好买几套中式袍子换上！”就问赶车的道：“你可知道哪里有卖衣服的？”

赶车的点了点头道：“知道，南大街多的是，要买什么都有！”

笠原又道：“南大街在哪里？”

车把式一笑道：“我送你上孔雀阁，就在南大街，到那地方一看就会知道。”

说着“叭”的甩了一鞭子，马车拐了一个弯，遂走入一条热闹的大街。

就见道路两旁全是饭馆，窗门上全飘着杏黄色的酒旗子，有的写：“天下第一家”，有的写：“此处温柔乡”，各式各样的字都有。

笠原一鹤正自看得出神，就觉得马车忽然停住了，只听车把式笑道：“大爷下车吧！到了！”

笠原一鹤忙向前看，果然丈许前，竖着一个牌坊，上面写着“孔雀阁”三个大字。

门前还站着一对石狮子，气势大是不凡，他倒没有想到，一个供江湖人驻足的客栈，竟会有如此讲究的门面。

当下点了点头，拿起了简单的行囊，一跳下车。

赶车的笑着大声道：“大爷你可要仔细，这店里的人都不大好惹，好啦，我走啦！”

说着就赶着他的车走了。

笠原一鹤提着东西，不便久立街头，就大步向“孔雀阁”店前走来，只见店门敞着，门侧内廊两边，有两排红漆的板凳，擦得甚是光亮。

这时候，想是生意不佳，两三个伙计，都把手插在棉袄筒子里，正在打着盹。

笠原一鹤进来说道：“住店！”

这几个家伙才忽然醒了过来，纷纷站起来，立刻跑过来一个，弯腰笑道：“相公住店么？来，我提着东西。”

笠原一鹤摇了摇头道：“我自己会提，你在前面带路好了！”

那个伙计弯着腰，样子就像是一个大虾米一样的，连连道：“好！好！”转身就走。

笠原一鹤在后面跟着，穿过了二门，来至一所相当大的花园，客房却是零星地散在园子四周，各舍之前，都植松柏，气氛至为幽雅。

这倒是出乎笠原一鹤的意料之外，他真没有想到，这所供江湖上人来往歇脚的地方，竟是这么考究。

他来此的目的，是为了追访早上那一男一女，查明他们的行为和此行的

目的，别的事，他什么也不想管。

当时找了一间西边厢房住了下来，那伙计笑道：“相公可带有随身的兵刃？”

笠原一惊道：“你问这个做什么？”

店伙一笑道：“对不起，这是小店的一点规矩！”

笠原一鹤皱眉道：“你们这里有什么规矩？”

伙计搓了一下手道：“客人你是不知道，因为敝店所寄居的客人，都是江湖上行走的武师镖客，所以有时候不免爱打个架……”

说着不自然地笑了笑：“……所以，小店的店东想出了一个主意！”

这个伙计张着黄牙笑了笑，接下去道：“……凡是带有兵刃的客人，都请把兵刃暂时交给我们保管，等客人走的时候，我们再还……”说着点了一下头，嘻嘻笑道：“请多原谅！”

笠原一鹤想了想，摇头道：“我没有带什么兵刃，我也不会跟人家打架，你们不必如此！”

伙计怔了一下，又退后一步，笑着道：“是！是！”一双眼珠子，却不停地在笠原一鹤身上转着，讷讷地道：“那么客人，你背后的是……”

笠原一鹤脸上一红道：“这是我的……刀！”

伙计一怔，笑道：“客人你真会开玩笑，刀不就是兵刃吗？得……请交给小的暂时保管一下可好？”

说着伸出两只手，像是要接的样子！

笠原一鹤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的刀不交给别人，你们放心，我不会惹事的！”

伙计皱眉道：“不过这是我们老板的交待……小的不敢不从！”

笠原一鹤很想发作，可是一想自己此来行踪，还是少惹事的好，就忍着气，把背上的刀解了下来，愤愤地递与那店伙！这伙计接在手上掂了掂一笑道：“唷！还真沉。”

笠原一鹤冷笑道：“你要好好为我保管，这是三口刀！”店伙怔了一下，连连点着头，一面笑道：“行，少不了，我们马上开证明！”

说着就转过身去了！

带上房门后，已是华灯初上时分。

这位来自异国的年轻武士，慢慢步出了“孔雀阁”，只见街上行人寥落，无不是袖手缩颈，一副怕冷的样子。

顺着这条街向前不远，就有几家卖成衣的铺子，挂着时下一般的各式衣裤。

笠原一鹤比着自己身材买了几件，他干脆就在店内换好了，然后再戴上一顶八瓣小帽，对着镜子一照，连自己也不认识了。

当时内心甚为高兴，以为这么一来，今后是再也不会会有什么麻烦了。

他把脱下的日本唐装，包成一个包裹，提在手里，步出了成衣铺，迎面吹来一阵寒风，冷得他打了一个哆嗦！就在这时，他眼前看见了两个人，正由铺子前匆匆走过去，他敢断定，这两个人，正是自己早上在烧饼铺子里所遇见的那两个人。

当下哪里再肯放过机会，连忙跟了出去。

在昏暗的街道上，看见那一男一女两个人，正往前面走着。

笠原一鹤学着中国人的模样，两只手往袖筒里一塞，快步跟了上去，紧

紧逼在两人身后！

他头上那一顶小风帽，拉得很下，天又很黑，就算是他们回头，他想也不会看出自己是谁的！

就听见那个女人尖声的道：“这都是你的臭主意，你以为徐老头子是这么容易对付的人？哼！”

笠原一鹤只听了这一句，已由不住的身上一热！

他紧咬了一下牙，心说：“皇天在上，这一次我可是找对了人了！”

他就更把身子向前凑过了一些，那个男的突然回过头来，站住脚，用眼睛看着他。

笠原一鹤赶紧低下了头，那人看了他几眼，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你这是怎么走路的？没有眼睛是不是？”

笠原一鹤赶忙道：“对不起……对不起！”说着就转向一边走了下去，就听那个男的口中骂道：“妈的，不看你是老土，今天非捧你一顿不可！”

笠原一鹤心中不由老大的不得劲，经此一来，他却是不敢再跟下去了。只远远地看着二人，要看一看他们往哪里走。

他看见这一男一女，果然走进了孔雀阁，心中不由大喜，就随便在外吃了一些东西，匆匆回到了客栈。

是夜，他把自己装束得整齐利落。一个人推门而出，只觉得整个院子里黑忽忽的，一片安静。

他注意了一下，只有靠北面几个房间，亮着灯光，当时左右看了几眼，觉得没有什么人影，就把身子向房上腾起来。

他身子向瓦脊一落，正预备来二次用“狸猫三扑鼠”的身法，把身子凑过去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忽听两边的一扇窗子“吱”一声地推了开来。

笠原一鹤赶忙把身子向下一伏，耳中却听见“飐飐”两声，同时眼前的瓦面上微微响了一声。

两条黑影，几乎就在他眼前停住了。

这一来，笠原一鹤吓得就更不敢乱动了，可是他很清楚的，把两个人的面貌看清楚了，心中更有了几分把握。

这两个人，一点都不错，正是那男女两个，只是这时候，他两人全身都装置得很利落，除了有兵刃以外，每人腰上都还配有镖囊。

看到此，笠原一鹤不禁暗恨自己真是太老实了，应该把兵刃留下来，不交给那店伙，现在眼看着对方带有兵刃，必要时真要交起手来，自己可就难免要吃亏了。

可是既来之，则安之，他当然不会因此而放弃跟踪。

这男女二人在房上，向远眺望着！那个女的嗲声嗲气道：“这件事，我们可不能过急，你要知道，凭我们两个人，决不是徐老头的对手！我们目的是察看他的下落！”

男的有些不耐烦道：“知道，知道，到时候我一句话不说总行了吧，一切都听你的！”

女的冷笑道：“你爱说就说，不过我可警告你，‘短命无常’徐雷下手可是狠辣得很，不想活命你就嚷嚷吧！”

男的叹道：“我一切听你的，不就行了吗？”

女的向前望了望道：“我们先把话说清楚，免得到时候坏了事！”又接

下去道：“到了地方以后，你下去，我把风，你只要看他是不是在的，如果他在，马上就上来，我们快些回去。”

男的怔了一下道：“瓢把子可不是这么交待的，他不是要我们就便下手……”才说到此，哪知那个女的往他脸上啐了一口，男的退后一步，说道：“咦，你这是……”

女的冷笑了一声，骂道：“瓢把子，瓢把子没出息的料，你就没有一点自己的主意啦？”

那个男的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不能这么说呀，瓢把子的手段你也不是不知道。”

妇人又是一声冷笑道：“瓢把子的手段厉害，这徐老头的手段就不厉害了？”

这男人大概是有点怯内，当时听妇人这么说，一时倒不敢哼声了。过了一会，他叹道：“那我们怎么办呢？”

妇人冷笑道：“我不是说了吗？只要他在，我们连大气也不喘，赶紧回来！”

男的傻瓜似地道：“回来干嘛！”

妇人气得瞪着他，半天才道：“没见过你这种笨蛋，就凭你那点本事，你还去对付徐雷？你别做梦了！”

那汉子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别看不起我，有道是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我们给他来一个措手不及……”

妇人哼了一声道：“算了吧，你少作怪，要想活命你就听我的，要不然，你就送命吧！”说到此，她柳腰一拧，已纵上了对面的瓦脊之上，那个男的也随后扑过去。

笠原一鹤虽不懂他们此行目的地，可是由他二人谈话中却也听出了一个大概。他猜知，这夫妇二人必定是受命暗害徐氏父女，而图抢走那批珠宝……

现在二人所要去的地方，必定是那‘短命无常’徐雷所藏身的地方。事到如今，自己还有什么犹疑。还不去追回失物，又待何时？

想到此，一时热血上冲，当时足踝用劲，紧紧蹑着这一男一女身后，一路尾随了下去！

前行二人，却是万万也没有想到，身后尚还随着这么一个要命的冤家，仍然向前行着。

笠原一鹤紧跟着二人，只觉得最少行了也有半个时辰了，计算着最少也走了十数里之遥。

他不由心中十分纳闷，暗忖道：“怎么还不到呢？”只觉眼前，房舍已渐渐稀少，周围全是荒凉的野地，生长着一些野竹，风吹过来刷刷拉拉直响。

笠原一鹤心中正自奇怪，却见前行二人站住了脚。那个女的弯下腰，道：“哎哟！我的脚可是要断了，这老王八蛋，他真会找地方！”

男的跺着脚道：“已经到了，你再忍一会吧！”妇人冷笑道：“要不是为了那一箱宝物，我才没这个闲心呢！”

男的笑道：“这就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了！”那个妇人坐在一块石头上，一面揉着腿道：“东西要是到了手，我们就远走高飞，那时候太太我也该抖一抖了。”说到了“钱”，男女二人的精神，都为之一振。女的站起来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说着率先前行，那个男的却轻声道：“小心呀！”

二人的脚步立刻放得很轻，绕过了一片竹林，眼前不远处，有三四间房

子，隐约在竹林丛中。

笠原一鹤这时紧随着二人，心中却很是狐疑。

这时二人就又停了下来，女的问：“是这里么？”

男的张望了一下道：“没错，灯还没熄呢！”

那妇人却往男的身上一依道：“我不知道怎么有一点怕！”

男的却自身后抽出了一口剑，轻轻地道：“来都来了，还怕什么？反正我们也不给他们动手，快来吧！”

妇人嚟嚟地道：“我把风，你可要小心！”

男的点了点头道：“有什么不对，你就学夜猫子叫唤，我就知道了！”

妇人却道：“我哪会学夜猫子叫，我只会学斑鸠叫！”说着就咕咕地叫了两声，男的就点头道：“斑鸠就斑鸠吧，反正，我能听见就行！”

笠原一鹤倒不由呆了一呆，因为如此一来，他反倒是进不去了。

就见那个女的退到路边竹子下面，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，要不是笠原一鹤一直跟着她，还真看不见她。

他想了一会儿，没有什么办法，只好用计策把这个女的引开，自己才好抽个冷子进去！想着，就由地上拾起了一块石头，当时一振腕子，抖手把它打了出去。石块远远地落在地上，而地上全是干枯的叶子，发出了“喳”一声。

那个女的果然惊动得站了起来，直着脖子向那边直看，却是没有走过去！

笠原一鹤于是又振腕打出了一块石头，落处较先前略远发出了“叭”一声。这一次倒是把那个女的给吓住了，就见她弯下腰，轻轻地往那边走过去！

笠原一鹤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他手足齐施，用力一弹，只听得“嗖”的一声，已拔起了四五丈高下。

夜色中，他真像是一只兀鹰一般，轻轻向下一落，已飘出数丈以外。

落地之后，身子跟着一滚，已掩在一旁。

这时那个妇人，找了半天，什么也没有发现，吓得哆哆嗦嗦又回到了原处！

笠原一鹤哪里有工夫去跟她打交道，直向着那一排掩藏在竹林内的房子行去，他现在看清楚了，眼前一共是三幢房子，格式几乎完全是一样，看起来很是幽雅美观。

三幢房子，远看是一排，其实是作品字形的，两幢在前，一幢在后。那前两幢一片漆黑，唯独后面那一间房内，亮着明亮的灯光。

笠原一鹤一路行去，很是小心，因为他怕被那个男的看见了，当时掩到近前，正要设法上房查看一下房内的情形，谁知抬头一看，却见屋角上，已先他有一人蹲在那里。

月亮之下，这人矮小的个子，一身紧身衣服，手里拿着剑，正是那个家伙！

就见他不时地搔头抓腮，好似不知如何是好！

过了一会儿，他才一只脚勾着房檐，用“珍珠倒卷帘”的身法，把身子垂了下去。

他手上的剑伸出去，在窗户纸上轻轻一送，刺一个小洞，遂把眸子凑了上去。

笠原比他更急于想知道室内的一切，他就轻轻地把身子绕到了另一边，当时轻轻向上一拨，也上了房檐。

他的功夫，可又比这个矮子强得多了。

只见他双手向墙上一贴，只用一双足尖，顶在墙壁上，身子蜿蜒而下，已贴在了另一扇窗前。

根本无需要他再费事，只因这窗子根本就是开着，只不过里面拉着窗帘而已。

笠原一鹤轻轻用手指，把窗帘一角拨开，室内一切了若指掌，只见这是一间布置朴实的客厅，厅内有一套简单的座椅和一张八仙桌子。

椅子上坐着二老一少，共是三个人。

其实并不能称为“一少”，因为由年岁上看起来，那个人也并不小，只是和另两个比较起来，他显得是年纪比较轻而已。这三个人，笠原一鹤全很陌生，都是第一次见。

二老者，从外表上很难判断，反正最小也应该在七旬以上，各人都留着胡子。

笠原一鹤只知道短命无常徐雷这个人，却是始终没有见过，所以他必须要听他们说些什么，从而来断定其人。他细细地去观察这三个人。

二老者各自坐在一铺有椅垫的红木椅上，靠自己这一边是一个秃顶黄眉，留有黑胡，身穿着深褐色长袍的老人。这老人，面相看起来十分狰狞，鹰鼻子鹞眼，两腮微微突出，只是双目之间，精光十足。

笠原一鹤虽非习艺中原，可是武学道，万流归宗，其终点都是一样的。

他内心不由暗暗吃惊，因猜知这黑须者，必定有一身很高的武功。

再看对面另一个老人，笠原一鹤就不禁更是吃惊不已。只见这老者，看来岁数似乎比那黑须老人更大，因为满头发鬓，都是一色的银，一张脸膛却显得微微紫色，十分清瘦。这银发老人，身上穿着随便的衣裤，腰上扎着一条白绸子汗巾，足下是一双双脸的布鞋。

他手上拿着一支烟袋杆儿，不时地就近嘴里，咕咕噜噜地吸着，喷出不少的烟。

他那双看来细长如线的双目，更是随着吸吮喷吐，不时地睁开又闭上，显得整个的灵魂，都全寄托在这支烟袋杆子上一样。

他吸了几口，喷出大片的白烟，然后用鞋底磕了磕烟袋锅儿，身上的黄铜大钮扣，在灯下闪闪发着金光。

在他身边一张矮椅之上，坐着一个看来年纪较轻的文士，这人看来面皮白净彩衣星冠，约在四十岁左右，一双白手，看来宛若女子一般，十指之上，留着晶莹透亮的十只长甲。

他面前烧有一盆炭火，火上烧着一个瓦罐，像是煮着什么，室内传来阵阵的清香。

那文士手上拿着一支长签子，不时地在瓦罐中挑弄着，一副悠闲的样子。他一边拨弄着瓦罐，一面抬头含笑道：“黑胡子，你现在是大红人了，谁不知道你呀！”

黑胡老人也呵呵笑道：“人人都想发财，真正发了财，滋味也是不好受，徐胡子，怎么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这时银发银须的老人，含笑点了点头道：“你说得一点都不错！”

说着用旱烟杆子在火盆上敲得当当直响，一面冷冷地笑道：“……可是不信，谁能把我怎么样？”

黑胡老人笑道：“老徐，咱们是自己人，我可不是故意煞你的威风，你真要特别小心一点，尤其是这一两个月，外面风声可是紧得很。”

银鬃老人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谁想要东西，先要问问我手里这个家伙答不答应才行。”

这时，那一边文士模样的人，嘻嘻笑道：“徐胡子，我说个人，你看看他怎么样？”

徐胡子抬了一下眼皮道：“谁？”

那文士点了点头，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个我只听传说，可是没有真凭实据！”说着一只玉手轻轻地在椅子把上敲着，冷冷地道：“此人姓段，名南洲，也就是今天的涵一和尚，不知你二人可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么？”

徐胡子一言不发，只是狂喷着烟，那一旁的黑胡子老人，却直着眼，放下了手上的茶杯，讷讷道：“兄弟……你说怎么了？”

文士冷笑道：“听说此人，对于这些东西，也有心意图染指，这只是风闻，可是没有一定。”

徐胡子笑了笑道：“这风声我也听到了，不可靠，我不相信，凭他涵一和尚今天的身分，这件事他绝不会……”

文士皱眉道：“可是人家说得却是头头是道。”

银须老人喷了一口烟，嘿嘿笑道：“江湖上的人，还不是惟恐天下不乱，死的也能说成活的，我就不信段南洲会动这个凡心！”说着眸子顿时一睁，冷笑道：“就算他是真的，有两位贤弟相助，今天我们也不含糊他！”

那个黑须老人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可是这个人，我们还是少惹他为妙！”又加上一句道：“并不是怕他！”

他说了这句话后，室内空气顿时安静下来，三个人都似乎在运用着思考之力。

窗外的笠原一鹤，听到此，一切也都明白了，从各人的称呼里，他大概可以猜出来，那个银发抽烟的老人，正是自己的大敌人——“短命无常”徐雷。

至于另外两个人，看来却是徐雷卖命的朋友。

徐雷事成之后，居然潜居于此，把安危系身在这两个朋友之上，可以想象出来，这两个人，也绝非泛泛之辈了。

听到此，笠原一鹤已禁不住热血沸腾，有好几次都几乎破窗而入。可是一想到，自己此行的任务，确实鲁莽不得。

他偷偷上房看了看，那个矮汉子，仍然还在偷看，居然还没有走。

笠原一鹤为了想更明了多一点，于是又潜回原处，继续偷看偷听。

三人在房中说话声音很大，当然他们是绝不会想到，此时此地，居然会有两个人在窗外偷听。

这时就听得徐雷对那个文士模样的人道：“除了这个以外，你还听到些什么风声。”

那文士微微笑道：“多了，不过都不足挂齿，阴风叟岳桐也下来了，此人倒是一个扎手的人物，倒要防他一下！”

“短命无常”徐雷哼了一声道：“我等他够久的了，他要再不来，我倒要找上他去了！”说到此，忽然微微笑了笑，站了起来，对着文士点了点头道：“你的东西煮好没有，我想先尝两个！”手中竹签，在瓦罐内一挑，拿出来其上已穿着一枚状似山枣一样的东西，却听得那文士哈哈一笑道：“朋友，你也尝尝味儿吧！”

忽见他竹签一扬，笠原一鹤听得“嗖”一声，那枚山枣已破窗而出。却

听得窗外一人口中“唷”了一声，紧接着“噗通”一声摔了下来。

笠原一鹤不由大吃一惊，慌不迭双足一踹，一个“神鹰滚翻”之式，把身子窜出了四五丈以外，身方落地，却见门内人影一闪，那玉面文士自内纵了出来！

笠原一鹤眼见已暴露，不由大吃了一惊。他突地把身子向下一伏，眼前有几棵稀稀落落的小树，正好用以遮身。

眼见得，窗前人影连闪，黑白两须的两个老人，先后自内纵了出来。

中年文士哈哈一笑道：“我当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却是这么一个臭贼！”说着，用手在一边地上指了一下。

笠原一鹤顺其手指处看了一下，果见那个矮汉正自面朝下，拱身卧着，他虽是受了伤，可是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

这时已为对方发现叫了出来，那矮子知道自己是再也藏不住了，他忽然翻了一个身子，口中说道：“朋友，你好厉害的暗器！”

口中说着，忽见他双手向外一翻，却自他手上，嗖嗖有声的，一连飞出了四五口飞刀，目标直向着三人身上，分别掷了过去。

一边的笠原一鹤看到此，也不禁惊呆住了，因为眼前的局势，很显然，对方三人之中，可以说是没有一个弱者，只出其一那矮汉已绝非对手，何况三人联手？

如此看来，那矮子简直太不自量了。

果然——

他的飞刀方自出手，对方三人同时发了一声怪笑，笑里充满了轻视、讥嘲！

三人同时出手，俱都是那么轻描淡写的一伸，五口飞刀，已被打落在地。

笠原一鹤在暗中看得不禁打了一个冷战！

因为他们的手法是那么高超，矮子的飞刀，虽说是小巧的暗器，可是却是锋利的刀刃，而他们竟敢以空手去击它，如果没有高玄的内力岂能为之？

矮子一掷不中，两手在地上一按，猛地蹿了起来。

他竟然还想要逃？可是在这三个绿林怪杰眼前，他的行动显然是太慢了。

那文士嘻嘻一笑道：“朋友，先留下一下好不好？”指尖向外一点，一线风声。

那矮子已跑出了三四十步，竟“啊唷”一声，翻身倒在了地上。

当他再次翻身欲起之时，一只穿着缎面云履的脚已踏在了他的肩窝之上。

矮子仰面一看，文士正自笑嘻嘻地望着他。

这时“短命无常”徐雷，同着那个鹰鼻鹞眼的黑须老人，也都笑着走了过来！

徐雷冷冷地笑道：“不要难为他，叫他进来说话！”文士嘻嘻一笑道：“这家伙好灵的鼻子，徐老大才来了两天，就叫他给闻了出来！”说着一只手向下一探，已把矮汉给抡了起来。

矮子口中啊唷道：“朋友，你叫我自己走行不行？”文士一笑道：“哦！你还能走吗？”说着把他往地上一放，哈哈笑了一声揶揄道：“行，真有自己的！小子，走吧！”一行人，遂向房内行去。

一旁的笠原一鹤，本来极厌恶那矮子与同来的女贼，可是他更恨“短命无常”徐雷。

这时见状，却本能的有些同情起那矮子来了。

他紧紧地握着双拳，眸子里烧着怒炙的火焰。

这时候，他真恨不能扑过去，把那个徐老头狠狠地打一顿，然后再追回失物。

可是——他只能在一旁发怒！

他不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人。他知道得很清楚，眼前这三人，可能自己一个也敌不住，更遑论三人一体了。

## 第六章 娇娃迭援化凶劫

因此，笠原一鹤只有强自压制着，让愤怒的火，把整个的心肺都燃烧了。

三人入房之后，窗子又关上了。

有了上一次教训之后，笠原一鹤更是不敢大意。

他极其小心，登上了屋瓦，然后小心翼翼的，把目光凑在了窗角之上。

他知道，方才那矮子所以被发现的原因，主要是他的呼息之声，暴露了他的身形，所以，他这一次的凝神屏息不让自己发出一点点声音。

矮子被安置在一张靠椅上坐了下来。

短命无常徐雷坐在他的对面，黑须老人用火钳挑弄着火盆里的炭火。

那个年岁不大的文士，却笑嘻嘻的在一边开口说道：“小子，你的胆子可不小呀！”

矮子的气焰，这时看起来小得多了，也许他已想到了，自己此刻落在这几人手中的后果，他不再那么蛮横了。

只听他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我现在落在了你们的手中，无话可说，只希望几位爷手下留情！”

文士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当然，当然，我们一定会手下特别留情的，只要你肯合作。”

矮子抬起头来，用眼睛瞟了他一下，道：“我什么也不清楚！”文士冷笑道：“这个地方你怎么知道？是谁叫你来的？你来做什么？”

矮子呆了一会，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什么也不知道！”这时在一边弄火的那个黑胡子老人，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好小子，你这不是找别扭么？”

说着就走了过来。

那矮子见状，不由向后缩了一下，道：“你……”

话尚未说完，就见这黑须老人，右手食指倏地向前一指，矮子竟疼得叫起来。

黑须老人嘿嘿一笑，凌空比着手指数，说道：“你还是实话实说吧，要不然，我只要一动手指，你这一身功夫，就要全废了。”他目光炯炯，无形中，加重了他这句话的语气。

矮子张大了眸子，喘着气道：“你不能这样，咱们可没有这么大的仇！”

黑须老人冷然道：“快说，是谁叫你来的？”

矮子用手在脸上抹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好吧！我说，我说，反正我也不想回去了！”

短命无常徐雷在一旁哼道：“是谁叫你来的？一共几个人？”矮子看了一下周围道：“是瓢把子‘阴风叟’岳桐叫我跟下徐老爷的，我也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！”

黑须老人立刻偏头看了徐雷一眼，冷笑道：“我一猜就是他！”

徐雷这时面色极为狰狞，他冷冷地道：“岳桐的胆子可不小！”

一旁的那位文士嘻嘻笑道：“这个老鬼，居然算盘打在自己人头上，很好！”他翻了一下眼，接道：“就你一个人么？”矮子忙道：“是，是，就我一个人！”

黑须老人皱眉道：“岳桐会派你这么一个小窝囊废？”矮子脸一红，苦笑道：“老爷子不要取笑，这件事瓢把子怎会要许多人知道？我是他的亲信，自然是派我一个人了！”徐雷哼一声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矮子弯了一下身道：“在下名柴进，外号‘矮神’，徐老爷，手下留情！”

徐雷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岳桐现在何处？”

矮神柴进一双眸子转了转，道：“我实在不太清楚，我出来的时候，好像他们已动身了。”

“短命无常”徐雷望着他，阴沉沉的一笑。

矮神柴进，不由吓得脸色骤变，因为他知道，眼前这个徐老头儿，可是黑道上一个最厉害的杀人魔王，真有“瞪眼杀人”之威。

这时候由脸色上看起来，自己这条命似乎是危险了。当时他颤抖了一下，道：“小人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骗你老人家……”

话还没有说完，只见徐雷右手霍地一抬。那矮神柴迸发出了一声怪叫，五官之内血光一现，顿时噗通的一下栽倒在地。窗外窥看的笠原一鹤，不由打了一个冷战，差一点由窗子上栽了下来。

他真没有想到，这徐雷竟会对矮子下了毒手。

矮神柴进，连一声都没有叫出来，顿时就倒地而亡，这种情形显然也出乎了其他二人意料之外。

那文士模样的人，口中叫了声：“慢着！”身形一点，已纵到了柴进身边，同时右手一扬，发了一片真力。

可是已经太晚了，他低下头看了柴进一眼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他死了！”

那黑须的老人怔了一下道：“徐胡子性太急了，何必就弄死他，他什么还没说呢！”

徐雷冷冷一笑道：“此人言语闪烁，怎会有实话出口，杀了他倒是干净些！”

中年文士站起来，理了一下袖子道：“你性子太急了，我尚有重要的话还没有问呢。”

徐雷冷冷一笑道：“什么重要事？”

文士苦笑笑道：“你哪里知道，这事其中还有牵连，唉，唉！老哥哥，你又急着杀他做什么？他在我们掌心，你还以为他能跑得了吗？”

徐雷不由眨了一下眸子道：“你怎么不早说一声？”文士苦笑了一声，连连摇头。

这时那黑须老人，道：“银川，你说的牵连，是指的什么？”文士站起来走了几步，道：“这事情还不一定，只是我听人这么说过！”

说着声音变小，道：“你们可听说过，黑羽匡长青这么一个人！”

短命无常徐雷冷冷一笑，摇了摇头。

可是黑须老人，却点着头道：“不错，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，年纪轻，武功不弱！”

这时窗外的笠原一鹤不由也暗吃了一惊，他听到了匡长青——这个人是他所认识的，当时更仔细地往下听。那中年文士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只是知道此人武功不错，却不知道，他母亲的来历……”说着声音低下来，小声说了几句。笠原一鹤在窗外却是一句也听不清楚，只见那文士说了几句之后，徐雷和那黑须老人，却不由神色大变。

黑须老人冷冷一笑道：“这女人，我只当她出家封了剑不问外事，还是抛不开红尘！”

徐雷却是沉着脸，一语不发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忽地冷冷一笑，对那黑须老人道：“你们的心可说是白用了，依我看来，与其等他们来此，不如我们

迎上他们！”

黑须老人摆手一笑道：“大哥，这事行不得！”

他顿了一下道：“……现在，你藏还来不及，哪能再露面？这事使不得！”

中年文士也点了一下头，道：“秦胡子说得不错，这个时候你是不能露面！”

黑须老人和那中年文士，乃是短命无常的至交，这两个人，在绿林中，提起来简直是无人不知的人物，是极为厉害的怪杰。

那中年文士，乃是关中一名巨盗，因其外貌斯文，所以号称“纨扇”，此人姓穆名银川。

纨扇穆银川，他最厉害的，乃是手中那把扇子，十三根扇骨，可以在百步之内追风认穴，百发百中，一身轻功，也是顶尖儿的！

这些都不说，纨扇穆银川足智多谋，黑白两道，死在他暗算之中的，真不计其数。

他本来年岁足足有五十开外了，只是此人擅驻颜之术，所以外相看起来，犹如三四十许人。

至于那个黑须老人，更是一个厉害的角色。

这老儿和短命无常徐雷，有四十年的深交，此老姓秦，名二棠，一向在两河二淮地方出没，是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飘忽人物，号称“苍须老人”。

这位苍须老人和纨扇穆银川，都是闻得徐雷得宝之后，不约而同找上门来的。

徐雷本来打算不惊动任何道上的朋友的，可是这件事，竟是不径而走，弄得满天风雨。

徐雷虽说是武功精湛，可是要让他去与天下绿林人物对敌，究竟还是差得远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两位朋友投向了徐雷。

徐雷为了得到二人的帮忙，只有留下了二人。

穆银川在江宁城外，有一处秘密的居处，他们商量的结果，就暂投奔到这个地方。

这时候，徐雷已和徐小昭暂时分了手，却想不到，阴风叟岳桐耳目众多，徐雷一入苏省地面，已为岳桐手下人所知，是以这矮神柴进夫妇，才受命而往。

岳桐并非不知这矮神柴进是一个无用之人，可是他媳妇一朵花许元秀，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。

岳桐因此以为，这一朵花许元秀，必定能够探出一个眉目来，因此才差了他二人前来。

却没有想到，这矮神柴进，一上来，竟然把命给丧了。这可真是当初岳桐所没有料到的。

三人室内的对白，窗外的笠原一鹤，听得了一清二楚。正当他还要继续听下去的时候。

忽然——他觉得头上似有一物飞来。

笠原一鹤自从连番失利之后，已对自己提高了警觉，他猛然向上一翻，轻飘飘地已落在了屋脊之上。

这时候，他才看清了，飞临面前的竟是一片枯黄的叶子。笠原一鹤不由才松了一口气！禁不住暗暗地叹息了一声，他抬头看了看，就在当头顶上，

有一棵老树，那片树叶，正是由树上飘落而下。

这实在是一件不足为奇的事，笠原一鹤暗笑了一声，心道：“我也真是胆子太小了！”说着把心一横，再次又以手足贴壁，把身子慢慢潜移了下去，他再次把目光凑在窗口之上。

室内的情形，仍然是原样。

短命无常正在狂喷着烟，一团团的白烟，由他的嘴里喷出来。

笠原一鹤不由心中一动，一个念头，如同闪电一般在他脑中闪过，想道：“我何不趁此时暗下毒手，把这个老贼给结束了，岂不是好？”

急念之中，哪里还去分析这事情对与不对？

当时探手入囊，摸出了他在日本的一种独家暗器，这件暗器，名叫“针管”。

这是一种藏在竹管内钢针，施用时间，只需用本身内力，向外一吹，针就发出。

厉害的是，这种暗器，发出去时不带一点声音，等到被害人发觉，多半是伤中要害，已没有救了。

笠原一鹤因心中恨透了徐雷，这才想到了施用如此阴毒的暗器！抽出了这暗器之后，他就近唇边，正待运气吹去，就在这时，足背上被人鞋尖点了一下，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嘴里也不由发出了“啊”的一声。

惊魂之下，他看见面前站立着一个面覆黑纱的姑娘。

那姑娘本是意在示警。

可是她却没有想到，笠原一鹤竟会发出了声音，当时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她口中轻轻道了声：“傻子，想死不成？”口中说着，再也没有时间，让她多犹豫了，只见她一只手一拉笠原的袖子，低声急促道：“快跟我来！”

言罢，足尖一点，已如同一支箭也似地射了出去。

笠原一鹤这时虽是惊异万分，可是他却也看出了，对方这个姑娘没有恶意。

他想到了眼前所面临的险境，哪里还敢在房上多留。急切之间，足尖一点，施出了全力，把身子跟着这姑娘纵了出去。

前行的少女，身子向前一扑，正是一丛竹林，她立刻扑倒在地。

笠原一鹤急切间，也跟着扑身就倒。

他身子方自倒下，却见先前立足的房上，已多了三条人影，身法之快，不由笠原一鹤暗暗心惊。

月光之下，他看得很清楚，就是那短命无常徐雷鼻中哼一声道：“我们搜！”

三人腾身而起，落在了三个不同的方向。

笠原一鹤见奔向自己这边而来的，是那个黑胡子的老人，心中正自着急。

这时候，他身边的那个姑娘，忽然口中轻轻叹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这个人……真是……”

一只如软玉的手，已按在了他头上，用力向下一按，同时那姑娘吐气如兰地道：“低下头，傻子！”

这是笠原一鹤第二次被这姑娘称作傻子，他不由得面上一热。

同时，他的头也被按得低了下去，低得鼻尖碰到了树叶，他正要抬起头，同时也想看一看对方这个冒失的姑娘是谁，他忽然觉得身上一重，对方那柔若无骨的身子，竟自压上他的侧腰。

他的脸和对方的脸挨在了一块。

耳中听得那姑娘极小的声音道：“不要动，他来了！”

笠原一鹤虽然觉得不大自在，可是听了这句话，他也就真的不敢再动了。

耳中这时，也听到了一阵脚步声，那脚步声，就在自己头前，顶多不过数尺的地方停住，过了一会，又走向一边，渐渐那个脚步声才走远去。

笠原一鹤整半个脸在泥地上一动也不动，真是怪难受的，忍不住说道：“姑娘，他走了吧……你是谁？”

那姑娘才把身子向一边移开了，她口中轻声道：“先别大声说话，他们大概还没进去！”

笠原一鹤这时才抬起头来，在他眼前的，是姑娘那一对黑圆净亮的大眼睛，近得已挨在了自己脸上。

笠原一鹤向旁退了些，轻轻道：“姑娘你是谁？为何救我？”

那姑娘一言不发，只是用那双大眼睛，在他身上骨碌碌地转望着。

笠原一鹤怪不好意思的，口中讷讷说道：“你……你为什么不叫我杀了那老贼？”

姑娘忽然坐正了身子向左右看一会。

她倏地站了起来，拍了一下身上的泥土，娇声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胡来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面色一红，奇道：“姑娘你是谁？我们好像并不认识！”

少女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好记性！”

这是一句北方的俏皮口语，笠原一鹤在日本长大的，他怎会听得懂？当时怔了下道：“什么记……性？”

少女偏过头看看他，似乎有些奇怪！她眨动了一下眼睛，道：“没听见就算了，我问你你就是今天早晨那个坐马车的人是不是？”

笠原一鹤道：“咦！你怎么知道？你是？”他立刻想起来了，由不住“哦”了一声。

少女退后了一步，冷笑道：“别以为我是诚心救你，我只是顺便！”

笠原一怔道：“姑娘你来这里有什么事？”

少女这时顺手揭下了面纱，笠原一鹤看出了，正是自己早上所遇见的那个骑马的姑娘。

他不由心中一动道：“果然是你！”

少女掠了一下头上的秀发，目光冷冷地注定着他道：“你想杀谁？告诉我！”

笠原正要说话。

忽然他心中一动，暗忖道：“这件事我怎能轻易出口呢？万一要是这姑娘是一个贼，和那姓徐的姑娘一样，我岂不是更要倒霉了？想到此就摇头道：“我不想杀谁！”

少女冷笑道：“你骗谁？当我没有看见么？”说着鼻中又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不说，自然也没有办法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这三个人，都是江湖上厉害的人物，没有一个好惹的！”

说着又看了看笠原一鹤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至于你功夫虽说已是很不错了，可是，你一定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你胆子太大了。”笠原一鹤不由低下了头，由不住暗叫了声“好险！”

少女像教训小孩一样的，道：“你想想是不是？”

笠原一鹤苦笑道：“我确实是太大意了！”

“太大意了？”少女仍然是冷冷地道：“你自己不要紧，可不能把我的事给弄吹了！”

笠原忍着闷气，说道：“姑娘有什么事？”

少女眼睛转了一转，没有说话，过了一会儿，她探头出去望了望，才回过头来，道：“好了，现在你可以走了，注意要轻，要被他们听见了，你我都跑不了！”

笠原一鹤近看这姑娘，简直是太美了，美人说话，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威力，他不知怎么，内心竟失去了主张。当时就点了一下头道：“好吧！这个我知道！”说着抱了一下拳，道：“多谢姑娘，我走了！”说罢转身而去。少女一双澄波的眸子，一直送着他走远之后，才转过脸来。这个耿直个性，面目英俊的少年，似乎已深深打动了她的心。

笠原一鹤经此一来，也不敢再去偷看偷听什么了，他匆匆走出了竹林，脚步放得很轻。

忽然，他听见一人在前面轻轻嘘了一声，道：“怎么才出来，看见什么了没有？”说话之间，一个人向他走了过来。笠原一鹤惊怔之下，才认出了，对方竟是一个女人，这时，那个妇人，似乎也发现认错了人，吓得口中“哎哟”了一声。可是她再一定眼，立刻面上惊异的道：“咦！原来是你。”笠原一鹤本来对这个妇人很讨厌，可是由于她丈夫的死，却带着一些同情，他当时叹一声道：“妇人，我有话对你说！”一朵花许元秀，眼角一瞥，她实在是喜欢这个年轻人，喜欢他的那股子悍劲儿，尤其是对方那张英俊的面颊，看起来就叫人怜爱。

当时她笑了笑道：“兄弟，你这当口，怎会到这里？你有话对我说吗？”

笠原一鹤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很重要的话！”

许元秀怔了一下，皱眉道：“我还在等一个人！”

笠原冷冷一笑道：“我正是来告诉你，你不要等他了，他死了！”

一朵花许元秀不由口中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她身子一晃，一只手抓着一支树枝，张皇地道：“你说什么？谁死了？”

笠原一鹤咬了一下牙，说道：“你丈夫！”

许元秀颤抖道：“我丈夫？谁说的？你怎么会认识我的丈夫的？”说着猛地转身，笠原一鹤情急之下，猛然拉着了她一只手，道：“不行！”

许元秀回过脸，泪流满面地道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我问你我丈夫是什么样？”

笠原一鹤放下了手，叹道：“我亲眼看见的，你丈夫矮矮的，脸上有胡子！”

许元秀“哎哟！”了一声，腿一软就坐了下来，她忍不住，竟自放声哭起来。

笠原一鹤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忙道：“你也想死么？还不快跑？”说着，忙向前走，许元秀突然停声，由地上站起，匆匆地赶了上来。

二人走了很远，笠原一鹤才转过身来，道：“你丈夫是死在短命无常徐雷手上的，我也差一点！”

一朵花许元秀，揉了一下眼睛，抽搐着道：“这都怪他命不好，我早就劝他不要太冒险，他却不听！”说着一双泪眼，在笠原一鹤身上转了转道：“兄弟你贵姓？你怎会到这里？”

笠原一鹤这时心内烦得很，他之所以告知这个妇人，可以说完全是基于

同情，并无任何因素，这时他的话说完了，自无再与对方多谈的理由。

当时他冷冷笑道：“据我所知，你二人是‘阴风叟’岳桐所派来的……”

许元秀一惊，后退了一步，一双细眉毛，向两边一挑，道：“咦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是谁派来的？”

笠原一鹤不由怔了一下，冷笑道：“谁也没有派我来，我是自己来的。”

一朵花许元秀，摇了一下头道：“我不信。”

笠原一鹤哼了一声道：“不信算了，你要是不听我的话，后悔也来不及了！”

说着抱了一下拳道：“再见！”说完转身就走，许元秀发出了一声冷笑。

她猛然纵过了身子，口中恨声道：“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？”说着，双掌一错，竟向他肩上击来。

笠原一鹤倒是真没有想到，这妇人竟会有这一手，一时间，却也吃了一惊！他身子向前微微一塌，同时足尖一点，已窜出了一丈四五。

一朵花许元秀，见状怔了一下，尖声冷笑道：“果然我没有猜错，我丈夫必定是你这厮所害，你还要在我面前说什么鬼话？”说着二次扑身而上，一口亮光闪闪的凤翅刀，已撒在了手中。

许元秀身形向下一矮，掌中刀绕出了一片刀光，“呼！”一声，直向着笠原一鹤的双腿之上砍去！

笠原一鹤忽地翻过身来，又气又怒，可是一时之间，却无法解说，他冷笑道：“好个不讲理的妇人！”说着手一张，直向着她刀身抓去。

一朵花许元秀，刀身向外一撤，身子倏地一转。

笠原一鹤冷笑着向后一跃，这时候许元秀的刀已撒了开来。

她第二次迈步递刀，却是由上而下，用“顺手劈刀”之式砍出来。

笠原一鹤没有想到这妇人如此不讲理，当时也有些动怒，这时候，许元秀的刀已砍到了面前。

笠原一鹤双腿蓦地向下一跪，身子忽然间矮了一半。

这正是他在日本所学的一招怪式，名唤“点地吸力”，是一种诱刀绝妙手法。

一朵花许元秀，哪里见过这种怪身法？见状之下，她不由大吃了一惊！可是惊慌之中，这口刀已递了出去！只见笠原一鹤右臂蓦地一张，许元秀抽刀不及，刀已被他挟在了腋下。

这种怪手法，许元秀还是第一次见过，不由口中惊呼了一

声。

笠原一鹤身形一转，左手一张，已捺在了她的肩头之上，同时她手中的刀，也到了他的手中。

一朵花许元秀正要反抗，只听得笠原一鹤冷笑了一声：“去吧！”他用了五成劲向外一吐掌心，许元秀就像是一个元宝也似地翻了出去！

笠原一鹤手中刀向外一掷，当时只见白光一闪，这口刀正插在了许元秀脸旁的地上，闪闪的刀刃，几乎已挨着了她的脸！

许元秀吓得面无人色，顿时就怔住！

笠原一鹤沉声道：“杀你丈夫的是徐雷，不是我，无知的妇人！”

说罢气愤愤地转身而去。他走出几步之后，耳中听那女人呜呜的哭声。

笠原一鹤回过身来，叹了一口气，这种事情，他真不知如何去应付！

这时候一朵花许元秀，却呜呜咽咽地站起来道：“我一个可怜的女人，

你就不管我了？”

笠原一鹤冷冷道：“我怎么管你？”

许元秀边哭边走近他，抽搐道：“兄弟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，那天早晨我一看就知道，现在我丈夫死了，你……”

笠原一鹤面色一红，讷讷道：“我有我自己的事情，不能管你！”

许元秀擦了一下脸上的泪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是一个可怜的女人，我知道你是一个正人君子。”

这种场面实在很尴尬，许元秀一边说着，一双眸子却还偷偷瞟着他，好像对她新丧的丈夫已经忘了！

笠原一鹤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老实告诉你，那徐雷也是我的仇人，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怎能管你一个妇人？还是去投靠你的亲戚吧！”

一朵花许元秀，面色一惊，她仔细地看着他，道：“你和徐雷的仇人？”

笠原一鹤当时一时冲动，不由脱口说道：“他和我是大的仇人，你和你丈夫所寻的东西，就是我所失落的，我要追回来！”一朵花许元秀，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她一只手掩着嘴，吃惊地道：“这么说，你……就是那日本来的武士……”笠原一鹤冷冷的一笑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！”

许元秀顿时就呆住了。

笠原一鹤说完了这句话，怒冲冲转身而去，再也不回头看那个妇人一眼，他循着来路，一路来到了“孔雀阁”，越墙而入，这时天已将近四更。

五更黎明之际。

笠原一鹤于朦胧中，忽然，有所警觉。

他倏地拥被而起，床前显然站立着一个人。

他不由头皮一阵发炸，单手扶床，口中沉声喝问道：“谁？”那人口中轻轻地嘘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声！”

声音细弱，分明女子口音。

笠原一鹤更是惊异了，他稀奇地问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那人转过身去，手上一抖，已亮起了一个火头，她举起来，点着了手上的油灯。

灯光之下，笠原一鹤才看清了，来人也正是白天的那个骑马的姑娘。这姑娘是这么的神奇，出神入化，竟好似一直都在他的身边。

笠原一鹤真不禁大大地感到惊异了，皱了一下眉，慌忙跳下床来道：“姑娘……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有……有事么？”

少女一双秀目，微微睁开，注视着他，含着一丝微笑道：“现在我知道你的身分了！”

笠原一鹤吃了一惊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少女冷冷一笑道：“你就是从日本来的那个日本武士：笠原一鹤！”

笠原不由大吃了一惊，他退后一步，剑眉一挑，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少女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不要凶，老实告诉你，我要是想害你，你也就早就没命了！”

笠原一鹤脸色一红，呆呆地坐了下来，他心中像在纳闷，这姑娘到底是何人。

少女用手指了桌上一下，道：“这是你的刀！”

笠原一鹤顺其手指处一望，可不是，自己长短三口刀，全都放在桌上。

这三口刀，他明明记得是放在店内保管的，这时怎会到了这姑娘的手上，岂不奇怪？

他纳闷道：“姑娘，你是谁？这里说话，怕不太方便……吧！”

少女冷笑道：“笠原一鹤，你已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武士，竟自如此粗心大意，今夜，我这是第二次地救你了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呆住了，他不明白，这姑娘说的是什么，呐呐道：“你说……什么？第……二次？”

少女用手向一边指了一下道：“这女人你认识么？”

笠原一鹤顺其手指处一望，不由吓了一跳，他才发现，就在窗前木椅上，低头坐着一个人。

笠原一鹤仔细一看，已认出了是谁，这时那人已跪了下来道：“大爷，你告诉她认识我……否则……”

笠原一鹤皱了一下眉头：“她丈夫就是死在徐雷手里的那个人！”

跪在地上的一朵花许元秀，泣声对少女道：“女侠客，你总该相信了吧！”

少女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鬼鬼祟祟地在他窗前探望些什么。快说！”

一朵花许元秀颤抖说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没做什么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微微一笑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，姑娘你大概是误会了！”说着看了一眼许元秀，道：“这妇人丈夫死了，孤苦伶仃，大概是想向我求助……”

许元秀破涕为笑道：“对了……一点不错……”说着眼望姑娘道：“女侠客，我是一个可怜的女人，你就放了我吧！”

少女双眼一瞪，冷笑道，向笠原一鹤道：“你想得太天真了，这个女人才不会这么简单！”说着由一边拿起了一个粉红色的小匣子，这小匣子，一边是做成一个鹤嘴一样的形状，另一边却有一个小孔。

她冷笑道：“你看这是什么？”

笠原一鹤怔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少女冷冷一笑，未及说话，一边的一朵花许元秀忽地神色一变，猛地扑了过来，伸手就要抢这个小匣子。

可是却被那少女一掌打在了脸上！

许元秀一交摔倒在地上，她正要翻身爬起来，却被少女赶过去用脚尖点住了她的心口之上。

只见她目光炯炯地道：“快说，你是干什么来的。要不然我一脚踢死你！”

许元秀显然是过去在这姑娘手上吃过大苦头，所以怕她怕得厉害。当时脸都吓白了，一面喘着气道：“我说……我说……你千万别下手！”

少女妙目一扫一旁的笠原一鹤，意思是在说：“你看见没有？傻蛋！”

她鼻中哼了一声，粉面微透出了一些红色，啐了一口气：“你又在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？是不是？”

许元秀磕头如捣蒜地道：“女侠，饶命，这次不是的！”少女冷笑道：“那你是做什么？”

许元秀泪儿簌簌地道：“这位大爷就是日本来的武士，他是个大财主，我是想……想……”

少女冷笑道：“想在他身上下手，偷他的钱是不是？”许元秀连连承认！

少女点了点头，向着一旁的笠原一鹤露了一排洁白的牙齿。笠原一鹤禁不住俊脸一红，他尴尬地冷笑道：“我哪里会有什么钱？”

少女望着笠原一鹤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是日本人，却为何要到中国来？因为你一个人，现在闹得满城风雨，唉！这是何苦？”笠原一鹤苦笑了一声，

道：“谁又会知道，这只怪你们这里的坏人太多了！”

少女微微一笑，她那两道秀眉，朝上挑了挑，哼道：“先不要说这个，这个女人你打算怎么处置她？”

笠原一鹤摇了摇头道：“那是女侠客捉住她的，一切还是由你随意吧。”

少女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好！”

一朵花许元秀，这时花容骤变，大声道：“女侠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！”

少女冷笑一声，忽见她足尖一挑，叱了声：“去吧！”许元秀被那少女一个斤斗踢了出去，当她站起身时，却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！当时跪下来磕了一个头，推开门就跑了。笠原一鹤怔了一下，道：“你放她走了？”

少女口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岂能如此便宜了她，我已破了她的功夫，只是她一时察觉不出罢了。”

笠原一鹤不由呆了一下，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绝色的姑娘，既惊且佩。

中国的武术真微妙，竟能在举手投足之间，毁人于无知，这又岂是日本的武功和柔术所能望其项背？

这一刹之间，令笠原一鹤有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他必定要在停留中国之时间内，向涵一和尚请教高深的武功学问！少女这时远远地望着他，收起了那个匣子。

笠原一鹤问道：“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？”

少女一笑，道：“这是一种奇妙的迷药，只要你闻着了这药的气味，就会失去知觉！”

这，又是一件笠原一鹤所不知道的事情！

他惭愧地站起来，对着这个姑娘深深一揖道：“姑娘两次相救之恩，真是恩同再造，请受我一拜！”

长身少女把身向一边一偏道：“不必客气！”

她像是很惊奇的，在笠原一鹤身上打量，接着却又抿嘴一笑，道：“我听说，涵一和尚不是跟你在一块儿么？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”

当时汗颜一笑，却也说不出口。

姑娘见他答，遂又问道：“现在他不在这里么？”笠原一鹤点了点头道：“我师父不在此地，我是一个人出来的！”

少女闻言，微微呆了一下，她又问：“你是说涵一和尚，已收你做徒弟了？”

笠原一鹤点了点头道：“是的！”

少女似乎又呆了一下，却望着他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涵一是一个和尚，和尚是出家人，可是看着你倒并没有出家呀！”

笠原一鹤脸色又是一红，他讷讷道：“也许有一天，我也会出家的！”

少女低头，一笑俏皮道：“你也要做和尚？”

她的形态、语言，都美到了极点，笠原一鹤竟不知不觉地看呆了。

他木讷地说道：“做和尚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少女噗嗤一笑，道：“我也没有说不好，只不过，你年纪轻轻的，怎么会想到当和尚呢？”

笠原一鹤叹息了一声，站起来道：“我……不知道！”

他几乎不敢再用眼睛去看对方的脸，因为这姑娘长得太美了，而且她在言谈之间，却处处显着一点挑逗的味儿，那是一种青春女儿美的骄傲！

笠原一鹤是了解这一点的！你知道，凡是一个美的女孩子，都有几分娇

气，她们喜欢年轻的男孩子追求，因而常常会布下陷阱，去引诱对方上钩！

这一点，他想无论中外的女孩子，都是一样的，想到此，更不禁内心怦怦地跳动不已！

当时，不自然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我也不一定要当和尚，也许有一天我返回日本去！”

姑娘用手拨了一下油灯，微微一笑：“你有爱人？”

笠原一鹤不由怔了一下，他的脸刹时红了，他真没有想到，对方一个美丽的少女，竟会问出这种话来！当时惊疑地望着她，那姑娘说完这句话后，玉面绯红，显然也是羞到了极点！

可是她却偏偏装成了一个微笑，丝毫不在意的神态，用一双翦水的双瞳看着他，等待着对方的答复！

笠原一鹤冷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没有，我们日本的武士，是很少有时间去谈情说爱的！”

说了这句话，他竟连耳朵也禁不住红了！

姑娘看到他这种样子，忍不住低头笑了。

她站起了身子，看了看窗外，说道：“天也亮了，有时间我们再谈吧，我要走了！”

在她没说出要走之前，笠原一鹤甚至于希望她快一点走，因为她使得自己很窘，可是现在对方要走，他反倒有一种说不出依依之感！

他脸色微红道：“姑娘，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？我要记在心里！”

这句话，又为他自己带来了麻烦。

姑娘本来已转身欲去！闻言之后，她回头一笑，道：“记在心里？”

笠原一鹤点了点头，讷讷道：“我很感激！”

姑娘唇角向上一拉，露出编贝般的细齿，她那长长的睫毛，向上翘着，样子俏皮已极！

笠原一鹤脸一红，他从来没有和女孩子谈过话，当时只以为自己说错了话！

他匆匆改口道：“我……你是我的……恩人！”

姑娘忍不住“噗嗤”一声笑了出来，她咬了一下唇儿，笑着道：“你感激我倒可以，可千万别把我搁在心眼里，那多闷得慌！”

笠原一鹤怔了一下，不大懂对方的意思。

他连连点头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姑娘禁不住又“噗嗤”地一笑，她突然觉出，这个人太老实，太正直了，老实得不忍心再逗着他玩。

笠原一鹤漠漠地望着她，他很想知道这姑娘的名字！少女这时的脸色，竟变得有些红了。

她也显得不大自然地道：“我姓匡，我哥哥是你的好朋友，你忘了？”

笠原一鹤不由顿时一惊，脱口道：“匡长青？”姑娘抿嘴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匡长青就是我哥哥，他还对我说起你！”

笠原一鹤真没有想到，眼前这个美似天仙的姑娘，竟会是匡长青的妹妹！不过以匡长青之英俊，有这个妹妹，也是不足为奇的！

他“哦”了一声，大喜道：“你哥哥也来了？”姑娘点了点头。

笠原一鹤忙道：“他在哪里？”

姑娘摇头一笑，说道：“现在不告诉你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很窘地笑了笑，却不知说些什么才好。姑娘望着他，转着眸子道：“我对你说话已经太多了，都怪你，穷问一气！”

笠原一鹤抱拳，说道：“方才太失敬了！”

匡芷苓妙目一转，道：“我来这里，我哥哥是一概不知，你要是见了他，可别说出来！”

笠原一鹤一怔，说道：“我要怎么说呢？”

匡芷苓凝视着他，道：“你什么都别提！”

说完话，又笑了笑道：“你记住了，你要是说出来，我可是不依你！”她这句话，又令这位日本武士脸红了。

匡芷苓指了一下桌子的刀，道：“我在店房内，发现了你的刀，一个外出的人，没有刀怎么行呢？譬如昨天，你的刀也许就有用了，所以我给你带来了！”

笠原一鹤道：“谢谢！”

匡芷苓说完话，就过去推开了窗子，这时窗外，已现出蒙蒙之色，东方也似乎有了微曦！

笠原一鹤道：“姑娘就走么？去哪……里？”

芷苓回头道：“你不要问，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的！”

娇躯一纵，已窜上了窗台。

她忽又回过头来道：“我差一点忘了告诉你，昨夜去的那个地方，你不可再去，太危险了，这几天你最好什么地方也别去，记住我的话，要不然吃亏的可是你自己，我也不能救你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心中一动，他正要开口问她，姑娘已向他挥了挥手，说道：“再见了！”

只见她小腿微屈，娇躯已如同一支箭也似的，蓦地腾了起来。只不过是交睫间，她的人，已跃身在对面的屋瓦之上，在薄薄的一层白雾上，她只是那么纤腰一拧，却再次腾了出去，起落之间，已失去了她的芳踪！

关上了窗子，笠原一鹤眼前仍然荡漾着这个姑娘的影子，他呆呆地站着，口中喃喃道：“如果有一天，我笠原一鹤能娶到这么美丽的妻子，岂非……”

他不自然的又摇了摇头。“我是一个堂堂的日本武士，怎能够为女色所动？这太可耻了……也是太不可能了！”

他互捏着手，在室内走了几步，眼前已没有丝毫睡意，代之的却是起伏的思潮和奇妙的幻想。

他想：“她为什么要警告我呢？莫非这几天有什么人要对我不利。”

另一个念头，又在他心中一动！

他冷冷一笑，在室内踱了几步，由不住自语道：“我不能再信任别人，尤其是女人！”

他想到了徐小昭——那个劫取自己宝物身怀武功的少女，他忘不了那次惨痛的教训。

从那一次以后，他曾对自己下了结论，中国的女孩子不可轻视，眼前这个姓匡的姑娘，几乎和徐小昭一样，是一个看一眼便能令人销魂的姑娘，她愈美，也令自己愈觉有所警惕！

他想，莫非她也是同徐小昭一样的想谋害我不成？

想到此，不由心里一跳！

这些念头，就像是一盆凉水一样的，兜头浇了下来，令他顿时冷静了

来！

他自己很庆幸地道：“我差一点又着了道儿……对了，想那匡长青，也曾问过我有关宝物之事，他妹妹此刻的出现，岂能与此无关？”当时愈想愈对，由不住地在桌子上拍了一掌！

他记得昨夜在徐雷住处，遇见了她，她怎会也去那个地方？怎能说她与这件事没有关系？

现在，他自以为所料不差。

那么，下一步，就是彼此在时间上争夺了。谁要是能早一步下手找回那批宝物，谁就胜利了。

可笑他一个人，在这里愈想愈真，竟没有料到，对方姑娘，果有害己之意又岂能屡次三番地对自己加以援手？

人在焦虑之中，常常会把事情弄糟了的！

## 第七章 高人舍命维武士

第二夜，天空布满了阴霾！

二更左右时分，笠原一鹤已把自己收拾得很利落了。长短两口钢刀，分插左右肋边。另外在他双膝的紧带上，还藏有他独家的厉害暗器“针筒”！

他下定了决心，今夜晚，要同短命无常徐雷决一胜负，即使不能暗中下手，也要大张旗鼓地与他一拼！

反正是，无论如何今夜也要把失去的东西要回来，否则绝不甘休！

有了这种意念，他对于自己不再掩饰了，因为他身着黑色丝缎的和服，头戴铜冠，再配上他腰上的刀，看起来，他真是一个典型的日本武士了。

跃上了屋瓦，循着昨夜的路，很容易的，就令他找到了昨夜的去处！

虽说他是存下了“壮志断腕”的精神意志，可是大敌当前，他焉能草率从事？

那“品”字形的三幢房子，静静的立在那里，和昨夜一样的，只有当中那一幢亮着灯光！

笠原一鹤轻轻迈步，走到了竹林的旁边。

忽然，一条黑影，自林内闪出，这人四十左右的年岁，手中持着一口长剑，沉声道：“什么人？找谁？”

笠原一鹤不由心中一惊！

他冷然道：“短命无常徐雷！”

那人陡然一惊，向后退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说着一只手，探手入怀，摸索出了一支笛子，正要就口吹去！

今夜晚，他们显然也是有所防范了。

笠原一鹤弄清了，来人是对方的爪牙之后，不由得杀机顿起！他口中冷笑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猛然间右掌向前一推，施出了“柳氏内家”手法。

那人手上的竹笛不及就口，身子向后一倒，竹笛子已脱手下落！

笠原一鹤对敌，所能胜者，实乃一个“快”字！

刀身出鞘劈出，看来几乎是一个动作，因为，当他身形跃过那人身边的时候，对方即使想持剑横挡，也显然是太慢了一些！

刀身一闪，血光进现，那人口中吐出了一声“唔”跟着双膝点地，慢慢地全身倒下，摆平了！

笠原一鹤伸出二指，顺着刃口，把刀上的血抹了抹，其实，刀上没有什么血的，时间太快了。

他匆匆把这尸身，拉到了林内。

凝神细听之下，附近不再有什么的声音了。

笠原一鹤这一刹时，胆力大增。收回刀，他腾起了身子，飘然地落上了屋脊！

夜风阵阵吹袭过来，他默默地嘱咐自己道：“下手要快，先杀老贼，再定去留！”

想到此，足下两三个起落，已到了正中那幢房上！

室内的灯光，显然比昨夜还要明亮许多。

笠原一鹤足尖一勾瓦檐，身子已如同一只弓也似的蹿了下来，然后他慢慢地抽出了刀，让刀尖刺穿了纸窗。

他又如同昨夜一样的，看清了房内的一切，可是令他吃惊的，房中却是

空无一人。

笠原一鹤不由心中一动，略为犹豫之后，他的胆子更加大了。

一不作二不休！

他的刀顺窗而下，内力贯注在刀身之上，那扇窗格子就像豆腐一般的，被切开为二，他探手入怀，摸出了一团蜡球来，在窗角上用力抹了。然后他用肩头一碰这扇窗子，这窗子没有发出半点声音，就全然洞开了。

笠原一鹤身子向下一翻，就像是一只坠枝的大鹰也似的，飘然地入到室内。

然后刀交左腕，足尖一点，已到了厅角一边。

客厅内亮着三盏灯，光线太强了。

笠原一鹤右掌一伸，最靠近自己的这一盏灯光，应手而灭，他此刻一颗心，几乎提到了喉咙上。就见他身子向前一伏，一个翻身已迈进了另一间房内！

这种身法，看起来，简直是太危险了。

他也是安下心来，不让对方有喘息的机会！

身形一入，刀光乍现，脱鞘而出的当儿，他已看见了，就在一张睡椅之上，仰卧着一个老人。

笠原一鹤乍看之下，一双眸子，几乎要凸出来了。

睡椅上躺着的老人，白发白髯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要会的大敌——短命无常徐雷！

这时候，这个老人，像是已经睡着的了。

他一只手尚抓着他那支寸步不离的旱烟杆，雪白的眉毛搭在眼皮上，不时的微微动着。

笠原一鹤这时倒抽了一口冷气，眼前已不再容许他转别的念头了。

“杀了他！”

足尖一点，揉身而进，掌中刀划出了一道银虹，猛然直劈而下。

就在这危机瞬息之间，就听得这老人哈哈狂笑了一声，他手上的那支旱烟杆儿，倏地向上一翻。

只听见“当”的一声，不偏不倚，白铜的烟袋锅儿，正正敲在了这口刀的刃口之上。

笠原一鹤只觉得刀身“嗡”的一震，整个的刀，倏地反弹而起，差一点伤着自己面门。

耳闻得徐雷狂笑着道：“好小子，你还想暗算我老人家，你是当真的不想活的了！”

只见他身形翻处，手中的旱烟袋杆儿，已自挥出。“当”地一声。

笠原一鹤满以为这一刀，必定能奏全功，却没有想到，那睡卧中的徐雷，竟会有此一着。

笠原一鹤只觉手中一酸，掌中刀差一点撤出了手，惊魂之下，身形一个倒仰，已窜出了堂屋。

那持烟袋杆儿的徐雷，一声长笑，随后而到，他足下一点，揉身而进。

笠原一鹤事到如今，也只有硬着头皮一拼了。

他厉声道：“徐老贼，你还我的东西来！”言到此，掌中也施了一施封手，刀尖忽地向下一垂，以刀又向外一封。徐雷本来并没有拿准来人就是笠原一鹤，此刻，一听他这么一说，不由吃了一惊。只见他烟杆儿向后一抽，

飘出一旁，随着，他发出一声狂笑，道：“怎么，你就是那个日本的武士，笠原……什么鹤的么？”

笠原一鹤怒目欲裂，道：“我就是，老贼，你害得我好苦！”

说着双手握刀，一跃而前。

徐雷呵呵笑道：“来得好！”他手上的那根旱烟袋杆儿，向外一挥，又是“当”一声，长刀又被他荡开一边，然后他得意地笑道：“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毫不费工夫。”说到此，他大声嚷道：“喂，你们出来看谁来了？”

其实他不喊，人家也已出来了，就在堂屋的两个侧门旁边，各自站立着一个人。

二人之中，一个是那黑须老者，另一人却是那个锦衣秀士，他们是苍须老人秦二棠和纨扇穆银川。

不知何时，他们竟也出来了。

他二人各站在一个门口，无形中，也就断绝了笠原一鹤的去路。

徐雷这时大声笑道：“这小子是送上门来，又有什么话说。”

穆银川却在一边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徐老大，记住拿活的，那老和尚可不好说话呢！”

徐雷鼻中冷哼了一声，好似颇不以为意！

笠原一鹤这时已怒到无以复加的地步，他大吼了一声，掌中刀，贴着地面上突然向上卷了起来，直取徐雷面门。

徐雷口中“哼”了一声，他掌中那旱烟袋杆儿，用力一抖，忽地弯成了弓形，白钢的烟锅儿，忽地弯了下来，直向着笠原一鹤右手的手面上点来！

笠原一鹤不由吓了一跳，这时候，他才知道这老头儿，果然是个不易对付的人，自己只怕在他手下，讨不了什么好。

这时，他才感到后悔了。

后悔自己应该听从那位匡姑娘的劝告，可是现在一切都完了。

事到如今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

他咬紧了牙，骤然退了几步。

徐雷见他忽然身退，一时也拿不住这日本人有什么主意，当时忙自定足，冷冷笑道：“笠原老弟，你刀上有什么绝招，尽管施展出来，看看老夫可惧怕？”

笠原一鹤定了定神，道：“我那箱东西，你放在什么地方？”徐雷弯腰一笑，道：“放在何处，岂能告诉你！”

笠原一鹤沉哼一声，道：“我们有什么仇？”

徐雷扬了一下手上的旱烟袋杆儿，冷冷说道：“是呀，可是现在，我们却是仇人了！”

一旁的苍须老人呵呵大笑，道：“日本人，丢下刀吧，徐老大的烟袋，可是毒得很呢，何必呢，老远地跑了来，要送死不成？”

笠原一鹤在说话之时，目光不时地向两侧望着。

他其实别有心机，因为现在是处身在屋内，手脚施展不开，而他的刀法，常常需要宽裕的空间，所以借说话来拖延时间，其实却在选择有利的地方。

这时，他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二人又是谁，为何与他为友？”苍须老人一笑道：“我们是一条线上的蚂蚱，谁也跑不了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所以也就分不开了。”说着，即宏声大笑了起来，声震屋瓦。

笠原一鹤在说话之时，已经选好了地方。

他忽然身子向下一俯，掌中刀“嗖”一声，指向了苍须老人的胸前。

苍须老人秦二棠，口中轻轻“哦”一声。

他身子忽然拔了起来，可是笠原一鹤的刀，原本不是想去伤他。

刀光一闪，刀锋也跟着一转。

这一刀，紧紧贴着地面，像翩翩的燕子一般，“刷”一声，直向一旁的徐雷颈下飞去。

这正是他最拿手的得意刀法，“洗雪三刀”之一。刀锋一转，徐雷他已识得先机。

他口中冷笑声道：“好小子！”只见他，全身霍地向后一仰，这是一式“铁板桥”的功夫。

身子倒下去，就像水一样的平。

笠原一鹤的刀，紧紧挨着他的身子擦了过去。

徐雷不由脸上神色大变，他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子，你是想死！”

双足一点，身子倏地一个倒剪，看起来，他就像是一只大鸟一样的，在空中一个倒立，足上头下，两只脚已挨在天花板上。

可是他手上的那管旱烟袋杆儿，却在这时抖了出来，直向笠原一鹤后脑的“脑户穴”上打了过去。

这招式施展得太快了，太妙了。

可是，他却忽略了，这年轻日本武士的刀。

笠原一鹤这“洗雪三刀”，也和中国的剑招相仿佛，有“连环”之妙。

这三刀是一气呵成使出，中途绝不辍手。

徐雷下击的当儿，也正是他这“洗雪三刀”的第二式出手。刀光一现，毛发皆竖。

徐雷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他的烟袋杆儿，往下一按，左手平着向下一压，硬把身子拔了起来。

可是尽管如此，他的烟袋杆儿，却是撒不出来。

只听见“喳”一声，这一管跟了他少说也有三十年的斑竹烟袋杆儿，竟为对方一刀砍成两截！

紧跟着笠原一鹤“洗雪三刀”第三式，如同一条斗海银龙也似的，直向他下落的身上卷来。

短命无常徐雷，大意轻敌，却没有想到，对方这三式刀法，竟是如此厉害，差一点，他竟是成了刀下之鬼。只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，蹒跚之间，对方的刀已呼啸着，由身前扫了过去。在他前襟，那袭肥大的外衣之上，留下了半尺多长的一道口子。

“短命无常”一生对敌无数，论风险自是有之，可是却从未为人碰掉过一根汗毛，却想不到，一时大意之下，竟险些丧命在一个来自日本的武士刀下。

他狂笑了一声道：“好呀！”

只见他身子一个倒折，双手已探于后衣之内。

笠原一鹤的刀光再吐之时，这位绿林怪杰，掌中却多了一双光华夺目、耀眼生辉的五星圈子。

这正是此老仗以成名的“五星轮”。

徐雷自成名以后，这双“五星轮”，他极少用过！

此刻愤怒之下，他才撤了出来，五星轮交叉着一摆，这老头儿目光如炬。他口中发出了一阵极为难听的笑声，一旁的苍须老人知道徐雷已起了杀机。因为他知道，徐雷这一双五星轮，只要一撤出来，是非见血不收回来的！

他不由紧张道：“徐老大，记住要活口，咱们还有用他之处！”

徐雷一声狞笑道：“死不了！”

五星轮，如同流星赶月也似的，向上一撩，“呛啷”一声，已架住了笠原一鹤来犯的刀。

他身子一个大翻身，左手的“五星轮”，却斜着向外猛力的一推，直向笠原一鹤背后扎去！

笠原一鹤向后用力抽刀，可是这时他的刀，有如陷入石缝之中一般，休想拔出分毫来。

然而徐雷的另一只五星轮，却已将近打到。

论眼前的情形，他是再也无法躲开了，这真是一个惊险的场面，就连一旁的纨扇穆银川和苍须老人秦二棠，也无不为之捏了一把冷汗。

他二人相继高叱一声：“施不得！”

他们是想留活口，不能叫笠原一鹤现在就死。

一声叱喝之下，二人一左一右，同时掠身而进！徐雷的五星轮“铮”一声，已为穆银川手中的描金扇，点在了一边。

穆银川沉声道：“徐老大，你糊涂了么？”

苍须老人秦二棠，却用正反两手，直向笠原一鹤两胯之上打去！这老儿是一心一意要拿活的，所以下手也有分寸。三个人三个动作，却都是够紧凑的，好像是谁都想在这个时候凑个热闹似的。

就在这时，只听得“叮当”的一声，紧接着哗啦啦一片大响，靠右边的那扇窗子，竟自震了个破碎。

一人以沙哑的声音，笑道：“我看你们这群不要脸的东西，这么多人，欺侮人家一个小孩吗？”

说着又“呸”了一声道：“真不要脸！”

四人全是一怔。

苍须老人秦二棠一声冷笑，道：“相好的，你少狂，我来会你。”

双掌交错着，已自越窗而出。

纨扇穆银川冷笑道：“把他交给我了，徐老大，你也出去看看吧。”

徐雷也想知一个究竟，生怕秦二棠有失，当时点了点头道：“千万别叫他跑了，我去去就来！”

纨扇穆银川“刷”地打开了扇子，一面冷冷笑道：“放心，他跑不了！”

说着“呼”地一扇，直向着笠原一鹤面上扇去！

就在这时，只听见“叭”一声，另一扇窗子，也震了一个粉碎。随着破烂的木屑中，竟飞来一枚小小的钢镖。

穆银川“啪”一扇打落了暗器，他确实也不能再保持沉默了。当下怒叱了一声：“什么人？”身形一掠，已穿窗而出。

笠原一鹤抱定必死之心，却未料到“必死不死”，当时长刀舞起，竟也跟着脱窗而出。

他身形一出已看见外面情势不同了。

靠西边的竹林前，站着一个小矮老头儿，正自向徐雷及那黑胡子老人在说话。而那持扇的穆银川，却起伏如飞地向东方追下去，好像是在追一人。

笠原一鹤才一出来，那矮老头儿已高声叫道：“来吧，小子，到这边来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心中一动，仔细一看他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来人竟是老狸祝三立。却真没有想到，这老头儿，竟会追到了这里。

笠原一鹤脸上一红，很不是味儿！

那老狸祝三立，这时身形一起，已落在了笠原一鹤的身边，他用力把笠原一鹤一拉，道：“小子，你真不要命了，不要乱动，站在我旁边！”

笠原一鹤呐呐道：“祝师叔……”

祝三立冷笑道：“祝师叔？你眼睛里，还会有我这个祝师叔？你真是本事大，一个人对三个！”又冷冷一笑道：“要不是我和你师父有交情，我会管这个闲事？”说着双手抱拳，向徐、秦二老作了一揖道：“方才我也说了半天，二位朋友，无论如何，请开个恩，把此人交给我……”又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二位就不赏脸我祝三立，也要赏老和尚一个面子呀？”

二老好似已知道这祝三立的身分，所以面上虽是不悦，心中虽是气愤，却仍然在勉强忍耐着。

这时闻言，那徐雷呵呵笑了一声。

他极力勉强地抱了一个拳，道：“祝老哥，你的大名，我们是久仰了。”说着又咳了一声，阴森森地道：“冲着你老哥，本来什么都好商量，只是这件事……”

他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俗语说，光棍不挡财路，这笠原老弟已上了门，我们就该把他留下来！”

接着他一只手摸着唇下的胡子道：“不过祝老哥，你请放心，涵一和尚的高足，我们是绝不能得罪，也不敢得罪的！”

他十分狡猾地笑了笑，又道：“祝老哥，就请你见着了涵一老师父，给咱们带个信，就说我徐雷这件事做完之后，必定亲自把这位老弟送过去。”

他搓了搓手，嘿嘿一笑。

他身边的秦二棠也笑了笑：“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，请你老哥多原谅！”

祝三立沉沉地笑了一声，他翻了一下眼皮，嘻嘻一笑道：“这么说，两位老哥是不赏脸了？”

徐雷弯身笑了笑，道：“祝兄多多包涵！”

他搓了一下手，道：“别的事都好商量，只有这件事……”

祝三立呵呵一笑道：“这位小哥儿就在这里，我如一定要带他走，二位又当如何？”

徐雷面上立时罩上了一层阴影。他也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祝老哥一定要强人所难，在下又岂敢不遵，还要老哥哥你慈悲慈悲，连同老夫一并带去。”说到这里竟自连声地呵呵笑了起来。

老狸祝三立在江南乃是有名难缠的人物，一向是心狠手辣，做事是干脆利落。可是他知道眼前这几人，全都是出了名的怪人。这件事一下处理不好，可就有杀身之祸。

他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徐兄，你大概是误会了。”

徐雷怔了一下道：“误会什么？”

祝三立摇了摇头道：“老夫并无意要回这位小哥失去的东西，只是把人带回去，给老和尚有一个交待而已！”

这时，那一边的苍须老人哼了一声道：“祝老头不必强人所难，这件事

是行不通的！”说着就向着笠原一鹤身前行去。

笠原一鹤见两边讨价还价，简直就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件东西一样，心中早已气愤不已。这时见秦二棠，竟自向自己走来，好似要下手拿人的意思，他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当时轻轻地握住了刀柄，假装把目光望在一旁。

苍须老人秦二棠，也有些怕祝三立出手。所以他距离笠原一鹤有五六尺的距离，就站住了脚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小哥，你还是识趣一点是好！”

祝三立像小羊也似的，在一旁笑了一声，他压着嗓子道：“好呀，好话说尽没有用，咱们就来个‘石板上摔乌龟’硬碰硬，姓祝的也不含糊！”

秦二棠冷笑道：“祝老是讲打？”

祝三立两只手在棉袄袖子里暖着，嘻嘻笑道：“那可就要看你们了！”他偏头对笠原一鹤道：“头里走！小子。”

笠原一鹤一声不哼地向前就走。

苍须老人秦二棠，在一边早就想动手了，这时见状，他向前一扑，两只手，分左右，直向着笠原一鹤两肋之上抓去！

笠原一鹤巴不得他有此一着，当时左腕向外一翻，刀光一闪，这是他有名的快刀手法，刀锋由上而下，发出“呛”一声，直向秦二棠当头猛劈了下来。

秦二棠倒是没有想到他会有此一着。

这时见状，他怪叫了声：“好呀！”只见他那瘦长的身子，霍地向后一倒，看起来，他像是为对方的刀所劈倒的，其实却不是。

要知道苍须老人秦二棠，在关中乃是有名的巨盗，声望之隆，功力之高，绝不在徐雷之下。笠原一鹤的刀，要想劈中他，却是不易。

只见他那瘦长的身子，跟着对方那口锋利的刀“忽”的一个猛翻，看起来，就像是四两棉花一样的轻。

只是这么“呼”的一声，反到了笠原头顶之上。

只听他道：“小子，还差点劲！”

五指向外一抖，有如是一把钢钩，直向笠原一鹤当胸猛抓了过去！

老狸这时见状，尖叫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子快住手，退后！”口中说着足下丁字步一站，右手“呼”地一掌推了出去！

苍须老人秦二棠的身子本是如流星一般地堕下来，可是祝三立推掌的刹那之间，他双手同出，猛然向下一按，身子倏地又拔了起来。

他似乎知道祝三立的手法不比寻常，所以不敢硬接他这一

掌！

秦二棠这时怪笑了一声：“好，姓祝的，这可是你先动手，也就别怪我们不讲交情了！”

祝三立后退了一步，道：“秦二棠，你们太不讲情义了，莫非我祝三立，还怕了你们不成？”说着一只手探入棉袄之内，霍地向外一抖，“呼！”一声，再看他手上，却是多了一条银顶银穗，通体银色密鳞的蛇形棒，他怒叫了一声道：“笠原小友，往前闯！”

不想他二人，才行了两三步，迎面已落下一人。

祝三立后退了一步，道：“怎么，徐老哥，你也不放我们走么？”

迎面而立，正是短命无常徐雷。

他阴森森地一笑，道：“不是我徐雷不讲交情，而是祝老哥你欺人太甚了，事到如今，也只有手底下见分明了！”

徐雷说到此，身形向下一矮。只听得“叮当”两声脆响，他已把一对五星轮，取到了手中。

说话之间，东面屋瓦上，人影一晃，纨扇穆银川，已蹿身而下，只见他满面怒容的冷笑了一声。

徐、秦二老，急于要知道下文。

秦二棠首先道：“银川，是谁呀？”

穆银川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一个妇人！”

徐雷面色十分难看的，望着祝三立说道：“我想这件事，祝朋友应该有所说明吧！”

祝三立怔了一下道：“我有什么好说的！”

徐雷嘿嘿一笑道：“祝老哥，你方才还说是单身前来，如今怎又跑出了一个妇人来？老朋友，你也太把我徐雷不当一回事了！”

祝三立面上显出了一些迷惘之色。

事实上，他确实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，当时哼了一声道：“笑话，我祝三立行事，向来是独来独往，岂能假手一个妇人？”

他望着一旁的纨扇穆银川，道：“怎么回事，姓穆的，你说个清楚！”

穆银川这时得悉来人与祝三立无关之后，面上微微显出惊讶之色！他抱了一下拳道：“难得，连女人也光顾到了寒舍，真是热闹了！”

秦二棠冷笑道：“兄弟，那妇人来此意欲何为？”

穆银川才微微一笑道：“这还用问，自然是为了那些东西！”说到此，他目光一扫一旁的短命无常徐雷道：“奇怪她提到一个翡翠梨！”

这句话，使在场各人都不由一怔。

徐雷哈哈一笑道：“兄弟，这娘儿们还说些什么？”

穆银川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她什么都没说，只说还要来访，请你在此等她！”

徐雷狂笑了一声，声震屋瓦。笑声一收，他激愤地道：“我徐雷发了个小财，想不到眼红的人，竟如此之多，真是好笑了！”

笠原一鹤忍无可忍地上前一步，道：“徐雷，这些东西，是足利将军进贡给你们天子的，你竟敢动手抢去！”

徐雷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小子，你拿万岁爷来吓唬我，当我就怕了不成？”说到此，他狂笑了一声道：“告诉你小子，我们这里是山高皇帝远，天子也是管不着！”

他脸色这一刹时，很不好看。

这时他转过脸来，对着老狸祝三立道：“祝老哥，咱们这是快刀斩乱麻说话要干脆，这位笠原老弟，请你高抬贵手，留下来，改天我徐雷上门请罪！”

说到此，他抖了一下手上的五星轮，发出了“呼”的一声，接着他阴森森的一笑，道：“如果老哥哥你一定不赏脸，说不得我徐雷要得罪了！”

老狸祝三立哧哧一笑道：“当家的，敢情你是个死心眼儿，好！”

他说着，嘻嘻一笑道：“干脆还是那么一句话，今日我是要定了。”说着，拱手作了个揖道：“老朋友，赏赏面子！”

徐雷哈哈笑道：“好！我徐雷倒要见识一下阁下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手法，竟敢如此目中无人？”说着五星轮往空一举，道了声：“请吧！”

祝三立蛇形棒在左腕上一搭，冷笑道：“请！”

就在此刻，那一旁的纨扇穆银川一笑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退后一步，这

里，我是主人，理该小弟我来接待这个客人，怎么样？”说着手上的牙骨描金折扇，“呼拉”抖了开来，冷笑地望着祝三立慢慢走来。

短命无常徐雷本不愿直接开罪祝三立，因为祝三立的后面，还有一个涵一和尚，这个主儿，可是最难对付的一个人。这时候，穆银川代自己插手其间，真是再好不过了。

纨扇穆银川，掌中这柄描金折扇，有鬼神不测之妙，同时他最擅长的是打点穴道。此人在绿林中，是一个极难惹的人物，所以这时，他自告奋勇出来，对付老狸祝三立，实在是理想已极！

徐雷不由嘿嘿一笑道：“穆老三，辛苦了。”

一旁的苍须老人呵呵笑道：“穆老三，你可要当心了，祝老师的‘绝户指’可是有了名的。”

穆银川嘻嘻笑道：“秦胡子你放心好了，我既然敢出来，就没有把生死两个字看在眼里。”说到此，弯下腰来，微微笑道：“祝老师，你真要是成全了我穆银川，我倒也少现眼了！”

祝三立内心何尝不急？

在场这三人，可是没有个好应付的。他就是对付一个，也未见就能稳操胜券，更何况是以一敌三了。

虽然身边有个笠原一鹤，可是就像西游记里的唐僧一样，谁都想咬一口，藏还藏不住呢，哪里还敢叫他送上去？

他对于穆银川这个人，也是早就久仰了。这时见他竟以一柄折扇，要来对付自己蛇形棒，在意态上，分明是有些轻敌。

老狸祝三立是何等身分，焉能忍下这一口气？他其实哪里知道，穆银川这柄折扇，也就是随身的兵刃，这折扇内一十三根扇骨，能打人身三十六处穴道，百发百中，厉害之极！

老狸只疑对方有心轻视，不禁十分愤怒。他回过身来，对笠原一鹤道：“小伙子，你就坐在这里不要动！”

他鼻中哼了一声，接下去道：“在场各人，都是长辈，他们是不会向你先下手的！”

他说着又抖了一下肩膀，道：“当然我先要保护自己，如果我连我自己也顾不了，那也就管不了你了！”

笠原一鹤冷笑道：“祝师叔，你动手吧！”说着由腰上，一连抽出了长短两口双刀。他右手拿着长刀，左手持着短刀，立于竹林之下，面上带出一丝冷笑。

祝三立自忖着徐、秦二人，或不至于就向笠原一鹤下手。

这时，他就转过身来，对着纨扇穆银川点头道：“来吧，朋友，我老头子一生什么都会过，还是第一次会过拿扇子的人！”继又哧哧一笑道：“穆朋友，你扇下留情！”

弦外之音，自然很容易被人听出来。

穆银川面色一沉道：“祝老师说得好，要不是对付祝老师这种成名人物，我连这把扇子还不想动呢。”

说到此，他足下猛地向前一跃。掌中的折扇，“刷”一声，直向着祝三立胸前扇去。

祝三立蛇形棒向后一带，棒上的蛇形怪头，忽地向上一跳，直向着穆银川脸上反崩过去！

名家出手，毕竟是有异于一般。

双方兵刃甫一撒出，各自旋身而退。

他们几乎都知道这种招式用得老了。

第二次向正中一凑，祝三立的蛇形棒，是由下而上，“倒卷斜阳”，反点穆银川面门。

穆银川却是身形下塌，折扇合着，猛然地直点祝三立腋下。二人的势子，看来都是险到了极点。

只听得“铮”一声。

穆银川口叱了声：“好！”他身子霍地一个倒反之势，祝三立身形倏地腾起，蛇形棒由上而下，直向他头上砸去！这一势看来是“疾”、“狠”、“险”。

在场各人，都不由得为纨绔穆银川，暗捏一把冷汗，可是却都不知道，穆银川乃是一招明显的诱招之势。就在蛇形棒，堪堪已挨在了他的头顶上刹时之间。穆银川鼻中哼了一声，只见他那折扇“刷”地一声抖了开来。

祝三立方自心中一动，可是由于间隔距离太近，再想躲身，已是来不及了。就见眼前银光一闪，“刷”的一根骨签，由对方扇内射出。

这枚骨签速度惊人，只一闪，已临到了祝三立咽喉之上，老狸祝三立口中发出了一声怪叫。

在这危机瞬间，他不由把心一狠。只听得“克”一声，竟用口中牙齿，咬住了这枚骨签。可是由于签上力量过猛，祝三立虽练有“铁口云吞”的功夫，整个牙腮，酸麻到失去了知觉。

他尽管吃了这么一个大亏，可是却不敢丝毫现于面上。相反的，这种情形，倒使得纨绔穆银川，大吃了一惊，他竟是没有料想到，对方竟会有这么好的口牙功夫。当时怔了一下。

祝三立“噗”吐出了口中签，身子向后一倒，用“金鲤窜波”的功夫，猛地向后一栽！

这一翻、一窜的同时，他掌中蛇形棒却如同“金鸡点头”一般地点了出去。

金光一现，纨绔穆银川惊魂之际，未曾料到对方竟会有此一手。

见状，他大吃了一惊，左手一按地，身子忽然一个疾转，却是慢了一步。

老狸祝三立这一蛇形棒，正正地捞在了他的腿弯儿上。穆银川发出了“吭”的一声。

蛇形棒的棒头，也就是那生有倒刺的锋利玩意儿，正钩在了他的腿上。

祝三立一声冷笑道：“相好的，领教了！”他猛然向后一带腕子，“唰拉！”一声。

穆银川青绸裤管竟被撕开了。

祝三立的蛇形棒头，足足还拉下了他三寸见方的一块皮肉来！

鲜血就像水一样地淌了出来。

穆银川就地一滚，痛得直向牙缝里吸着冷气。

这位绿林道上的怪客，一生对敌，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丢人过，这是他生平从未遇过的奇耻大辱，当着这么多人之前，这个脸他实在是绷不住了。

只见他狂啸了一声，道：“祝老儿，我跟你拼了！”身形就地一滚，在滚动之间，他用掌心一压那折扇扇柄，“呼”向外一抖。只听见“喳”的一声，十二根扇骨，就象是一蓬箭雨一般，直向着祝三立全身上下十二处大穴

之上飞来！

老狸祝三立口中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他那矮小的身子，霍地向后一仰。

人们都几乎是一样的心理，胜利之后，也就疏忽了本身的防守。

老狸祝三立做梦也没有想到，穆银川在受伤之后，竟然有还手之能力。

十二根扇骨一闪而到，几乎连眨眼的工夫也没有。

老狸蛇形棒，盘空而上，把奔上半身而来的七支扇骨，尽数打落！可是下半身的五支，却不易对付了，他在危机瞬息之间，用两只脚踢开了直奔两处关节的两支，左手就势下击，又打落了两支。

然而直奔左肋的那支骨签，他却是没有闪开，当时只觉得左肋之下，猛然一凉。

祝三立口中“哦”了一声，当时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。

他左手向下一探，以二指夹住了骨签另外半截，猛地向外一拔。

祝三立由不住口中“吭”了一声，他身子猛然一晃，道：“好！”

左手向外一甩，这支骨签，直向着穆银川面上打去。

纨扇穆银川这时忍着腿上的奇痛，自地上一跃而起，一伸手接住了飞来骨签。

他身子摇晃了一下，又坐了下去。

苍须老人上前去，忙把他搀住。

穆银川嘿嘿冷笑道：“好，总算够了本！”

老狸祝三立强自提起一口真气，护封住伤处的穴口，不让冷风袭进来。可是他的行动，已大大受了拘束。

这时候，那一边的笠原一鹤，由地上“刷”地跃了过来。他口中大声道：“师叔放心，还有我！”说着背一贴祝三立，双刀一上一下，厉声道：“你们谁来，我就和谁拼了！”“短命无常”徐雷，见状呵呵笑了。他一面缓缓走过来，道：“小朋友，你放心，我们决不难为你师叔，只要你留下来，就行了！”说着两只手上的星形怪轮，互一交磕，发出了“呛啷”的一声。

笠原一鹤不由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老贼，你以为我怕你不成？”徐雷嘻嘻笑道：“算了吧，祝老头都不行，更不要再说你了！”笠原一鹤长刀一举，正要快刀劈出。

他身后祝三立，忽然大道：“不可！”

笠原一鹤道：“这老贼也太可恶！”

祝三立咬牙说道：“快快背我起来，快！”

笠原一鹤连忙将祝老背了起来。

徐雷冷笑了一声道：“祝老头还不服输么？”他说着身子猛然向前一扑，星形轮霍地向外一推。

可是祝三立手上的蛇形棒，却如同一条长蛇也似的，猛然向外一卷，“呛啷”一声。徐雷的双轮，竟为之荡开了一边，他不由大怒道：“老儿，想死不成？”身子向前一纵，五星轮一左一右，猛然向外抖出。

祝三立哑声道：“小子，看你了！”

笠原一鹤由声音里，已知道祝三立受伤不轻，当时一咬牙道：“师叔放心！”

掌中长刀，“呼”一刀劈出去。

徐雷身子如同风轮也似的一个疾转。

祝三立忽然大声道：“小心右侧！”

笠原一鹤慌忙向右面出一刀，只听得“呛啷”的一声，刀轮交击，冒出了一片火星儿。

各人都猛然身退。

徐雷见状，恨得怪啸了一声道：“祝老头，看我取你性命！”他双轮猛然朝天一举，双足一踹，如脱弦之箭也似的腾身而来。

两只星形怪轮，一下一下，平胸直推了过来。

笠原一鹤长刀直封前方，目光直视不动。

徐雷摸不清对方是日本刀法，只疑有诈。

他的一双怪轮，忽然往回一抽，改用“撞双珠”的手法，直向对方两肋之上点去。

笠原一鹤足下一顿，拔身而起。

可是徐雷五星轮之下，却有鬼神不测之威，只见他一声狂笑，他左手的轮子一松手，却用右手的轮子，正面朝上一击。如此一来，那支左轮，竟脱手而出。

只听得“擦”一声。

这一枚金轮，就像是划空的流星一样，直向着笠原一鹤身后祝三立背上袭去。

笠原一鹤身形腾在半空，背上又负有人。

徐雷的金轮，来得是这么突然快狠，他再想逃开，可真是大大的不容易了！

蓦地听寒空里一声清叱道：“打！”

黑忽忽地飞来一枚大石子儿。

只听得“当”的一声，正正地击在了空中的金轮上。这只金轮，吃斜刺里这么一击，“嗡”地一声，向一边错开了尺许有余。

如此一来，自然是大大地失去了准头，闻得“砰”的一声，这只星形怪轮，落在了数丈以外，一半都陷入到泥土之内。笠原一鹤才算侥幸脱险。

一条纤细的影子，自房上，就像燕子似地蹿了下来，谁都可以看清，那是一个看来三十七八岁的妇人。

月光之下，这妇人一袭紫色衣裙，只见她娥眉淡扫，杏目圆睁。

娇躯甫一落下，即叱道：“少年，快走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一怔。

他背后的祝三立催促道：“快走！快走！”笠原一鹤来不及问妇人的姓名，就转身而去。

短命无常徐雷吼了声道：“敢！”他身子猛然拔起，自后猛追过去。

可是那妇人却冷冷道：“让他们走吧，你也不吃亏，何必呢？”她说着话，玉手挥处，微微发出了破空之声。

徐雷身形本已腾起。

这阵破空声，迫使他倏地转过身来。他左手的星形轮“叮！”的一转，已把那枚暗器摆落于地！

徐雷低头看时却是一枚银质的小箭，他不由心中一惊，俯身拾起来看了看。

他脸色一变道：“哦！原来是……”

这时纨扇穆银川，已被苍须老人秦二棠搀回房去。

秦二棠送回了穆银川之后，再次窜窗而出。他眼看笠原一鹤，背负着祝

三立落荒而逃，心何能甘？当时厉声一吼：“好小辈！”说着，手脚同时用力，猛地一弹，如同狸猫一般的，自后猛窜过去。

可是他的身子，方落向屋脊之上。忽见一个妙龄少女，自房上露身而出，道：“打！”玉手挥处，竟发了一掌五色的石子。

秦二棠心中“哦”了一声。他用力地一踹瓦面，用“铁板桥”的功夫，向后霍然一倒，仅仅靠着一双足尖，来支持着他偌大的身体。

那一掌五色石子，就像是下冰豆也似的，只听得一片叮当声，落了一地都是。

苍须老人秦二棠，身形再次立起来之时，笠原一鹤早就走远了。

他恨得用力一踹，脚下屋瓦哗拉地碎了一大片。

迎面那个少女，仍然立在了身前，秦二棠心中一动，回头看了看，和徐雷说话的那女人，却又是另外一人。

## 第八章 妙使巧计诓无常

眼前这个，只不过是一个年轻姑娘！

只见她长长玉立的身材，清水脸，柳叶眉，小蛮腰，楚楚动人，腰后却配有鼓鼓的一个豹囊。她身穿白狸皮的紧身上衣，下着八幅风裙，为夜风吹得高高地飘了起来。

看起来真有说不出的动人，真是绰绰风姿，立在瓦上宛如玉树临风。

秦二棠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杏目扫了他一眼，却是一言不发，只带出了一个微微的冷笑。

苍须老人厉声道：“无知女孩，你可知坏了老夫的大事了吗？”接着愤愤地道：“那女人是你一路的么？”

少女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已知道，就不必多问！”

这时那妇人，回过头来，高声道：“小苓，不许无礼，下来见见徐前辈！”

少女身形翻身而下。

秦二棠一怔，也跟着飘然而下。

短命无常徐雷，这时脸色极为难看地笑了笑，指着那妇人，向秦二棠道：“秦胡子，你大概还不认识，这位女士乃是十二年前，无人不知的翠娘白姍！”

秦二棠面色一变，呵呵笑道：“我是苍须老人秦二棠！”翠娘也似微微一敬，当时衿衽为礼！

徐雷冷笑了一声，目光望向那少女道：“这位想是令媛了？”白姍微笑道：“正是小女匡芷苓！”说着回头嗔道：“小苓，见过你两位前辈！”

匡芷苓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二位有礼了！”

白姍望了她一眼，轻笑道：“小女自幼失父，由我抚大，不免娇惯了些，二位朋友千万不要见怪！”

徐雷这时勉强一笑道：“这两天，各路的朋友都来了，真是难得！”他面色一冷，继道：“白女侠来此何为？尚请直言相告才好！”

翠娘白姍，面色微微一红道：“说来或许有些冒失，好在徐兄是开朗通达之人，我白姍虽然是一介女流，却也是直性人！”徐雷呵呵冷笑，连连点头道：“不错！不错！”

白姍这才开门见山地道：“据闻徐兄发了一笔意外之财，不知可真否？”

徐雷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徐雷小小收获了一笔，却是闹了个满城风雨，无人不知……”说到此，目光闪闪道：“白女侠，在道义上，老夫愿解慷慨之囊，你需要多少钱，开个数目吧，老夫必定尽力，不让你失望！”

翠娘白姍，倒也没有想到，这徐雷竟会如此慷慨，一时不禁怔了一下。她慨然点头笑道：“徐兄真乃豪爽人也！”徐雷朗笑了一声道：“一点银钱又算得了什么？你要多少吧，说个数！”

白姍杏目一瞟一边的秦二棠，微微一笑，却未开口。徐雷哼了一声道：“秦二棠不是外人，你但说无妨！”白姍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不瞒徐兄，钱财虽好，但我母女尚非贫不能立，徐兄你有此意，我们是心领了！”

徐雷一惊，道：“那么你是……”

白姍冷冷笑道：“闻徐兄所得之各物中，有一枚‘翡翠梨’，此乃我传家之物，尚请徐兄你发还才好！”

徐雷不由面色陡然一变。他狂笑一声道：“白女侠，你误听传言，老夫何曾又见过什么翡翠梨来着？”

白姍呆了一呆，遂冷笑道：“徐兄，这翡翠梨对你无用，而于我，却是前代先人传下的一件纪念之物，你又何必据为己有？”

徐雷不由勃然大怒道：“白女侠，你这么说可就是太不识趣了。”他愤愤地道：“老夫确是得到一些东西，可是其中哪里有什么翡翠梨？白女侠这么说，岂不是无理取闹么？”

翠娘白姍冷冷笑道：“只怕此言失实吧！”

徐雷狂笑道：“信不信由你！”

一旁的秦二棠却也冷笑道：“白女侠此言诚属可笑！”

白姍冷冷道：“怎么见得？”

秦二棠哼了一声道：“白女侠的传家之物，自在中原……”他目光转向徐雷，接下去道：“可是徐老哥所得之物，明明是由那日本武士笠原一鹤手中取得的贡物，这其中又怎会有女士你传家之物呢？”

他哼笑道：“这不是好笑么？”

一旁的徐雷闻言点头道：“这就是了，胡子，你说好不好笑？”

白姍闻言目光一扫两人，鼻中也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们又知道什么？”

她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外子匡飞，据传曾留居过日本，而我那件传家之宝，一向为其保管，很可能流传到日本，这又岂是不能够么？”

徐雷狞笑道：“白女侠，这件事你还是不必相信谣传的好！”

白姍忽然转身问女儿道：“小苓，那日本武士走远了么？”匡芷苓上房，眺望了一下道：“走远了！”说着飘身而下，道：“妈！事到如今，我们还有什么好客气的？”

白姍瞪了她一眼，说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”遂向徐雷说道：“徐老当家的，你已然矢口否认，我自然也是没有办法，不过……”

她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如果那个日本少年，承认有了这件东西，又待如何？”

徐雷冷笑道：“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！”

白姍秀眉一挑道：“好！我们有了证据会再来的！”说着向女儿匡芷苓叱道：“走！我们走！”

匡芷苓使了一个眼色，白姍立刻会意，就笑了笑，道：“大家都是江湖混的，何必呢？”

徐雷本以为她们要走，见状怔了一下。他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白女侠，还有事么？”

白姍一笑道：“还有事要问……”才说到此，因见秦二棠回转身去，白姍忙加一句道：“秦兄请慢一步，我尚有事，要向二位请教！”

秦二棠蓦地回过身来，道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白姍一笑道：“二位可曾知道，那枚翡翠梨之中的隐秘么？”秦二棠茫然地摇了摇头道：“昔年武林中盛传的日月岛——可是与这翡翠梨有关？”

白姍点头笑道：“正是有关！”

短命无常徐雷听到这里，不由一双深邃的眸子，向着白姍斜视了过来。

白姍嘻嘻一笑道：“这件事徐当家的可知道？”

徐雷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，冷冷地道：“老夫不知道，却也不想过问！”

白姍看了两人一眼，道：“其实说了也是无妨！”她目光转向秦二棠道：“秦当家的，你可知那日月岛的情形么？”

秦二棠似乎也为这件昔日的谣传而提起了无比的兴趣！他奇怪地道：“这件事，只怕无人知道，莫非白女士知道？”

白姍冷冷地说道：“只怕当今天下，除了我白姍之外，尚无一人知道这事的内幕！”

这一句话，令二老都是一惊，秦二棠只是好奇而已，可是徐雷的表情，却完全不同了。他呵呵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哦？这倒是怪得很，白女侠何妨说出来，也让我们二人开开茅塞！”

翠娘白姍，向他看了一眼，道：“我正要说出！”于是她接下去道：“那日月岛，乃是宋朝时候，金人侵宋时珍藏的一处宝库，因日月岛只是一个地名而已！”

“宝库？”

“宝库？”

二人不约而同，发出了一声惊叹！

当然，这其中短命无常徐雷的表情，又较不同些罢了。

白姍嘻嘻笑道：“该宝库中，听说珍藏有金人历代帝王所搜刮的各种珍宝，名目之多，有如天星，听说凡人只得其一，一生已可享用不尽！”

“哦——”

两个老人，都不约而同地张大嘴巴。

短命无常徐雷，接着嘿嘿一笑道：“这又与那枚翡翠梨有什么关联呢？”

白姍冷目看了他一眼，哼了一声道：“徐老当家的，好像你对于这件事很关心似的？”

徐雷哈哈一笑道：“闻财而喜，人人都不例外，又何独我徐雷例外？”

白姍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自然是与那翡翠梨有关！”

她追述这件事，道：“先世祖父，那时乃是大宋的一名匠师，技艺之巧，至今仍未闻有出其右者！”

二老都张大了眼睛。

徐雷搔了一下左耳道：“有意思！”

秦二棠却翻着眼皮道：“是石匠？”

白姍道：“也可以这么说，他老人家擅筑机关，设埋伏，设计之巧，可谓当时首屈一指！”

徐雷鼻中哼了一声。

他们这个样子，看起来就像是在说故事一样，哪里又像是敌对之人。

白姍不厌其烦地接下去道：“金人元帅名叫‘伯颜’，入宋之后，奉命亲自找到了我那位老祖父，把他老人家带到了日月岛！”

“哦？”

“原来是这样啊！”

这一次，连秦二棠也听傻了。

白姍淡淡一笑道：“于是我那老好人的祖父，在他们威迫之下，替他们设计了这座宝库！”

“宝库——”

徐雷扬了一下眉毛，不好意思的又从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鬼话！”

秦二棠一本正经道：“不，这很有可能！”

他看着白姍，笑了笑道：“白女士，请接下去，这很有意思！”白姍冷笑道：“这不是故事，而是事实！”

说着加重语气道：“我所说的，乃是句句实话，否则天诛地灭。”

徐雷内心跟着怦然大跳了一下。

秦二棠却连连点头道：“我绝对相信，请继续说下去！”

白姍现在已大致知道翡翠梨在哪里了！

她微微一笑道：“我那老祖父，虽是被金人所迫，却仍未忘了私心。”

“……他老人家别具匠心的，设计了一枚翡翠梨，把设计的宝库，与其中机密全然绘于梨之中！”

徐雷口中“哦”了一声。他身子晃了一下，就像喝醉了酒似的。

秦二棠奇怪地道：“老哥哥，你怎么了？”

徐雷定了一下神，哈哈笑道：“荒唐！荒唐！小小一枚翡翠梨又怎能？……”他怔了一下，道：“再说……这梨又没有缝，怎么开呢？”

“你怎知没有缝呢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徐雷脸色一红。

幸亏天色很黑，看不清他的脸色，可是白姍那如电也似的眸子，却直直逼视着他，丝毫不放松。

徐雷接着又是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梨怎么会有缝呢？莫非白女士见过有缝的梨不成？”

白姍道：“这枚翡翠梨却是有缝，只不过是容易看出来而已。”

徐雷心中一跳，真恨不能立刻返回，背着人，找出那梨看一个仔细。

秦二棠却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么说，要是得到那翡翠梨也就等于得到了那宝库的钥匙了！”

徐雷的眼睛，瞪得是又圆又大。

白姍一笑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并不等于！”

“并不等于？”徐雷哑声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他的心从嗓子眼又落到了肚脐眼，失望透了。

白姍淡淡一笑道：“因为知道这隐秘开启翡翠梨之法的，只有两个人！”

“两个人？”

“哪两个人？”

二老每人都问了一句。

一旁的匡芷苓这时上前道：“妈！少说几句，咱们回家去吧！”徐雷哈哈笑道：“小姑娘，这故事很有趣，何不等你母亲说完再走也不迟！”

匡芷苓冷冷一笑，把头转过一边，可是她内心不禁暗暗欣喜，因为母亲的计谋，似乎已有成功的可能了。

秦二棠问道：“哪两个人？”

白姍一根手指，指了一下自己道：“一个人是我！”秦二棠呵呵一笑道：“另一个呢？”

白姍一笑道：“恕不奉告！”

短命无常徐雷呵呵一笑道：“其实这又关我什么事？”白姍一笑，道：“本来就不关你的事嘛！”

徐雷冷冷一笑道：“白女侠，你就错了，依老夫看来，人家要是真得到了翡翠梨，还怕弄不开么？又何独你们二人知道开法？”

白姍冷笑道：“你所说一点也不错，只是你却忘了一件事！”徐雷怔了一下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白姍一笑道：“炸药！”

徐雷怔笑道：“炸药，什么炸药？”

白姍笑咪咪道：“我那老祖宗也想到了这一点，所以在梨之内，装有独门炸药，安有七十二道引线，通于梨全身！”她冷笑了一声，又道：“任何人，只要是不擅开启之法，自己乱来，只要触及其中一条引线，梨本身立刻炸成粉碎，开启之人还难免受伤！”

“哦——”

又是两声嗟叹，徐雷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妙：妙！设计得真妙，我想——”他目光望着白姍笑了笑道：“……这是我们瞎聊，那翡翠梨到底是怎么开法呢？”

白姍微微一笑道：“只要你把翡翠梨给我，我就说出开法！”

徐雷冷冷一笑道：“岂有此理，白女侠真会开玩笑！”

白姍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就算是吧！”她笑了笑又道：“说了半天，我也该走了！”

秦二棠却仍然兴趣浓厚，追问道：“白女士，你说那另外一人知道，那个人是谁呢？”

白姍一笑道：“其实那人住处，离此并不远。”

徐雷拉长了耳朵往下听，可是这时，一旁的匡芷苓却插口道：“妈，别说了，我们走吧！”

白姍笑了笑道：“好了，打扰！打扰！再见！”说罢拉着女儿转身跃房而上。

一场大战之后，平静却又是来得那么突然！

苍须老人秦二棠不由冷笑一声，正要纵上，却为徐雷一把抓住了。

秦二棠怔了一下道：“咦，莫非就这么放她们走？”

徐雷“嘘”一声道：“小声……”

他指了指前面道：“我们蹑下去跟着她们，快！”

苍须老人弄了个莫名其妙，小声道：“这是干什么呢？莫非咱们两个怕了她俩是怎么着？”

徐雷急促道：“不是的，快……”

说着他二人忙越房而过。

奇怪的是，那白氏母女二人，并没有走远。这时她们二人，仍在边行边谈，声音很大，而且足下走得很慢。

徐雷嘘道：“你就在此不要动，我跟上去！”他是存有私心，恐怕秦二棠听出了机密。

当时匆匆交待完，遂轻手轻脚地蹑于二女身后，二女兀自边走边谈。

翠娘白姍笑着对女儿道：“可笑那徐老头儿，真是傻到了家，到手的财都不会发。”

暗中的徐雷，不由顿时心中一动。

他忙跟上两步，倾耳去听。

这时那个姑娘匡芷苓，噗嗤一笑，道：“谁说不是呢！妈呀，当时我真怕你把那个人的名字说出来，他要是找了去，岂不是糟了？”

白姍哼笑道：“你把妈妈看得这么傻呀？”

说着二人都笑了。

徐雷这时一颗心几乎都提到了嗓子眼了。他心里想：“唉，要是她们两个停下来说话就好了，我也可以听一个清楚！”心念及此，就听得前行的姑

娘匡芷苓道：“妈呀，我的腿都酸死了，坐下来歇歇吧！”

白姍回头看一眼，徐雷忙闪向一边。

就听她道：“好吧！可是只能歇一会，因为这地方，离他们太近，万一要是那徐老头儿碰见了，岂不又是麻烦？”说着二人就在眼前那片竹林内坐下。

徐雷喜得几乎要跳起来了，他心里忖道：“这可是天助我也！”

竹林中隐身的地方多的是，他很容易就隐藏在二女的身后，近得可以听清楚她们每一句话。

这时就听匡芷苓道：“妈，这么说，那个翡翠梨，真的就在徐雷的手里？”

白姍冷冷地道：“这还能错得么？”

暗中的徐雷，不由一愣，心说：“完了！”可是他倒也没有把这母女放在眼中，遂又继续听下去。

匡芷苓又道：“妈，那个翡翠梨，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呀，那么多宝贝藏在日月岛？”

翠娘叹息了一声道：“孩子，那还错得了？”

匡芷苓愤愤道：“我那外祖公真可怜，现在怎么办？梨也丢了！”

白姍哼了一声道：“这梨，我早晚是要寻回去的，你不要急！”徐雷心中不由暗笑道：“你不要急，这梨你早晚也拿不走的！”

匡芷苓道：“妈，你说还有一个人知道这翡翠梨开启的办法，是真的？”

白姍道：“当然是真的。”

匡芷苓问：“那个人是谁？”

徐雷倾耳去听，一顶颗心几乎要跳出来了。

白姍道：“小孩子问这些干什么？”

徐雷不由大夫所望，可是接下去他又心活了，就听匡芷苓哀求道：“妈，你告诉我吗！我又不是外人。”

白姍才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好吧！”遂又接道：“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千万！”

匡芷苓点点头道：“当然当然！”

白姍才叹了一口气，很小声地道：“这个人姓文名素姬，文章的文，素色的素，姬妾的姬！”

匡芷苓道：“是个女的呀？”

翠娘点了点头道：“一点也不错，是一个老婆婆，还是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太婆！”

匡芷苓奇怪道：“她怎么知道呢？”

白姍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文素姬是我的乳娘啊，这件事她怎会不知道？她自幼跟随我家，所以此事竟被她探听到了！”

徐雷在暗中又是一动，心道：“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！”

他把“文素姬”这三个字，以及她的素描，牢牢的记在心里！

可是天下这么大，去找寻这么一个渺小的老婆婆，真好比海底捞针，那简直是太难了。

想到此，不禁又发起愁来！

可是奇怪的是，他所认为难的事，每一件都会立刻获得解答。

立刻，他就听到匡芷苓在问：“妈！那文老婆婆，现在什么地方呢？”

白姍道：“住的地方倒是不远，我前两天还去看过她一次，现在是老了，

不愿动了！”

匡芷苓道：“她住在哪里呢？”

白姍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现在把她接出来，暂时住在客栈里，她年纪大了，又无儿女，等我们这边事办完，我想把她接到家里去！”

匡芷苓道：“她一人住在客栈里？”

白姍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可不是，她实在是一个可怜的老婆婆了，我想她是活不了多久了，到现在都念念不忘那日月岛的宝物——唉！”

匡芷苓停了一会儿道：“妈！这个文婆婆她会不会武功呢？”白姍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武功！一阵风也能把她吹倒了！”匡芷苓嘱咐道：“妈！要小心一点，要是那徐老头找到她，岂不是糟了！”

白姍点了点头道：“这倒是实话，要是徐老头找到了她，一切都完了，不过，那徐雷怎么会知道呢？”

徐雷听得不由心内暗暗发笑，狂喜忖道：“活该我徐雷发大财，真是天从人愿！”

想着还想继续往下听，却听那白姍站起来道：“好，歇息够了，我们走吧！”

匡芷苓有意无意地回了一下头，道：“我真怕这里有人……”

她母亲道：“傻孩子，不会的，快走吧！”说着母女二人，各自展开了上乘的轻功，一路轻登巧纵而去！

她们走远之后，短命无常徐雷才立起身来，他那双深沉的眸子，闪着过分狡智的光芒，鼻中冷冷哼了一声。

这时苍须老人秦二棠，飞纵过来，嘻嘻笑道：“真让你猜着了，她们说些什么？”

徐雷摇了摇头道：“只是些废话！”

秦二棠一怔道：“这么说，你白听了？”

徐雷哼道：“那可不是！”

秦二棠愤然道：“这么说，真太便宜她们了！”说着他搓了一下手，嘻嘻笑道：“老徐，关于那翡翠梨……真在你手里么？”徐雷面色一变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，莫非我徐雷还会骗你不成？”

秦二棠一摆手道：“别急！别急！我的老朋友，我只是随便问一问……”他嘻嘻笑了笑，道：“因为外人都这么说！”

徐雷冷笑道：“那匣子里的东西，你和银川不是都亲眼看过了，还问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秦二棠红着脸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就算我没问，我们快进去瞧瞧吧！穆银川八成是伤得不轻！”

说着他们匆匆返回房内。

虽说是到手的笠原一鹤，叫他又跑了，可是徐雷却由匡氏母女口中，得到了另一桩宝贵的消息，也算是“塞翁失马”未尝不是福。

“老爷客栈”的伙计刘二呆子，懒洋洋地坐在门口，太阳正照在他补过的破裤裆上。

好几天这客栈一直没有什么生意，倒是今天早上，来了一个老太太，给他新春发了市。

这个老太太，从哪里来，他不知道，到哪里去，他更不知道，只说是姓文，刘二呆子还是真瞧不起她，因为她还瞎了一只眼。

可是他这种观念很快就改过了，因为中午的时候，这位老太太，特别把他叫过去，赏他一锭银子，拜托他帮一个小忙。

这个小忙，刘二呆子倒是挺愿意帮的，因此，他从中午，就搬了一把小椅子，坐在门口，等着那个要来找老太太的朋友。

现在太阳都快下山了，那个人还没来，刘二呆子就有点发傻了。

这倒不是愁那个人不来，而是怕到了口袋里的银子又飞走了。

他叹息一声，喃喃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这小子是腿上长了疮了吗？怎么还不来呢？”

说着一只手抓起椅子正要进去，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山坡上响起了一阵马蹄声。

刘二呆子一喜，心说：“八成是来啦！”

他赶忙坐了起来，果然，他看见山上走过来一匹大黑马。黑马之上坐着一个高身材的白胡子老头，挺直的腰干和一双深邃的眸子，显得这老头儿，还有些活头。

刘二呆子远远注视了他一下，果然不错，就是这个人，他就闭上了眼睛，装着在椅子上打盹。

马蹄子的声音，就在他面前停下来。

马上的老人，似乎已灰心了。

他喃喃自语道：“这是最后一家！”说着也不下马，只用手上的马鞭子，在刘二呆子身上碰一下道：“嘿，醒醒！”刘二呆子口中“哦”一声，慌忙跳起来。他点了一下头道：“老客人，要住店吧？”

老头儿摇了摇头道：“不是，我是来找人的！”刘二呆子搔了一下头道：“找人？”

老头儿道：“你这店里……”说着口中“哦——”了一声。只见他由身上摸出了小块银子，往刘二呆子手中上一塞，笑道：“这个你留着喝杯酒吧！”

刘二呆子嘻嘻一笑，就收下了，他心里不由笑道：“妈的，那老太太猜得一点不错，果然我是两头见财！”入手后，他掂了掂，这一块可比那一块轻多了。当时弯腰笑道：“哟！老客，这可是不敢当，你老要是有什么差遣，只管吩咐一声！”

老头儿一只手摸着胡子，微微笑道：“不用，不用，我只是打听一个人，问几句话，你只要老实告诉我，就行了。”刘二呆子一缩脖子，笑道：“你老要打听什么呢？”这白胡子老头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只问，你这店里，可是住着一个老婆婆没有？”

刘二呆子左右看了一眼，小声道：“老客，你是问一个生病的老太太？”

老头儿立刻精神一振，说道：“不错！不错！”他按鞍子，由马上跳了下来。

刘二呆子一怔，心中说道：“喝！真利落！”

这白胡子老头，立时紧张地问道：“这老婆婆，还瞎了一只眼，有这么一个人吗？”

刘二呆子连连点头笑道：“老客，你可真是问对人了……不过……”

老头儿一把抓住了他的手，道：“有没有？”

刘二呆子直龇牙，他连连点头道：“有，有……啊唷！快松手！”

老头这才张开了手，嘻嘻笑道：“我是太高兴了，这老婆婆是我一个亲

戚，我找她好久了……”

刘二呆子翻着眼道：“这老太太是姓文吧！”

老头儿连连点头笑道：“不错！不错！文素姬！”说着他把刘二呆子，拉到了一边，小声道：“伙计，你把这情形老实说一说，我再给银子！”

说着又掏出一块银子塞到了他手中。

刘二呆子喜得直龇牙，说道：“文老太太是前两天，被一个妇人送来的！”

白胡子老头，连连点头。

刘二呆子又道：“那个妇人把她留下来，还托我照顾她，说她老太太身上有病，而且还关照我，有人问，就说不知道，可是……唉，你看，我什么都说出来！”

白胡子老头拍着他肩膀，嘻嘻一笑道：“说了就说了，我又不会害她！”说着眯着双眼道：“这老太太在哪一间房，你告诉我，我去看她去！”

刘二呆子轻声道：“跟着我来吧！”

白胡子老头，连连点头说道：“好！好！”

刘二呆子又小声道：“老客人，要见了她，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，就是你自己访察出来的！”

老头笑道：“行，你放心！”

说着就跟着这伙计，一块进了客栈。

白胡子老头，一打量这“老爷客栈”，可是差多了，客栈里光秃秃地，没有一棵树，墙上的粉饰一块块都剥落了。拐了一个弯，正面一扇木头门。

刘二呆子用手一指道：“喏！就在这里，老客，可轻着点叫门，别吓着她！”

老头点头一笑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！”他挥了挥手，刘二呆子就走了。然后他上前几步，轻轻叩了一下门道：“有人么？”却听得房内，传出一阵“笃笃”的木鱼之声。接着木鱼声就停了，过了一会儿，才听得一个女人微弱地道：“谁呀？”老头儿咳了一声道：“老太太是我，开门吧！”门内传出奇怪的声音，问道：“你是谁呀？”

说话还带跑声。

白胡子老头左右看了一眼道：“匡夫人叫我来看看你的，开门吧！”

门内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等一会儿！”

接着，又听一阵疾促的喘息声道：“……唉……人老了，耳朵……也不听使唤了！”

接着门就开了，现出一个弯着腰，一身黑衣服小脚老太婆！她一只眼睛，用黑线拉着一块三角形的布遮着，头上戴着一顶老太太戴的黑帽子。只是这顶帽子，好像很大，差不多连眉毛都遮住了。这还不说，她脖子上，还围着一块围巾，差不多把嘴也遮住了。

如此一来，只露出当中一小块，屋里灯光又暗，真看不清楚她。

白胡子老头抱了一下拳头：“文老太，请了！”

老婆婆后退了一步，哑着声音道：“哟，你怎么知道我姓文呢！”

老头嘿嘿笑道：“我怎么不知道，匡夫人是我一个表亲，我能不知道你怎么？”

这老太太口中“哦”了一声，她弯着腰，上下看了看他道：“……是怎么回事呀，老先生，你贵姓呀？”

白胡子一笑道：“张！”

文老太太就点头道：“哦！张老先生，请坐！请坐！”

这位自称姓张的老头儿，就坐下了，他顺手把门关上，微微笑道：“老太太，夫人托我来此，有一事相求，尚请行个方便！”

文老太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有什么事，你尽管说吧！”说着分出一只手，在腰上捶了一下道：“……老了，身子也不行了，唉！谁知道还能活多久呢？”

说着，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张先生，你不知道……我自己的儿子也死了，钱……钱……”

她伸出了两只黑色的手，抖了抖道：“……唉，一个也没有呀！”

老头儿嘿嘿冷笑道：“你怎不向匡夫人要呢？”

文老婆婆咳了一声，叹口气道：“她也没有呀，哼，这才叫‘抱着金碗要饭’呢！”

张老头哧哧笑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”

老太太叹息了一声道：“唉！张先生你也不是外人，你莫非不知道……”说着左右看了一眼。

张老头道：“……有什么事，你请直说吧！”

文老太弯下腰来，小声道：“她手里有了翡翠梨……”张老头一笑道：“怎么样呢？”

文老太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是不知道，那个翡翠梨，里面的玩艺儿，可值好几万呢？”

张老头心说，要是只值这点钱，我也不会这么起劲了，当时神秘的一笑道：“听说，你也会开那个梨，是吧？”文老太一怔道：“噢，你也知道？”

张老头一笑道：“当然！”

文老太接着叹息了一声道：“……那有什么用呢？东西也不是我的……”才说到此，忽见张老头由怀内掏出一个东西一晃，晶光四射！

文老太又“哟”了一声，道：“……这是什么呀？”张老头嘻嘻笑道：“翡翠梨！”

文老太“呼啦”一下就站起来了，只见她单眼发直，哆嗦道：“……老天爷，翡翠梨，怎会到你手上来啦？”张老头嘿嘿一笑道：“那你就别管了，我只问你想不想发财？”说着由怀里拿出一个红绸子包着的小包，往桌上一放，分量极沉，他嘿嘿笑道：“喏，这是黄金四十两！”文老太抖着道：“金子？”说着就要伸手去拿，这白胡子老头，把这包金子，向后一收，笑道：“慢着！”

文老太失望地坐下来，傻傻地笑了笑道：“金子是你的，我也不能要呀！”

老头儿哧哧笑道：“文老太，只要你想要，这包金子就是你的，而且事成之后，还有一份更重的！”

文老太两只手互捏着，直发抖，她又站了起来，抖着声音道：“……天呀，这是真的！你可是财神爷上门！”张老头嘿嘿一笑道：“怎么样？就听你一句话了！”文老太急得一双小脚，在地上乱动弹，她傻笑道：“钱！我要……”

张老头呵呵一阵轻笑，道：“好，那好办！”说着把那包金子递了过去，文老太用颤抖的双手接过来，口里直念着佛。她匆匆打开来，见里面果然是黄澄澄的金子。

她简直就像要疯了一样，把它赶忙包起来，放在她身上的口袋里面。

张老头笑道：“没有骗你吧？”

文老太笑道：“说吧……财神爷，不过，我能做什么呢？一个病老婆子！”

张老头一笑道：“很简单——”他伸手掏出了那个翡翠的梨，在空中一晃道：“只要把它弄开！”

文老太喃喃道：“哟，还真是那东西！”她哑着声音道：“你在哪里……弄的呀？”

张老头笑道：“你就别问了，怎么样，你能不能开？”文老太太嘻嘻笑道：“你还真算找对了人，这天底下，大概只有我和匡夫人两个人会……”说着她伸出手来，道：“……拿过来，叫我看看！”

张老头略一犹豫，道：“还是在我手上吧！”

文老太桀桀笑道：“你还怕我拿走，是怎么着？”张老头想了想，道：“好吧，你可要仔细，别摔坏了！”文老太一面站起来，双手接过了翡翠梨，她把它拿到了灯光之下，仔细瞧了瞧。

张老头就站在她身后，问道：“怎么？不错吧？”

文老太点头道：“一点没错！”

张老头不由狂喜，道：“弄开它！”

文老太回头笑道：“财神爷，这玩艺可不能急咧，里面可是有炸药，弄不好，我这条老命……”

这说话，倒是和翠娘白姍一模一样。

张老头不由愈加深信不疑，他点了点头道：“那您可要小心呀！”

文老太嘻嘻一笑道：“你闪开点灯光儿，我眼花！”张老头就向后退了几步。

文老太拿着梨道：“我得把东西找出来！”说着就向房中一个大木柜走去！

张老头大声道：“喂，你上哪去，不要动！”

文老太回过身来道：“没有东西，让我怎么开呢？”张老头走过来，说道：“你要什么东西？”

文老太笑道：“要细薄的青铜制钱三个，冷水一碗！”张老头一笑道：“我当什么要紧的东西呢？这个简单，我有！”说着由他身上掏出了三枚金钱鏢来，笑道：“你看这行不行？”老婆婆接过来，仔细看了看道：“行！冷水呢？”

张老头一笑道：“冷水还不容易！”他顺手把一杯冷茶端起来道：“这不就行了！”

文老太接过茶来，呵呵笑道：“财神爷，你最好退到门口去，万一要是炸着了……”

张老头紧张地道：“你要仔细，可不能弄炸了！”

文老太随口道：“我知道！”

张老头眼珠一转，已把这房中情形看清了。

窗户是和门在一边的，是这间房子两个唯一的出口。换句话说，他只要站在门口，也就毫无问题的，可以控制着窗户，如此一来，就算这老婆子起了盗心，也是插翅难逃！有了这种心理，他就大方地退到了门前。

文老太一只手拿着翡翠梨，一手端着凉水。

她抖颤颤地道：“劳驾！你能把灯端着么？”

张老头说道：“行！”

他就走过去端灯。

忽听得“噗！”地一声，文老太口中的凉水，这时竟喷了出来。

那盏灯，立刻就熄灭了。

室内立刻一暗，张老头怔了一下道：“老太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你……”才说到此，那文老太一声叱喝道：“打！”

当空“哧”的一声，三枚金钱镖，破空而来，直向着张老头上中下三路打来——就是张老头给她的三枚制钱。那老头儿到这时才知道是上当了。

他大吼了一声，身子霍地向后一倒，三枚金钱镖走空，擦面而过。

张老头一声怒叱道：“老乞丐，还我的东西！”他猛地一抖双掌，用“挂山运掌”的掌力，直向室内打去。可是掌风过处，这间房子都震得动了起来，却没有听见那老太婆任何回音！

张老头四处一望，黑混混地，哪里还有文老婆婆的踪影？他不由大吃了一惊，整个头“轰”了一声！

他狂吼道：“好呀——”

当时由身上摸出了火折子，就空一晃，火光立现。他在室内到处找了一遍，哪有文老太的影子。

只气得他咬牙切齿，重重地跺了一下脚道：“完了，想不到我徐雷终日打雁，今天却是叫雁啄了眼了。”

想着弯下腰，看看床下，也无人影。

他怔了一下道：“怪哉！莫非她是鬼不成？”

想着见眼前一个大柜，靠墙而立，他点了点头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老鬼，你跑不了的！”

说着，飞起一脚，“叭”一声，已把柜门踹开。

柜门这一踹开，立时他就呆住了。

原来柜门之内的墙上，竟先挖了一个大窟窿，那文老太，早已由此逃之夭夭。

短命无常徐雷气得怪叫了一声，差一点昏了过去！他收起了火折子，矮下身子，也窜了进去。

人跳出去，竟到了室外，来至院中。

只见那破洞之处，放了一些树枝作为掩饰，徐雷这时脸都气青了，他重重地在地上跺了一脚，骂了一句极难听的话。偏巧那个伙计刘二呆子，这时正跑过来道：“老客，怎么回事？”

徐雷不由大怒，当胸一把抓住了他，厉声道：“兔崽子，你做的好事。”

说着用力往下一按，刘二呆子“扑通”一声就坐了下来，吓得他大叫道：“爷爷饶命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徐雷这时又怒，又气，又懊悔，他真有些站不住了。当时摇晃了一下头，厉声道：“王八儿，你说，那老婆婆藏到哪去了？说一句瞎话，我活劈了你！”

刘二呆子吓得直磕头道：“爷爷，饶命呀，我真不知道……我……”

徐雷气得跺了一下脚，他顺手一掌，只听得“叭”一声。这可真叫做冤枉，这刘二呆子只觉得眼前一黑，“啊唷”了一声，顿时就缩在地上不再动了。

短命无常徐雷，用很快的速度，在这老爷客栈里，四下走了一转。

他确信，那老婆婆不会藏在这里。

只是现在，再要去找寻这个人，老实说，已实在是太晚了。他真想哭，上了这么一个大当，却是无从发泄。想不到，到了手十拿九稳的东西，竟会

又如此地失去了。偏偏这件事，他只能当是吃了个哑巴亏，还不能对外嚷嚷，因为这翡翠梨在自己手里他始终瞒着任何人，此刻自然无法再说失去的话了。

可是，这件事深深烙在他内心。

他现在一切都明白了。

他知道，这是白姍母女有意布置好了的一个陷阱，故意诱使自己前来上当。

想不到自己聪明一世竟然糊涂一时。

“好！白姍，这个梁子我们接上了，我如不讨回失物，不置你母女于死地誓不为人！”

想着他怒气冲冲地，跨上了他的马。

却不知这马才走了百十步，就喘成一气，走不动了。徐雷跳下马一看，原来那马腹上的肚带子，竟是被人给割断了。

这不用说，必定又是那老婆婆，临去时动的手脚。“短命无常”徐雷，发了嘿嘿一片冷笑，当时真恨不能一掌把马头打碎。

可是这么做，又有什么用呢？

他只好忍着气，牵着这匹马慢慢地向回走去。

他一路走，一路回想着，那个叫文素姬的老婆婆的样子，可是他越是想，越是想不出一个具体形象来！

因为他所看的，是那么少，那么模糊不清。

试想，一人瞎了一只眼，上面帽子遮眉，下面又围着口鼻的人，你能够看清楚她是个什么长相么？

徐雷不禁直冒冷汗，他翻遍了回忆，却也是想不出来，江湖之中竟会有这么一个人物。

其实，他哪里又知道，文素姬这么一个人，也是虚无而不存在的呢！

## 第九章 机智巧夺翡翠梨

大胜关西边，有一座鼓楼。

这时候，楼内正有一男一女，两个少年在来回地走着。

他二人不时的，推开窗子，向外张望着。忽然，一阵马蹄之声，划破了沉寂。

少年立时面色喜道：“妈回来了！”

那个少女忙跑下楼，推开了门，一个一身黑衣的老太太催马而进。

她由马上跳下来道：“快关上门！”

少女依言而为，回头道：“怎么样，妈，成功没有？”

老太太——文老太太，一笑道：“真妙！”她说着话，腰也直了，嗓子也不哑了。而且从声音里听起来，哪里像是一个病弱的老太太？只见她用手向头上一抓，已把戴在头上的帽子抓了下来，微微摇头，落下了满头秀发。然后她把围在脖子上的围脖，向外一拉，现出了她白润的颈项和红红的嘴唇。

立刻现出她本来面目——翠娘白姍！

那一双少年男女，也正是她的心爱子女，黑羽匡长青和匡芷苓。他二人闻得母亲成功而回，都不禁高兴得跳了起来。

翠娘白姍陆续脱下身上的外衣，现出了她的葱绿色对襟袄和酱色的风裙！

她足下一双小脚，不过是踩着的一对木跷。

一切都恢复本来面目之后，她才笑嘻嘻道：“徐雷那老头儿，果真是中计上当了！”

说着她从身上拿出了红布包着的那包金子，道：“此去天涯，我们不愁没有路费了！”

匡长青和匡芷苓详细追问，白姍略说了一个大概，兄妹二人不禁笑得直不起腰来！

白姍却告诫他二人道：“你们也不要太高兴了，现在虽然翡翠梨到了我们手中，可是却更不能大意！”

匡芷苓立刻道：“我们何不就去日月岛？”

白姍摇头道：“傻丫头，你急什么？我想那徐雷，吃了这么一个大亏，他是决不会甘心的！”想到此，微微皱了一下眉道：“他必定会来找我们麻烦的！”

黑羽匡长青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们莫非就怕了他不成？依我说不如……”说到此，他见娘亲脸色不善，就把说到口边的话忍住了。

白姍冷冷地道：“你要是这么做，我们迟早都要失败的，青儿，你的个性太强了！”

匡长青剑眉微扬道：“可是，敌人如果找上门来，我们也不理么？”

白姍冷笑道：“从今天起，我们给他来一个避不见面，如此一来，可以省却许多的麻烦！”

匡芷苓皱眉道：“可是‘阴风叟’岳桐马上要来了，我们不是同他合伙么？”

白姍笑着摇头道：“我们才不跟他一伙呢！他是无恶不为的强盗，可是我们，却是良善人家，怎能同他为伍？”她顿了一下，接下去道：“我们所

以要来的目的，无非是找回这件东西，现在东西已到手，我们就不要再多事了！”

匡长青却不以为然，道：“如此一来，岳桐岂不要笑我们失信无能？”

白姍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青儿，你这句话，固然也不错，可是你莫非忘了，那个老和尚对你所说的话了？”

匡长青怔了一下，这才想起来，他冷冷地道：“这翡翠梨乃是我们家的故物，莫非那和尚也要索回么？”

白姍冷冷一笑，道：“笠原一鹤是他的徒弟，焉有不追回此物的道理？”说着她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个和尚，当初是你父亲第一个挚友，他的武功实在高，唉——不是我妄自菲薄，我们三人要是同他对手，还差得远，到时候只怕是自取其辱啊！”

匡长青闻言后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妈，你说错了，爹爹离开我们这么些年，杳无音讯，这个和尚正是可疑，我们岂能放过他？”

白姍猛地站起来道：“还提那个无情无义的人干什么？”

匡芷苓皱眉道：“爹爹也许有说不出的苦衷。”

白姍恨恨地道：“说不出的苦衷？”她喃喃道：“可怜我一个人，含辛茹苦，带两个孩子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两粒泪珠儿，脱眶而出。

兄妹二人见状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匡芷苓忙上前去道：“妈妈不必伤心……这件事，我想还是等见着那个涵一和尚再定理由的好！”

白姍这时掏出了手绢，挤了一下眼泪！

她点了点头，冷笑道：“好！我决定不走了，我要亲自一见那个涵一和尚！”

金陵——朝阳寺。

正是晚课时分，偌大的寺院里，静悄悄地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

门前的两个小沙弥，打着灯笼，在寺墙外走了一周，自从“涵一和尚”来到江南后，一直就住在这里。

这“朝阳寺”自从涵一和尚来了以后，远近数百里内外的寺庙方丈，无不前来朝见拜访。

从早到晚，这“朝阳寺”的客人，真可以说是“络绎不绝”。也就因为如此，所以“朝阳寺”的声名大振，香火大盛，和尚们也就跟着忙了。

两个小沙弥巡看了一周，没有可疑的人，见没有火种，正要转回去的当儿……

他们看见一辆篷车，风驰电掣而来。

这辆篷车一路跑来，到了朝阳寺前，忽然停住，牲口嘞嘞噜噜地打着喷。篷车的后面，还系着两匹马。

一个小沙弥忙赶上去摇手道：“天晚了，明天来吧，客官！”

跟着车门开处，下来了两个人。

二人一老一少，老的是一个又矮又丑的黄脸老头儿，留着一络山羊胡子，看来满脸病容。

那个年轻的，却是一个高身材，宽肩膀，十分英俊的年轻人，他脸上却是一副懊丧的样子。

下车之后，那个小老头拍着年轻人的肩膀道：“不要怕，都有我呢！”

年轻人一言不发。

这时那个小老头，才向着一个沙弥问道：“涵一老方丈在么？”

小沙弥怔了一下，一只手摸着帽子，道：“哦——老方丈正在坐禅，这个时候不见客！”

小老头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不见也得见！”

他挥了一下手道：“快去，快去！”

小和尚上下打量着他道：“二位施主是——”

小老头不耐烦道：“我姓祝，你一提，老方丈就能知道！”说着又笑了笑道：“你就说，我把他那个宝贝徒弟给找回来了！”两个小沙弥满脸惊异地打量二人一番，尤其是对于那个年轻人，更是注意。

当时遂分开一人，前往报讯，另一人却过去牵马。小老头嘻嘻一笑，对着那年轻人点了点头道：“你也不要恨我，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这一次如果不是我去救你，你自己想一想……”

年轻人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太没有用了！”

老头一笑道：“知道没有用，就该早早回头。”接着他打了一个哈哈道：“佛说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走吧——别叫老和尚着急！”

那个年轻人，只得叹息了一声。拿起了地上的行李，向庙中行去！

这时候，那个进去报讯的小和尚，已飞快跑出来，一面叫道：“方丈有请祝施主——”

小老头嘻嘻一笑，拉着那个愁眉苦脸的笠原一鹤，道：“见了老和尚你用不着怕，他问你一句，你就说一句吧！”笠原一鹤这时真恨不能有个地洞，好让自己钻下去！他倒不是怕，而是不好意思！

想到了打伤师兄，外出寻敌，一无成就，到临头如非这位祝三立师叔搭救，此番已是不堪设想！

这个时候，却来见师父……

他想，就算师父一句话不说我，我又有什么脸再去见他？他面色很是沉重的，一路跟着祝三立走进殿去。

这“朝阳寺”真的好大的规模，他二人一路行来，但闻得木鱼声声，清香阵阵，不禁有一种出尘之感！

廊子下养着一只红嘴的鹦鹉，不时地跳上跳下。

这座偏殿，正是涵一和尚坐禅之处。

但见两个青衣的小沙弥，分立在殿门左右，隔着一层竹帘，可以看见殿内有昏黄的灯光。

祝三立一路本是说笑惯了，可是来到此，面色却变得很是严肃。

那个小和尚，把二人带至门前，即退身而去！

这时门前有一个持拂尘的弟子，双手合十道：“奉方丈慈谕，祝施主请直接入内——”

祝三立一怔道：“他呢？”说着用手指了笠原一鹤一下，那个弟子弯身道：“这位师兄，因犯了本门规戒，方丈交待，令他侍立门侧，以备随时传见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脸色一红！

他忙低下头道：“是！”遂退立一边。祝三立望着他龇牙一笑道：“不要紧，你先委屈委屈。”说着双手合十道：“涵一老师父有礼了！”

帘内立刻传出声音道：“祝施主请进，老衲还有一笔，也就完事了！”

祝三立微微一笑，即掀帘而进。

只见殿内点着一盏纱罩明灯。

那个身材高大，慈眉善目的老和尚，正在持着一支彩笔，伏案作画。

祝三立静静走过去，立于和尚身后。见他正在为一幅“八臂观音”着色，已完全画好。

这时他搁下了手上的笔，回头呵呵笑道：“老朋友，辛苦你了，快请坐！”

祝三立咳了一声道：“笠原一鹤那个孩子，已经找回来，现在门外站着……”

和尚好似未闻一般，口唤道：“戒一，奉茶！”

门外答应了一声，接着一个小沙弥走进来，过一会儿，双手奉上一杯香茗来。

祝三立怔了一下，又笑道：“笠原一鹤……”

老和尚展眉一笑，插嘴道：“老朋友，你大概是吃了苦头了吧？”说着一双光华闪烁的眸子，在祝三立身上转动着。

老狸祝三立连提两次笠原一鹤，这和尚却是话也不答上一句，他就知道，这位武功道力高深的和尚，已在愤怒之中。

当时，哪里敢去触怒他？

这时，涵一和尚提到了“苦头”二字，祝三立不由面色一红。他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南洲兄，你的眼睛真厉害！”

涵一和尚虽是出家甚久，可是二人定交却在和尚出家之前，所以祝三立见面，有时却是情不自禁的，仍然称他俗家的名字，老和尚倒也不以为忤！

这时他双手合十，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只见他微微合上眸子，笑道：“老衲早已在卦相内看出老朋友你有惊无险，否则焉有坐视不救之理？你倒说一说经过看看？”

老狸祝三立嘿嘿笑道：“还不是为你这个徒弟，说起来，也是怪我一时大意，要不我也不会吃这个亏！”

涵一和尚微微点了点头道：“此辈人物，横行的时候已不多了，老衲此间事情，略一了结，倒要去会一会他们！”说到此，鼻中微微哼了一声。

老狸一笑，道：“大师如果亲自出马，此辈人物，只怕望风披靡了！”

涵一和尚摇摇头一笑，道：“你也不要把我看得太厉害了，这些人，如眼眼中还有我这个和尚，也不至于如此胡为了。”

祝三立冷笑道：“大师如此一说，倒让我记起来了！”

他略为把会敌经过情形说了一遍，说到徐雷等人，不买涵一和尚的帐时，这位老和尚却也沉不住气，两道寿眉，霍地向两边一分，口中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！善哉！”

祝三立继续把经过情形，说了一遍。

老和尚发出了一阵低沉地笑声，道：“原来秦二棠和穆银川和他联成一气，这就难怪了！”

说到此，他白眉微皱道：“只是你说那两个母女救你二人脱险，这妇人又是谁呢？”

祝三立微笑道：“这事我当时尚不知道，可是事后才知道，她就是昔年名噪一时的翠娘白姍！”

老和尚立时一震了一下。

祝三立却未发觉，接下去道：“那个姑娘，是她的女儿，名叫匡芷苓，这母女二人，却是不知怎地，竟会及时赶到，要不是她母女二人，我二人还真是走不脱，真险！”

涵一和尚听完此话，面色微微发愣。他微微带出一些不悦，道：“这位女施主，也未免太不识相了，老衲事先曾给她打过招呼，嘱她不要插手其间，却为什么又出现了。”

祝三立不明白道：“大师你莫非先见过了她母女二人么？”

老和尚沉声道：“她母女我虽未见过，可是白姍那个儿子黑羽匡长青，我却见过了。”

他冷笑着接道：“我曾经要他转告他母亲，这件事最好不要插手，现在他们却不听！”

说到此，来回在禅房内踱了几步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他们一来，事情就难办了！”

祝三立不由大为奇怪，他眨了一下三角眼，奇怪地道：“大师你这句话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涵一和尚微微叹息了一声，转首轻声道：“戒一，把你师兄先带到‘精武堂’去！”

门外弟子立时答应了一声，当时就把侍立在门侧的笠原一鹤带去了。

他们走了以后，祝三立惊慌地道：“老朋友，笠原一鹤是个好孩子，你可不要难为他呀！”

涵一和尚冷冷道：“他才入门，就背师训，不能不有所警戒，不过，老衲自不会过分难为他。”说到此，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方才是故意把他放到一边，提起来此子身世，却是颇为周折……”

祝三立睁着一双小眼道：“此子身世，我多少也知道一点……”

涵一和尚叹息道：“此中详情，也只有我和尚一人知道，这也是我一生之中，所做过唯一的一件愧心之事……”祝三立翻了一下小眼，更加迷糊。

老和尚咳了一声道：“你们都退下去吧！”

门外的小沙弥答应一声，随即走开。

现在，这间偏殿里只剩下他们俩人。

老和尚回忆起这件往事，不由喟然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三立，你可知道，老衲有一方外至交，名唤匡飞的这个人么？”祝三立一笑道：“自然知道，我和此人也有交情！”老和尚点了点头道：“这就是了，那么你看我这弟子笠原一鹤又是谁呢？”

祝三立一呆，道：“不是匡飞的儿子么？”

涵一和尚苦笑了一声道：“原来你也知道？”

祝三立诧异道：“可是那白姍不是匡飞的妻子么，那笠原一鹤是……”

老和尚点头道：“一点也不错！”

老狸摸了一下头道：“这么说，白姍不就是笠原一鹤的母亲了？”

涵一和尚却又摇了摇头道：“不是这样的！”

他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笠原一鹤是匡飞在日本，同一日本女子所生的，这件事，那翠娘白姍，却是至今并不知道！”老狸祝三立，脸色一变，轻轻“哦”了一声。

和尚苦笑了笑，道：“这事情都怪老衲不好，其实那时候，我如不叫他东渡日本，匡飞是不会去的！”

祝三立眨了一下眸子道：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老和尚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说来全是我的过错！”祝三立笑了笑，道：“这又与大师你有何关系？”

涵一和尚双手合十，低低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遂苦笑了笑，道：“三立，我与匡飞定交，你当是在中国么？”祝三立怔了一下，道：“自然是在中国，你们不是在枫陵渡认识的么？”

和尚苦笑道：“错了，我和匡飞是在日本结识的，枫陵渡时，我们不过是重温故情！”

老狸嘿嘿一笑，这些原因，他是一点也不懂。

涵一僧呐呐地说道：“我认识他时，尚未从佛，匡飞更在弱冠之年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老和尚似有无限感慨，他微微摇了一下头道：“那时我二人，一见如故，因为同处异域，更感友情珍贵！”他眯细了双眼，追忆着道：“说起来，我年长他许多，匡飞就称我为大哥，他的武功，有很多都是我传授给他的，所以他对我十分敬重！”

祝三立奇怪道：“你们在日本……”

老和尚一笑道：“我那时去日本，主要是去研究中国流落日本的佛学，那时我已有从佛之心，匡飞却是年轻气盛到日本开创事业！”他慢慢坐了下來道：“我比他先到几年，自然较为熟悉……那时我是住在小吉原一家日本朋友雪下村夫的家里，雪下村夫是一个酷爱中国武术的老先生，因之，对我十分礼遇……他年老丧偶膝下仅有一女名唤雪下樱子，父女二人相依为命！”

祝三立听入了神，一言不发。

老和尚手捻念珠，微微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匡飞来日本人地陌生，我就暂时引他住入这家，村夫父女待他亲同家人犹有过之，谁知道因此他却和这家人家，发生了不解之缘。”

祝三立口中哦了一声，点头道：“莫非他和那老头的女儿……”

老和尚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正是这样……都怪我一时多事，因见他双方有意，代为说媒，自此匡飞就与樱子小姐结为秦晋之好，因恐遭人物议，匡飞取名笠原桑二，就变成了一个道地的日本人。”

祝三立怔道：“哦——”

老和尚点了点头，已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可是好景不长，日本那年，闹了很大的一次饥荒，复以兵灾人祸，遍野哀鸿，匡飞及其妻因而失散……那时我已入大藏从佛，过岁再访他们，却已家园破碎，人景全非。”

祝三立也不禁摇头叹息了一声。

大悲和尚苦笑了一声，道：“……当我找到了村夫老人父女之时，这父女二人却是寄于足利将军府下，因为那将军深爱老人的武学，所以对他父女二人甚是器重……可是，那匡飞却是为兵浪冲散，一去无踪，樱子姑娘终日以泪洗面，伤心不已……”

他重重叹了一口气，慈眉紧皱，半天之后，他才摇了摇头，十分惨戚地道：“最可怜的是，她腹中竟有匡飞的骨血……”

祝三立面色变道：“这孩子是……”

老和尚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这孩子就是今天的笠原一鹤！”

祝三立“啧”了一声，叹息道：“太离奇了……”

涵一和尚冷笑道：“更离奇的还在后头呢！”他接下去道：“……我因是他们婚姻的媒人，这事情当由我负责……所以我当时就义不容辞的，答应了他们，务必要把匡飞找回来，樱子小姐乃出示当年与匡飞定情之物同心古砚一方，交我带在身旁以为证物。”

“……我找遍了全日本，孩子已两岁了，可是却没有匡飞一点下落，后

来我听说有部分日本浪人，流入中国沿海为寇，因而联想到，匡飞可能已到中国。”

老和尚站起来走了几步，他振振有词道：“……我自己也因久居异域终非下场，所以也思归返回故国，就在这双重原因之下，我就又回到了中国！”

祝三立含笑点头，说道：“原来是这样的！”

涵一和尚沉声道：“返国之后，我找了他足有两年，后来才知道他在枫棱渡，而且他竟又和中国少女白姍结成了夫妻！”说到此，老和尚脸上带出了一丝怒容，他冷笑了声道：“这是他做的一件大错事，我十分愤怒，所以才找到了他们。”说到此，面色转温，微微一笑叹道：“可笑匡飞竟不认识我了，因为他不知我已作了和尚，我与他夫妇打斗了一番，因而再度结识！”

涵一和尚苦笑道：“日后我现出本来面目，匡飞才大吃一惊……我把他原配妻子的下落告诉了他之后，他悲喜交加之下，竟自昏了过去……”

祝三立紧张地说道：“白姍不知道此事？”

老和尚摇了摇头道：“这是我当时一念之仁，只为了怕她伤心，再者我那时却多少有些偏心樱子姑娘……所以始终瞒着白姍！”他苦笑道：“到现在，这位白女士还不知事情真相，这也是我不愿见她的原因！”

祝三立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原来是这样呀！”

老和尚又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时常催他返回日本，用尽一切力量助他，匡飞在我助力之下，竟而弃白姍及子女不顾，偷偷地返回日本去了！”说到此，他双目中闪过了一些泪痕，很伤感地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一心一意同情那日本的女人，却忽略了他中国的这位妻子！”

他叹道：“白姍这二十年来，当然是受尽了苦，这错误……唉！”

祝三立苦笑笑道：“实在说，也不能怪你……可是那位匡飞兄，应该设法回来一下才对！”

和尚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这也怪我，不叫他回来的。”

祝三立愣了一下，抬头看了他一眼。

老和尚双手合十念了声：“阿弥陀佛吾佛慈悲，罪过，罪过……”

老狸祝三立搔了一下头道：“事情竟是这样，我看还是快告诉笠原一鹤那孩子，叫他知道，他并不是日本人！”

老和尚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时候还不到！”

祝三立咧了一下嘴道：“我可是又糊涂了！”

老和尚点了点头道：“老友，你还有什么不明白呢？”

祝三立咳了一声道：“……那个翡翠梨！”

和尚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这东西是白姍传家之物，匡飞为求进身足利将军，大概是以它赠与了将军！”

祝三立大不以为然道：“这就是匡飞兄的不对了，岂有此理——”

涵一僧点了点头道：“匡飞不该如此，他大概为了感谢足利将军照顾他岳父妻子的恩惠，不得不有所表示，可是他不该这么做……”

祝三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那就太不应该了！”

说着这矮老头儿，脸色发青道：“我说呢，这么说来，白氏母子当然有权力收回这件东西！”

涵一和尚点了点头道：“收回是可以收回，可是方式却不该这样！”

祝三立一怔，道：“这应该有什么方式？”

老和尚慢吞吞道：“笠原一鹤以此为贡物，失去了这翡翠梨，岂不是交

不了差？误了大事？”

祝三立怔了一下，道：“可是交上去不就完了？”

老和尚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交给皇上，照样可以拿回来，那时就与足利及笠原一鹤无关了！”

祝三立面色一变道：“大师你是说，再从皇帝手中，把这件宝物盗回来？”

涵一僧点了点头道：“皇帝宝物多的是，未必稀罕此物！”祝三立双掌抚了一下，笑道：“对！对！到时候，我祝三立情愿助白姍入宫盗宝！”

和尚立时一睁双目道：“老衲正有此意，老朋友，你要说话算数啊！”

祝三立怔了一下，眼珠一转，干笑道：“老和尚，我上了你的当了……”

涵一和尚也忍不住大笑了起来。

笑声暂时带来了轻松，祝三立因而手指涵一和尚笑道：“和尚，平心而论，你对于此事，处置得有些不公，白女士未免太屈了！”

涵一僧微蹙道：“怎么不公？”

祝三立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一心一意为那日本人雪下樱子着想，却把我们本国可怜女子忽略了，这不是不公么？”

涵一和尚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事情老衲有欠考虑，可是天下事，很难两全其美，说起来那日本妇人到底是元配，理当顾全才是！”

老狸祝三立微微一笑道：“事已至此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，不过老和尚，白姍一个女人，带着一对子女，这些年，可是吃尽了苦了！”

他笑嘻嘻地看着老和尚，道：“如果她知道真相，又岂能与你干休？”

涵一和尚闻言后苦笑笑了笑，歉然道：“这到底是一件讨厌的事，所以这多年以来，对于她，老衲总似有些内疚，一直不愿和她见面……”

祝三立“哧”一笑道：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，不见面怎么行！”老和尚站起来走了几步，双眉紧皱，道：“三立，这件事，我看……”

祝三立忙摇手，边自笑道：“别派我，我可是没有办法，这母子三人可不是好惹的！”

涵一和尚一笑道：“行善务终，这件事你已然已经沾了手，再想退身就不容易了！”

老狸祝三立苦笑道：“大和尚，你有什么事就只管吩咐吧，反正我恶人做到底了！”

涵一僧嘻嘻一笑，道：“你这是在做好事，功德无量！”说着轻声道：“你去查一查那个翡翠梨的下落，然后想办法弄到手中。”

祝三立怔了一下，直龇着牙道：“我的天，和尚，你可把我抬得太高了，我这条老命还想再多活几年咧，短命无常徐雷那个主儿可不是好惹的呀！”

涵一和尚冷冷地道：“依我看来，那白姍此时出现，绝非是为无而来，说不定那翡翠梨已到了她的手中！”

祝三立哎哟哟地道：“老天爷，那我更不敢了，好男不跟女斗！”

涵一和尚叹道：“只有偏劳你了，那位女施主见了面，非要与我拼命不可，老衲偌大年岁，既遁身佛门，岂能与她纠缠，我看你去最适宜！”

老狸祝三立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好吧！谁叫我交结这一个朋友，不过老和尚，我可是说在头里，白姍要问我，我可是实话实说，是受你指使来的！”

涵一和尚一笑道：“你就是不说，她也知道！”

祝三立伸腰打了一个呵欠道：“老和尚，光顾说话，我们两个可是连饭还没吃呢，你总得弄点东西给我们吃吃呀！”涵一和尚站起来道：“我们现

在去看看那个孽障！”

祝三立一笑道：“这小子也够受了，你对他还是手下留些情吧！”

涵一僧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此子心怀仇恨，只怕他短时难以消除，若非念在他是故人之子，老衲却也懒得管他。”说着走出禅房，顺手拿起一盏灯来，回头对祝三立说道：“走，我们上精武堂去！”

说着，二人顺着这条甬道一直走了下去，两旁全是花圃，传过郁郁的清香。

祝三立叹道：“南洲，还是你会享福，像我祝三立一天到晚在风尘里打混，只怕到头来，落得一个尸骨不全！”老和尚白眉一搭道：“佛主慈悲，休要胡言乱语，佛云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老衲愿渡你就是！”

老狸嘻嘻笑道：“怎么都行，我可是就怕当和尚，你还是饶了我吧！”

涵一和尚微微一笑，二人遂来至精武堂前。

堂前有两个小沙弥，每人都拿着一柄拂尘，分立在堂前两侧。

老和尚来了，两个小和尚赶忙行礼，涵一僧问：“师兄在里面么？”

一个小和尚合十道：“笠原一鹤师兄睡着了！”老和尚白眉一耸，冷笑道：“哦！他倒是想得开！”祝三立忙叹道：“这一路，他也够累的了！”

二人遂推门而入，一盏纱灯下，那个来自日本的少年武士，正自仆在案上，呼呼地睡着了。

在他头顶上，围绕着无数小飞蛾，可见他已经睡着了相当一段的时候了！

老和尚大袖一挥，飞蛾尽散，他走过去在笠原一鹤身上拍了一下道：“还不醒来！”

笠原一鹤大吃一惊，差点摔了下来。

他睁眼一看，吓得忙自站起来道：“师父……”涵一和尚冷冷笑道：“好个徒弟，你眼睛里，还有我这老和尚？”说着双目一瞪道：“我和尚没有你这杀兄背师的徒弟，你也不必叫我师父，现在你快快走吧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大吃一惊，吓得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来，面色骤变道：“师父，我错了……”说着叩了个头，流泪道：“……我自知罪过太大，师父你老人家打罚俱可，千万不要叫我

走……”

老和尚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入门不及二月，竟自做出此事，往后岁月如何打发？老衲乃是为了和你有些情谊，才破例收你为徒，不想你这孽障竟是如此野性难驯，莫非你以为我佛门就少了你这个弟子不成？”说着面色甚是愤慨，大袖一拂道：“快快走吧，老衲对你灰心透了！”

笠原一鹤见状，泪下如雨道：“师父，弟子只是因为责任重大，心安不下，才出此下策……”

涵一和尚朗朗目光，注定着他道：“你竟忍心，用刀伤害师兄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！”

笠原一鹤见状，只以为师父真地怒了，要把自己驱出门墙。临来时，父亲对于自己是如何叮嘱？要对这位世伯父，敬重如父，想不到这时竟会如此，笠原一鹤真地害怕起来了。

## 第十章 禅唱警愚擒剧盗

笠原一鹤忽地由地上站起，悲恸道：“师父……我的罪孽实在太大，不但对不起师父、师兄，我更对不起日本的足利将军和母亲！”

他说到此，长叹了一口气：“你老人家既要驱我出门，我也没有脸再活下去。”说到此，跪下来对着和尚及祝三立各自叩了一个头，忽见他跃起身来，右手向肋上一拔，只见刀光一闪，他已把那短刀拔在了手中，身子向后一仰，这口刀直向着心窝上猛扎了下来。

老狸祝三立见状大吃了一惊，身子霍地向前一扑，厉声叱道：“傻孩子，胡闹！”

他猛然伸出手，向刀上抓去。

可是看起来，似乎显得慢了一点。

这口刀眼看已经挨在了胸上，老狸急得口中“唉呀”了一声。

就在这时，只听得“当”的一声，笠原一鹤只觉得手掌一阵发麻，再看那口刀已自脱掌而出。

随见人影一闪，高大的涵一和尚，已立在身边。

这老和尚，是以“元阳指”，一指凌空，把笠原一鹤手中的刀点落在地。

老和尚面若秋霜，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好没出息的孩子，你打算一死就完了么？”

笠原一鹤泪下如雨地道：“求师父慈悲！”

老和尚冷笑道：“你不过是遇见了一些困难，就图一死了之，日后从佛，十魔九难又该如何？”说着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老衲真正对你失望了！”

笠原一鹤连日来，受到了无数委屈，这时又听师父口中，三番二次对自己失望之语，一时悲从中来，竟自低头落下泪来。

涵一和尚把他身上的刀，全都取下来，冷笑道：“一个出家人，身上竟带着如此多的刀，成何体统，从今后不许你再摸它！”

说着把这三口刀，放在一边。

祝三立这时见状，嘻嘻笑道：“还不跪下来谢你师父，你师父已经原谅你了！”

笠原一鹤忙跪下道：“谢师父慈悲！”

和尚偏头看了看祝三立一眼，道：“我师徒的事，你以后少管为妙！”

祝三立嘻一笑，道：“这可是你说的，那么，大和尚以后的事，你就另请高明！”

说着抱了一下拳，回头就走！

涵一和尚才知自己说错了话，当下笑着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朋友火性太大！”

祝三立回头笑道：“你不是要我少管闲事么？”

老和尚口宣佛号道：“老朋友算了吧。”

祝三立嘻嘻一笑，首先过去把地上的笠原一鹤扶了起来，口中道：“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老和尚，这个面子，你无论如何也得赏给我。”他回过头去，对和尚道：“这孩子是我弄回来，我总不能看着他不管，你不要他也行，走！小子咱们走！”

笠原一鹤却是看着他不动，祝三立怔了一下道：“怎么，你还不愿意跟着我么？”

这时涵一和尚已上前哈哈笑道：“我们乃是五百年的缘分，哪能被你这老狐狸一句话就拆开了。”

老狸祝三立咧嘴一笑道：“怎么样，我就知道，我一要就成了你的了，好，别吓唬他了，这孩子也够受的了，我们快研究正事要紧！”

涵一僧这才转身对笠原一鹤道：“你所犯的过错，也不能就此算完，留待事了后，再一并处理。”

笠原一鹤躬身答了声：“是！”

涵一僧叹息了一声道：“老衲所以不叫你出去，实在是因为当今武林兴起了夺宝的巨流，你又正是那些宝物的主人，以你这些武功本事，如何能是这些人物的对手？如果冒失出去，无异羊入虎口！”

说到此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老衲一番好意，竟被你误解了！如今你外出甚久，应该有所体会，如不是老衲事先托祝施主照顾你，只怕你这时早已丧命在敌手了！”

他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死了固不足惜，岂不有负你父及我一番深心？”

笠原一鹤这时又感激又惭愧，只涨得面红耳赤，一语不发。

涵一和尚又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当那徐雷及秦二棠穆银川是好惹的么？”

祝三立在一边也叹道：“这倒是实在的，初生犊儿不怕虎，这可不比在日本，这三个家伙，在绿林道上哪一个也是响叮当的角色，可不是闹着玩的！”

笠原一鹤这时也只有听的份儿了。

在这两位老人家面前，他是什么也不敢说了。

一个小和尚端来素食，祝三立招呼着笠原一鹤坐下来，二人肚子早就饿了，很快把东西吃完了。

涵一僧饭后又着实告诫了笠原一鹤一顿，只是却未把他的身世说明，他仍然以为时机未至。

再者，他不希望这个弟子，在内心又增加一份感情的烦恼，因为这对他从佛是很不利的！

老和尚现在所要做的，是要他平静下来。

这些日子以来，祝三立和笠原一鹤，很是悠闲地在朝阳寺住着。

尽管笠原一鹤忧心忡忡，可是他也确实知道，凭自己的能力，是没有办法把失去的东西找回来的，师父既然这么说，想必他一定有打算，自己也暂时安下心来。

老狸祝三立，身上的伤，也全都康愈了。

他一向云游惯了，伤一好，又不禁有些蠢蠢欲动了。这一日，老和尚把他召至“经楼”，面授一番心意，第二日祝三立就告别而去。

他走后，涵一和尚召集了全寺的弟子，在大殿之内会合，这其中也包括了那目前仍然还是俗家弟子的笠原一鹤！老和尚以甚为庄严的语气，对他们说：“从今天起，本寺弟子俱要提高警觉，也许不久就会有敌人来犯！”这句话，并不令这些弟子吃惊。

因为几个月以来，由于笠原一鹤的介入和涵一老方丈的言行之间，已令他们意识到，必然有某些事情要发生了。可是他们倒并不知道，这所谓的敌人是些什么人？涵一和尚对于这一点却不十分说明。

他很沉重地说：“今后本门弟子，允许随身带着兵刃，可是却只能防身，不可随意杀人，如果有什么事，即刻与精武堂大师联络，不可自己行动！”

说到此他站起来，道：“这件事，表面上看起来，虽然与本寺无关，可是却牵扯到我们佛门未来的事……”

他手指着笠原一鹤，说道：“此人，是我亲收之人，今天，他遇到了许多危险，本门弟子应该尽一切力量来保护他，如有任何人来探听他的消息，概以不知二字回复！”

说完了这些，老和尚就走了。

他随后把笠原一鹤唤进禅房，镇定地道：“祝三立已为你办事去了，以他的智力武功，大概可以成功，所以你要在短期之内准备上路！”

笠原一鹤吃了一惊道：“师父，我去哪里！”

老和尚冷冷道：“你要去京城，面见当今皇帝，呈上你的贡物信函，然后回来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大喜，怔怔地道：“师父，这是真的……祝师叔能成功么？”

涵一和尚双眉紧皱，沉声说道：“但愿他能成功，为师我日内也将起程、要在暗中助他一臂之力，你要知道，敌方人数太多！”

笠原一鹤喜道：“师父已去，带我也去可好！”

涵一和尚冷冷笑道：“你给我惹的麻烦够多，还是在这里呆着吧！”

他很沉痛地道：“为师自向佛以后，二十余年未曾动过兵刃，更未与人争过短长，这次却要为你事，破格出手，也是我一件痛心的事！”

笠原一鹤不禁面色微红，低头不语。

老和尚缓缓道：“这些日子里，你务必要记住，不可外出，为师不过三天就可能回来，至时，恐怕还要有一番麻烦，不过那些也就不要紧了！”

笠原一鹤点点头，涵一僧遂令其离去，又唤来本寺的几位大师父，关照了一番，当夜，这位佛门的高僧，就飘然离寺而去！

短命无常徐雷，自失去了那枚翡翠梨之后，始终是闷闷不乐，这件事他已多少料着了几分。

虽然那位瞎了一只眼睛的文老太太，到底是谁，他还弄不清楚！可是无论如何，这个人必定是和翠娘白姍有着关系，这一点他认为是必然！

可是，这又有什么用呢？

徐雷曾亲口告诉白姍母女，那枚翡翠梨不在自己手上，而且还隐瞒着两位好友苍须老人秦二棠以及纨扇穆银川。

现在自然是不能去向白姍盘问这件事，否则，岂不等于是出尔反尔，自己打自己的脸？万一要是被秦二棠及穆银川二人知道，更会说自己不够朋友了。

所以这件事，真是糟透了。

他吃了一个闷葫芦哑巴亏，这件事，他只能暗暗地放在心里，留待以后再说。

眼前的事情更是烦人，他必须要妥善地处理这箱宝物。

各位一定很奇怪，那位一向不离他身边的女儿“徐小昭”又到何处去了？

这是一个秘密，徐雷，暗中已把她差走了。

这个身怀绝技的姑娘，虽然对父亲的行为不满，可是事已至此，也只有将错就错了。

她背后紧紧系着那个满装珍宝的匣子，连夜渡江，向川陕道上去！

她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男人，为了逃过江湖上的耳目，而徐雷自己坐镇家中，暗中令女儿带宝远逃，自以为这种行为高明之至，天衣无缝。

可是，他却是忽略，这种障眼法儿，对于一般江湖人物自是可以生效，而对于一些所谓“别具慧眼”的老江湖，那可就危险了。

譬如说“阴风叟岳桐”这个人吧，就没有办法隐瞒着他，事实上阴风叟岳桐，对于他的一举一动，无不在暗中观察透彻，了若指掌。

徐小昭打马西行，当她的马一过“鸡鸣河”抵达鄂省的黄冈时，已被跟随的人缀上了。

徐小昭丝毫也没有发觉，她心中暗是欢喜。因为这样走法，不日就可到达四川，自己的责任也就松了，然后就等着父亲前来团聚。

她的马来到了黄冈城内的一所小店，店名“清风楼”，然后翻身下马。就在这时，一匹雪白的小毛驴也到了栈前，驴背上坐着一个面目清瘦，头带瓜皮小帽，十分衰弱的老头儿。

这小老头，一身非常讲究的黑色丝质长衫，足下却是一双红色的便鞋。乍看起来，他像是一个文士，可是又不像是那么一回事，徐小昭好奇地打量了他一眼。

这小老头儿跳下驴背，嘻嘻笑道：“小朋友幸会了。”

徐小昭忙抱了一下拳，却没有说话。因为她怕她那种女人声音，会为对方听出来。

小老人笑嘻嘻地道：“怎么小哥，你也在这里落脚么？”

徐小昭点了一下头：道：“是的！”

这时过来的两个伙计，牵走了牲口，一个伙计道：“二位是一块来的么？”

徐小昭摇头道：“不是！”

可是那老客人却笑嘻嘻地道：“对了，你就把我们两个开在一块吧！”

伙计道：“一间房么？”

徐小昭不敢再沉默了，忙道：“不是，两间房子。”

老客人一笑，道：“两间，要靠在一块！”说着又对徐小昭抱拳笑道：“还没请教，朋友你台甫怎么称呼？”

徐小昭真是烦透了，可是对方问又不能不答，她想早一点把他支走算了，当时压着嗓子，抱拳道：“在下姓莫！”

老客人一眯眼道：“莫？”

徐小昭忙解释道：“是莫名其妙的莫！”内心却不禁骂道，我看你真有点莫名其妙！

老客人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又抱了一下拳道：“莫兄弟，幸会幸会，等会再向莫兄请教，先行一步，先行一步！”

徐小昭正眼也不看他一眼，等着他先走了，才随着伙计入内，可是当她走进店房时，却发现隔壁那个老客人已经逍遥地立在门前，欠身道：“辛苦，辛苦！”

徐小昭一甩头进了房子，心说，这老人真无聊，怎么别人他不找，单单找我谈话呢？想着用手摸了背后的匣子一下，心中想道：“别是他发现我身上带的东西，在打我的主意吧！”

可是转念一想，她又摇了摇头。她不相信自已乔装而行，一路隐迹，仍然会被人察觉，再者这个老人是那么眼生，看他样子，也不像是一个什么江湖人物！

徐小昭脑子只这么一想，也就很快地把这件事丢开了。她招呼伙计打洗脸水，泡茶，一切就绪，看天色也晚了，当时正想外出吃饭。在这时，一

个伙计叩门道：“莫相公在么？”

徐小昭忙打开门，见门外站着的，正是隔壁那个小老头，她大是气恼，可是却又怕对方起疑，只得弯身笑道：“原来是老兄，请坐！”

这老客人嘿嘿一笑道：“莫兄沿途风尘，想必尚未用饭，这黄冈地方，老夫是常来的，如果莫兄不嫌弃的话就由小老儿我作个东，请仁兄赏光共进晚餐如何？”

徐小昭一怔，讷讷道：“这……不太好吧！”

老客人咳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这又有何妨？我这个人，生平无所好，一生最爱交朋友……”说着往徐小昭肩上拍了一下，道：“兄弟你仪表不凡，相貌堂堂，定是个士子，小老儿喜的就是你这种人，来！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！”

徐小昭虽然垫高了鞋，粘上了假胡子，可是到底是一个大姑娘家。

这时对方这么一拍，不禁脸色通红。她身子向后退了一步，双眉一挑，却是发作不出，因为一生气，她说话的声音，势必又会变成女腔了。当时脸色通红，说道：“小弟不敢高攀！”

老头儿嘻嘻一笑，声音油滑已极！

徐小昭近看这老人，宛如一个十四五岁的童子也似的，尤其是声音，更是尖细无比。她真是惊诧，世上会有这种怪人？

这个小老头女态十足地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这话就太见外了，所谓在家靠父兄，出外靠朋友，来吧，我们去好好喝一盅！”说着就要向徐小昭手上握去，徐小昭忙自把手闪开，可是这小老人，手掌一翻，又向着徐小昭背上的箱子拍去！

他口中笑着道：“嘿，还带着这些书呀！”

徐小昭不由身形一转，对方拍了个空，她面色一变道：“老兄不要动手动脚，小弟不大习惯！”

老客人哧哧一笑，道：“想不到，想不到！”

徐小昭一惊道：“想不到什么？”

老客人一笑道：“敢情兄弟你还学过武功呀？真是大大地失敬了！”

徐小昭摇头道：“我不会什么武功，只是不喜欢人这么拍拍打打的！”说着抱了一下拳道：“小弟要外出用饭了，再见！”

老客人嘻笑道：“喂，朋友，等一等，我们一路！”

徐小昭脚步加快，一径向店外行去。

出得店来，她向墙边一靠，却见那老客慌慌张张追出来道：“兄弟等一等，我们一路去吧！”

他边说边自追了上去！

徐小昭看到此，忍不住“噗嗤”的一笑，心忖道：“我倒是看错他了，还当他是什么人物，看起来真是我太多心了。”想着，对于这老人的戒心大大地去了一半，就在附近一家小吃店吃了些东西。

第二日，中午时候，徐小昭悄悄看了一下隔壁，窗门都关着，她唤来了店家，关照算帐，然后上马而去。

她匆匆策马而行，眼前来到了江岸，只见长江水流急湍，行船甚为冷落。徐小昭翻身下马，却见身后摇来一艘快舟，远远招呼道：“客人，要船么？”

徐小昭应声道：“你的船是上哪里去的？”

划船的头戴大笠，身着黑色短袖衣裤，手持长篙，一撑靠岸，道：“随客人的便，请上来吧！”说着跳下船，放下搭板，徐小昭一面拉马登舟，一

面道：“我要往下行。”

那舟子缩着脖子一笑道：“好，我这船正是下行！”

徐小昭甚为喜悦，遂行上船。

船上很是宽大，徐小昭不由奇怪地想道：“如此大船，莫非是只搭了我一个客人不？”想着，这只船已乘风破浪，向下游直驰而去！

徐小昭无意间却发现自己那匹马，和一匹小驴拴在一块！这头小驴，看起来极为眼熟，心中正自奇怪，在何处见过，忽听得身后一人嘻嘻笑道：“哎哟，真巧，我们在这里又碰上了！”

徐小昭赶紧回过头来，不由大吃了一惊。原来那个在客栈中，和自己毗邻而居的小老头，这时不知怎么，竟也搭上了这条船。她不由怔了一下道：“老兄，你是怎么上来的。”

小老头呵呵大笑道：“我是走上来的呀！”说着抱拳道：“兄弟，坐下来喝一杯茶吧！”

徐小昭这时疑窦顿起，她不相信这是偶然一件巧合，这老头儿甚是可疑。当下把脸色一沉，道：“老兄，你跟随着我，到底有什么贵干？”

老头儿呵呵一笑，一只手端着茶碗盖，呷了一口，道：“怪哉，怪哉！你上了我的船，却道我跟随着你，这话是怎么说的？”

徐小昭一时倒是无话可说，可是她却已对这个小老头儿，生出了戒心，当下冷冷一笑，回过身来，招呼那舟子道：“喂！靠岸，靠岸，我要上去！”

划船的回过身来，对她龇牙一笑，却是没有理她。

徐小昭不由大怒，她由位上猛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听见没有？我叫你靠岸！”

她身后那个小老头嘻嘻一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别发脾气，这事情你也不能怨他，船不是他的，他自然是不能作主了！”

徐小昭不由一怔，脱口道：“不是他的，莫非会是你的不成？”

老头儿一只手捻着那几根胡子，点头笑道：“然也！”

徐小昭不禁又是一惊，她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很好，那么我告诉你一声，我要上岸！”

老头儿“噗嗤”的一笑道：“有道是上船容易下船难，小朋友你说是不是？”

徐小昭柳眉一竖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快靠岸！”说着她转过身来，直向那舟子行去，这时候那撑船的汉子，却也回过身来，怒目视着她。徐小昭气得眼前发黑，厉声道：“我叫你靠岸，听见没有？”

那汉子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只听瓢把子的，不听你的！”徐小昭厉声道：“谁是你瓢把子？”

## 第十一章 姑娘江心遭打劫

那汉子尚未答话，后面那个小老人咳了一声道：“不敢，不才就是！”

徐小昭倏地回身，道：“你是谁，到底想干什么？”这小老头儿呵呵一笑，一伸手道：“不干什么，坐船给船钱？”徐小昭怒冲冲道：“你船靠岸，我就给钱！”

小老头一笑，道：“先给钱，我就靠岸！”

这种情形，很快就令她明白了，自己不慎落在人家的手里了，可是她自信一身功夫不弱，焉能就此服输？当下忍着怒火，由身子摸出了一小块碎银子，往船上一摔，道：“拿去，快靠岸！”不想那小老人，尖声笑道：“太少了，你是在打发要饭的吧？”徐小昭退后了一步，“刷”一声，撒下了她肩上的月琴，这是她用来御敌的兵器！

她冷笑一声道：“你到底要多少？”

小老人嘻嘻一笑，道：“不多，姑娘，你只要把背后那个小箱子给我，马上就放你上岸，要不然可就要费点事了，怎么样？”徐小昭不由头上“轰”的一声，差一点站身不住，现在她才明白过来，对方果真是有心而来了。当时退后了一步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小老人一笑道：“姑娘，干什么打听这么清楚？四海之内皆朋友，反正是道上的就是啦！”说着抱拳作了个揖，道：“大姑娘，东西拿过来吧，老夫这里先谢谢你啦！”

徐小昭一怔道：“堂堂男子汉，你怎地说我是女流？我看你是胡言乱语！”

那老头儿嘻嘻又是一笑道：“光棍眼里可是揉不进砂子，算了吧，徐姑娘，老夫看在你爹爹的分上，已经是手下很留情的了！”

徐小昭一听此言，心算是凉透了！她知道再瞞也没有什么意思了，当时声音也不再压低了，面色一红，愤愤道：“想要我背后的东西，也很简单，只要你能胜过我这月琴！”说着左手一拉，已把月琴上的套扯了下来，现出通体黑亮的一个三弦古琴来。

小老见状，不由面色一变。也后退了一步，阴森森地笑道：“徐小昭，你这月琴，虽然是江湖上知名，吓唬别人尚可，要是吓唬老夫，却是差点劲儿！”

他嘻嘻一笑又道：“我劝你还是听话的好！”

徐小昭冷笑道：“无耻的老家伙，你莫非还想横路打劫不成？”

那小老人闻言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算了，这话出自姑娘你的口中，就太好笑了，你也不想想，你们是怎么得来的？这叫做悖入悖出。”

徐小昭不由又羞又怒，有道是“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”，这个小老人，单枪匹马，陡然出现，如果他自信没有两手，岂敢如此作为？所以徐小昭心里甚为有数，她身形一转，“刷”的一声，已经到了舟子身前。

她口中厉叱道：“快靠岸！”说着月琴向外一挥，那舟子，本是小老人手下一名兄弟，号称“水蛇谢青”。

他们是有计划地出现，对于徐小昭背后的珠宝，志在必得！

徐小昭月琴一挥，那谢青只当是对方以月琴当兵刃，向自己发招而来，当下挥起手上的长篙，向外迎了过去。

那一边的小老人见状，大惊道：“小心暗器！”

水蛇谢青心中一惊。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对方的暗器竟会是藏在月琴

之内。闻言后，正不知所以然，遂闻得“咚”的一声，谢青只觉得眼前银光一闪，就连转脸的时间都没有，“通”的一声，栽倒在船板之上。

他手上的长篙，也扔了出去。只见他在咽喉结处，正中了一支银色的小箭，已贯入喉结，鲜血汨汨地流将出来！他在地上打了一个滚，顿时就不动了。

那小老人，见状也不由怔了一下。

他知道，这是徐家最负盛名的暗器“弦音箭”，其上淬有剧毒，见血封喉，厉害无比。

水蛇谢青，只不过翻动了一下，也就一命呜呼了！

那小老人发出了一声怪笑道：“大胆的丫头，这可是给你脸，你不要脸！”才说到此，黑月琴徐小昭倏地身形一转，只听见弦声又是“咚”地响了一声，一线银光，一闪而来。

可是这小老人，却是不慌不忙的一伸右手，骈二指一夹，已把飞来的这枚暗器，夹在指缝之间。

徐小昭纤腰一拧，已到了老人身前！她手上的月琴，由上至下，兜足了劲力，向着小老人直挥了下来。

小老人身形一闪，徐小昭月琴已走了空。可是这姑娘，到了这时，她已拼出性命不要，要保全父亲交付与自己的这些东西，一招走空之下，她丝毫不迟疑！只见她纤腰一拧，已把上半个身子错开了甚多，掌中月琴第二次向外一挥，却是以月琴的前端，直向着对方胸肋之间点了过去。

小老人发出了一声尖笑道：“好家伙！”只见他那矮小的身子，霍地向上一跃，右掌向下一分一按，正按在了月琴的顶端。

徐小昭就觉得一股大力由月琴透过来，当时只觉得掌心一阵发热，月琴差一点脱手而出。她猛然向外一挣，由不住一阵踉跄，差一点摔倒在地，不由粉面通红。

这时小老人，冷笑道：“怎么样，还不服气？”

徐小昭这时又急又怒，偏偏船行江心，两边不着边际，就是企图逃走，也是不能。当下恨声道：“老鬼，你到底是谁，莫非不知道我徐氏父女不是好惹的么？”

那小老人嘿嘿冷笑道：“别人怕你们，我岳桐却是不在乎，姑娘，我看你还是识相一点的好，把东西拿过来吧！”

徐小昭不由吃了一惊，她这才知道，对方这个又矮又瘦的小老人，竟是绿林道上最难对付的阴风叟岳桐。

久闻这个老鬼，一向是心黑手辣，只要和他为敌的人，很少能在他手上落得幸免。

徐小昭不禁内心阵阵发忧，自己父女二人，一直就担心着他，生恐他趁火打劫，却想不到这老东西，不敢面对父亲徐雷，却偷偷跟踪着自己，暗中下手，看来自己落在了他的手中，后果难虞了。想到此，不由后退了一步，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原来是岳大叔，侄女多有得罪了！”

岳桐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徐小昭，你不要给我来这一套，我的人也死在你手里了，我们之间的梁子，算是结上了。”他向前走了一步，一双小眼，闪闪放着凶光。

徐小昭见状，勉强镇定着一笑道：“岳大叔，你要三思而行，俗谓同道相济，你这么做法，要是传闻出去，可就不好听了！”

阴风叟岳桐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是呀，同道相济，光你们父女两个发财，也不像话呀！”

徐小昭面色一冷，道：“如果爹爹知道，只怕对大叔你不会干休，你应该知道我爹爹可不是好惹的。”

岳桐哼了一声，点点头：“徐老儿自私孤行，丝毫不把道上的朋友看在眼里，老夫我这么做，也是给他一点教训。”说着一伸手，怒道：“快拿出来，少费话！”

船仍然在行着，谢青虽死，却又由另一人撑着舵。

徐小昭暗忖道，自己是上了贼船了。这时候真是呼天不应，唤地无声，看来也只有和他一拼了，想到此，咬紧了牙，道：“岳桐，你太不讲面子了，莫非姑娘怕了你不成？”

岳桐阴森森一笑道：“不识抬举的丫头！”说着身子起落极快，有如飞星天降。只见他足尖方一点地，两只手已猛然挥出来，直向着徐小昭背后的箱子之上抓去。

徐小昭月琴向前一伸，霍地抡臂倒打了过去！

这时一招“倒打金钟”，只听见“刷”的一声，黑月琴上夹起了无比的劲风，反向岳桐头上打来。

可是阴风叟岳桐，早已有见于先。

徐小昭的月琴才一打下，只见他人影一晃，已到了姑娘左侧！

姑娘慌忙向右一闪，可是岳桐那双白皙的细手，却已挥了出来，指尖向上一扬，发出了一股劲力。

徐小昭为这种劲力，震得身子向外一踉！

岳桐足尖一点，已到了她的背后。只见他两只手向上一搭，已按在徐小昭双肩之上，徐小昭只觉得全身一阵发麻，顿时就不能动弹了。

阴风叟岳桐以快速擒拿法点了徐小昭的穴道。

他这时发出了一声怪笑，右手向上一抬，已把背在徐小昭背后的那个箱子取在了手中，足尖一点，反蹿而出，落于丈许以外。

他嘻嘻一笑道：“徐姑娘你放心，只要东西到手，我是不会难为你的！”

他摇晃了一下手上的箱子，道：“你先等一下，我马上就可以放你走了！”

说着身形一晃，返回舱内。

徐小昭此刻真是又恨又怒，差一点昏了过去，偏偏身子为对方点了穴道，却连动弹也是不能。

她正自不知如何是好的当儿，门帘开处，阴风叟岳桐已冷笑着，来到了她的面前。

他冷冷地一哼，道：“对不起姑娘，我本来是可以放你回去的，可是现在却不行了！”说着他上前一步，嘿嘿一笑，又道：“箱子里什么都不少，只少了一样……翡翠梨！”

他鼻子哼了一声，又道：“这件东西比什么都重要，我就是它，你把它藏到哪里去了？”

说着伸左手，捏在了她一只手上，另用右手在她背上一击，徐小昭只觉得眼前一亮，顿时穴道就被解开了！

她身子不由向前动了一下，正要举手向岳桐面上打去，可是手方举了一半，却觉得一阵发麻，不由自主又垂了下来。

阴风叟岳桐嘻嘻笑道：“现在你已经能够说话了，可是想打人却还不行，

我还拿着你的穴道呢！”

徐小昭不由破口大骂道：“无耻的老鬼！”

岳桐一晃小脑袋道：“随便你骂，我只问你那个翡翠梨你收在哪里了？”

徐小昭气得脸色苍白，把头一扭道：“我不知道！”

岳桐呵呵冷笑道：“好，不知道好办！老夫我已这么一大把岁数了，自不会对你轻薄，你也不要多心，我可是要在你身上搜一搜了！”说着就要动手向她身上摸去。

徐小昭大叫了一声，用力一挣，却因穴道被人拿住，一时心血不通，当场昏死了过去。

阴风叟岳桐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好倔强的丫头！”说着伸出一只手，大略在她身上摸了摸，并不见翡翠梨的踪影，心道奇也！想着，他一只手挟起了姑娘，走进舱内，又在徐小昭的随身行囊之内找了半天，依然不见那翡翠梨的影子。

当时不由发了一会呆，心想道：“怪也，莫非徐老儿并没有把翡翠梨交给她不成？”

想到此，顿时兴趣大减！

可是当他打开了那个装珍宝的小箱子，珠光宝气几乎耀花了他的眼，这当口，他内心的狂喜是可以想见的。

欣赏了一遍这箱珠宝，他站起来走了一转，暗中忖道：“不行，那个翡翠梨，我一定要弄到手！”

想着就用一根丝带子，把徐小昭倒拴在床架之上。

然后他又为她解开了穴道，徐小昭睁开眼，正要说话，岳桐摇了摇头道：“姑娘你不要说话！”

他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告诉你，现在我们是往江苏走，回到你父亲那里去！”

徐小昭冷笑道：“你打算怎么样？”

岳桐冷冷哼了一声道：“我不妨告诉你实话吧，那个翡翠梨，我是非要弄到手不可！”

徐小昭冷笑道：“只要有本事！”

岳桐鼠眉一挑道：“那个翡翠梨，到底在哪里？”

徐小昭咬牙道：“在我爹爹那里，你敢要么？”

阴风叟岳桐尖声一笑道：“好，有你这句话就行，我就去问徐老儿要，哪怕徐老儿不给我！”

徐小昭挣了一下，道：“东西已到了手中，为何还不放我？”岳桐望着她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也是不得已的事，姑娘，我不得不利用你一下了！”

徐小昭不由吃了一惊，目光狠狠地瞪着他。

岳桐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要用你作人质，向你父亲交换那个翡翠梨！”

徐小昭不由吓了一跳，她怒声道：“你这样做，更卑鄙了！”阴风叟哈哈大笑道：“已是坏人，就坏到底吧！”

徐小昭急得想哭，道：“你到底要把我怎样？”

岳桐喃喃道：“这就看你那爹爹，是不是肯同我合作了。”岳桐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因为他只有你这么一个小宝贝女儿！是不是？”

小昭流着泪，恨声道：“我爹爹是不会被你敲诈的！”岳桐“哈”的一笑，道：“那可就对不起了，大姑娘，真要到那个时候，我可就要……”

小昭啐道：“你敢，岳桐，你这么做，是你自己找死，我可是先告诉你！”

岳桐伸出了细胳膊，打了一个呵欠道：“我不怕死，我这条命活得够久了！”说着正要站起来，向外走去，小昭却忽然道：“岳桐，我告诉你，涵一和尚可是来了！”

这句话本是她信口胡诌的，可是得到了相当的效果，岳桐却为此吓了一跳。

他立刻站住脚道：“这话你是听谁说的？”

徐小昭冷笑道：“听谁的你管不着，反正是真的！”岳桐面色一变，道：“他一个出家人，莫非也想得这些财宝不成？”

徐小昭合上眸子，哼道：“出家人，哼！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也想呢？”

岳桐面色不禁一红，冷笑道：“你想用涵一和尚来吓唬我，我就怕了不成？”

徐小昭不由笑了笑道：“你怕不怕，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爹爹很怕就是了，要不然也不会叫我带着这些东西跑了！”岳桐闻言，不由慢慢坐了下来。

说老实话，他倒是天不怕，地不怕。成名露脸的人，他也见得多了，可是涵一和尚这个人，他却是怕得厉害。其实这个和尚他并没有见过，可是对和尚昔日那些惊天动地的往事，他却是知道得很清楚。

他自信，如果真的这个和尚出马，自己万万不是他的对手，那时就一塌糊涂。想到此，他不禁头上直冒冷汗。忽然转念一想，想到了翠娘白姍，他的心里，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的安定他是知道白姍的丈夫——匡飞，和涵一和尚之间，有一段了。

他是知道白姍的丈夫——匡飞，和涵一和尚之间，有一段非凡的过往交情的。

那么，现在，如果由白姍出面来做这件事情，涵一和尚即使知道，也会网开一面的！他本来和白姍有言在先，后来因为他想独占独吞，才采取了单独行动。

现在徐小昭这么一说，他却不得不想到了白氏母子三人，只好暂时借助她母子之力了。想到此，就冷冷道：“你以为这些东西，是我岳桐想要的么？”

徐小昭惊异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

岳桐冷笑了一声，接下去道：“那你可就想错了！”徐小昭向着他道：“不是你要还是谁呢？”

“所以呀！”岳桐冷笑道，“如果我不说，你再怎么也想不到的，就是拿住你作人质这个主意也不是我想的！”

徐小昭到底年轻，不由冲动地道：“是谁的主意？”

阴风叟嘻嘻一笑道：“这个人，你也许不知道她是个女的。”

徐小昭不禁一怔道：“女的，是谁，快说！”

岳桐眯上了小眼，鼠须一翘一翘地道：“翠娘白姍，这个人你知道吧？”

徐小昭皱了一下眉道：“……我听说过这个人，我们并不认识她呀！”

岳桐嘿嘿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们不认识他们，他们可是知道你们，黑羽匡长青就是白姍的儿子，你不知道？”

徐小昭吃了一惊道：“匡长青这个人我知道，他是一个有名的侠客，岂能作这种事？”

阴风叟嘻嘻一笑道：“这个你自然是懂了！”

徐小昭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现在放了我，把那箱东西还我，我也不把

这件事情说出去，好不好？”

岳桐摇了摇头道：“这是办不到的，不过……”说着就走过去，用手把徐小昭身上的绳子解了开来，道：“……我破格对你优待，可是你千万不要打算跑，要是跑，可就别想我对你客气了！”

徐小昭乐得身子轻松，就冷笑道：“我跑什么，那箱东西你还没有还给我！”

岳桐嘻嘻一笑道：“这就对了，你只要不跑，到了地方，我们会通知你父亲，他把翡翠梨交上来，我们就放人，保险不伤你一根头发！”

徐小昭默默坐在一边，一言不发！

阴风叟岳桐把那箱珠宝背在了自己背上，外面罩上一件衣服，对徐小昭龇牙笑道：“你在这舱里不要外出，一天三餐是少不了你的！”说着就走出舱外，把舱门关上了。

她不禁十分气恼、忧急，父亲嘱托给自己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想不到路上竟会出了如此的差错，试想自己还有什么脸去见父亲？更有甚者，是岳桐分明还要利用自己作为人质，去向父亲索讨那个翡翠梨，岂不更糟糕？

想到此，忍不住急得淌下了泪来。

她独自一人，正在伤心饮泣的当儿，忽然听见一种极轻的声音道：“大姑娘，用不着伤心，我来救你！”

徐小昭不由吃了一惊，左右看了一眼，并不见任何人的踪影，心中大是奇怪！却又闻那人道：“我这就出来了！”说着话，遂见舱内的帆布篷索之后，爬出来一个矮小的老人！

这人一身灰色的袍子，须发均已花白，唇下留着一络山羊胡子。他左右看了一眼，笑了一声，才站起身来。

徐小昭这才看清了这人的相貌，只见他面色黑黄，右腮之下，有一个黑痣，上面还有几根毛。他那两道眉毛，更是黄秃秃的，都要掉光了，一个大鼻子，又红又圆，像红樱桃一样的。

这时天气已经很热了，这人身上还穿着大棉袄，并有好几处都已经破了。他脚下一双老窝头的棉鞋，也都露了棉花，那种样子真是邋遢极了。

徐小昭不由吓得站了起来道：“你……是谁呀？”

这人一根手指，按在厚嘴唇上，嘘了一声道：“小声点，岳老儿要是听见了，我也救不了你！”

徐小昭后退了一步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这人露出了被烟熏得发黑的几颗牙齿道：“小姑娘，我姓祝，和你爸爸也见过面，也打过架！”

徐小昭一怔道：“打过架？你……那你来干什么。”

祝老头一笑道：“不过，这一次我是来救你的，虽然你也是个贼！”

徐小昭不由脸上一阵红，不过她听说是来救自己的，心里倒微微一喜。

“真的？可是现在在船上，你怎么救呢？岳桐就在外头！”

祝老头在一张位子上坐了下来，轻轻笑道：“别急，俺们泡到天黑再出去也不迟！”

徐小昭好奇地看着他，说道：“你真要能救我出去，我一定要好好谢你！”

祝老头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也不要客气，我是看在笠原一鹤面子上，才帮你一个小忙，要不然就凭你爹爹那个样子，我能帮你？”

徐小昭吃了一惊，道：“笠原一鹤，你认识他？”祝老头嘿嘿一笑道：

“怎么不认识，刚分开不久！”徐小昭脸一红道：“……他……他还好吧！”

祝老头冷笑道：“好？差一点死在你父亲手里，还叫好？”徐小昭不由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这怎么……会？”

祝老头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如果不是我老头子救他，他准死不能活！”

说着，一双小眼看着徐小昭，道：“笠原一鹤对我提过你，我知道，你当初也是手下留情，要不然那孩子早就死在你的黑月琴之下了。”

徐小昭不禁很关切地问道：“他现在在哪里呢？在涵一和尚那里么？”

祝老头倒不由微微怔了一下，心说：她怎么会知道的？其实徐小昭不过是顺情而推，她眨着眼睛，道：“涵一和尚不是收他做徒弟了么？”

祝老头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这些事，你怎么会知道？”小昭脸一红道：“谁都知道！”

祝老头微微一笑道：“你倒很聪明，刚才岳桐老鬼被你吓坏了，这个岳桐精得很，不过今天他碰上了狐狸了，看着到底是谁行！”说到这里，他忽然向着徐小昭眨了一下眼睛，匆匆躲到舱内的绳索帆布后面。

果然就听见门锁被人打开，岳桐走了进来，他身后跟着一个汉子，手上拿着托盘，内中放着一些包子和一碗面条。

阴风叟嘻嘻一笑道：“肚子大概饿了吧！嗯？”说着四下看了一眼，点了点头，就又和那个汉子走了出去！

他们走后，祝老头又走出来，嘿嘿笑道：“正好，我老人家肚子饿了，来，吃吧！”

徐小昭一只手支着头，说道：“我不饿！”

祝老头拿了一个包子，三口两口吃了下去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来，你吃面条，我吃包子，不吃东西，晚上怎么能干活？”

徐小昭听他这么说，就勉强把那碗面吃了下去。

这姓祝的老头子，食量奇大，那一盘包子，全都被他吃光了，他吃完了才道：“糟了，我怎么都吃完了？等一会那岳桐一定会疑心，你一个姑娘家，怎么能吃这么多？”

徐小昭指了一下窗子，道：“我就说我生气，都丢到江里去了不就完了？”

姓祝的老头笑了笑，道：“对，还是你聪明！”

这时，徐小昭因为这个祝老头提到了笠原一鹤，她整个心眼里都是笠原一鹤的影子，反倒是对于眼前自己的安危全都不顾了。

她支着头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祝老先生，你既然认识那个日本武士，我就托你带一句话，行不行？”

姓祝的老头点头道：“行，什么话你只管说吧！”

徐小昭这时一张粉脸，愈发的显得红了。她很不好意思讷讷道：“请你代我向他道一声歉，我不应该抢他进贡给皇上的东西，可是这都是我爹爹……”说着又叹了一口气，就不再往下说了。

她祝的老头一笑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他不能恨你！”徐小昭苦笑道：“他恨我，我知道，由他的眼神里我看得出来——”

姓祝的老头咳了一声道：“所以呀，你既然知道错，就该改才是呀！”

徐小昭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没有办法悔改！”

祝老头摸了一下头，“呵呵”一笑，他好像是不十分注意地听！一心一意只是盼着天早一点黑！

一天的时间，好不容易打发过去了。

关在船舱里，他们也不知道，现在船行到了什么地方，只是徐小昭知道，这条船是向回程的路上去的！

到了晚上，阴风叟岳桐又来了一次！

他对于徐小昭倒是放心了，见她如此，知道他不会逃走，内心不禁窃窃自喜！

因为只要有这位姑娘在手里，他就不想那短命无常徐雷不会不把翡翠梨乖乖地送上手来。

他又命人准备很丰富的晚饭，端来请徐小昭吃，当然！仍然还是由那个姓祝的老头和她二人共同享用！

饭后，这个姓祝的老头儿，就开始实行他的计划了。他对徐小昭说：“等一会我们一块出去，你在岸上等我。”徐小昭道：“老先生，我那箱子，你得替我偷过来！”祝老头笑了笑：“当然，我就是偷箱子来的！”这时天色越黑了，夜晚行船，不大方便。

这只船就在一个地方停住了。

祝老头趴在小窗子向外望了一会儿，跳下来道：“这地方很好，四面都是山，等会儿候那岳桐睡了，我们就走，行动可得要快！”

二人又守了约有一个更次，算计着时间差不多了，祝老头就站起来，点了点头道：“行了！”

徐小昭皱眉道：“门锁着怎么办？很粗的铁链子！”

姓祝的老头嘿嘿一笑道：“这个不妨事！”他说着自袖筒内摸出了一把约有尺许长短的一把匕首，抽出鞘来，光华四射。然后就见他身子一翻，已到了舱门前，他把这柄光华闪烁的匕首，往门缝里一送，向上一滑，只听得“铮”一声，门就开了。

祝老头回过身来一招手道：“快！”

徐小昭足下一点，已用“燕子穿帘”的身法，窜出了船舱，直向船篷上落去。可是她身子方自站定，却有另一条人影，自船上猛扑到了她身后，挥掌向着徐小昭背上袭去，然而，那个姓祝的老头，身法比他更快。

这真是应上了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那句话了，这汉子双手尚离着徐小昭尺许距离，却被姓祝的小老人，自后面骈二指点在了他“尾脊穴”上。

这人嘴里“哦”了一声，顿时翻身就倒，却被姓祝的老人一拦腰，把他抱在了手上，幸而并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！然后他对徐小昭一挥手，道：“快上岸！”

徐小昭依照祝老头的吩咐向岸上纵去，姓祝的老头儿，这时匆匆把这名被自己点中穴道的汉子放在船篷之上，他自己却向一边的舱内蹑去！

对付像阴风叟这种强大的敌人，他却是不敢造次，他轻轻蹑足到了舱前，用那把匕首，向门缝内轻轻一送，极为小心地把门栓切开，然后他由身上拿下来一个漏油的铁漏子，顺着门缝，滴下了一点点油，轻轻一推，这扇门就慢慢地开了，没有发出一丝声音！

舱内尚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，油灯下，阴风叟岳桐，正自合目在床上躺着，鼻息十分均匀，看样子，他是睡着了。

那个盛珠宝的箱子，却被他当枕头枕在头下，祝老头看到此不由傻了。

他那两道秃眉微微一皱，立刻计上心来。当时足下一点，极为轻微的已经偎在岳桐身边，他甚至于不敢把自己的身子，带出一点点风来。

在灯下，他看见岳桐那副样子，真想一掌打他一个满脸花，结束了他算

了。

可是武林中，尤其是成了名的人，讲究的是明人不做暗事，这么杀了他，甚至于伤了他，都不能说是一种好的行为！

老狸祝三立，他是成了名的侠客，自不愿在江湖上留下这么一个坏名声。

当时微微一笑，伸出一只手，在岳桐肩上一拍道：“喂！醒醒！”

阴风叟岳桐是何等惊觉的人，自是一惊就醒。他猛地睁目挺身，可是祝三立并不给他下地的机会，只见他右手向前一探，已拿住了他的右手的脉门之上。

这种情形，就像方才岳桐对付徐小昭的情形是一样的，岳桐打了一个寒战，身子可就又躺下了。

他睁开双眸，在灯光下仔细一看，不由惊道：“祝……三立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祝三立嘻嘻一笑，左手提了一下手上的箱子，道：“不干什么，拿这个！”

岳桐面色铁青，抖了一下身子，显然他是在用劲活血，可是祝三立早有先见之明。

他五指微一用力，冷笑道：“岳桐，你还是老实一点好。”

岳桐被他拿住了穴道，此刻是周身发麻，丝毫也动弹不得，可是他内心却是明白，而且仍能说话。

这时他见自己费尽了心机才到手的宝箱，却为对方轻而易举地拿去，不禁大是暴怒，他咬牙切齿道：“姓祝的……你……这算什么朋友？”

祝三立一笑道：“本来就不是什么朋友！”

岳桐全身发麻，颤抖着声音，道：“……我们二一添作五好不好，一人……一半！”

祝三立嘿嘿一笑道：“你错了，这东西你当是我要么？”

阴风叟岳桐叹气道：“祝……三立，你先松开手，我们没有什么话不好说！”岳桐目光注定着他，真恨不能一掌打死他，偏偏他却是动弹不得。这时急得目光如火，冷冷地道：“祝三立，我不杀你誓不为人。”

祝三立一面把箱子背在背后，闻言后，他那双发黄的小眼珠子，打量着岳桐，道：“算了吧！我现在要杀你，一百个你也是完了，还能等着你杀我？”

阴风叟岳桐道：“明人不做暗事，你这又算什么英雄好汉？”

老狸一缩脖子，嘻嘻一笑，现在他已背好了箱子，接下一步，也就是要处理岳桐的时候到了。

当时他呵呵笑了一声，看着岳桐道：“你欺侮人家一个女孩子，江心打劫，这又能算是英雄了。”

岳桐面色一红，祝三立这时却也懒得再和他罗嗦。

他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兄，你再睡一会儿吧！”

说着右手一翻，五指合拢，向下一点，正中岳桐的心坎穴上！

可笑岳桐虽说是有一身的本事，却因为对方事先拿住了腕穴，这时只有眼巴巴地任人摆布。

祝三立点了他的穴道，他手法轻巧，所点者，至多不过自行躺卧一个对时，就能自行醒转。

整个过程，不过是霎时间的事。

祝三立点了岳桐穴道之后，这才推门而出，只见他足尖在船板上微微一

弹，就像燕子一般地窜了起来。他身子方往岸上一落，却见面前人影一闪。

老狸祝三立双掌向外一封，叱了声：“什么人？”

来人一笑，娇声道：“老先生是我呀，我是徐小昭！”

祝三立站住脚点了点头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徐小昭一双黑油油的大眼睛，向祝三立身后一转，立刻笑了笑，道：“老先生你真有办法，箱子到底被你给追回来！”说着冉冉下拜道：“后辈谢谢你老人家了！”

祝三立怔了一下，遂笑道：“起来吧，现在大概没什么人了，你快走吧！”

徐小昭点了点头，遂道：“请你老人家，把那箱东西赐还我吧！”

## 第十二章 暗运擒龙驱虎谋

祝三立嘻嘻一笑道：“徐姑娘，这箱子，我可不能给你！”

徐小昭一怔，遂由地上站起来，微微有些气愤地道：“为……什么？”

祝三立目光炯炯地道：“姑娘，这箱东西是笠原一鹤拿来进贡给皇上的东西，他失去了，如今烦恼得很，我要送还给他！”

徐小昭本是气愤的样子，闻言后倒作声不得。她低下了头。叹了一口气，缓缓地道：“是这样的！”

祝三立一笑道：“笠原一鹤为了这点东西，已经吃了多少苦头，如今是进退维谷，你莫非忍心看他如此么？再说这东西也不是他的，他只是足利将军手下一个武士，东西丢了，他怎还有脸去见故主？”

徐小昭闻言，不禁落下泪来。她用手擦了一下脸上的泪道：“老前辈，我以前是不对……这箱东西你拿去还给他吧，只是我父亲……”

祝三立冷冷地道：“你父亲问你，你不妨直接告诉他，就说是我拿去了！”

徐小昭点点头道：“我自有说词，也不能便宜了那岳桐！”

祝三立皱了一下眉道：“姑娘，你身上还有银子用么？”

徐小昭点头道：“有一些，还够用的！”

老狸点了点头道：“好，我们就分手吧！”

徐小昭忽然想起来道：“糟糕，我的马还在船上呢！”

祝三立点了点头道：“这容易，你只在岸边小候，我去为你牵来！”说着身形倏地一个倒仰，已用“金鲤倒蹿波”的身法，箭也似的便倒蹿了出去。

起落之间，他已纵上了那艘船。

在船尾他发现了徐小昭的马，还有一头白毛的小驴拴在一块，祝三立不由大喜。

他知道那小驴必定是阴风叟岳桐所乘骑来的，自己来时匆忙，没有骑马，现在乐得借这头小毛驴一用了。

想着，他就去解这两匹牲口的带子。不料那匹马却低鸣了一声，连连打着喷嚏！

这艘船上，原有三人，当徐小昭杀了一人，现在只剩下了两个，其中之一是阴风叟岳桐，又被点了穴，只剩下一人。

此人名叫水蝎子杜七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水贼，掌中一对分水蛾眉刺，很有些功夫。他就睡在船尾舵旁，这时马鸣之声把他惊醒，黑暗中他看见一人正在偷马。

水蝎子杜七一声不哼，他隐着身子，走到了船篷后面，亮出了他的蛾眉刺。

祝三立也是一时大意，只以为船上不会再有别的人，他倒是很放心地搭上了马，先把徐小昭的马拉下船，然后再回头拉那头小白驴。

他让驴走在先，自己随后。

就在这时，那水蝎子杜七自船篷后忽然现身而出，这小子倒是真玩命。

只见他双足猛地向前一点，一双蛾眉刺分左右，直向着祝三立两肋上插去。祝三立一心在照顾牲口，那会料到有此一着，等他觉出不妙时，对方的兵刃已几乎沾在他背上，他不由惊呼一声，整个身子向前一转，惊魂之下，只觉得右肋旁一阵发冷，跟着一痛，他就知道自己负伤了。

想不到最近流年不利，竟会两次负伤，惊怒之下，这位风尘怪杰，发出了一声冷笑，只见他整个身子，随着向下一坠。

乍看起来，好像是他向水中落去，其实却是不然。

只见他左手倏地向上一挂，只以两根手指，勾在了搭板之上，猛地向上一弹，“呼！”一声，他那矮小的身子，却又再次地弹了起来。

水蝎子杜七，满以为这种暗袭手法，必能奏效，却没有想到，仅使对方受了一点皮肉之伤，惊悔之余，祝三立的身子已翻了起来。

只见他人影一闪，已到了自己近前。

水蝎子杜七大声嚷道：“瓢把子快来，有贼！”

他又哪里知道，他那个头儿，早已为人家点了穴了，自然是不会再听见他的呼声了。

杜七口中这么吆喝着，他手底下可是不闲着。只见他一双蛾眉刺，霍地向上一抡，交叉着向前方猛地一递，直向祝三立双肩刺去。

祝三立现在自是不会再让他得手，他一时大意，险些丧生，不禁大是震怒。

此刻对方蛾眉刺递到，祝三立狞笑道：“相好的，还差一点！”只见他双肩霍地向后一吸，竟自向后缩了尺许左右，杜七的一双蛾眉刺，竟是差着一点，而没有刺上。

水蝎子杜七不由一怔，他哪里知道对方的厉害，当时足尖一点，揉身而进！

可是祝三立一双手腕子，却在这时霍地翻了起来，不偏不倚的，正好搭在了他一双手背之上。

这老头儿，发出了一声闷哼，喝道：“撒手！”

他双手施出了“开碑掌”的劲力，水蝎子杜七哪里承受得住？只听他口中“哎哟”了一声，一双蛾眉刺，扑通地坠落入水，杜七只觉得双手背骨上一阵奇痛，手骨竟全碎。

他于负痛之下，向后猛退。

可是祝三立已如影附形，身子再次向前一偎，一只右掌，已实实在在地印在了他前胸之上。

老狸祝三立发出了一声厉叱，道：“下去！”指尖向上一扬，沉沛的内力霍地向外一吐，水蝎子杜七，就像一个球也似的，整个的被弹了起来，“扑通”的一声，落入水内，当时就一命休矣！

祝三立掌毙了水蝎子杜七之后，伸手摸了一下侧肋伤处，只觉得湿糊糊的，虽没有什么大伤，却也够他受的。

他咬着牙上了一些药，遂自上岸。

这时徐小昭也自暗处现身来，她看着祝三立道：“老前辈，你受伤了。”

祝三立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还不要紧，这条命还没有丢就不错了！”说着身形一起，已坐在了小驴背上，徐小昭也匆匆上马，二人顺着江边，直跑下去。

祝三立在驴背上，问道：“姑娘，你这就回去么？”

徐小昭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我还怎么回去？”

祝三立闻言，忙自勒住了疾驰的小驴，徐小昭勒马望着他道：“我爹爹那种脾气，如果知道我把东西丢了，怎会饶我？所以我想还是先到别处去避一避的好。”

老狸祝三立这时咧着嘴，直向嘴里面吸气，尤其是夜风一吹，他伤口就不住阵痛。

这时他见徐小昭要走，忽然心中一动，想起了一件事情就道：“姑娘且慢！”

徐小昭在马上回过身子，道：“老前辈，还有什么事？”祝三立一面吸着气，道：“姑娘，你这件事做得实在漂亮，够义气，笠原一鹤他必定会重重地谢谢你的！”

徐小昭脸色不禁一红道：“谁要他谢我？只要他不怪我就好了！”

祝三立咳了一声道：“不会！不会！我老头子给你保证，姑娘，你上哪去，告诉我一个地方行么？”

徐小昭在马上低下了头道：“我想到四川我舅舅那里去住一个时期，我舅舅姓秦，在万县刘府井大街东头上开‘宏兴瓷’，是个老实的买卖人！”

祝三立连连点头，把这个地方记下。

徐小昭很不好意思地掠了一下头发，道：“老前辈，你可不能把这个地方告诉我爹爹，他知道了，定会去找我！”祝三立点头道：“我怎么会？不过，你父亲莫非想不到么？”徐小昭摇头道：“我舅舅和爹爹早就不对付，他们不往来，绝不会想到我投了他去！”

祝三立摸了一下胡子，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说着话，他一个劲地皱着眉。

徐小昭道：“怎么，你很痛么？”

祝三立摆了一下手道：“不要紧，姑娘，我还得向你索一件东西，不知你肯不肯给我？”

徐小昭撩了一下眼皮，道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祝三立一笑道：“我想要向你借背上的月琴！”

徐小昭笑着摇头道：“那怎么行呢。我自己还要用呢！”祝三立眯缝着一双细目，微微笑道：“那就随便给一样也行，不过，最好是你一件贴身的东西！”

徐小昭羞涩地笑道：“要来干什么……呢？”

老狸呵呵一笑，道：“你就别管了么……大姑娘，我这件事要是给你们说成了，姑娘，你可怎么谢我？”

徐小昭脸色一阵绯红，讷讷道：“我可不懂……”

她说着话，左右望着，显得很是不好意思的样子，夜风把她头上的青丝飘起来，长长的，就像是一蓬乌云也似的，她是那么的可人！

老狸祝三立望着她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姑娘，你一身本事令人佩服，以后要好自为之，不要再在江湖混了！”说着他由身上取出了一把匕首，递给她道：“这个你先收下！”

徐小昭奇怪地接过来道：“咦！这不是笠原一鹤的么？”

祝三立含笑道：“不错，这是他三口腰刀之一，我想他一个人也要不了这么多，这口刀你就收下吧！这也是你们之间的一段缘分！”

小昭立刻知道怎么一回事了，她不由立刻低下了头，祝三立道：“姑娘，你也拿一件东西给我，天可快亮了，我还有事呢！”

徐小昭这时真是羞得面红耳赤，她环视了一下，望着祝三立一笑道：“好吧，这是送给老前辈的，可不能转送给别人哩！”

祝三立哈哈一笑道：“好！好！快给我吧！姑娘！”

徐小昭背过了身子，过了一会儿，她才转过来，只见她手上多了一串珠

子。

祝三立笑着接了过来，心里却不禁笑道：“这是你贴身的东西，能送给我这个丑老头子么？你给我装糊涂！”

他心里这么想着，可是不便说破，只觉得那串珠子在手里还温着呢！知道这串珠子，必定是戴在她身上，临时才摘下来的东西。

她能够把这种东西交给自己，也就可以看出来，她内心对于笠原一鹤，是如何地敬爱了。

徐小昭这时掉转过马头，她深深地低着头，现出一副很不好意思的样子，祝三立笑道：“姑娘请放心回去吧，你还有什么事？要我为你办没有？”

小昭在马上背着身子摇了摇头，却又低声道：“前辈见了我爹爹，还请手下留情才是！”说着，她流下两行泪来。

祝三立微微一怔，他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姑娘放心，我记住就是了！”

徐小昭望着他点了点头，一带马缰，顺着江边，一路飞驰了下去，祝三立这时伤处，被冷风一吹，疼得更受不了，他摸索着上了一点药，这才骑驴而去！

这件事办成功，他很是高兴。

现在，他要接着去盗那个翡翠梨，只是这件东西，现在是否真在徐雷手中，尚不得而知。因为他知道，这枚翡翠梨的原来主人白姍，已经来了，这个妇人可不是等闲之人，也许翡翠梨已经到了她的手中也未可知！

老狸祝三立，不禁为此深深地发起愁来。

要说起来自己实在不愿意去惹这种麻烦，可是一来受涵一和尚所托，再者自己已然夸下海口，这件事要是办不成功，可就难免失笑于人了。

在一家客栈里，祝三立休息了几天。

他身上的那一点伤，本来也算了不了什么，休息几天也就好了。

现在，他又有足够的精力，去应付另一件棘手的事情了。

大胜关西边的那一所鼓楼，在微风细雨之中，发出了一片昏黄的灯光。

翠娘白姍，独自在窗前凝望着。也许是她有预感，她总觉得今夜必会有人来似的。

她静静地坐在一张椅子上，几上点着一盏油灯，油灯一边，放着她那一口昔日仗以成名的宝剑。

匡芷苓合衣卧在床上，她也没有睡着，耳朵时常在注意着窗外的动静。翻了一个身子，她轻轻地坐了起来道：“妈呀，睡吧，这个时候是不会再有人来了。”

白姍回过身来，摇了摇头道：“还不到时候，你睡吧，到时候我再叫你！”

匡芷苓这才又躺了下去，渐渐就睡着了。

白姍这时熄灭了灯，她悄悄拿起宝剑，走出楼外，当空仍然飘着淫淫的雨星子。她不禁皱了一下眉，心说：“我大概是太过虑了，这种天，是不会有什麼人来的！”想着她就顶好了门，重新上楼，匡长青和匡芷苓都熟睡了，看着这两个孩子，她内心不无感慨。

自从匡飞弃家出走之后，抛下这两个孩子，经自己苦心教养，幸能把这兄妹二人抚养成人。

这多少年以来的痛苦，那是不足为外人道的，莫非丈夫匡飞的心，真比铁石还硬么？“他怎么会连来都不来一次，就算他不要我，莫非连自己的亲

骨肉，也不要了么？”想到此，不禁泛起了一种莫名的怨恨，这种长年心灵上的折磨，是无法用言语加以形容的。

在匡长青的床前，她停立了一刻。

这孩子的那张脸，一双剑眉，倔强的嘴，真和他父亲是一个样。

白姍不由低低地叹息了一声，拉开了一条薄被为儿子盖上！然后，她再走到另一房里，轻轻地躺在女儿身边。

她脑子里思虑频繁，只是这么些年，所想的都是一样的，久而久之，她已经麻木了。只不过这时，在她知道了涵一和尚这个名字之后，她的这种感慨就更重了。

现在翡翠梨已然到手，就足以证明匡飞确是在日本了，涵一和尚既是他生平至交，那么匡飞在日本的事，他不能不知道。

如果他知道，而始终不告诉自己，这个和尚显然是内心有愧，说不定匡飞的出走，就是这个和尚捣的鬼。

她越想越气，真恨不能立刻找到那个和尚理论一番，看看他到底是何居心。

似如此，想想恨恨，恨恨想想，不知不觉已近四鼓，白姍才在蒙眬之中合上了眸子！

在隔室的匡长青，其实并没有睡着。

方才白姍为他盖被子，他也知道，为了使母亲安心，他所以装睡着。

他常常会在深夜里，发觉母亲站在身边。她那种慈祥的目光向自己凝视着，匡长青就能知道，母亲又在思念着出走的父亲了，他不知道，怎么去安慰妈妈，可是他内心已有一个计划，自己无论如何要把爸爸找回来，这个愿望，在他内心，已思索了很久，可是苦的是无法下手。

这多少年来，自己走南闯北，跑的地方也不少了，可是父亲的下落，仍然是杳如黄鹤，怎不令人伤感失望？

黑羽匡长青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，每当他看见母亲这种发愁的样，内心真比刀割还痛。

这时母亲走了，他反倒是再也睡不着了。

不知何时，外面的雨也停了，月光隔窗照进来，似铺着一层银色的光。

在蒙眬之中，匡长青听得楼下的马，噗噗地打着噗噜，就在这时，一条人影，比猫还轻地跃上了窗口！

匡长青不由蓦地一惊，他很敏感地探手枕下，摸着了他的那口剑。

一个念头，立刻阻止他这么做。他于是又抽回了手，佯作出了一副熟睡的样子。

这条人影，在窗前一塌身子，匡长青几乎没有看清他是用什么身法，他竟自进到了房中。

当他再次地站起身来时，匡长青这才看清了，来人是一个瘦高的老者，好像岁数并不太大，约在五十左右。他的唇下，留着有半尺多长的一络黑色的胡子，一双眸子，开合之间，神光外露！

他左右看了一眼，目光向匡长青房中望去。

匡长青心说，母亲果然不是多虑，看来这人必是那短命无常徐雷不会错了。

想着，他暗中提了一口真气。

他想这徐雷必定是失去了那枚翡翠梨心有未甘，他来此定是为找寻那枚

翡翠梨而来的！

果然，他看见这个人足下一点，已风也似地到了床前。

他身子轻灵，匡长青虽是清醒之中，竟未听到一些声音，他不禁暗暗地佩服来人的这身功夫。

短命无常徐雷，他并没有见过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，只是听母亲描叙过，故而猜想来人可能就是！

这时就近而视，才看清了此人的真面目！只见他头扎黑布，双目如炬，一双剑眉又黑又长，鼻正口方，额下黑须，根根见肉。

这人穿着一件紧身的黑缎箭袄，背后扎着一口长剑，剑把甚长，有异于时下一般。

匡长青乍然一看，似乎认识此人。可是当他仔细看后，又觉得这人自己并不认识！

他心中略微有些惊异的是，想不到短命无常徐雷，竟有如此一副堂堂的仪表。再者，闻听母亲说，那徐雷所使用的兵刃，乃是一对五星怪轮，怎么此人背后却是一口长刀。

“莫非他并不是徐雷不成？”这个念头顿时令他心中一惊，如果说来者不是徐雷，那么他又是谁，他又来此为何？

黑衣老者目光直直地看着床上的匡长青，足有半盏茶的时间之久，然后他又弯下了身子。

他的脸，近得几乎都要挨在了匡长青的脸上。这种态度，使得匡长青只好闭上了眼睛。

他不得不假装翻了一个身子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黑衣老者似乎十分惊觉，只见他身子猛地腾起，仅凭两只手肘的力量，把整个身子贴在了房顶之上，直到匡长青安定之后，他才又像一片枯叶一般地飘落而下。

这一次，他才发出了一声轻叹！

匡长青似乎看见他，伸出一只手来，在眼睛上揉了一下，他好像是哭了。

这种动作，直把匡长青看得呆了。他真不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？

当时正要腾身而起，却见这人身形一飘，却向母亲暂居的那间房内行去！

匡长青不禁大吃了一惊，这时候他不能再装糊涂了。当时匆匆自枕下掣出了长剑，身形一挺，已下了床，紧接着往下一塌身子，揉身而上。

现在他已躡身随在了那老者之后。

却见这人此时，已立于母亲房内。他只是远远地站在一边，打量着床上的白嫫和匡芷苓，一双瞳子精光四射。

这样过了很久，他轻轻一点身子，竟向床前扑去。

匡长青生恐他会母亲妹妹不利，看到此，他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。当时身子向下一矮，右掌横劈而出，口中厉叱了声：“老贼！你要如何？”

凌厉的掌力，发出了呼的一声。

那人正全神贯注地看着床上的母女，不意竟会有此一着，当时大吃一惊，只见他整个身子向后一个倒仰，“嗖！”地一声，已射向了窗口。紧接着第二次翻身，却是一招“细胸巧翻云”，如同一只鹞子也似的，翻了出去。

黑羽匡长青那么凌厉的掌力，竟是打了一个空！可是他有备在先，绝不叫对方跑了。

这时他冷笑了一声，足尖一点，已用“八步凌波”的轻功绝技，扑窗而

出。身形一落，已看见那老人瘦高的身子，落在矮墙的墙头之上。

匡长青怒叱了声：“朋友，你往哪里走？”他左腕随着向外一翻，已自掌心内发出一粒“枣核镖”。

这三枚暗器，一出手形成一个“品”字形，只一闪已到了老人身前。

黑衣老者冷哼了一声，只见他身子霍地一偏。同时间，寒光一闪，只听得“叮当”一声，三枚暗器，已为他那长柄怪刀，劈落在地！

他口中冷冷地道：“孩子，不要跟我打，你还差一手！”说着身子一掠，已飘落于围墙之外。

黑羽匡长青不由面上一红，他还没有受人这么侮辱过，当下咬牙，足下一连几个起纵，已猛扑了出去。

这时鼓楼之上，先后落下了两条人影，现出了匡芷苓和白姍的身影来！

匡芷苓惊慌道：“有人来了，哥哥追下去了！”说着就要跟踪而出，却为白姍制止道：“不必如此，你哥哥一个人，就足够应付了！”

匡芷苓飘身而下道：“你老人家如何知道？”

白姍冷冷一笑道：“来人如果是一个有本事的人，也就不会跑了，我们回去，等你哥哥回来一问就知！”

匡芷苓一想，确有道理，纵然现在想追下去，也是来不及了。她二人遂又上楼而去，这时，黑羽匡长青一路猛追，已离着前面那人不远。

那前行的老者，忖着离开鼓楼甚远，才把脚步放慢了些，如此一来，很容易就被匡长青追上了。

由于方才匡长青在这人手下两番失招，他存心要找回脸面来。这时突然被他追上，自然不会手下留情，当时冷冷一声，道：“相好的，你跑不了啦！”

掌中剑，由上而下，划起了一道银虹！直向这人头背上劈了下来。

这老者好像背后生了眼睛一样，匡长青的剑已堪堪沾在了他的衣服上刹那之间，就见他蓦地一个转身。只见他双掌向正中一合，“啪”一声，就把匡长青这口剑夹在了双掌之中。

这种怪异的手法，使得匡长青大吃了一惊。他用力地向后抽剑，可是老者似乎双掌之上，有绝大的吸力，吸得他剑身紧紧地，休想拔出分毫来。

黑羽匡长青正要用力外拔，却见那老者双掌一分，匡长青禁不住连连退了几步，才站住身子。

他不由又惊又怒地道：“朋友，你是什么人，鬼鬼祟祟意欲如何？”

老者一双深邃的眸子，定定地注视着他，微微叹息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是匡长青么？”

匡长青冷笑道：“正是你大爷，老儿，你又是谁？”

老者神色一变，两弯浓眉微微一皱道：“不要对我这么说话，你看得出来，我是一个有了年岁的人？”

匡长青不知怎么，对于这个老人，心中似有一种说不出的敬畏感觉，总好似对方眉目之间，有种说不出的神威，令人不敢加以轻视。

这时闻言之后，他不由俊脸微红。当时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朋友，你报个万儿吧！”

老者冷晒了一下道：“那倒不必要，孩子，你刚才几手剑法，确是不弱，这证明你平日是如何地用功了，只是你的剑术偏重于实力，而少变化，因此……”他用手摸了一下自己，一本正经地道：“……你如果遇见像我这样的敌人，可就难免要吃亏了！”他轻叹了一声，遂又道：“这些武功，莫非

是你母亲教给你的？”

匡长青面红耳赤地道：“依我看来，你的武功也不见得怎么好，只不过会用巧劲，到底算不了什么真本事！”

老者后退了一步，伸出大指，指了一下他背上的那一口长柄怪刀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对我不服气了，孩子，好吧，你愿意见识一下我背上的刀么？”

匡长青冷笑道：“请快撤刀！”

老者微微一笑道：“倔强的孩子！”说着右腕一翻，已把背后那口长刀撒在手中。他指着这口寒光四射的长刀道：“此刀名‘晒衣竿’，乃是东瀛七口名刀之一，孩子，你如能够胜了它我倒是服了！”

匡长青平日个性，岂能容忍别人以这种轻浮口吻对自己说话？可是老者一口一个孩子，他却并不以为过，反倒觉得是一种亲切的语气，这也是怪事。当时他微微吃惊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也是来自日本了？”

老者怔了一下，遂道：“我只说，这口‘晒衣竿’，乃是日本名刀，并未告诉你，我这个人，也是来自日本呀！”

他说着，后退了一步，双手握刀，那样子极像是笠原一鹤对敌时的模样。

黑羽匡长青不禁又是微微一怔，道：“笠原一鹤这个人你认得么？”

老者又呆了一下，他摇头一笑，道：“我们比武就是比武，你的问题真是太多了！”

匡长青点头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不要耍卖疯狂，如果你是败了，看你还有何脸面在此说教？”说到此，他身形猛地向上一扑，掌中剑由下而上，猛地向老者胸腹之上撩去。

黑衣老者身形向左一偏，手上的那口“晒衣竿”，霍地向外一磕，只听得“当”的一声，两口兵刃碰上了一块。

匡长青素以腕力劲大而自负，普通一般人，何能承他这一击之力。可是他这次和老者一击之下，只觉得虎口一阵发热，差一点把手中的剑抛了出去！

这一来，他才知道来人的厉害，不由着实吃了一惊，黑衣老者更是出乎意料之外。只见刀身向外一旋，含笑道：“孩子，你的臂力惊人！”看到此，刀身一偏，带出了一阵寒光，直向匡长青腿上砍去！

匡长青这时已知道来人确实厉害，他身子霍地向上一腾，老人这一刀已走了一个空。他见眼前机会难得，身形往右一转，掌中剑抡着向外一翻，直射对方侧肋。

那老人一声冷笑，掌中窄刀向外一递，借刀使力！这口刀向匡长青剑上一压，他身子蓦地腾起了八尺左右，却由匡长青头顶上掠了过去。

匡长青不由怒吼了一声，这人连番四次地对自己心存戏耍，已不禁激起了他内心的愤怒！

这时他以为对方存心想跑，更不禁大怒！他身子一扑过去，大喝了一声道：“看剑！”掌中剑平直着向下一落，剑芒一吐，有如银虹贯日一般，急地暴长了倍余。

那老者本是背着身子忽地一个转身，神色一变，他猛然一个错步，掌中刀双手握住，向外一磕！

这一次力道更足，听得“当”的又是一声大震，二人都不禁后退了几步。

老者微微一笑道：“孩子回去吧，天快亮了！”说罢，身形忽起，可是黑羽匡长青怎能放过他？

他向前一抢步，用匡家嫡传的暗器打法“双飞指”，右手的剑忽交左手，

五指向外一翻，中食二指却用“隐”力，把夹在指缝内的一双“枣核镖”打了出去！

这双暗器，一出手，即发出了一声轻啸！

那黑衣老者，身形腾起，忽地闻声转身。可是这种“双飞指”的打法太快了，快得令人几乎连眨眼睛的时间也没有。

黑衣老者本是此道高手，可是一时疏忽，竟不及防止，又惊呼了一声，刀身向外一偏，“叮”一声，打落了一枚。可是偏上方的那一枚，他却是不及打落。只听见“枣核镖”，竟自由他腋下穿了出去，虽说是没有打着，却也被擦了一下。

这老者痛得吸了一口气，身形随着飘落一边。

这时匡长青已压剑而上道：“朋友，你还没有交待清楚，想开溜却是不行！”

黑衣老者一只手摸了一下伤处，冷冷一笑道：“手法确实高明，只是孩子，你却忘了，在发暗器之时，应该先打一个招呼，这样伤人又能算得是什么光荣？”

匡长青不由脸色一红道：“这个你管不着！”

老者这时探出手来，低头看了看，好像他那只左手上已沾了一些血渍，于是惨笑道：“我已伤在你的暗器之下，还不要我走么？”

匡长青冷笑道：“你要报出姓名，说出来意，我才能放过你，否则，你就要胜过我手上的这一口剑！”说着他扬了一下手上的剑。

黑衣老者不由沉声一笑道：“你这孩子也太逞强了，也罢，我就教训你一番，你也不会落得旁人闲话！”说着他晃了一下手上的刀，道：“孩子，你要怎么才服输呢？”

匡长青冷冷道：“要我服输，却要令我心服！”

黑衣老者点头淡漠地道：“好吧，我就叫你心服！”说到此，身形一个疾转，已到了匡长青身边，他掌中的这一口刀，平着就像雪花也似地削了出去。

匡长青剑身一摆，遂展开了身法。

他安心要把老者败于手下，所以展开了一路剑法，只见人影闪闪，剑光如虹。

就在这即将黎明之前，荒僻的旷野，这二人，一老一少，一交上了手，各自都展开了迥异离奇的身法。

刹那间，已对拆了数十招上下。

东方，已微微有了点明色。

至此，那黑衣老者，似乎才有了些着急，只听他长啸了一声，身子蓦地向前一伏。

匡长青乘机揉身而进，掌中剑“拨草寻蛇”，一剑刺去，却见那老者随着剑势在草地上一翻。

这种情形看起来，极像是被匡长青一剑刺中，等匡长青发觉剑尖刺空之时，再想抽身撒手已来不及。

他就觉得身前人影一晃，同时肩中一凉。对方那口细窄的长刀，已经搭在了自己肩上，冰寒刺骨，不由得口中“啊”了一声。

黑衣老者立在他身后，微微笑道：“现在你服气了？”匡长青不由垂头丧气道：“你不如杀了我吧！”

老者呵呵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孩子，我怎能下手杀你，就是伤了你一点皮肉，也会使我于心不安啊！”

匡长青大是惊异地说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老者还刀于鞘，微笑道：“你已败了，何必多问，总有一天，你会知道我的来历的，不过不是今天，我走了！”

黑羽匡长青不由追上了一步道：“朋友，你请留步！”可是那老者却不再回头，一路飞腾纵跃而去！

匡长青知道追他不上，再者，就是追上了又能如何呢？自己已经败在了他的手下了……

这一刹那，他确是羞愧得无以复加，怔怔地站在当地，他心里想：这个老人到底是谁呢？

由他语态行动上看来，他对自己有着极浓厚的情意，否则，自己用暗器伤了他，他却又何必对自己如此留情？

当时不禁百思不解，他一个人立在原处，思想着这奇怪的遭遇，不知竟是天光大亮了。忽然他听到匡芷苓在身后叫道：“哥——你这是怎么了，谁在罚你站的呀？”

匡长青回过身来，微微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走吧，我们回去吧！”一面说着，他摸了一下头上的露水。

匡芷苓呆呆地道：“你这是怎么啦，你不是追贼来的么？”匡长青摇了摇头道：“他不是贼！”

匡芷苓更是惊奇了，她睁大了眸子道：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你一个人站在这里，是被点了穴还是怎么样了？”

黑羽匡长青只苦笑笑了笑，他心里失望得很。因为他一向很自负，想不到这次同母亲出来，第一次和敌人交手，就败在了人家手里，如果传扬出去，黑羽匡长青的威望，真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了。

他咬了一下牙道：“妈呢？我们回去再说！”才说到此，就见白姍快步走来，匡芷苓忙叫道：“妈，快来吧，哥哥不知怎么了？”

匡长青瞪眼道：“你少乱说，我没有伤着什么！”

匡芷苓说道：“那么，你怎么会呆站在那里？”

这时白姍已走过来，她微笑道：“你不要打岔，叫你哥哥歇口气再说！”

匡长青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不累！”

白姍拉起手看了看他，一笑道：“你遇见了厉害的对手了吧，打败了是不是，这也没有什么，要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我们母子这几手功夫，实在算不了什么！”

匡长青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人太奇怪了，我真想不明白！”

白姍皱了皱眉，道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来，我们边走边谈！”

黑羽匡长青这才把方才的经过，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，说完之后，他剑眉微轩道：“妈，你看，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路数？”翠娘白姍这时脸色苍白，她不时地用一只手按着额头，口中喃喃地道：“是啊……这太不可能了！”说着，他们已来到了那所鼓楼，进内之后，白姍坐了下来，她咬了一下唇，冷冷地道：“青儿，你再形容一下这人的模样！”

匡长青惊诧地皱了一下眉，道：“高高的个子，浓浓的眉毛，眉心之间，有红痣一颗……”

白姍忽然抖动了一下，她紧紧抓住了匡长青的一只手，面色大变地道：

“青儿，你竟叫他走了……你……”

匡长青大惊道：“妈，你怎么了？这人是谁？”

白姍颤抖道：“如果我没有猜错，孩子，这个人就是你们的父亲匡飞啊！”此言一出，匡长青匡芷苓都不由大吃了一惊，俱呆住了。

匡长青口中喃喃地说道：“这……这不会吧！”

白姍冷冷一笑道：“这么多年，他样子多少变了一些，可是眉心那颗红痣，却是我永远忘不了！亏他还会想到我们，居然还有脸偷偷来此！”

匡芷苓这时愣了一下，忽地一拉匡长青道：“走，哥，我们快追下去！”

白姍苦笑道：“不要追他，他要是想见我们，也不会走了，这么多年，我们都忍下来了，又何必再见他！”说着发出一声冷笑，可是不可否认的，匡飞突然出现，在她内心，是一个极大的波动。

她几乎有些无法自持了。

匡长青更不禁呆住了，他喃喃说道：“如果真是爸爸，他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？”

白姍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不为什么，只是在外玩厌了，忽然想起了有我们这三个人，来看看解个闷儿！”

匡芷苓摇头道：“也许爸爸觉得内疚了，是来给妈妈道歉来的！”

白姍冷冷道：“你也把他想得太好了，这种人还会有良心发现的一天么？”

匡芷苓看了他哥哥一眼，她知道母亲潜在内心的愤怒太深太久了，她对于父亲的怨恨，绝不会轻易化解，这时不禁深深地发起愁来。

白姍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看了一会，转过身来，道：“青儿，他告诉你来自日本么？”

匡长青摇头道：“没有，他只说他那口名‘晒衣竿’，是日本的七口名刀之一！”

翠娘冷冷笑道：“这已经够清楚了，我早就怀疑他这些年来，必定不在中原，现在果然证实了！”

匡长青也突然想起，他点了点头道：“怪不得他的刀法很怪，有几手和那日本武士笠原一鹤有点相似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怔惊了一下道：“哦——莫非笠原一鹤和他有什么关系不成？”

白姍冷冷地道：“这倒还不能确定，不过由此可以证明，那翡翠梨，确实是他带到日本去的了！”说到这里，她狠狠地道：“是了，他必定是来偷回那梨来的，好狠心的人……好狠心！”

匡长青怔怔地道：“这倒不像，他只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呆望，却没有翻什么东西！”

匡芷苓也点了点头道：“我想爸爸不会是那种人……”

正说到此，白姍突然怒嗔一声道：“住口！”

二人不由都吓了一跳，一齐呆望母亲。

白姍怒容满面地道：“你们要是我的儿女，就不许你们叫他爸爸，他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，对你们更没有尽到一点作父亲的责任，这种人，你们还叫他爸爸？”

兄妹二人，这时都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。

白姍这时眸子里，噙满了热泪，脸上充满极为凄苦的表情，苦笑着，喃喃道：“回来，现在你回来了……也好，这十几年来的恩怨，我倒要和你好

好算一算了！”

匡长青站了起来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妈，你还是想开一点吧，以我看来，这个人未必就是，也许是另外一个人！”

白姍冷冷的一笑道：“我倒希望不是他，很快我们就会知道，他既然来到此地，我们早晚能见着他的！”

匡芷苓迷惑地道：“妈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”

白姍冷冷一笑道：“现在他回来了，事情就好办了，据我所知，那涵一和尚，乃是他的至友，他必定是住在那里，我就找上门去！”

匡长青怔了一下，道：“找……上门去？”

白姍痛恨道：“我要当面见着那个和尚，看他怎么抵赖，我还要问他，我们母子三人何负于他那个秃驴？他干什么如此对我们……”说到此，泪水簌簌而下，接道：“这十几年来，那和尚把我们害得好苦……”

兄妹二人见母亲伤心，也都禁不住黯然神伤，一齐低下了头，白姍擦了一下泪又道：“孩子，我们要坚强起来，不要听了你们父亲的花言巧语，就饶过了他，这十几年来，他的心就这么狠，我们绝不能认他！”

二人不由得一齐点了点头，匡芷苓抬起头来道：“可是，他老人家又来做什么呢？”

白姍苦笑道：“我不是说过了，他要把这个翡翠梨给偷回去，这个人是对我们一点情分都没有了。”

她站起了身子，愤愤道：“这个地方，我实在也不想多留了，我们快离开吧，我们找那个和尚去！”

匡长青皱了一下眉道：“我们如一走动，岂不要被徐雷发现了踪迹？再说，那阴风叟岳桐，大概也快来了。”

白姍道：“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那岳桐自己不来，我们总不能等他一辈子，再说，我们怎能同他合伙做强盗呢？”

匡芷苓皱了一下眉道：“这几天徐雷很注意我们，我看再等一两天，等风声小一点再走好不好？”

白姍断然道：“再等一天，明天晚上我们就起程！”她忽然又想起一事，道：“小苓，你去把我那个枕头拿来！”

匡芷苓莫名地点了点头，遂进内室，把一个长方形的缎枕拿来，白姍接在手中，只见她双手一分，枕头已分为两半。

就在枕内，嵌着一个四方形的小水晶匣子。

白姍拿起来，把匣子打开，内中赫然是一个翡翠梨，玉光寒润，甚是好看。

翠娘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多亏这地方隐秘，否则，你们那见利忘义的爹爹，早就把它偷去了！”说着又归入匣内，放置枕内，合好了枕头。

匡芷苓皱眉道：“这梨的开法，爸爸知道么？”

翠娘目光直直地瞪着她，匡芷苓才发现自己说错了话，又喊出“爸爸”这种亲切的称呼了。

白姍望了她一会儿，叹息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也不能怪你，你们都是纯洁的好孩子……”

她说着冷冷地笑道：“天下只有我与你们父亲二人知道开启这梨的方法，别人到手也是无用！”

匡长青皱眉道：“也许父亲告诉了第三个人也不一定？”

白姍茫然地摇摇头道：“这大概不会，当初我把开启之法告诉他时，我二人曾盟有重誓，绝不把这隐秘告诉第三人知道，否则死于刀下！”才说到此，忽听得庙外面，一人突宣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！善哉！哪位施主来一趟吧！”

三人全是一怔，白姍丢了个脸色，匡长青忙推门而出，却见庙门前，站着一个人衣衫不整的短装老和尚。

这和尚僧不像僧，俗不像俗，所着僧衣，更是前襟长后襟短，头上那顶僧帽，倒是新的，可是戴得又太高，可能是帽子不合适，半拉头皮都露在外面。

这和尚看起来真是别提有多邋遢了。

矮小的个子，黑黄的面皮，黄秃秃的眉毛，一个大鼻子，却是又红又大，还有一只眼，蒙着黑布。

黑羽匡长青走过来，皱了一下眉道：“和尚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这和尚伸了一下手，佛礼又不像佛礼，弯腰又不像弯腰，他笑嘻嘻道：“老衲想给这里的施主，化个小缘，布施几两银子！”

匡长青摇头说道：“和尚你错了，这地方没有住什么人，你到别处去吧，你没有看见吗？这里不过是个鼓楼，不是住家的！”

和尚一只手摸着帽子道：“这……里面没有人么？”

匡长青微怒道：“哪个还骗你不成？不信你自己看！”

这和尚倒真地走了进去，他双手合十，探头探脑道：“哦——真个的！”说着，探了一下头，向楼内看了一眼，这时匡芷苓正在窗前，那和尚看了个正着，他立刻缩回头来，合十倒退着，嘴里喃喃地念道：“罪过，罪过，原来还有人在里面！”说着又向匡长青一拜道：“打搅，打搅——老衲再上别处去吧！”

说着，回过身来，却见树下拴着一匹白色的小毛驴，这和尚就骑上驴背，一路向山下走去。

匡长青皱了一下眉，却见匡芷苓走出来道：“奇怪，这和尚看着好脸熟！”

匡长青摇了摇头道：“不过是个走方化缘的野僧罢了！”

二人遂回禀知了母亲，白姍想了想，也没有说出来什么……

不言他母子三人，在庙内谈话，暂且先说一说那个化缘的和尚。

他骑在小驴背上，一路哼着小调，所哼的可不是一般佛音禅唱，却是一些时下的曲调。

渐渐走远了，下了这个山坡，他就勒住了这匹小毛驴，心里却不禁想道：“不错了，那个女孩子不就是白姍的爱女么？白姍一定在里面。”

他重重地拍了一下鞍子道：“好！今天晚上就下手！不过……”他可是又愣住了，心忖道：“那白姍母子三人，可都是够扎手的，我要是一不小心，可就脸丢大了！”

想到此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妈的，老和尚可把我给害苦了！”可是他转念一想，立刻点了点头道：“对，我就给他来一个趁火打劫！”

驱着他的小毛驴，就一直向下去，到了一家客栈，店伙计看着他道：“和尚你回来了？”

这和尚一笑道：“可不是回来了，你还不叫我回来是怎么着？”

伙计一笑道：“老和尚你不住庙，还住客栈呀？”

和尚下了小驴咧嘴道：“扯你娘臊，和尚怎么不能住客栈，不给钱是不

是？”

伙计笑着摇了摇头，心说这狗和尚可真厉害，就不再说话了。

这个二愣子和尚，进店之后，索来纸笔，关上门，立刻写了一封信，原词为：“徐雷老儿：翠娘白姍那个婆娘，就住在城西黄土坡的一个鼓楼里面，你要找她快去，最好今天晚上，说不定她明天就走了。”又加了一条注：“翡翠梨一定在她手中。”他没有具名，写好之后，他封好信封，立刻叫了一个伙计，给了他几个钱，嘱他送至某某地方，并告诉他，信一交到就回来，不必等回音。

伙计依言而去，一直到下午才回来，说是信投到了。

这和尚关着门苦思了整个下午，打坐、调神，就等着今夜一展身手。

夜色沉迷之中，短命无常徐雷来到了黄土坡前，他悄悄行到了附近，打量着这所看来破旧不堪的鼓楼。

他心中不由推想道：“不要是他们有什么计吧，故意骗我来此的！”但无论如何，自己非要进去看看才是，那个翡翠梨，被人骗去了，实在是令人不甘心。这个时候，他根本没有心情，再去分析写信人的动机是什么了，就算是对方故布陷阱，这个陷阱，自己也只得往下跳！

他打量着这破旧的砖墙，预先想好了退路，这才轻轻把身子纵起，落向砖墙。

楼内一片沉静。非但是没有一盏灯，就连一点儿声音也没有。

短命无常徐雷，在墙上微一塌腰，就象是一只戏檐的狸猫一样的，已纵身上了破楼。

这座鼓楼，早已废弃不用，楼墙斜斜的，附近生着野草和荒树！徐雷四周打量了一眼，他用一只脚，勾着楼檐，身形一个倒翻，飘然地落在了廊内。

楼内共有两间房子，翠娘母子三人，就分住在这仅有的两间房中。

徐雷站定了身子，用他那一双惯于判物的双目，在附近看了一眼，已可断定，室内必有人住。他抬动右手，已把背后一双“五星轮”，撒到了手中，霍地向前一个滚身，已来到为首的一间窗前。

窗子是半掩着的，他轻轻推开了些。

借着月光，他看见了一个少年人，正在他的床上熟睡着，徐雷这时真是财迷心窍。他，丝毫不怕房间的人察觉，只见他一长身，已越窗而入。

就在这时候，只听见“叭”一下大响。一大堆屋瓦，穿窗而入，落在地上打了一个粉碎。

短命无常徐雷道了声不好！就见那床上的少年，一个翻身跃了起来，怒叱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徐雷这时把心一狠，二话不说，掌中一对五星轮“双峰贯耳”，向前一抖，直向少年两处太阳穴上打来。这种声音，立刻惊动了室内的白姍母女，匡芷苓高声叫道：“哥哥，可千万不要让他走了！”

徐雷这时见事态败露，不由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白姍，老头来向你讨还东西来了！”

说着一双五星轮，蓦地向两边一分，用“大鹏单展翅”的手法，直向匡长青侧肋上划去。

匡长青剑一分，用“甩手”，只听见“铮！”一声，已把对方一只五星轮挡开。

徐雷一声狞笑，说道：“娃娃，你是找死！”他身子霍地一塌，双轮紧

紧贴着地面，直向匡长青前胸上翻去！

可是就在这时，亮光一现。

徐雷猛地回首，却见门前立着一个妇人，手持着一盏油灯，徐雷细一辨认，不由倏一个翻身，飘出了丈许以外。

他脸上一阵发红，愤愤道：“白姍，光棍眼里揉不进沙子，你骗走了我的东西，莫非还当我不知道么？”

白姍玉手一摆道：“青儿不许动手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说着她睁着一双妙目，望着徐雷道：“徐雷，你说什么？”

短命无常这时候一张脸，气得变成了紫色，他冷笑道：“白姍，你还要装么？今日老夫已找到了你，谅你也走不脱，我实在佩服你手段高明，不过，你也绝不会想到，我会到这里……”

白姍皱眉道：“徐兄，你说些什么，我可一句也不懂。”

徐雷狂笑了一声道：“白姍我看在你一个女流的份上，对你网开一面，我们是打开窗子说亮话，那个翡翠梨，你还是乖乖地还给我吧！”

说着右手五星轮，交向左手，向前一伸手，道：“快拿来，只要东西到手，我是寸草不沾，否则可就别怪我徐雷翻脸无情！”

白姍并不惊惧，一声冷笑道：“徐兄，你这话我可就不懂了，翡翠梨怎会在我手中。那日你不是亲口说你不知道么？”

徐雷涨红了脸，阴森森地道：“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，你以为你化装成文老太太，我就知道了？”

白姍秀眉一挑，说道：“你简直是胡说！”

徐雷气得发出了一声怒吼，只见他双轮一错，已扑向白姍身边，右手五星轮向外一撩，左手星轮，却是由上而下，猛地砸了下来。

白姍一声轻笑，只见她身形一飘，已越窗而出。

徐雷怒吼了一声，跟踪而出，大声道：“你是跑不了的。”他说着，足下用劲猛扑了出去，掌中一对五星轮，顺水推舟，直向着白姍后背上击去。

翠娘白姍一声冷笑，只见她身子向前一塌，已把长剑掣在手上。随着她娇躯一翻，这口剑寒光一闪，已磕在了对方的五星轮上。

这时室内的匡芷苓却急切地道：“哥哥，你快去帮个忙，我在房里看着！”

匡长青冷漠地道：“你千万不可出去，我去去就来！”

他说着也越窗而出，这时匡芷苓就匆匆返回房中，她所关心的是母亲床上的那个枕头，当时慌张地抱到了手中。

就在这时，她听见一声轻笑道：“姑娘，这个枕头暂时借我用用好么？”

匡芷苓大吃一惊，转过身来，却见眼前站着个矮老和尚，正是白天那个来化缘的老和尚，不由吓得呆住了。

### 第十三章 高僧入世化俗缘

匡芷苓见那矮老的和尚，要自己手上的枕头，不由大吃了一惊道：“咦！你不就是白天那个和尚么？”

那和尚嘻嘻一笑道：“大姑娘好眼力，不过，现在请把这个枕头借我用一用好吧？”

匡芷苓不由柳眉一竖，啐了一口道：“见鬼，你一个出家人，怎么随便进姑娘家的房子，还不快滚出去。”

老和尚嘿嘿一笑道：“这是鼓楼，你们能住，我和尚就能来，姑娘，我劝你还是知趣一点，把这个枕头拿给我吧！”说着双手合十，念了一声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——”

匡芷苓怔了一下，冷笑道：“这么说，你必和那徐雷一路了？”

和尚摇头笑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告诉你姑娘，我不是贼，这东西——”说着指了一下枕头笑道：“……我也不过是借用一个时候，日后我和尚负责，必定能物归原主，你可放心！”

说着足下一点，已到了匡芷苓身边，伸手照着那枕头上就抓，匡芷苓大怒，一声清叱道：“和尚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只见她右手一分，骈中食二指，竟自向和尚肩窝上点去，那和尚口中“哟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不简单！”却见他右手大袖一挥，肥大的袖沿，竟向匡芷苓手上扫去！

匡芷苓就觉得这和尚袖上带有一股极大的风力，当时背脊弓一弓，“啪”一声倒蹿了出去。

那和尚见状，颇为吃惊地道：“喂，这就不像话了，姑娘，我已给你留了面子了！”说着身形一晃，却已挡在了面前。

这时，匡芷苓正要飞纵而出，这和尚双手霍地向外一握一压，匡芷苓不禁倒退了回来。

她一只手，仍然死命抱着那个枕头不放，急怒之间，这姑娘竟提起了一张破木椅，一抖手，直向着这和尚当头砸过去。

和尚一招手，已把飞来的木椅，接在了手中。

他嘻嘻一笑，再次腾身，扑到了匡芷苓身边，忽分双手，直向姑娘背后抓了过去。

匡芷苓见对方武功绝高，非自己所能应付，不禁开始着急起来，当时尖叫了声：“妈——快来！”

和尚本是含笑，此时间声大吃一惊。

他再也不手下留情了，当时就见他猛地一扬右掌，呼！一声，发出了一股极大的掌力。

匡芷苓不由身子摇了一下，只觉得对方的劈空掌力，几乎使自己感到窒息，不由双目一昏。

就在这刹那之间，那和尚已来到了她身前。

匡芷苓手无长物，一时情急，竟自用手上的枕头，贯足了内力，直向老和尚当头打去。

这个着装滑稽的老和尚，身法极为滑溜。只见他身子霍地向下一蹲，同时左手向上一分，已抓在枕头之上。

可是那枕头上所带来的疾风，却把他头上那顶看来过大的帽子给飘掉了。

昏暗的灯光之下，现出了这和尚的本来面目，匡芷苓只觉得眼前这个矮小的老人，太脸熟了。

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尚——有发为证，再加上他的山羊胡子，酒糟大红鼻子，顿时令匡芷苓想起了这个人，她不由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咦——你不是祝师叔……么？”

老狸祝三立再也装不住了，他那张老脸，立刻显得通红，当时呵呵一笑道：“对不起姑娘，我这么做，是为了救笠原一鹤，你们请多担待！”说着用力向后一夺，那枕头立刻被撕成了两半，木棉飞了满天都是。在散飞的枕絮之中，只听见“叭”的一声，落下了一个匣子。

匡芷苓惊叫了一声，正要去抢那匣子，却被祝三立平空一掌，用掌力把那匣子打到了一边，他身形向前一窜，已把那个装有翡翠梨的匣子抢到了手中。

老狸祝三立东西一到手，嘻嘻一笑道：“对不起，打搅了！”说着身子一飘，已到了窗前，正要飘身而下，忽见匡芷苓叫了一声道：“且慢，祝师叔——”

祝三立吃了一惊，回头道：“姑娘不要逼人，这东西我早晚还是要归还的！”

匡芷苓冷冷一笑道：“祝师叔，我母女对你不薄，你为何趁火打劫，我母亲是不会放过你的！”

祝三立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唉——现在不谈这个！”

匡芷苓道：“那笠原一鹤不是被涵一和尚收作徒弟了么，怎么你倒管起这个闲事来了？”

祝三立冷冷一笑道：“事情绝非你所想的那么简单，日后你就知道一切，现在不谈，你母亲可要来了，再见！”说着身子霍地向外一翻，已投入夜幕之中。

他身子方自纵出，另一条人影却很快地缩了进来，现出了白姍的影子。

在满室飘浮的飞絮中，白姍大惊失色道：“怎么，枕头里的东西丢了？”

匡芷苓默默地点了点头，白姍身子一晃，差一点倒下，她口中说道：“完了……是谁干的？”

匡芷苓摇了摇头，叹道：“老狸祝三立——”

白姍面色一片铁青，咬了一下牙，一跺脚，投窗而出，这时黑羽匡长青身子也跟着纵进来，匡芷苓急道：“东西已丢了，妈已经追下去……”

匡长青不等她说完，身形已翻了出去，匡芷苓这时也是急得直想哭。

可是她忽然想到了祝三立所说的，这翡翠梨是用来救笠原一鹤的，内心却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

她这时反倒希望妈妈不要追上他了。

她仍然可以记得，那日在途中，和笠原一鹤邂逅的一段经过，他那耿直的个性，英俊的仪表，确实令自己对他心仪。

她这么脉脉含情地空想着，室内的那盏油灯暗暗明明，鼓楼外，有人一声接一声地敲着梆子。

忽然灯光一明一暗，白姍和匡长青已双双返回室内，白姍满面怒容道：“祝三立跑了，他分明是不敢见我！”

匡长青愤愤地看着匡芷苓道：“我不是关照你要好好看着么？怎会出错？”

白姍冷冷地笑道：“不要怪她，她如何能是那老狐狸的对手？现在，我们必须要想一个对策才是！”

匡芷苓喃喃地道：“这一切必是那涵一和尚所差使的。”

白姍怔了一下道：“你如何知道？”

匡芷苓遂把祝三立所说的讲了一遍，白姍听后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猜得不错，这一切都是涵一和尚所指使的，他拆散了我们夫妻、父子还不够，现在又唆使人来抢我们的传家之宝，好！”说着她猛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天一亮，我们就动身！”

匡芷苓呆了一下道：“上哪儿去呀？”

白姍愤愤地道：“上金陵朝阳寺，我要当面去见那个老和尚，让他还我们一个公道！”

匡长青兄妹因恨那个老和尚，也不是一天半天了，这时闻言，均不禁愤然着色，他们也决心同着母亲，去拜识一下这个爱管闲事的老和尚。

于是，就在三人同心之下，第二天，他们出发了。

金陵——朝阳寺。

和熙的阳光，透过了竹帘，照在涵一和尚的禅房之门，那个老和尚正自来回地走着，他面上现出喜悦的颜色，却又似带着一些轻愁的样子。

他走了几步，回过身来，对着一边的祝三立道：“三立，想不到你这么快就把这件事办成，为老衲去掉了一件心事！”

老狸祝三立咳的一笑道：“你先别高兴，以我看来，这些人嘛，没有一个是好惹的，说不定你这朝阳寺将要兴起一场风雨，也未可知！”

涵一和尚白眉一皱，点了点头道：“这一点，我何尝是没有想到。”说着踱了两步，又接下去，道：“别人倒无所谓，只是那个白姍……唉！老衲实在不愿意见她！”

祝三立缩了一下脖子道：“你不愿见她，我看她还是准会来！”

涵一和尚一只手抚了一下光头，怔怔道：“……那可怎么是好？唉！唉！”

祝三立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事到如今，我看你也不必坚持了，还是把一切实在的情形告诉她，也许这样反倒会好一点。”

涵一和尚呆了一呆，喃喃道：“看来也只有如此了，唉！这可真地解铃还需系铃人了，想不到老衲一念之仁，却为自身惹下了这样的一个大麻烦，真正是当初所未能料到的。”

老狸祝三立正要说话，忽见门帘一掀，笠原一鹤走进来道：“师父唤我么？”

涵一和尚望着他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很好，你祝师叔已经把你失落的東西，全部找回来了，你现在看一看，是否还少些什么？”

笠原一鹤不由双眉一展，遂转身对祝三立道：“谢谢师叔！”

祝三立呵呵一笑道：“都是你这小子，这点东西，在江湖上可真是惹尽麻烦，唉，你看看吧，要是不少，赶快给皇帝小子送去，要是再丢了，天皇老子也是没办法了。”

说得笠原一鹤面红如火，连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祝三立这才带他走到桌前，笠原一鹤就见桌上放着自已遗失的那个木箱子。

这东西，使他感到一阵心酸，却也有—种莫名的亲切，当时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就是这个箱子！”说着取出了那封足利将军的信件，里面记载贡物

的各项名称。

笠原一鹤打开了箱子，一一对照之下，各物均不短少，其中自然也包括那个翡翠梨在内。

他检视了一遍，不禁感愧至深地向着祝三立一拜道：“祝师叔，你真是我的大恩人了！”

祝三立哈哈一笑，忙把他搀扶了起来，一面指着涵一和尚，道：“你真正的大恩人在此，我一切都是听他的话行事的，还不上前拜谢！”

笠原一鹤怔了一下，这时才知道师父对自己一片用心，情水自禁热泪盈眶，上前一步，霍地拜倒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真是我再生之父，弟子今生今世是无法报答你老人家的人！”说着不禁热泪滂沱而下，涵一和尚扶起他，来道：“徒儿不必如此……”

这位白眉白发的老和尚，显得是那么慈祥，他拍拍他肩膀道：“你快收拾一下，马上起程去京，把这些东西交给皇上，你也可算是了却了一件事……”

笠原一鹤磕了一个头站起来道：“弟子遵命！”

老和尚目光炯炯地望着他道：“这一次不能再出差错了，你必须换上我们中国的便装，等入京之后，再换上你们日本衣服！”

笠原一鹤点了点头，涵一和尚道：“你祝师叔同你一起去，有他在侧，途中可以安全得多！”

祝三立不觉用手抚了一下头，嘻嘻笑道：“这可好！”说着点了点头，龇牙笑道：“好吧，好吧，反正我是好人做到底了！”

涵一和尚微笑道：“等到东西交上之后，你祝师叔还有事在京留上几天，你可以先回来！”

笠原一鹤点头答了声“是！”

和尚点了点头道：“车已备好，你二人去吧！”

笠原一鹤这才合十而退，须臾换上了一袭便装，来到室内，祝三立为他把箱子背好在背上，叩别了涵一和尚之后，他二人才走出禅房。

涵一和尚亲自送他二人出了庙门，望着他二人的马车闪电飞驰而去。在这时，他内心才算了却了一桩心事，不由长吁了一口气，正当他要转身入室的当儿。他忽然看见，由南面飞驰而来的一骑快马。

那是一匹甚为少见的高脚大马，这种马，昔日涵一和尚在日本时倒是常见，在中国还不多见。

老和尚不由心中微微一动，那匹马飞驰而下，带起了一片尘土，一时连马上这人是什么样也看不清。

涵一和尚正要回身入寺，那匹大马已驰到前面。

马上是一个留着两撇黑胡子的汉子，身披黑色披风，涵一和尚心中正自奇怪，因为这人自己太眼熟了。

还不容他想出是谁？这个人已自马上滚翻而下道：“大哥久违了！”

涵一僧再一定目，不禁“啊呀”地叫了一声。

他上前了一步，那人却扑在他身前，道：“小弟给大哥请安。”二人紧紧地握着手，涵一和尚双目有些湿润道：“想不到你会回来了！”

这人更是热泪滂沱而下道：“大哥，这些年身体可好？”涵一和尚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君子之志，其淡如水，执象而求，咫尺天涯。”

这十六个字，不仅说出了他做人的态度，更表达了他对这位故友的情谊。

眼前这个黑衣汉子，正是和尚生平第一知己，方外的至交——匡飞，他另一个名字是笠原桑二。

匡飞望着这个佛门的高僧，感慨道：“二十年不见，大哥你似乎老多了！”

涵一和尚呵呵一笑道：“老弟，你来得正好，我们进去说话！”说着抬了一下手，唤来了一个小和尚，把匡飞的马拉了进去，他二人遂向寺内踱进。

匡飞沉声说道：“适才，大哥送客人么？”

涵一和尚站住脚，微微一笑道：“送你儿子笠原一鹤！”匡飞不由一怔道：“哦——你们已见面了？”

涵一僧莞尔一笑，道：“岂止是见了面？唉！说来话长，我们进去再谈吧！”说着脚下加快，率先在前走去。

匡飞似有无限心事，他那双花白了的眉毛，紧紧皱着，脸上似有一种不开朗的神态！他跟在涵一和尚的身后，他见这和尚行步间，上身纹风水平不动，一双云履点动间，更是不着浊力，仿佛行步于飘渺之间。

看到此，匡飞不由更加心动。他知道这位老朋友，多年不见，更有惊人的功力了，不禁顿增敬仰之意。

行过了长长的一道过廊，来到了老和尚的禅房，落座后，小沙弥奉上香茗。

涵一和尚微微打量了一下这位故友，白眉微皱道：“樱子刻下可好？”

匡飞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樱子已于多年前病故了！”

涵一和尚不由微微一呆，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村夫老人呢？”

匡飞摇头叹道：“也故世了！”

和尚站起来踱了几步，他走到窗前，直直望着前面的花圃，沉默了一段时间。

他虽是身为佛门得道的高僧，可是对于笠原这一家，昔日的恩情，并不能忘怀，他是在为故世的亡魂致哀。

匡飞站起来，道：“因为距离太远，我没有办法能够通知你，他二人先后故世，时间相差不过数月之久，真令人悲痛欲绝。”说到此，他双手搓着，目光之中，泪滴欲下。

老和尚轻轻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：“不必悲伤，人都难免一死的，你现在已然回到了中国，很好，上天是公平的——”说着看了一下天上的云。

匡飞不由微微惊讶道：“大师此话是何用意？”

老和尚回过头，看着他道：“老弟，你莫非还不明白，此间也正有很多未了之事，要你来料理呢！”说着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昔日我促你东去，不久也就后悔了，这许多年以来，难为你妻子白姍，她是多么痛苦地抚养你的两个孩子……”

匡飞不由垂下了头，老和尚停了一会儿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现在你回来了，你应该肩负起这个责任来！”

匡飞不由苦笑道：“大师一番好意故佳，只可惜破镜难圆了。”

和尚一怔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匡飞频频苦笑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勉强再结合，已没有什么意思，白姍的个性，我是知道的，对于我的过错，她必不会宽恕，我二人如今都是上了年岁的人了，何必呢！”

涵一和尚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应该坦白地告诉她一切，我想她是会原谅你的！”

匡飞不由冷冷回答道：“我看没有这个必要！”

涵一和尚不禁一愣，道：“那么你意思如何？”

匡飞慨然道：“我想在你这庙内落发为僧，大哥你意如何？”

涵一和尚先是一愣，随后摇了摇手道：“那是行不通的。”

匡飞冷冷地道：“你是怕我向佛不专么？”

老和尚微微一笑道：“你子我已收为徒弟，岂有再收其父之理？”

匡飞怔了一下，点了点头道：“我早知这孩子有一天会从佛的，却未想到会这么快！”

老和尚长长的睫毛，闭了一下，遂道：“他是未来光大我佛门之人，其成就尚要远远超过老衲之上，只是……”说着，摇了一下头道：“……只怕他，尚有尘缘未了！”

匡飞站起来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今日我来此，一来是探望你这老朋友，再者，就是商谈这件事，我向佛之心已定，大师，你还是成全了我吧，父子二人同时向佛，也未尝不是佛门一段佳话，大师你又何必不允呢？”

涵一和尚忍不住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匡飞，我错看你了。”

匡飞不由一愣，道：“人各有志，岂能相强，大师你才错了！”老和尚怒目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这庙里，是容你不得！”匡飞微微一晒道：“大师既不留我，我想这天底下，想找一个脱发为僧的地方，尚不至于没有吧！”说着微微一拜，转身就走。

他才走了两步，却见前面人影一晃，涵一和尚已满面怒容地立在他的身前。

匡飞退后了一步，含笑道：“出家人火气也这么大，岂不令人好笑？”

涵一和尚两道寿眉，勉强向两下一分，长长叹息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老弟——你应该知道，我是在为你着想，天下固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，却也没有不仁不义的和尚！”

匡飞闻言至为伤感，他退后一步，苦笑道：“可是，天下却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，大师，你如今身登净土，却拒朋友于千里之外，眼见他痛苦呻吟，这也不是一个出家高僧的行为吧！”老和尚双手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你曲解我的意思了！”匡飞竟然冷下脸来道：“我所以回中国，主要是找你从佛的，看来我是失望了，不过，我志愿已定，大师，你不能说动于我！”涵一和尚冷冷地道：“我必要说动你！”

匡飞狂笑了一声道：“我心如铁石，大师你说不动的，再见吧！”说着双手一抱，深深向下一拜，正要腾身而出，却被老和尚一只手搭在肩上，道：“你不能胡来，你妻子已在找我要人了，你可知道？”

匡飞哈哈一笑道：“原来是为了此你才着急呀？”

和尚目射精光道：“老衲如此年岁，对她一个妇人，能打什么交道。你已回来，这件事，你焉能不闻不问？”

匡飞冷冷一笑道：“大师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想当初苦苦逼我到日本的也是你，莫非那时，白姍和今日也有不同么？”

涵一和尚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樱子已死，情形自不同了！”

匡飞狂笑一声道：“大师，你把白姍想错了，她不像一般女人一样，只怕覆水难收啊！”

老和尚嘿嘿笑道：“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！”

匡飞不由蓦地双目一瞪，可是在这老友面前，他却是发作不出来。当时

叹息了一声，用手把老和尚往一边推了推，道：“人各有志，不便相强，这件事，大师，你如果一再勉强，就不是我的朋友了！”说着，身子“刷”一声，已纵了出去，道：“各家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，再见了！”

说话之间，他已跃上了一座正殿，涵一和尚抬头望着他的身形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自己所作所为，又能怨得谁来？”

匡飞身形已自腾出，闻声哈哈笑道：“我本来也没有怨谁啊！”说着已是一路纵驰如飞而去，涵一和尚气得冷笑了一声，喃喃道：“那白姍不找到则已，若找上了我，我又岂能放得过你？”

只是匡飞却没有听见，早已跑得无影无踪。

涵一和尚回过了身子，叹息了一声道：“孽债！孽债！”说着步至蒲团处坐下，打开了一部《金刚经》，喃喃地念起佛来。

谁知他念了没有多少句，就见门外一个小沙弥探了一下头，又缩了回去，涵一和尚唤道：“进来！”

小沙弥只得合十而入，道：“禀大师父，庙外来了几个人，声势汹汹，要面见太师父，弟子说太师父不在，那几个人，却要打进来，请太师父发落。”

涵一和尚不由吃了一惊，站起来道：“这几个人，是什么样子？”

小沙弥想了想道：“有男有女，共是三人！”

涵一和尚一听到此，不由心中怦然一动，道了声苦也！想不到天下事情，竟是如此凑巧，那匡飞才走了一刻工夫，白姍母子三人，竟找了来。

老和尚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唯独对于这件事情，是一想起来就怕的。

想不到越是怕的事情，愈是来得快。

他闻言不由身子动了一下道：“哦——室内此刻尚有何人？”小沙弥合十道：“几位大师，正在经堂诵经，只有精武堂的‘至尚师叔’正在授徒！”

涵一和尚不由松了一口气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快找他来！”小沙弥合十，答了声：“是！”遂很快地走了出去，涵一和尚在禅房内来回地踱着，不时地叹息着。

这时那位精武堂的至尚大师，闻听相召，匆匆赶了过来。他约有四十左右的年岁，生得宽面大耳，十分高壮，老方丈相召，他不知何事，因为正在授徒武动，手中尚提着一柄方便铲就来了。

进门行礼之后，这位至尚和尚合十道：“师伯有何差遣？”涵一和尚皱眉道：“门外来了母子三人，声称要见老衲，你去会他们，就说老衲此刻正在行禅，约三日后才能醒转，嘱他们有事三日再来！”

至尚和尚恭敬地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正要转身而去，老方丈又道了声：“慢着！”

至尚和尚回身，说道：“师伯，还有事么？”

涵一和尚讷讷道：“这母子三人武技精湛，尔要注意了。”至尚微微一笑，提了一下手上的方便铲道：“师伯请放心，弟子定能应付！”

说着行礼而出，向小沙弥道：“他们在哪里？头前带路！”

小沙弥比了一下手式，就向前行，至尚乃是朝阳寺十二名擅武弟子之一，一身武功，虽非涵一和尚亲授，却不离正宗渊源。他最拿手的，乃是一路降魔铲，及“空门神拳”，在同辈之中，可算是佼佼的人物。今天老方丈指定他去会客，在他认为那是一件极为光荣的事情！

当他大步如飞地来至门前时，只见寺门口，正有三四个弟子，在与来人说话，对方似乎话声颇大，双方已在僵持的形态中！

至尚远远地高声道：“为何乱器，尔等退下！”

那几个和尚，闻声四散，纷纷退后，至尚满脸怒容地走了过来，方便铲挂在腕下，双手合十，朗声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几位施主来此何事？”说话之间，目光一扫，已看清了，来者竟是二女一男，共是三人，二女一老一少，似乎母女二人，模样儿十分秀美。那个男的，却是一个二十左右的英俊少年。

三个人，全是一脸怒气，而且身上都带有兵刃。

至尚和尚一眼及此，就知道今日只怕不能善罢干休，当时口中连连念着佛号。他说完话后，那双少年男女，一起怒目注视过来，另一个中年妇人，却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尊驾是谁？”

至尚和尚双手合十道：“贫僧至尚，乃是精武堂的三堂大师之一，三位施主有何见教？”

此言一出，那妇人霍地柳眉一竖，道：“我们要见的是涵一和尚，怎么出来的，光是一些闲人呢？”当着众弟子面前，至尚自觉脸上无光，不由面色一沉道：“掌寺方丈此刻正在行禅，哪里有工夫来会你们这些闲人？有什么事，只管对我说也是一样！”

妇人面色一冷，尚未出言，她身边那个妙龄少女不由杏目一睁，道：“好没道理的和尚，你仗谁的势力，敢对我们如此说话？涵一和尚是什么东西？我母女等他这半天，他还不出来，惹恼了我们，打进你们破庙，看他还出不出来见我们？”至尚不由一怔，怒道：“好个不知好歹的女娃娃！”

这时那妇人，把少女拉了一下，冷笑道：“我姓白名姍，这是小儿匡长青，小女匡芷苓，我们来此，有件很重要的事，要见涵一和尚，我们是由很远的地方来的，见不着他，如何能令人甘心？”说着冷冷一笑，又道：“我很知道，涵一和尚乃是佛门第一高僧，武功之高天下敬佩，只是他如果避不见面，我们也就说不得，只有开罪一途了！”

至尚冷笑了一声：“方才贫僧已说过了，大师此刻正在坐禅，要三日后方能醒转，你们如有要事，三日后再来也是一样的！”

白姍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可笑，佛门弟子也会说谎，适才这位小师父说方丈不在，现在师父你又说在坐禅，真令人难以相信。”

至尚愤愤地道：“贫僧所言乃是实情，你们不信，贫僧也是没有办法，只是这乃是佛门善地，请你们不要在此吵闹！”一旁的匡长青，始终未发一言，这时竟是忍不住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想不到堂堂的一个方丈，竟会如此，我倒有个办法，看他能藏到几时？”

至尚冷笑道：“你们有什么办法，请到寺外施展，那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！在这里胡闹，却是断断不可！”

匡长青一声狂笑道：“什么叫胡闹？我们可是不知道！”说着足下向前一滑，骈中食二指，直向着那和尚前胸猛点了过来。

至尚向后一退，腕上的方便铲响了一声，大怒道：“怎么，你竟向贫僧动手不成？好，这就怪不得贫僧无情了！”说着他手向外一挥道：“你们先退后，待我会他！”

这时匡芷苓在一边，冷笑道：“哥哥不要客气，只管下重手法！”说着丢过一口剑来。匡长青接剑在手，冷笑道：“大和尚，请动手赐招吧！”

至尚这时面色赤红，方便铲在手上一抡道：“这是你逼迫于我，并非是本座欺你年少！”

匡长青闻言冷笑一声，他左手轻轻一撩前襟下摆，人影一晃已到了至尚

身前。只见他掌中剑向后一吞，霍地向外一点爆出了一点银星，直向至尚喉上刺去。

至尚方便铲向内猛然一抽，方便铲的铲头迎着对方的剑，发出了“当”一声，宝剑已为他挡了开来。

这和尚却在这时，身形快若电闪星驰也似的，又窜到了匡长青背后。

他掌中这一杆方便铲，施了一招“拨风盘打”的疾招，由上而下，势力万钧地直向着匡长青当头猛砸了下来。可是，黑羽匡长青早已想到了他会有此一手。

至尚的方便铲方自下落，这位年少的奇侠，左手向上一扬，已托住了方便铲的铲柄，只听得“嗡”的一声大震。

匡长青的剑，却陡然向后一挑，其快无比，直向着这个精武堂和尚的上半个身子劈了下来。

至尚和尚这时候如果胆敢不松手，他这一双手就不要再想要了。当时只听得“呛啷”一声巨响，方便铲堕地，而这个和尚却用“倒踩莲枝步”的身法，猛然退出了五六丈左右。虽然他身上没有挂彩，可是兵刃脱手，这个脸也算是丢完了。当着面前这几个弟子，这位至尚大师不由得顿时脸色变得苍白，便微微一呆道：“小施主好纯的功夫！”说着冷冷一笑，走到了落铲之处，弯腰把那杆方便铲拾到了手中。

匡长青横剑而立，朗声道：“快去请涵一和尚出来！”

至尚大师方便铲把在右臂之上，退后了一步，怒目道：“老方丈正在行禅，不能见客，莫非还要再说一遍么？”说着他霍地转过身来，大家都以为他是含愤返寺，却没有料到他，竟在这个时候，蓦地双腕向后侧一个猛旋！

只听得“嗖”一声，日月之下，但见白光一闪，他那杆方便铲，竟自划起了匹链也似的一道白光，直向着匡长青前胸上猛然贯飞而来。

这种势子飞来是奇快如风，只一闪已到了匡长青眼前，每个人都不由大吃了一惊。

这一招确实出乎匡长青意料之外。当他发觉不可的时候，对方方便铲的铲刃，已经挨在了他的身边。

此时此刻，一任他黑羽匡长青，有天大的本事，却也是莫能退开了。

一旁的翠娘白姍见状，吓得面色苍白，高叫了声：“青儿——”她身子猛地腾了过去，另一边的匡芷苓同时也发出一声娇叱，也自腾身而来！

可是她母女这种动作，看来都太晚。就在众人目瞪口呆之际，至尚的方便铲已飞至匡长青胸前，只需再向前微吐一分，匡长青不死必伤。

忽然，斜刺里，瓦面上发出一声厉哼道：“至尚不可！”

那只方便铲本已挨着了匡长青的身边，这时竟自霍地向外一偏，错出去足有一尺左右，“呛啷”的一声，直直地闯在一棵松树之上。那棵松树，足有碗口那么粗细，竟被方便铲的重力，撞得“啪喳”一声巨响，从中一分为二，折断了下来，哗拉一声，扬起了一大片灰土。

看得在场之人，无不打了一个冷战。

匡长青自料必死，却未曾想到，竟然绝处逢生。

他母子三人，一齐偏头向屋瓦上望去，却见一个白眉皓首的高大和尚，自屋脊上双手合十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！”

他身子向前又似向上，微微一纵，竟自轻飘飘的，四平八稳的自殿瓦上落了下来。

匡氏母子三人，全是一身功夫，他们目睹着这个高大和尚，轻身功夫如此精纯，俱都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！定目细看之下，翠娘白姍和黑羽匡长青都已认出了来人，这人正是涵一和尚！

这时，那个老和尚，目光向着至尚一扫，后者忙自合十拱腰，一脸愧疚之色。老和尚冷冷一笑道：“至尚，尔要面壁思过，你犯了佛门十戒，如非老衲及时制止，那少年性命，必丧你手！”

至尚全身一阵颤抖，道：“弟子知道了，请方丈从宽处罚！”

老和尚微微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尔等且退了下去！”至尚退后一步，连正眼也不敢看对方一眼，旁边几个小和尚都合十弯腰向这位高僧行了一礼，匆匆退了下去，现场只剩下了涵一和尚及匡氏母子三人。

白姍虽是心怀仇恨而来，可是对于这个和尚，她却是早已敬仰。现在对方又救了自己儿子性命，她只得走上几步，衿衽为礼道：“多谢大师及时而至，救了小儿一命，白姍拜谢……”说着向儿女丢了一个眼色，叫二人拜谢，可是兄妹二人却是丝毫不动。

涵一和尚呵呵一笑道：“白女士忒谦了，这二位是——”

白姍忙为之介绍道：“这是小儿匡长青，小女匡芷苓。”二人只是勉强抱了一下拳，和尚望着这一双儿女，白眉微分，心中不禁忖道，匡飞有如此俊秀的后代，真也值得骄傲。当时双手合十道：“贤母子请至殿内一谈，外面不是待客的地方！”

白姍苦笑道：“正要打搅！”说着一行人鱼贯随入大殿，午课方毕，殿内空无一人，香案上袅袅冒着清香的白烟，整个大殿内没有一丝杂乱的声音。

涵一僧回身礼让道：“请坐！”

白姍告礼落座，匡长青匡芷苓兄妹二人，就像是一对保镖也似的分立在母亲身后！

涵一和尚向这兄妹二人看了一眼，不禁微微笑了。

这时来了一个小和尚，为三人献上了茶。

翠娘白姍等那小和尚退了之后，才不自然地笑了笑，道：“大师，今日来访，是向大师请教一点事情来的，我一个女人，本来不该来这种地方，可是事实逼得我不得不抛头露脸……”说到此，面上现出一些怒容，声调冰冷地笑了笑，道：“大师，你能够原谅我的失礼么？”

涵一和尚双手合十，道：“白施主有话但说无妨。”

白姍面色一沉道：“已如此，请恕我直说了！”

和尚欠了一下身子，脸色甚是尴尬。

白姍冷冷一笑道：“外子与大师乃是莫逆之交，这一点大师可愿否认么？”

涵一和尚呵呵笑道：“出家人跳出七情之外，如说老衲与尊夫是一方外之交尚可，莫逆似为不当！”

白姍冷笑道：“那么，外子这二十年来的下落，大师不能不知道吧，有人谓：外子的失踪，乃是大师策略，究竟是否实情，尚请大师明言相告才是！”

涵一和尚双手合十，低口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白施主，今日来此是兴问罪之师不成？”

白姍冷冷笑道：“以我母子三人，区区小技，焉敢在大师面前卖弄……”说到此，面色一沉，道：“大师乃是佛门高僧，为人正直，天下共鉴，我母子所以来见，只是向大师请教，岂能存一丝冒犯之心，大师你万万不可兴疑

才好！”

涵一和尚内心真是叫苦不迭的，心道：好厉害的妇人，当下不由苦笑道：“老衲早知贤母子必会来的……”

一旁的匡芷苓，这时对母亲一再询问，这和尚却始终顾左右而言他，不免有气。这时闻言，她甚是气不过，就冷笑道：“我母子三人从很远赶来的，大师明明在寺，却为何推托不见，这是什么道理，请大师明告。”

涵一和尚看了她一眼，呵呵笑道：“小姑娘，你说得好，要是每日都有你母子这种客上门，那么我们这个庙，也就不成为庙了。”

匡芷苓不由面色一红，嗔道：“我们本来是恭恭敬敬请见的，谁叫那个和尚无礼，我哥哥才与他动手的……”

白姍摇手阻住她，说道：“小苓，不得无礼！”她以为涵一和尚必定会因而动怒的，谁知道他却是仍然满面含笑，丝毫不动肝火。

翠娘顿了顿，才道：“小女无知，这都是自幼失父，才惯养如此，大师不要见罪！”

涵一和尚自然明白她言中之意，当时一笑道：“小姑娘率直任性很有意思！”说到这里，他喝了一口茶，放下茶杯，吁了一口气道：“这件事，老衲自问是脱不了关系的，只是这其中的道理，只怕你母子并不知情！”

白姍冷然道：“请大师开宗明义！”

老和尚白眉连耸，道：“这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情，不谈也罢。总之……在十天之内，老衲负责把匡飞找回来，送到府上，如此贤母子，也就可以安下心来！”

白姍一声冷笑道：“大师，你会错意了！”

涵一和尚一怔道：“白施主是什么意思？”

白姍面色微青道：“我们来此，并不是要他的人，而是来向大师还一个公道来的。二十年的遗弃之苦，我母子是无从诉起，大师只要能给我们一个公道的答复，我母子调头就走，否则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，道：“……大师乃是我们素所敬仰之人，我们不便如何，此事也只好由小儿出面，召集天下武林中人，来评一评这段是非曲直了！”

涵一和尚冷冷道：“这么说，贤母子是不希望匡飞回来了？”

白姍晒笑道：“那是另一个问题！”

匡长青这时抱拳正色道：“大师，请你快快说出二十年来家父的一段隐情，也好令我们解开疑窦！”

涵一和尚由位子上站了起来，踱了几步。他走到窗前想了想，叹息了一声，回头道：“好吧，我就把事实告诉你们，你母子听后也许会怪罪老衲多事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！”

白姍点了点头道：“我们所要求的，正是请大师公诸实情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大师要说实在话呢！”

涵一和尚冷冷的一笑说道：“这是当然！”说着他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匡飞离家出走，东临日本，并非逃走，或是遗你母子，乃是和他前妻笠原樱子重聚！”

此言一出，白姍等三人，无不大吃一惊！

白姍身子颤动了一下道：“前妻……大师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涵一和尚摇头苦笑道：“这件事说来话长，你们细细听来！”

于是他才把这一段隐情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。

匡氏母子三人，听完这段经过之后，俱呆住了。他三人半天一言不发，面上俱不禁垂着两行热泪，尤其是白姍，整个身子都倚在椅子上。她用绢巾擦了一下脸上的泪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大师当初一念之仁而外，却不曾料到我母子三人，二十年来，所过的是如何的生活？我一个女子抚养他兄妹……”说着以手指着匡长青、匡芷苓，泪如雨下。

涵一和尚见状，也不禁满面戚容，他双手合十，念了声佛号道：“无量佛……白女士不必再悲伤了，老衲对这件事实在是欠深思，如今悔之莫及了！”

他说着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眼前贤母子如有责怪，老衲自是无话可说。不过，这也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，依老衲之见，由老衲负责找回那匡飞才是上策！”

白姍不由怒嗔道：“谁还惦念着那负心人？大师不必多事！”

涵一和尚怔了一下，叹道：“匡飞如今已返回中原，笠原樱子已死，他如今已是自由之身了，论情论理，他是应对贤母子有所补偿才是！”

白姍面色苍白地摇了摇头道：“不必……不必……”

匡芷苓在一边擦了一下眼泪，道：“爸爸心也真狠，二十年来，都不曾想到来探望我们一下……”

涵一和尚叹道：“这也怪不得他啊，他远隔重洋，来一次谈何容易，再说只为了探望你们，并不能解决一切啊！”

白姍冷冷一笑，道：“那日本女人，如不死，他还不会来呢，如此无情义的人，还回来做什么？”

涵一和尚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白女士你错了，匡飞并非无情义之人，这全是命运在捉弄人啊！”

白姍笑道：“命运？他当初已有前妻，如何又和我结婚？起码他也应该把事情说个明白呀！”

涵一和尚苦笑道：“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呀！”

匡长青这时却另想到了一件事，他目光发直地道：“这么说，那日本武士笠原一鹤又是谁呢？”

涵一和尚点点头道：“笠原一鹤乃是匡飞那日本妻子所生之子，也是你二人同父异母的兄弟！”

这句话，不免使得匡长青、匡芷苓全是一惊。尤其是匡芷苓更不禁面色一阵发红，禁不住低下头来，匡长青呆了一呆道：“听说大师已收他为徒，可否请出一见？”

涵一和尚摇了摇头道：“他此刻有事外出，并不在寺内！”匡长青一笑道：“可是至京城见皇上献宝去了？”

涵一和尚只得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匡长青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这么说，我母亲传家之宝‘翡翠梨’也在他手上。”

涵一和尚微微一呆，遂点头道：“那梨如是进贡之物，自在其中！”

白姍秀眉一挑道：“那翡翠梨乃是先祖世代留下之物，被那负心人盗至日本，此次已被我母子收回，却又如何会落在笠原一鹤手中，大师，这点你可知情么？”

涵一和尚双手合十，念了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他对于这件事实在是难以启齿，呐呐道：“贤母子不必见责，这件事，应该老衲负责。”

白姍冷冷笑道：“愚母子只是收回故物，非抢非夺，大师如此做，可就有违常理了！”

老和尚呵呵一笑道：“白女士你不明白，老衲并不想染指这件事，只是我那徒弟如无此梨，却是交不了差，此事关系着两国来往，却不便不予理会！”

白姍猛地站起身子，道：“这是我家门故物，我有理由收回，大师你也太欺人了。”她这种态度，大有动武之意，老和尚冷冷一笑道：“白女士稍安毋躁，这翡翠梨多则一月，少则半月，老衲当必双手奉上，不损分毫，如此贤母子当可放心！”

白姍冷然一哼，道：“大师所说可是实话？”

涵一和尚一笑，说道：“出家人不打诳语。”

白姍点点头道：“大师既如此说，我母子暂且告退了！”说着对兄妹二人道：“我们回去！”

她说着站了起来，匡长青兄妹二人随着母亲一并步出殿外，他母子三人，本是抱着决心，不惜同涵一和尚翻脸，为仇而来，却未曾料到如此善罢甘休！

在庙门口，白姍对着老和尚行礼告别道：“大师要言而有信，我母子在仙霞岭恭候大驾了！”

涵一和尚单手问道：“白女士放心，老衲言出必行，一月之内，必定把那枚翡翠梨押送上山，至于匡飞，老衲也会有一个交待的，尚请贤母子原谅才好！”

翠娘白姍点了点头，道声：“好！”

当时就带着匡长青、匡芷苓起程回家而去。

涵一和尚送走了匡氏母子，心情十分沉重，因为他亲口答应了白姍，要把匡飞找回来，现在匡飞不知上哪里去了，于是，就在次日，这位佛门的高僧，打点了一个简单的行囊，离庙而

去！

老狸祝三立同着笠原一鹤，一路晓行夜宿，不一日已来到了天子脚下的北京城，他二人就下榻在前门大街的“吉顺客栈”中。

这是一个热闹的地方，宽阔的大街，讲究的店面，尤其在这太平年间，更显出一片安泰和顺的景象来。

祝三立同笠原一鹤住进店内，已是黄昏的时刻，他二人在店内吃完晚饭，休息了一会儿，已是入夜时分。

今夜，显然他二人是有所行动。

子夜一到，他二人都已换上了夜行衣，祝三立是松大的黑绸裤褂，笠原一鹤却是紧身的箭袄，下着黑绸长裤，他们都扎着腰带和一个白色行囊。

二人悄悄翻出店外，只见大街上静静的没有行人，只有一个推车吆喝着卖硬面饽饽的，这是本地一种夜食儿。

笠原一鹤显得很紧张，他低声问：“师叔，很远么？”

祝三立摇头一笑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沉住气，这地方我熟得很，跟着我走，准没有错！”

笠原一鹤点了点头，就见祝三立把身子向路边墙根上一贴，一路向前行去。

笠原一鹤紧随其后，中途拐了几个弯，换了几条路他也没有弄清楚，只觉得慢慢的景色显得更凄凉了。再向前行有一箭之地，祝三立忽然站住了身子，手指前方道：“你看见没有？那就是紫禁城了，我们必须翻过这道城

墙才行！”

笠原一鹤点了点头，祝三立嘱咐道：“注意，最好不要伤人！”

笠原一鹤答应了一声，二人一前一后贴着墙向前走过去，才走了没有多久，就见迎面火光闪闪，有人说话的声音。

祝三立一拉笠原一鹤，二人向壁上一贴，藏在暗处，才见是一队带着红缨枪，排着腰刀兵弁，边谈边笑而来，在他们背后的号衣上，都绣有一个“禁”字。等他们走远之后，二人相顾点了一下头，各自腾身而起，翻上了城墙，接着飘身而下。只见城内好大的地势，一排排的道路较前更为整洁，红墙绿瓦，是一大特色。

笠原一鹤知道这地方所居住的，多半是些王公大臣，大红的石柱门旁，排列着石虎石狮之类，看过去威势雄迈十分。

祝三立略一顾盼之下，即向西直驰而去，二人都不曾说话，似如此半盏茶后，他们行近了另一排高墙之旁。从高度上看起来，这高墙，比方才那一排高墙又要高多了。

这些墙的高度，最少也在三丈以上，墙上没有刁斗，每隔三四丈左右，都有一处明灯亮着。

灯光之下，笠原一鹤才看见了，这些墙上都是刷成黄色，龙也似地延伸出去。

笠原一鹤就明白，这地方必是皇帝所居住的禁宫了，他对祝三立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我们回去吧！”

祝三立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以为到了这里，就清楚了？皇帝老子住的地方，我如不带你去，你找死也是找不到，我们过去！”说着往墙上一贴，就像一条守宫也似的直向上爬了上去，笠原一鹤只得随着他一直向上行去。他内力虽然充沛，可是像这么高的地方，却是很少试过，当他爬上了城墙的顶点，已累得喘成了一片。祝三立伸出一只手捂着他的嘴道：“小声！”

笠原一鹤这时往城内一看，几乎眼睛都花了，目光所见之处，但见一片片琼楼，就像雪也似的，一层层展出去，也不知道有多少。目光所见，都是些画栋雕梁，堆金砌玉般的，互相争辉，时已夜深，可是这些禁宫里，多半都还在亮着灯光，琉璃瓦映着月光，闪闪放光，令人乍看之下，真有些眼花缭乱。

祝三立打量了一阵后，道：“你跟着我，咱们上东面看去！”说着他一拉笠原的衣服，率先腾起身子，直向着东面的楼瓦上落了下去！

笠原一鹤忙自也腾身而起，当他双足向下一落，差一点滑一交，这才知道足下的琉璃瓦滑得很。

在迎风摆动的无数宫灯之下，笠原一鹤抬起头来，才发觉

已失去了祝三立的身影。他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当时忙自站起身来。可是就在这时，一只短箭“嗖！”的一声，划空而来！笠原一鹤一扬手，已把那只短箭劈在了一边。

他身子蓦地腾起来，想往一边闪躲，一道人影，已如同点水的蜻蜓一般，扑到了他的身边。笠原一鹤还以为是祝三立，方道了声：“师叔——”

那人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大胆的贼人，黑天半夜，竟敢来到这种地方，看你是找死！”说着身形向前一欺，一口利刃，已刺了过来。

笠原一鹤身子向后一翻，可是这人一口剑，却是如影附形，丝毫不放松。只见他一声冷叱道：“哪里跑！”身形向前一掠，掌中剑顺风劈了下来，

直取笠原一鹤后背，招式是又疾又快，一闪而至。

笠原一鹤却是再也装聋作哑不得了。他单膝向瓦面上跪，倏地一个翻身，已把背上的一口武士刀撒了下来。刀光一闪，只听得“当！”的一声，已把那人一口长剑磕开！

黑暗中那人身子向上一拔，已落在了这座宫殿的顶尖之上，笠原一鹤才看清了此人，是一个瘦长的身材，白卡卡的一张长脸。他身上穿着一件绣有锦花的箭袄，年岁约有五十上下，唇上留着两撇小胡子。

笠原一鹤立刻知道，这人必定是负责宫廷守护的大内卫士，不由呆了一下。那人想是方才一交手之下，已发觉对方不是易与之辈，他身形一落，却由身上摸出了一支笛子，就口“嘟”地吹了一声。

笠原一鹤不由大吃一惊，叫声不好！他猛地腾身而起，掌中刀向前一逼，用“逼山”的刀法，想把对方逼下来。他的刀方抖出，猛可里一声低喝道：“退”陡然自空中落下来一条矮小的人影。那人正是方才走失的老狸祝三立，他身形陡然向下一落，猛然向前一欺已到了那皇差之前。

那名锦衣卫为笠原一鹤的刀逼得正自惶恐无状，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时候却又另外出来一人。

这时见状，大惊之下，竟自一抖手，把掌内那枚哨子打了出来。

祝三立这一伸手，已把哨笛接在了手中，锦衣卫士长剑霍地向前一抖，却为笠原一鹤的刀格在了一边。

老狸祝三立这时已如同一阵风也似地扑到了近前，只见他骀二指向前一点，正中那卫士肋下。只听见“吭”的一声，那人翻身就倒。

祝三立一横胳膊已把这入接在手上。当时身子向外一纵，已会合笠原一鹤翻上了另一座宫殿之上。

他匆匆把点昏了的卫士放了下来，可是这时候四面已有了响动，两三道黄色的灯光，自城墙上，向着殿瓦上照下来。

祝三立低声说道：“伏下身子，不要动！”二人一齐伏下身子，却见那灯光，在附近瓦面上照了甚久，才又移开了。只静了一会儿，祝三立才敢碰一碰笠原一鹤道：“好了，快走！”

笠原一鹤方自站起来就见暗角处，一人大笑道：“好贼子，这一次看尔等如何逃开。”灯光一亮，一道匹链也似的白光，直向着二人立身之处射来，老狸叱了声：“不要慌！”只见他右手往外一抖：“叭叭”的一声，那道强力的马灯，立刻打个粉碎。

两个人就像是一双燕子也似的，蓦地向两边分了开来，笠原一鹤到底年少，心里惊慌，再者这种琉璃瓦他实在是踏行不惯。由于势子太猛，他身子向下一落，只觉得足下一滑，“哧”一声，整个人直由七八丈高的宫殿上滑了下来。他口中“哎哟”地叫了一声，猛地一提丹田真力，可是那势子太快了。只听得“通”的一声，他整个的人，跌在了白石的平地上，虽然没有摔伤，却也摔了头昏目眩，金星乱冒。

笠原一鹤忍着奇痛，倏地一个翻身。就在这时，两条人影，一前一后，猛地扑了过来。其中一人，大喝道：“混蛋，还不跪下？”这人大概是个颇有身分的官人，他口中这么喝着，分开双手，照着笠原一鹤两肩上就抓。

## 第十四章 奇侠盗宝受酷刑

笠原一鹤一咬牙，掌中刀迎面就劈。

刀光一闪，那人口中“哟”了一声，蓦地向后就退，这时楼上如同星坠也似的，又落下了一人，这人一下地，高叫道：“不要用箭射，捉活的！”又有人高声道：“这家伙可是偷了东西？你看他背上。”

原来笠原一鹤背后背着那个进贡的箱子，这一句话顿时把他提醒了。他蓦地想到，自己本是负有足利将军的使命，前来晋见皇上，自己怀内更有将军亲函，又怕他何来？当时不由双手握刀，后退一步，怒声道：“停手！”

这时人声乱成一片，大队的兵弁，自两侧疾跑而来，灯光交织成了一片，纷纷嚷着：“拿贼！拿贼！”

笠原一鹤这一声吼，顿时使得为首那个官人一怔，他比了个手式，阻止住身边的人上前，一面仔细看着笠原一鹤的脸道：“大胆，你是什么人？还敢动手么？跪下！”

灯光火炬，人声鼎沸，笠原一鹤不禁有些胆寒。可是当他想到自己所负的使命，不禁胆力大增，他双手托刀怒目视着为首那个官人道：“拿什么贼？我又不是贼！”

那个官人冷叱了声，道：“还不跪下？怎么你还敢动手不成？”

笠原一鹤面色一整道：“我是来见皇上的！”

那个官人不由怔了一下，狞笑道：“你胡说些什么？来呀，先拿下他再说！”四周之人，正要动手，笠原一鹤挺身道：“你们如果真要无礼，我就不客气了，不过如果万岁降罪下来，你们可就当不起了！”

这时又陆续来了八九个锦衣卫士，灯光火炬较先前更亮了，那官人似乎为笠原一鹤的话吓住了。他咳了一声，双手连摇，止住了四下的乱声，当时冷着脸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笠原一鹤冷冷一笑道：“我名笠原一鹤，乃是日本足利将军手下第一武士，来此是向皇上进宝来的！”

这人一听，面色一急道：“哦，有证明么？”

笠原一鹤点头道：“自然是有，拿去你看！”说着自怀内拿出了封有火漆的信封，这个侍卫接过看了一眼，匆匆递过来，立时就换上了一副笑脸道：“我的爷，你怎么不早点说呢？”

笠原一鹤也就收下了刀，遂冷着脸道：“你们根本就不容我多说嘛！”

那名卫士笑道：“你怎么这个时候来呀！万岁爷在荷花殿，已经就寝了，我们也不能惊动他老人家！”说着摸了一下头，说道：“这可怎么好？”

笠原一鹤不由抱了一下拳，道：“那么，我就明天白天再来！”说着正要转身，这卫士一笑道：“那倒是不必了，笠大人你既然来了，就在宫里先留下来，明天早朝时候，我们带你去见皇上就是了！”

笠原一鹤一想，也只有如此了。当时皱了一下眉道：“可是我这个样子……”

那官人笑道：“这无妨，笠大人只要告诉我们下榻的客栈，我们自会派人去拿，衣物是一概少不了！”

笠原一鹤见这官人说话时，一双眸子里透出精明，似笑非笑的样子，他立刻就明白，对方是在怀疑自己的身分，当时只得点头道：“这样很好，就请贵官带路，我要休息一夜再说！”

这名内官点头道了声：“是！是！”说着就回身对一旁二人说了几句，那两个人，全是身着锦衣，身带兵刃的卫士，三人商量了一阵之后，其中之一，冷冷笑道：“阁下既是外国的来客，怎会连规矩都不懂？这是万岁爷的寝宫，怎可带着兵刃随便出入？”

笠原一鹤也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如没有这口兵刃，只怕此时，已经死在你们的手下了！”一面说着连刀鞘交过去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请贵官代为保存好了！”

那名侍卫双手接过来，道：“这是宫里的规矩，除了我们以外，谁也不能身带兵刃，笠爷你多包涵！”另一名侍卫却道：“我们也不要你的，等下了早朝之后，一定奉还！”

这时，已走出了两名小太监，打着灯笼，由三名侍卫护送之下，笠原一鹤就同着他们直向偏殿行去！

虽然是在深夜里，可是笠原一鹤也能看出来，这里好大的地方。

目光望去，但见画栋雕梁，一层层像云也似的伸展出去。

盏盏的宫灯，有方的有圆的，乍然望去，就像是隐约在天空中的星群一样，甚是美观！

他只不过左右看了几眼，那三个侍卫，似乎已带出怀疑之色。当时只好低下头，随着那两个小太监直向前行。

几个人走了足有盏茶的时间，笠原一鹤实在有些不耐烦了，才见为首两个小太监，推开了一座大门。

笠原一鹤鼻中立时闻到一阵清香，沁人心肺。

在一排十盏宫灯之下，他看见一方横匾，镶在大红的屋檐之下，匾上写着“清客廳房”四个大字。这是专为远来晋见皇上的贵宾所设的一处地方，环境至为清雅。正中有一个大荷花池子，这种季节里，正是荷花开放的时候，阵阵清芬随风飘来。

这时刻，清客廳房里的客人，并没有全部安歇，差不多都还亮着灯光。有的房内，还传出阵阵丝竹之声，还有宫女的婉转歌声。

三名侍卫一直护送他到了一个宽敞大厅为止，这时另由专门侍候客廳房的太监接管。

笠原一鹤抱拳一笑道：“有劳三位官人了！”

三人倒是弯腰连道：“不敢！”先前那名侍卫却告诫道：“笠爷，你暂且在此住一夜吧，无故不可随便外出，这是宫里的规矩！”

笠原一鹤笑道：“请放心，我不会乱走的！”

那侍卫含笑道：“这样就好了，笠爷有何需要，只管吩咐这里的太监，必能为你办到就是！”

笠原一鹤只得告了声谢，三名卫士，又前后看了看，关照一番，才匆匆退去。

他们走后，立时就有两个小太监侍候着他进了一间极为豪华雅致的客房，并侍候着他脱了衣服沐浴，换上舒适的便衣。

这时候他真后悔，既然有如此舒服的地方，自己又何苦如此折腾？

他在灯下，观赏了一下悬挂壁上的画儿，正想就寝，却闻得敲门之声。笠原一鹤打开门，见是一个白衣老太监，随着两个小太监手上捧着纸墨等物！老太监龇牙一笑道：“还没有睡？我们来麻烦您啦！”

那太监嗓音很细，宛如女子，只是一口的牙，差不多都掉光了，看起来

真像是一个老婆婆。

笠原一鹤知道，这些太监都是幼年进宫，并且从小经过“去势”，所以看起来才会是这样子。当下忙道：“公公请坐！”

老太监叹了一口气坐下来，打着一口京片子道：“这些事是少不了的，一样样都得填！”小太监磨好了墨，递上了笔，这位老公公就开始细细地盘问笠原一鹤姓氏、来历，以及随身所带的东西，下榻的地方。

一直问了有半个时辰，才算填好了。这时又有人敲门，一个小太监进来道：“回总管，笠爷的东西已拿回来了！”笠原一鹤不由惊道：“好快！”老公公招呼着道：“拿进来，给放好了！”

他好像是这“清客廊房”的总管太监，权势不小，接着他就喝着茶，跟笠原一鹤聊天，道：“日本这国家是好地方，姑娘皮肤白，漂亮，赶明几个，你回你们将军，贡几个姑娘来，可

比送什么金子宝贝强多了！”笠原一鹤含笑道：“日本现在正在闹内乱饥荒，百姓不宁，进贡姑娘只怕不易行通！”老太监点头笑道：“也说的是，现在不行，送上来的又黄又瘦，主子哪能喜欢呢？”笠原一鹤不由暗笑，也不太顶撞他。

老太监聊了几句，就站起来告辞，道：“怎么，笠爷要是喜欢听歌什么的，叫他们传几个歌妓来。”笠原一鹤忙摇手道：“那是不必，谢谢了！”

老太监这才带着两个小太监退了出去，笠原一鹤和衣倒在床上，耳中听得阵阵丝弦吹竹之声，甚为悦耳。他脑子里，不禁为方才的话，生出了一些悲伤。对于自己的身世，他并不知道，他仍然以为自己是一个日本人，那么对于祖国的灾难，又怎能不伤感呢？

他悲伤了一阵，不禁又想到了祝三立，不知他现在如何了？今天幸亏自己能随机应变，否则只怕有理也讲不清了。

也不知是什么时候，好像他才睡了没多久，就被一阵急促地敲门之声惊醒。

笠原一鹤忙去开了门，见是小太监送面汤来了。他接了脸盆，那小太监笑道：“爷要准备了，等一会王总管要带爷进去的！”

笠原一鹤答应了一声，忙洗漱完毕，换好了衣裳，又重新回到了他那副日本武士的样子。这时就有人送来早餐，小笼包一笼，玫瑰松糕和荷叶松糕各一盘，另有八宝甜粥一碗。笠原一鹤如风卷残云地吃了一个干净，只觉得味道美极了，不愧是宫廷御厨！

一切就绪之后，又等了一会，才见那老太监，同着两个带刀的卫士进来招呼道：“笠爷请随我出来！”

笠原一鹤整理了一下衣帽，道：“皇上在哪一殿召见？”

老太监一笑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他走出房子，却是除自己以外，尚有二人也都打扮得整齐地坐在大厅内，老太监一进来，那二人忙站起来。这时又有一个小太监送给每人一面银牌，笠原一鹤见自己这面是银龙二号。

老太监笑向三人道：“三位请坐等内宫的公公来传才能动身呢！”

笠原一鹤才知道见一见皇上，可真是不容易，只得耐着性子坐了下来。两个素衣太监，却过来对三人行了一礼，然后很仔细地在每人身上摸着，连一粒铜纽也不许有！

笠原一鹤的那个小箱子，却要交给另一个拿，不许他亲自拿。

一切就绪之后，才见厅门一开，一个着杏黄长袍的太监走进来，他身后跟着两个白衣太监，各人拿着一个拂尘，众人一齐站了起来。

黄衣太监手上拿着一卷黄缎，一进门就打开来，高声道：“圣旨，下跪！”全室所有人全都跪了下来，笠原一鹤犹豫了一下，也跪了下来。那黄衣太监遂高声念道：“高丽来使金大和，四川提督郭永兴，日本武士笠原一鹤即入‘翠微宫’，不得延误钦此！”

三人叩了头一齐站起，那黄衣太监含笑点了点头道：“三位辛苦了，请随我入宫见驾吧！”说完转身退出，三人跟随他一齐走出，却见廊前已站了两列锦衣卫士，一个个衣械鲜明，神情威武。

那黄衣太监和两个小太监在前，三位晋谒者居中，两列锦衣卫士殿后，直向前行去。

笠原一鹤随身的那个贡箱，却由小太监之一双手捧着，偌大的一行人，行走在水磨方砖的地上，只有沙沙一片细声，连一个咳嗽的人都没有。

笠原一鹤打量着这皇宫内，真是开了眼了。宫院内花树井然，有一半以上，笠原一鹤连名字都叫不出来，两行翠柏树，剪得一般高，一般齐；每几步都有一个金丝质鸟架，落栖着各种珍禽！

一行人行进一处白玉牌楼，其上写着“翠微宫”三个大字。

门前有四个黄衣太监，分立左右。其中之一，扬着手上的拂尘道：“锦衣卫四品以下留守殿外其余进宫护驾！”立时就见那些卫士分作两列，有一对巨大的石狮，一对玉麒麟，宫檐之下，是雕刻着一条长有数丈的五爪金龙，看起来栩栩如生！

一名二品侍卫，立在阶上，道：“万岁爷在东琴阁巡视，来见使者请先在回龙殿少憩！”两个黄衣太监又带着三个人来到了“回龙殿”方才坐定，一个内监入宫宣道：“万岁爷有旨，高丽使者入晋！”那个高丽使者忙应声站起来，他身着鲜衣，头戴高帽，由一名太监捧着他的贡物无非是他们高丽所产的参茸玉桂药物。

这位高丽使者去后不久，那个太监又入内唤道：“传日本武士笠原一鹤——”笠原一鹤忙站起身来，这名内宫总管走过来，微微打量着他道：“你是日本来的武士么？”笠原一鹤不由点了点头，那侍卫含笑点了点头，向两名侍卫道：“岳侍卫，你陪同他入见圣上，要仔细了！”

那名侍卫躬身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就在一名侍卫、一名太监陪同之下，笠原一鹤走进了翠微宫，直入皇驾憩息的御书房。

那位大明永乐皇帝，此刻正斜倚在金丝绒的龙椅之上，两名小太监在为他捶背。

皇帝身着便服，龙目微弛，看来似乎很疲倦，两鬓都已斑白，一双白眉长长地搭了下来。事实上，永乐帝自从征阿鲁索兀良哈归后不久，精力体力已大不如从前了。

想当初为燕王时靖国难，杀秦子澄，称帝初伐安南，亲征鞑靼……那是何等的威风，可是今日看来，这位皇帝勇魄虽在，体力已不行了。

太监唱名之后，圣上挥手令捶背的两个小太监走开，龙目

向着笠原一鹤叩问龙安！”永乐帝微笑点头道：“你会说中国话，很好，请站起来，赐坐！”笠原一鹤直直地看着。笠原一鹤忙跪地叩头道：“庶民笠原一鹤虽非卑贱之流，可是当他目睹着这位天国的大皇帝，内心不禁有一种说不出的战兢。

身为一国之王的永乐大帝，尽管在老迈之年，却也有一种上国之君的天威，令人肃然起敬！

对答之下，皇帝甚为高兴，并品尝一碗他自己食用的“万年羹”。

这时内临把贡物进上，皇帝亲自打开，一样一样地赏玩，尤其对于那一枚翡翠梨喜爱十分。

他龙颜甚悦地道：“笠原武士，你可愿在我们中国留下来么？”

笠原一鹤垂首道：“小民奉将军之命，叩见皇上，此间事了，尚要至敝国复命，不能多事逗留。”

永乐皇帝点头道：“很好，孤赐你们将军彩缎千匹、玉如意、玉彩盒各一对，赐你神剑一口，孤习箭时所乘的御马一匹，黄金百两，你好生游耍些日子径自回去吧！”

笠原一鹤当时连忙答应，跪地谢恩。

皇帝又含笑道：“至于为贵国发兵之事，我却要从详考虑，此时只怕不易，因为我国北方作乱，尚待征伐，只怕无力相助了，你径自回复，我再另派使者去见你们将军就是！”

笠原一鹤又叩了个头，退后站起，当下由锦衣卫维护下，走出御书房。他总算办完了一件大事，轻松得吐了一口气。

返回到“清客廊房”之内，各项御赐之物，均已由内监捧进来。只有彩缎千匹，却是发交江南织造厂直接处理，笠原一鹤所领到的，不过是一件提领的御提单。

至于永乐皇帝所赐的那匹御马，倒真是一匹蒙古异种好马，白毛红睛鬃长披颈，所谓“神剑”不过是一口宫中玩物，没有开过口的，看起来样子唬人，并没有什么实用。

笠原一鹤带着东西，上马离宫。

他身上带有一件由锦衣卫批交的公文，这件公文可以沿途借重官府的保护，诸如舟车之类，也可以便宜行事！

但是他对于这些毫无兴趣，他只是兼程地赶回金陵朝阳寺，向师父复命之后，他还要去一趟日本。

他赶回朝阳寺的时候，涵一和尚并不在寺内。

原来这时涵一和尚，正为着匡飞的事情而大为伤神。他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找到他，并且把他送到仙霞岭去，才能令自己心安！可是匡飞却抱着“破镜难圆”的心情，誓死不回！

他二人在这一件事上，表现了不同的意见！

笠原一鹤由一位师兄处，看见了一张师父对自己的留条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！这张留函内，涵一和尚把他的出身来历，以及父亲的一切情形交待得很清楚。

笠原一鹤看得真是如醉如痴！

到今天，生活了这么多年以来，他头一次揭开了身世之谜，到现在，他才了解到自己一半血统，竟是属于中国的，原来父亲的原名叫匡飞，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人，笠原桑二不过是他一个化名！

可是这件事，母亲竟从来没有对自己谈过！

他更知道了，那位翠娘白姍，原来是父亲的中国妻子！以此下推，匡长青、匡芷苓也正是自己的弟、妹……

这一切简直是像梦也似的，难以令自己相信，可是这些是出自师父亲自

所述，怎能令自己有所怀疑。

涵一和尚在这封信后说，他是为找寻匡飞才外出的，这么说来，父亲也来到了中国。

笠原一鹤这时，内心真是乱极了。可是师父最后批示自己的话，嘱令自己不得离开寺门，一切事情，交给师兄办理！

他只得诚诚恳恳地向足利将军写了一封信，说明一切经过以及自己不回日本的原因。

涵一和尚所谓笠原一鹤的那位“师兄”，正是合一和尚。

笠原一鹤写好书信后，亲自我到了合一的禅房，面谒师兄请罪！合一和尚对于他昔日的过错，并不责怪，可是由神情上看起来，显然对这位师弟冷淡得多了！他只是冷冷地道：“你把所有的事交待清楚，我马上就想动身了！”

笠原一鹤把御赐各物，以及路上的通行证明，与将军的信件，都交给了这位师兄。

合一和尚就在当日，带着这些东西出行了。从这一天开始，笠原一鹤暂时收起了一颗心，在这朝阳寺里住了下来。他每日听禅颂经，尽量地把自己当成一个虔诚的和尚。

可是，佛家重视“因果”二字，也许在你无知的时候，你种下过一个因，那么你必定要得到那个“果”！否则是不会干休的！

夜幕深垂，紫禁城一片肃杀。

才打过三更时分，就由东面宫殿上翻过了一条疾劲的人影，这条人影好快，一刹时间已扑到眼前的“文鸾殿”上。月光之下，才看清了，来人是一个瘦小干瘪的老头儿，颌下一缕山羊胡子，被风吹得斜到了一边。

他那双锐利的眸子，不时的四下溜着，神情显得十分紧张。只听到他口中喃喃低语道：“妈的，老和尚把我给害苦了！”“这么大的地方，老天爷我可是到哪里去找那翡翠梨啊……”没办这件事之前，他把一切都想得太简单了，可是如今事到临头，才知道竟是如此的不易。你只要想，这座宫里是多么大的地势，多少座宫房楼殿，要在这里去找寻一枚小小翡翠梨的藏处，那是多么不容易？老狸祝三立想到此，真不禁有些泄气了。

这座“文鸾殿”好大的地方，月光闪映着琉璃瓦面，发出万点金星，刺得眼睛挺不好受的！

祝三立一身紧身衣靠，背后紧系着兵刃！

他事实上，已来了宫内多次了，可是前数次，丝毫不得要领。因此，他已下定了决心，今夜无论如何，也要把那枚“翡翠梨”偷到手中。

他那双闪闪的眸子，注视着“文鸾殿”下的任何动静，其实他哪里知道，这是一坐空殿，只是日间，供宫内诸人习书问画的地方。

良久之后，他看见一个白衣的太监，打着一盏宫灯，远远地走了过来。

老狸祝三立安心要拿他试问，容得这名太监走得差不多了，他陡然拔身而起，身形向下一落，正好落在了这太监身后，随身带下的风力，差一点把那太监手上的灯笼弄熄。

那太监是来自西宫太后那边的，因为几个娘娘在猜谜玩，叫他来文鸾殿找谜谱，不想竟会遇见了这件事。

这阵风力，使得他吓了一大跳，口中道：“什么东西？”当时猛地一个回身，灯光骤照之下，他看见是一个矮小的老头儿，不由“啊”了一声，方要叫喊，祝三立一只右手，已搭在了他的肩上。这太监只觉得全身一阵发麻，

不由一个劲儿地直打冷战，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只见他双腿一软，“扑通”一声自己坐了下来。

祝三立一声冷笑道：“不许叫喊，否则要你的命！”说着右手一抬，一口冷森森的利刀，已抵在了这名太监的胸前，这名太监早已吓了个面无人色。他咬着舌尖道：“祖宗爷……爷……饶命呀！”

祝三立沉声说道：“我问你，前些日子有个日本人进贡的宝物，万岁爷放在哪里了？”

那太监哆嗦道：“这……这！我是西宫里当差的，哪知道呀！”

祝三立宝剑微微向前一送，那太监吓得整个身子都躺下了，当时哭泣道：“祖爷爷……我可是真不知道，不过万岁爷的宝贝一向是放在‘紫金楼’的！”

祝三立冷冷一笑道：“紫金楼在哪里？你快说！”

这太监连指带比道：“还要下去，绕过文华殿，在翠微宫里面……爷爷，你不要杀我！”

祝三立不由心内大喜，当下一笑道：“你说了我当然不杀你，不过，你还是在这里先睡一会的好！”那太监方自摇手，却为祝三立指尖一翻，已点中了他前胸的“气坎穴”上，这名太监顿时就不动弹了！在这僻静的文鸾殿内，这种事是不易被人知道的。可是步出文鸾殿外，却不断来往有人，这一段距离很不容易藏身。

祝三立考虑再三，当时匆匆把这名太监的衣服剥了下来，穿在自己身上，虽嫌长一点，却也凑合！然后他又戴上了帽子，这才打起了灯笼，大摇大摆地向着殿外行去。

向前直行了约有一箭之地，他才看见了一座占地极大，金碧辉煌的大宫殿，这正是每早天子在此临早朝的“文和殿”。文和殿外悬着有三个人高的大灯笼，石阶上立着八名持戈的卫士威风凛凛的。

祝三立低着头走过去，摇摇晃晃，满像是那么一回事似的，谁知他走了百十步左右，忽听得一人沉声道：“前面那个人站住！”祝三立不由大惊，当下就立步不动，那人叱道：“回过身来！”祝三立只得回过了身来，却见一名着便衣，高有八尺左右的汉子，匆匆向自己行过来。待他走过，祝三立才看清他有五十左右的年岁，一双招风耳，两只眼睛又细又长，鹰鼻薄唇，一望即知是一个精明厉害的人物。

这人走过来，用着精异的目光，打量着他，说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在哪一宫当差？”

祝三立一笑道：“我姓祝，在西宫来的，有事么？”那人哧哧一笑，道：“这倒是怪，太监还能长胡子，我倒是头一次看见！”

祝三立不由大吃一惊，他匆匆换衣，自以为得计，却没有料到，竟会留下这么大一个漏洞！

那人已伸出手来，向着他那一缕山羊胡子上扯来，口中大声笑道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”祝三立不由向后退了一步，他手上的那盏灯笼，猛地抡起来，照着对面这个人头上砸去，那人无防之下，为灯笼打了个正着，虽说不怎么要紧，可是却被蜡油浇了一脖子，烫得“哎哟”了一声。当时他大嚷，道：“来人拿奸细！”身子向旁一翻，正要伸手去拔刀，祝三立已冷笑了一声，他手上的那根灯笼竿儿，向外一翻，正点在了这卫士的咽喉之上。只听得“吭！”一声，这小子“扑通”一声，就倒下不动了。

祝三立哪里再能在此多留？当下足尖一点，已用“蜻蜓点水”的轻功绝

技，猛地扑了出去。可是这种情形，又把附近所有的人都惊动了，那八名持戈的卫士不由大声喧叫了起来。

祝三立疾驰到了前路，迎面看见一座牌坊，上面有“翠微宫”三个大字。

他这时真的又恨又气，想不到竟会在这时候，惊动了众人，自己行事可就大大不便了。

他恨得咬了一下牙，不得已，只得暂求退路了。可是就在这时，一口利剑，带起一阵劲风，直向着他头上猛劈了下来。

祝三立向后一翻身，看见是一名锦衣卫士。

他手上此刻尚拿着那截灯笼竿儿，当下就势一翻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已把来人的那口宝剑荡了出去。

这名卫士冷笑道：“老小子，你好大的狗胆！”他口中说着，内心不由甚是吃惊，因为对方竟能以一技细棍荡开自己手上的宝剑，只此一点看来对方又岂能是个弱者？当时身子向下一塌，直向一边窜了出去，就势一抬右腕，猛地打出一件暗器。

祝三立哪里有心恋战，他用手上的竹枝，猛地一挥，“叭”一声，已把打来的一枚“燕尾镖”磕在了一边。可是那人却又发出了第二枚暗器，同样是一支“燕尾镖”，只是这一次却是直向祝三立小腹上打来。

祝三立愤怒之下，左手向前一抄，已把这支燕尾镖抄在了手中。

那卫士见状，微微一呆，祝三立的燕尾镖却像是一点天星也似的，只一闪已到了那人面前。

可是猛可里，由翠微宫后墙角处一声喝道：“好打！”

“呼”的一股劲风，猛地劈过来。

祝三立发出的钢镖，为这股劲风一击，只听得“叮”的一声，落在了丈许以外。

老狸祝三立不禁大吃了一惊，因为以自己的内力，发出的暗器，竟会为对方掌风所击落，以此推想，来人的掌力，该是多么惊人？

想着，他身子向左一闪。却见面前人影一晃，一人以着宏高的嗓音道：“老头儿，这地方也是你来得的么？”

祝三立循声望去，却见是一个身披红衣的高大喇嘛，他站在当地，看起来，竟较自己高出了半头以上。

祝三立不由吃了一惊，他还不知道，这地方，竟会出现这种角色。当下退一步，冷冷笑道：“大和尚，你也要凑一脚么？”

红衣喇嘛嘿嘿一笑道：“这很好，我承圣上看重，第一天上任，就有事情上门，老小子，你乖乖地跪地磕头吧！”说话之间，无数的锦衣卫士，已由四面集了过来，灯光火炬亮了一团。

祝三立看到这种情形，不禁道了声苦也。当下嘿嘿一笑道：“大和尚，今夜不是打架的时候，祝三爷记着你就是，告辞了！”说着双足用力一顿，“啪”一声，倒蹿了出去！

他足尖方一沾地，一口弧形剑，夹满了风力，直向着他面门之上猛然劈下来。祝三立身子霍地一滚，他就势已把背后的兵刃握在手中。势到如此想要不伤人，只怕是行不通了。

就见他掌中剑向外一抖，就势向下压，正正地扎在了那名来犯的锦衣卫士的肩头之上。随着他宝剑向回一抽，左足向前一抬，那名锦衣卫士已像皮

球也似的被踢了出去。

祝三立宝剑向后一抽，这当口，一股沉实的掌力，向他背心处逼到。祝三立用“大轮转”的身法，霍地一个旋身，掌中剑带出了一片光华，直向来人双手削去。他身形转过之时，已然看清了，来人正是那个大喇嘛。

这个红衣大喇嘛哈哈一笑，口中说了一句藏语。只见他偌大的身子，蓦地腾了起来，就像是一片红云也似的，直向祝三立身后落下去。

老狸祝三立“怪蟒翻身”，身子才转过一半，却闻得那喇嘛口中怪叫声：“打！”只见他棋盘大小的一双大手，蓦地向外一扬，一吐，祝三立虽有内力充体，却也由不住往后退了两步。

那个红衣喇嘛，这时忽然失声叫道：“你们退下去，待我擒他便了！”这几个侍卫，似乎很听他的话，闻言纷纷撤了开来，却见这个喇嘛一声狂笑，他右手向背后一探，向外一亮势子，手中已多了一面大铜钹！这面铜钹迅速地交在了左手，右手自腰间拔出了个黑色的钹棒。他狂笑了一阵，道：“老头儿，今天也叫你见识我西方野佛的夺魂钹的厉害。”

祝三立不由蓦地一惊，他才知道眼前这个红衣喇嘛，竟是负有盛名的西方野佛，金身喇嘛上元吉太。这个人他是久闻其名，闻道这个喇嘛惯使巫术，尤其是他手中的“夺魂钹”，竟能使人魂飞魄散，乃是当今一个怪僧。

今天，他想不到，竟会遇见了此人，当下不由内心大为震惊了一下。可是眼前局面，不打却也是不行的。

西方野佛上元吉太，说完话后一声狂笑，只见他右手钹棒向外一磕，“当”一声，已把祝三立手中兵刃磕开。

祝三立这才知道，原来他手上的那根黑漆棒儿，竟然也是金属作的。当下一压手中剑，二次进身用“长虹贯日”的手法，第二次把长剑击了出去，直取对方脐下三分。

西方野佛面色一变，狂笑了一声道：“好老儿！”身子蓦地腾空而起，就在身形似落未下的当儿，他手上的那面大铜钹，忽然“当”的响了一声。

祝三立身子本来跟进，这时见状，慌不迭点足而退，可是仍然慢了一步。上元吉太这种“夺命三钹”，在一丈方圆范围之内，会有令人吃惊的奇效！钹声一响，祝三立那么高深定力的人，竟由不住足下打了一个跟跄，只觉得头上“嗡”的一声，差一点摔倒在地！

他这才体会到对方的厉害，哪里再能恋战？

当时奋力向前一纵，迎面扑来了一名锦衣卫士，一口鬼头刀，劈面就砍，口中道：“相好的，躺下吧！”祝三立这时明白，自己如果不能扑出眼前的重围，必定就擒于那个喇嘛之手。当时也顾不得下手轻重了，他身子蓦地向外一偏，鬼头刀已砍了一个空！

祝三立右足尖向外一挑，冷笑道：“你给我躺下吧！”他这种“鸳鸯跺子腿”是从不虚发。那名锦衣卫士虽然躲开了他的第一腿，可是却没有躲过他的第二腿。这一腿，乃是祝三立身形腾在空中所发出的。足尖一点，正点在了这位锦衣卫士的当头天灵盖骨之上。只听他发出了一声狂啸，蓦地仆地而亡，口中狂吐鲜血，祝三立一经杀人，双目如火。

他掌中剑第二次向外一挥，又被他砍翻了一人，身子却侍机猛然拔了起来，直向一处偏殿上落去。然而他足尖方自着瓦，迎面一声狂笑道：“本座候你多时了！”

祝三立见又是那红衣喇嘛，不由吃了一惊！不容他有所举动，但是那喇

嘛向前一探身，手上的铜钹第二次发出了一声大震。

老狸祝三立足方踏瓦，这一声鸣钹，使得他足下一个踉跄，再也站立不住了。当时口中“哎哟”了一声，足下一滑，直由殿瓦上坠了下来。

西方野佛上元吉太这“夺命三钹”，真是厉害，祝三立整个头都像要炸开了一般。他恍惚之中兀自提着一口真力，可是由于志力不坚，真力也就不足，当时“砰”一声，手中兵刃也甩了出去。跟着上元吉太飘身而下，哈哈一笑道：“老头儿，你束手就擒吧！”说着手上的黑漆钹棒，陡然朝着祝三立顶门上点来。

祝三立虽是昏沉沉的，可是内心却很清楚，他恨透了这个大喇嘛。这时见他竟然是对自己下毒手，不由上身霍地向前一塌，双掌上贯足了真力，猛地打出了双掌。

西方野佛怎会想到，对方在此时竟会有此一手？当时再想躲闪已是不及，偌大的身子，直被祝三立打得猛然一晃，可是他在这时，却第三次击动了铜钹，只听见“哐”的一声大震。这是他“夺命三钹”最后一击，这喇嘛口中念了一句梵语道：“乌岭三一，求次西！”

老狸祝三立再也挺身不住，只见他霍地向后一扬，竟自昏了过去。

西方野佛击了这声铜钹之后，双手一松，连钹带棒一齐摔在地上，整个身子“扑”的一声坐了下来。他身边的锦衣卫见状大惊道：“不好了，法王受伤了！”

西方野佛强自镇定道：“胡说……你们还不把那老贼缚起来，待他跑走不成？”这时灯光火炬耀目难睁，人声乱成了一片。几个卫士跑近祝三立身前，见这老头儿，牙关紧咬，面如死鱼，一副惊魄万状的神态。他们就用绳子很快把他缚起来！

西方野佛这时只觉得口内阵阵发甜，他知道自己为对方伤中内腑，虽非致命，却也不轻。可是在众人面前，他又不便吐实。当时强提一口真力，站了起来道：“把这老贼押在我那神殿之下，交给我两个弟子看管！”一名侍卫道：“老法王你无妨吧！”

西方野佛拣起了地上的铜钹，嘿嘿笑道：“你们不要担心本座，还是去看看有没有惊动了圣驾才是正理！”几个锦衣卫士闻言才猛然惊觉，匆匆跑去。

皇上今夜就寝“飘香殿”，距此甚远，这边所发生的事情，倒也没有惊动了他，只是此一事件，却把整个皇宫震惊了，只是他们谁也不敢惊动皇上，纷纷着人打听经过，暗中加强防范罢了！

在宫院东侧，有一座新建筑的豪华建筑，名之为神殿。

西方野佛上元吉太，和他的两个弟子——金银喇嘛，现在正像菩萨似的，被供养在这里。

神殿内设有高大的神坛，日以继夜地焚着圣香、圣烛，设有神案，其上供书着：

“吾皇当今天子

永乐大皇帝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

正中壁上，是皇帝一幅极大的画像，长生位上供有四季水果、水陆干鲜，琳琅满目地摆满了整个的一案子。神殿大门，是用白色的大理石砌成的，上悬一牌，书有：

“非圣谕特令，严禁出入。”可是这却不包括上元吉太所指定护法的八

名宫娥，这八名宫娥是可以任意出入，甚至于成群地在神殿内打闹嬉戏着。

西方野佛上元吉太，得宠于当今万岁，据说，是当众表演了他的一手“夺命三钹”。他那三声钹响，曾把几名卫士在圣上面前震昏在地，而且有一次圣上头昏，被这喇嘛烧了一炷香，按摩了几下就好了。

如此，他就得宠了。

宫内里里外外，见了他，无不尊称一声“法王”，谁敢招惹？可怜那个老狸祝三立，现在却铁锁横身，被锁在神殿下的一个石亭之内。在他枯瘦的手脚之上，各加着一副沉重的铁锁链子，铁链却连在一巨大的亭柱之上。一任你有多大的本事，也是一筹莫展。至此为止，老头儿已昏睡了一天一夜，却仍然没有苏醒的意思。

至于那个大喇嘛，一返神殿，也就再没有出门，整整在床上躺了两天。直到第三天，他才在两个弟子的扶持之下，在院子里走了一趟。

总算他功力深，在静心调养之下，已大大地减轻了伤势，他走到石亭前看了看祝三立，不由冷笑道：“把他弄醒，我有话问他。”

两个宫娥为他搬来了一张太师椅，上元吉太就坐在椅上。

## 第十五章 神僧无名野佛残

金银喇嘛各自走前祝三立两边，二人每人伸出了一只手，按在祝三立一只耳上，二掌向当中一凑，猛地向外一拔。老狸祝三立在昏迷中，就如同耳上响了一声焦雷也似，顿时大吼了一声，醒了过来。当他惊慌地坐起来，认清了眼前的一切之后，不由长叹了一口气，顿时闭上了眸子。西方野佛嘿嘿一笑道：“老头儿，你已被本座擒在手中，还是听话一点的好，我看你一身功夫不错，死了不值得！”说着狂笑了一声，又道：“本座体上天好生之德，只要你说出了实话，我就饶你不死！”祝三立嘻嘻一笑道：“老喇嘛，你少放屁，祝三爷平日大阵大排场见得多了，你这套玩艺儿能吓唬谁呀？”

上元吉太冷笑道：“你要敢无礼，就要你命！”

祝三立由不住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阎王叫人三更死，谁能留人到五更？请吧！”

说着把颈子一伸，嘻嘻笑道：“快，干脆一点！”

西方野佛见状不由气得脸色一阵发青，他身边那个高大的金喇嘛，不由“呛”一声，撒出了一口厚背紫金刀，道：“杀了他——”

西方野佛摇了摇手，以目制止他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老头儿，你来此是想行刺皇上？你的胆子可真是不小哇！”

祝三立嘻嘻一笑道：“皇帝老儿与我无冤无仇，我又刺他做甚？”

上元吉太不由暗暗一惊，因为对方竟然以这种口吻来谈论圣上，只此一桩，可就构成杀人的罪。当时他微微一笑道：“老小子，算你有胆子！”说着他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我知道你们中原武林中人，嘴皮子硬，看样子不给你一点厉害，你是不会说实话了！”说着，他回头对银喇嘛怒声道：“你去把为师‘罗汉签’拿来！”

银喇嘛答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转身就走。

上元吉太狞笑了一声道：“祝老头，我看你还是说实话的好，是谁叫你来的？来此做什么？”

祝三立闭目不言，可是内心却是叫不迭的苦，暗忖道：“老和尚呀，老和尚，你可把我给害苦了！”

这时那银喇嘛已回来，他手上捧着一个木匣子，西方野佛接过了这个木匣，冷冷一笑道：“老贼，你先来看！”说着把木匣打了开来，只见匣内装着一束竹签，每一支都有尺许长短。这种竹签，削磨得极为尖锐，一头有寸许长的白色鸟羽，另一头却是尖细成钩状。这还不说，在这竹签身上，还有着许多凸出的倒刺，每一根也都差不多有寸许长短。

祝三立一眼望去，肚里也明白了多半，不由暗暗叹息了一声，自语道：“好毒的东西，我老头子这一把骨头，可是经不住他这么摆制我！”当下忍不住冷冷一笑道：“老喇嘛，你要怎么样，你给我一刀，我谢谢你，可是你要是零着这么制我，我祝三立可要骂你祖宗八代了！”

西方野佛方自冷笑，闻言不由怔了一下，桀桀有声地笑道：“原来你就是老狸祝三立呀，哈哈！”

祝三立瞪目说道：“祝三立有什么好笑。”

西方野佛步下位来，道：“莫怪你有一身好功夫——”说着，冷冷一笑，目视着祝三立道，“祝三立，不管你是天大的英雄，在本座罗汉签下，你也得讨饶，我看你还是实话实说吧！”他说着，顺手拿出了一根，在祝三立眼

前弄着，一面冷冷地道：“你可看清楚了，这是一十三根竹签，本教要插在你正面十三处穴道之内。”

祝三立不由咬了一下牙，道：“除非你要了我的命，否则，我岂能与你干休？”

西方野佛玩着手上的竹签道：“这还不说，这签上的倒刺，我都焐过了药，中在人身上麻痒不堪，非大笑不能解痒……”说到此，他又狞笑道：“可是一笑触动了竹上的倒尖，又痛彻心肺，那味儿可不好受……”

他说着，用一支竹签轻轻地放在祝三立肩上，哼了一声道：“怎么样？老狐狸，要尝一尝么？”

祝三立听到此，由不住打了一个冷战，他目光一转，冷笑道，“老喇嘛，你不要这么吓唬我，我老头子并不是怕你，不过也犯不着受这个罪就是了！”

西方野佛不由嘻嘻一笑，道：“这就好了，老头儿，你总算想明白了！”说着，他把手上的“罗汉签”放入匣中，回身走到椅子旁边坐了下来，冷冷地道：“你来此是做什么？有几个人？”祝三立冷冷道：“实在告诉你吧，我们听说有个日本人住在宫里，那日本人与我祝三立有不解的深仇，我是想暗中结果了他，不想你这老喇嘛多事……”才说到此，西方野佛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不要骗……”祝三立冷笑道：“哪一个骗你，信不信由你！”

西方野佛冷笑道：“不错，是有这么一件事情，我问你那日本武士叫什么名字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祝三立抬了一下眼皮道：“叫笠原一鹤！”西方野佛鼻中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是想抢他的宝物是不是？”

祝三立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要他的命，而不是他的宝贝！”

西方野佛嘿嘿一笑道：“祝三立你说漏嘴了，现在江湖上，哪一个不在谈这件事，你还想瞒我不成？”

祝三立阴森森的一笑，道：“老喇嘛，你说这话，就太令人好笑了，我要是想要他的东西，什么时候下不了手？却要等他来到了宫内，这不是太可笑了？”

西方野佛怔了一下：“你到底是什么打算？”

祝三立冷笑道：“就是这个打算！”

西方野佛上元吉太森森的一笑道：“很好，我也不怕你不说实话，这可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！”说到此打开了匣子，祝三立不由咬了一下牙，道：“老喇嘛你要是这么折磨我，只怕你的命活不了太久了，自有人会来取你的性命！”

西方野佛不由哈哈大笑道：“这就对了，我是知道你有朋友的，祝老头，看看你的造化吧，你朋友要是把你救走了，算你的命好，要不然，你也就认了命吧！”说到此，他忽地对金银喇嘛沉声道：“你二人去把这老儿两只手上的铁链拉紧，为师我这就给他上签！”

金银二喇嘛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

他二人双双纵身过去，分站在了祝三立左右，祝三立冷笑了一声，双手霍地向回一收，说道：“老喇嘛，你何不自己来呢？”

金银喇嘛大吼了一声，双双伸手向着他双手上的铁链之上拉去！可是祝三立早已有备在先，要使这两个喇嘛吃点苦头。容得两个喇嘛双手伸进未着的当儿，祝三立霍地一声大吼，道：“你们也配！”他那双事先缩回的手，蓦地向外一翻，带着他手腕上的一双铁链子，哗拉的一声巨响。两股铁链，

就像是两条蛇怪也似的，蓦地向外一分，正正地撩在了金银二喇嘛的前胸之上。

以祝三立这种超人的内力，虽是在伤难之中，却也是可观。就听得两个喇嘛，各自发出了一声大吼。二人几乎是同样的势子，全都向后踉跄而退，各自“哇”一声，喷出了一口鲜血。西方野佛见状大惊，大吼了一声：“你二人退下！”他忽地扑向二人身后，各自向他们背后击了一掌。

这是一种力道的反作用，果然甚为有效。只见金银二喇嘛，面色一红，俱倒了下去。

几个宫娥都吓得尖叫了起来，上元吉太眼见二爱徒受了如此重伤，不禁痛穿心肺，当时重重跺了一下脚，对身边的几个宫娥道：“你们轻轻地把他二人抬到床上，不可翻过身子，更不要惊动了他们，待我一会去治疗！”几个宫娥答应着，把金银两个喇嘛抬了进去。

容他们走后，西方野佛不由惨笑道：“祝老头，算你厉害，居然在你家佛爷眼皮子底下，尚敢伤人？”说到这里，他狞笑道：“不过，你这么做，只有给你自己招来更大的痛苦！”祝三立此时也豁出去了，闻言狂笑道：“你祝三爷，就这么一身骨头，你看着办吧！”

西方野佛倏地身形一掠，到了他近前，猛地一把握住了他双手的铁链子。这位大喇嘛，手上施出了千斤的大力量，霍地向后一带。

祝三立瘦小疲乏的身子，两日夜未曾进食，自是难以担当对方如此巨力。当时不由得整个身子，被他拉得向前一栽。可是他不愧是老狐狸，虽在绝处，却也没有忘记借机伤人。就在他身子为西方野佛一冲的当儿，这位老狐狸左手向外一翻，随在他左腕上的链子“哗啦”的一声，直向着西方野佛的面门上打来。

西方野佛一声狂笑，只见他用右手所拉的链子，向外一翻。两股铁链交击之下，发出了“当啷”的一声。

祝三立就觉得右臂一阵酸痛，整个的一只右臂，在西方野佛的一拉之下，似乎都要脱臼而下。同时之间，西方野佛右手翻动之间，已点中了他的“肩井穴”。祝三立只觉得全身一麻，顿时就不动了。

西方野佛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祝老头，现在，你可得由着你家佛爷摆制了！”说到这里，猛地转身一纵，已至座前，拿起了那个匣子，信手自内中拿出了一支竹签，只见他阴森森的一笑道：“你现在是没有痛苦的，不过我为你解开了穴道之后，这个滋味，你可体会了！”说到这里信手一抛，手上的竹签就像箭也似的射了出去，正中祝三立前胸骨节。

遂见他连声狂笑着，又发出了两支，分中祝三立两处肩头，最后双手齐发，飞出了最后十支。这十支竹箭，各自射中在他正面的十个穴道之内。至此一十三支罗汉签，没有一支是落空的，全数刺在了祝三立正面的穴道内。

这位手黑心辣的喇嘛，目见及此，发出了一阵得意的笑声。他看着对方那像刺猬也似的身子，似乎还不知足。

当时飞身过去，虚晃了一掌，用内功“无形真力”，把先前点中的穴门解了开来。祝三立知觉一复，双目怒凸，黄豆大小的汗珠，从他的脸上滚了下来。

他张开嘴，颤抖着道：“你……”可是一阵攻心的奇痒，顿使他再心忍耐不住，忽地宏声大笑了起来。

这阵笑声，真足以惊人，整个神殿，都似乎为之震动了。

上元吉太在他声尽力竭的时候，冷然道：“怎么样？祝老头？”可怜老狸祝三立，本是多么厉害、自负的一个人物。可是在这种酷刑之下，就是一个铁打的汉子，也是挺受不住。这种“罗汉签”所以名为“罗汉”，暗中即说明了，哪怕是真的罗汉也是受不了，所以才命名为“罗汉签”。

祝三立这样疯狂地笑着，不一会也就声尽力竭，可是那种蚀骨攻心的奇痒，使他无论如何也受不住。他由大笑，变为抽搐，可是每抽动一下，那十三支罗汉签上的倒刺，就刺入伤处一些，那种痛楚，令他全身所有的毛孔，全都张了开来。西方野佛嘿嘿笑道：“祝老头，你支持不了多久！”他注视着他的表情又道：“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有多少党羽？还不从实地对你家佛爷说个清楚！”

祝三立这时怒目凸眼，一双眸子几乎都要滚出了眶子，全身汗下如雨。

这时候，他见对方仍然以这种口气来向自己说笑，不由颤声地笑了起来。

这种笑声，混合在他原本的笑声里，听来更觉刺耳，他见西方野佛一张丑脸，就在自己面前。当时再也忍不住，一口便咬碎舌尖。只听他一声巨吼，“噗”的一口，直向着西方野佛面上喷出。

这一着，在武林中确是不多见，名为“血箭”，本身非有几十年以上的纯内力不足为之。只可惜祝三立现在的情形之下，已大大削减了这种“血箭”的功力。

西方野佛也是一时得意忘形，竟然没有想到对方会有此一着。当时再想闪避，哪里还来得及？

眼前血光一现，这一口鲜血，其实是百点血珠，形成了百点血箭，正正地射在了西方野佛的一张脸之上。

西方野佛总算本能地闭上了双目，未使双目受害。可是那百点血珠，竟比利针还要锐利，全数都深深地陷进到西方野佛的脸肉之中。

一阵刺骨的奇痛，使得这个大喇嘛，大吼了一声，猛地倒了下去。

他脸上的鲜血，就像是水也似的狂涌了出来。

西方野佛痛得在地上一阵翻滚，猛然跳了起来，一脸血红。只见他目射凶光地扑到了祝三立身前，猛然举起了右掌，想用内功掌力，一掌把他结束了。

可是他目光一扫，看到对方那种痛苦的样子。

祝三立就像是被悬在空中的一只兔子一样，只见他四肢那么无力地颤抖着。

他张大了嘴，露出了淌着鲜血的舌齿，那种笑已无声的动作，整个的骨架都似要散了。

西方野佛看到这里，忽然收回手势。他以为，与其一掌结束了他，还不如让他就这样慢慢死去，这样才足以消解自己内心的愤恨。

他狞笑一声，转身而去。事实上，他不得不为自己这一张脸来善后一番了。

祝三立这一口血箭，虽未能制他于死命，却给对方留下了一个终身的纪念，因为这加附在他面上的血斑，是至死也不会除掉的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夜了。

亭子里的祝三立，已不再发出声音。甚至于，他已不再抖动了，他只能运用他那一双无力的眸子，向附近瞟着。

他对于自己的生命，已不抱有任何的希望了。

今夜——

他似乎觉得，很可能也就是自己生命结束的一夜了。

他试了试，自己的四肢已不再抽动了，呼吸也逐渐微弱，微弱得就连自己也觉不出来。

那些中在身上的罗汉签，似乎再也发不出什么威力了。因为他已丧失了知觉。

可是当夜风向自己身上侵袭的时候，他却能感觉到阵阵的寒冷。那种滋味，好像令他觉出来，全身的精血，都为之凝固了。

他脑子反复想着：“我要死了……完了……老和尚也不来救我，他把我害惨了，我死后岂能饶了他？”

夜风阵阵地侵过来，令他冷得几乎要僵毙了。

他耳中听到神殿里的作乐之声，心中不由得佩服这三个喇嘛真是好雅兴……

他真希望，这时有个人就手一刀，不，只要随便一巴掌就够了，只要一巴掌就足以把自己送回老家去了。那么，自己真要感激他，因为那么做，就可以使自己解脱了眼前这种不死不活的滋味了。

忽然——

他觉得也许是自己眼花了。

在模糊的目光里，他看见一个灰色的影子，就像是一片云也似的，猛然升起墙头之上。

他的目光，甚至于连一个什么东西也分不清。他脑子里，不禁想道：“会是一个人吧？”就在他的意念尚未想完，那个影子已来到了他的身边，站在了他的眼前。

祝三立奋起全身的精力，努力抽动了一下。

那个人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上，忍不住伤心道：“阿弥陀佛……三立，你要原谅我……我来晚了……”

祝三立无力的目光，再次向这个人望去。他才看清了，那是一个光头皓眉大和尚——涵一和尚。

他张开嘴，想说一句话，可是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涵一僧目光中闪着泪水，他不停地念着：“吾佛慈悲——罪过！罪过！”说着他右掌平飞向外一收，老狸祝三立身上那一十三根竹签，全数脱身而出。遂见他右手，伸向祝三立两腕上的铁链，用手一捏，铁链就像是面条做的一般，应手而落。

祝三立整个身子，全都软了下来。

涵一僧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三立，你要支持住这口气，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带你出去！”

说着把祝三立抬在肩上，这老和尚，一身功夫，真是令人高深莫测。

就见他足下微一移动，就像箭也似地射了出去，落在神殿正中的金顶之上。然后他微微向前一打量，大袖挥处，就像是一股飘过的青烟也似，一刹那间，已飘到了宫墙尽头。随着他那高大的身子，向上一翻，已踏在了高有六七丈的宫墙之上，紧跟着足下一点，足足拔起了有十丈高下，已落在了宫墙外的一座刁斗之上。

天空中是一轮皓月，几颗明灭不定的天星。

老和尚这时的脸色，看来是甚为沉痛了。只见他白眉深锁，低低叹息了

一声道：“想不到堂堂正正的宫廷之内，竟容得如此恶人胡闹，老衲说不得要为民除此一害了！”说到此，他以右手轻轻抵在祝三立的前胸之上，贯入了一股真力。

祝三立觉得全身一阵发热，可是那冷酸麻痹的躯体，陡然为这股内力一接触，却不禁有着一种难以忍受的痛楚。

他猛然张开了眸子，颤抖道：“痛……好痛！你！”说着身子一阵颤抖，竟自昏死过去。

涵一僧看到此，不由呆了一呆，他想不到祝三立竟会伤重至此，由此看来分明真元已伤。

就是以自己医术治疗，再加上他本身的功力，也怕非一二月不足见功了。

想到了对方，本来与此事毫无关系，全为自己情托，连番数次，受尽了苦难伤折，竟而落得如此下场，怎不令人内心惭疚？

当下默默地抱起了这位老友，禁不住滴下了两行老泪。

一个得道的高僧，是不轻易落泪的，由此也可知道他悲愤的程度了。

他把祝三立平平地放在刁斗顶上，然后伸出两只手来分按在祝三立左右双肩。

他此刻心情，异常激动，当时冷冷说道：“你要忍受一下痛苦，老衲自会救你的！”说完，他掌力向外一撤，祝三立睡着的身子，蓦地坐了起来，双目也霍地睁了开来。

涵一和尚忙道：“你要忍一忍！”说着两只手，微微抖动着，在每一个的抖动里，他都发出了两股内力，祝三立这时已明白了过来。

他牙关咬紧，不令自己发出一点声音，如此数十下后，他身子汗下如雨，只觉得眼耳鼻喉内传出如同火焰一般的热气。

老狸内心明白，老和尚是用他本身的内力，来助自己体力复元。可是他此刻体力虚弱已极，这种内力真元的奇热，他实是承受不住，忍到最后已软了下来。

老和尚见状，微微一呆。

他缓缓撤回双掌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体力太弱，现在还不宜多说，只管闭目养神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着慈眉一挑，却也泛出无限杀机。

祝三立忽然拉住了他一只手，道：“老和尚，去不得，那喇嘛的铜钹厉害！”

涵一和尚沉笑了一声道：“三立，这多年以来你看我怕过谁来，那喇嘛为恶宫廷，鱼肉苍生，老衲如何能容他，我如不剪除此人，才是佛门的罪过！”

祝三立讷讷道：“还有那……翡翠……梨……”

涵一和尚冷然一笑道：“这个你不用愁，我已来此，自不会空手而回的！”才说到此，忽然侧边一个人叱道：“什么人？”紧接着匹练也似的一道亮光，闪射了过来，一人飞纵上了刁斗，掌中一根亮银软鞭，兜直了，直向涵一和尚当头打了下来！这老和尚为了祝三立之事，已在愤怒的头上，见状嘿嘿一笑道：“施主，你讲打还差一点！”说着右臂向空一举，已操在来人的鞭梢之上。只见他向下轻轻一带，那人已连人带鞭，整个地栽了过来。

这人乃是一名外墙的护卫人员，武功虽有一点，可是在涵一和尚这种人的手下，他就显得太不自量力了。

当时只见他身子一翻，竟然飞起右腿，直向着涵一和尚心窝上踹去！

涵一和尚鼻中哼了一声，只见他右腕上那肥大的袖子，向外一翻，“呼”

的一声，袖沿过处，已扫在了他的足踝之上。这名护卫只觉得足踝上一阵麻痛，顿时就人事不省地昏死了过去！他手上那盏马灯，也摔在地上，闪闪地放着亮光。老和尚大袖一挥，灯光就熄灭了。他对祝三立道：“你只管在此闭目养神，不会再有人来干扰，我去去就来！”

老狸正想劝阻他，可是却也知道，他一经决定了的事情，是无法改变的，当下点了点头道：“老和尚你要小心！”涵一僧点了一下头，道：“不足挂心，我去了！”只见他双袖一分，就像一只燕子也似的，蓦地腾了出去，足足蹿出有七

八丈以外，然后轻如一片落叶也似的，落在了屋瓦之上。

这时西宫寂然，虽然后宫传出一些伶人的歌声和弄弦之声，只是那些声音听起来，更令人感到黯然神伤。

涵一和尚左右度量了一下，他身子毫不迟疑地腾空而起，却向一棵杨柳树上落去。

他身材高大，那袭僧衣在冷月之下，看起来就像一双白翼一般。就在树梢微微弹动之间，他身子第二次又腾了起来，如此，又向正面一座宫殿的楼角上落去！”

一个小太监方由走廊上过来，正巧被他看见了这种情形，不由吓得脸色一白，口中“哟”了一声，顿时就站住不动脚了。他口中自语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家伙！”

这时涵一和尚第四次腾起身子，直扑斜面宫室，这个小太监看清了是一个人，他不由大声嚷道：“不好了……有贼，快来人呀！”

这座宫殿名唤“侍勤殿”，素日乃是皇上读书的地方。两名锦衣卫张皇奔出，见状问道：“贼往何处？”小太监手指着对面殿上，道：“在那……往那边去了，我的妈，可真快！”

两名锦衣卫士，一名谢钊，一名侯镜波，都有很好的轻功绝技，连日来宫廷内屡次出事，他二人早已成了惊弓之鸟，弄得整日神不守舍。这时一听又闹了贼，俱是又怒又怕。当下二人顺着小太监所指之处，双双腾身纵起。

谢钊是向左，侯镜波往右，二人就像一双剪空的燕子，直向着侧面的“演武殿”上扑去。

顾名思义，这座演武殿正是天子及各王爷素日习武的地方，殿内占有极大的地势。那位身手空空的涵一和尚，早已在此等着他二位了。

他对付敌人的方法很怪，绝不回避，二人一上殿墙，已看见了他那高大的影子正立在演武场内，似乎正在等着二人。

谢钊向殿下一落，喝叱道：“贼子大胆！”陡地打出了一只瓦面透风镖，可是这只镖离着对方甚远，却见和尚用手一指，“当”一声，镖身已落了下来。

这时候侯镜波也落身而下，见状不由大吃一惊，他厉声叱道：“什么人？朋友你报个万儿吧！”

老和尚哈哈一笑道：“二位要是知趣些，还是快快回去睡觉的好，否则老衲手下却是无情！”

二人闻言不由怔了一下，互相望望。他们走近了一步，才看清了，对方果然是一个光头，而且身着僧衣，谢钊不由冷冷一笑道：“出家人也如此不守法规，午夜入宫，你意欲何为？”涵一和尚朗声一笑，道：“你二人不必多管，快快回去的好！”谢钊尚未出言，那侯镜波已一声冷笑，猛地扑了过

来，只见他右腕向外一翻，掌中一口长剑，直向涵一和尚面门之上点去。

老和尚咧嘴一笑，只见他一颗头向后一缩，侯镜波的宝剑点出去尚未及缩回。涵一和尚倏一张嘴，只听得“叮”的一声，那口剑已被他衔在口中。

侯镜波外号人称“三才剑”，宝剑上是有过人功夫的，却未曾想到，一出手竟落得如此。

那个老和尚竟然以口中的牙齿，咬住了他的利刃，不由使得他打了一个冷战，手顿时就松了。

涵一僧“波”地向外一吐，那口剑狂喷了出去，足足飞出了五六丈，笃的一声，戳在一截树干之上。

侯镜波吓得一呆，口中叫了声：“不好！”他猛然转身就跑，可是在他身子将转，还未转过来的瞬息间，涵一和尚已带起了一阵冷风，猛扑到了他的身边。

侯镜波一声冷笑，他双手向当中一合，霍地用“观音拜佛”式，双掌直劈出去，直取老和尚前胸。

涵一和尚口中轻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只见他双腕向外一分，正双双拿住了对方的穴脉之上，遂见他轻轻向外一送，道：“躺下休息一会吧！”侯镜波“哐当”的一声四脚朝天就倒了下来，顿时不省人事。

另一边的谢钊，见状大吃一惊。他二话不说，转身就纵。

可是他身子方腾起一半，只觉得头顶上“呼”地刮过了一股疾风。谢钊身子向下一落，才看清那个高大的老和尚正自满面怒容地站在己面前。

谢钊不由吓得面色一白，此人外号“展翅鹏”，是因为他双臂上有极深的功力。这时老和尚和他站的距离较近，谢钊情急之下，右腕霍地向外一翻，使出了“铁臂弓胎”的硬功夫，直向着老和尚右面肋骨之上崩去。

涵一和尚见状嘿嘿一笑，只见他大袖向外一翻，“呼”地刮来了一股绝大的风力！

谢钊在此风力之下，竟自站身不住，身子一晃，向后就倒，老和尚中指向外一挑。只听得“嘶”一声，正点在了谢钊心窝之上。

谢钊就和他那个同伴一样，“通”的一声，就倒了下去。

涵一和尚举手之间，制服了这两个大内卫士，他身子却少不停，如同一阵狂风似的，已卷上了梁殿。就在他身子方自伏下，却有三四条疾劲的影子，由“演武殿”外翻了进来，匆匆由眼前驰了进去。

涵一僧看到此，不由低低念了一声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看来今夜老衲不开杀戒是不行了！”他本意直扑“神殿”去结束那西方野佛上元吉太的，可是眼前风声已紧，他却必须先办事要紧！

所谓“办事”，乃是去盗取那个翡翠梨，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！

他由演武殿梁上轻轻飘身而下，却见由西边墙上窜过了一条人影，老和尚有意要他看见自己的影子。

他轻轻的一晃身子，转身就跑。果然来人被他吸引住了，只听得那人低叱了声：“什么人？打！”“哧”一声，飞来了一股尖风。

老和尚身子向前一伏，右手顺势向后一操，已把打来的暗器接在了手中，乃是一枚足有一尺长短的丧门钉！可是他这种动作，做得极为巧妙，绝不使对方看出一些破绽，紧接着他口中“哎哟”了一声，“噗”的一声，倒在地上。

他身后那名锦衣卫士，见状不由大喜，一声朗笑道：“如此脓包，也敢

来此胡闹？”说着足下加劲，“嗖嗖”一连两个起落，已扑到了涵一和尚的身后。当时正要伸手向他背上抓去，那睡着的和尚，忽然一个转身，右手向外一探，已抓在了锦衣卫士的手腕子上，那锦衣卫士大吃了一惊，不容他开口出声，和尚右肘向前一曲，已把这人的一只手弯了过来。他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想活，就不许出声！”

这卫士不禁打了一个冷战，抖声道：“你是谁？”涵一僧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不要管，我问你，有一个日本人进贡的东西，放在何处？快说。”说着右肘微微上弯，那卫士不禁痛得牙关咬紧道：“哎哟……和尚你不要胡来，我……说就是！”他一面哎哟着，一面伸手向着外面指道：“藏……在……翠……微宫，哟，可是要断了，和尚你不要作孽！”

涵一和尚思忖着他大概不会说谎，袖角一拂，也把这人给点了穴了。他此刻丝毫不敢迟疑，身形有如兔起鹘落一般，霎时间，已扑到了翠微宫前。

立在门前的几个卫士，什么也没看清，只好像看见一个影子一闪，当他们定神看时，什么风惊草动都没有！可是这时候，涵一和尚却已悄悄来到了翠微宫的宫墙之内，只见走廊道上，悬有一串为数约在百盏以上的宫灯。在每一个廊门前面，都站着一个小太监，手持拂尘，在那里守着夜。

涵一和尚在一头石狮子后面站住身子，向外打量了一下，只见翠微宫外，宫灯辉煌，大概他们已知道有人进宫，此刻抽调了不少的人。

这些人，在一群锦衣卫的指挥下，各占要角，弓上弦，刀出鞘如临大敌一般。

只是，他们都不知道，敌人早已进了翠微宫。

涵一和尚把眼前形势略一打量，足下一弹，已上了殿瓦之上，在琉璃瓦上，他就像是一个飘浮的鬼影子一般，接连几个纵身，已扑出了这一条廊苑，来到了第二进院落中。

这是皇帝的御花园，在淡淡的月光和几盏琉璃宫灯映衬之下，看起来有如琼瑶世界一般，扑鼻的花香，更不禁令人神清智爽。

在一个月亮洞门前，有两个白衣太监，各自坐在一张藤椅上打着盹。

涵一僧运用巧妙的身法，一阵风也似地飘了过去。可是，当他身子方自站定，却见一名黄袍卫士，正由走廊疾行过来，二人正好照了个面。

这时候，老和尚再想藏身已来不及。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，右掌向外一推，送出了绝大的一股风力，直向这卫士面上打去。

这名黄衣卫士，姓楚名少阳，号称“金刚指”，乃是锦衣卫统领，有实授的二品顶戴。此人武功极高是宫内七大高手之一。

因为翠微宫，是天子常下榻的地方，所以他差不多每夜都要来亲自巡视一番。迎面而来的这个和尚，不禁吓了他一跳。

涵一僧掌风向外一推，楚少阳身形霍地向后一斜，那股劲风扫面而过。

金刚指楚少阳口中一声不哼，只见他二脚在地面上猛然一弹，竟以一双宫靴的靴尖，向老和尚双瞳上点去。

涵一僧不由吃了一惊，行家一伸手，就知有没有，这位大内卫士楚少阳一动上手，老和尚已知他武功得有真传，不敢对他十分大意。

楚少阳双足方到，涵一僧袖边忽然抡起，反向他双足之上削了过去。

金刚指就空一折，改用双手，向着涵一和尚双肩之上按了下去，可是涵一和尚早已防他有此一手。

此时此刻，他也不敢恋战！当下右手一打问讯，容得楚少阳双手临近，

这老和尚右掌平着向外一伸一翻，金刚指楚少阳，就觉眼前一阵发黑，当胸就好像中了一记千斤石碑也似。当时“噢”了一声，身子弹起了足有七八尺高下，“扑通”的一声又摔了下来，顿时就岔了气。

涵一和尚把他向一旁花树中拉过去，抬头向前一望，隐隐见百十丈外，也就是花园的另一头，耸立着一所玉砖矮楼。楼前悬有一方白玉匾，其上写着“荷珠楼”，正有两个宫女，手捧着一样玉器向楼前行去。

涵一僧不由暗中点了点头，心忖道：这大概不会错了。

当下在暗影中，一路追随着这两个宫女，直行楼前。“荷珠楼”前，立着两个小太监，其中之一，高声道：“什么事情？哪一宫的？”

二宫女立定脚步，前行那个宫女娇声道：“娘娘赏玩过了，叫把这一对玉炉归楼！”

小太监看了二人一眼道：“候着！”说着转身入内，须臾出来一个白发皤然的老太监，这老太监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掌灯！”

小太监把灯笼挑得高高的，这老太监由二女手中接过了玉器，在灯下细看了半天，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娘娘还有别的吩咐么？”

宫女点了点头：“娘娘要看那日本人送来的翡翠梨，请公公借上一观。”

老太监怔了一下道：“哟，这可是圣上喜爱的东西……只怕……”

二女一笑道：“我们知道，这里有皇上的亲笔，公公你拿去看看就知道了！”

老太监接过了圣批，跪下一条腿来，掌灯的小太监也跪了下来，在灯下，那位老太监拆视了皇帝的手谕，磕了个头才站起来，道：“不错，你二人来一个跟我进去！”

为首那个宫女就跟着老太监进内，涵一和尚不由心中大喜，想不到天下竟会有这么凑巧的事，幸亏自己来得是时候，否则容那宫女拿去，自己就是翻遍了荷珠楼，也是找不到翡翠梨。

他在树下，等了约半盏茶的时间，才见荷珠楼内灯光重现，老太监同着那个宫女又行了出来。

涵一僧本想容那两个宫女别后再下手，可是转念一想，如此一来，可就要害苦了这一双宫女了，不如就此下手，有意叫那老太监看见的好！想到此，就见那老太监捧着一个缎盒，对宫女含笑说道：“小心哪，可别给摔了！”说着正要把手上的盒子递过去，就在此时，涵一和尚忽地腾身而出。只见他双袖蓦地向外一展，巨大的风力，使得两个小太监一齐栽倒在地，手中的灯笼也灭了。

老太监哎呀道：“不好快来人……”说着正要转身回楼，涵一和尚已闪身来到了他面前，只见他右手向外一探，已把老太监手上的锦盒抢到了手中。紧跟着他双袖一分，犹如一只凌霄大雁也似的，腾空而起，只一闪，已不见踪影。

可笑这个老太监和两个宫女，竟连来人是什么样子，都没有看清楚，东西就糊里糊涂地丢了。

涵一和尚手持着翡翠梨，一路兔起鹘落出了翠微宫，这时宫内已得了消息，乱七八糟地叫嚷成一片。老和尚扑出了后宫，将那翡翠梨藏在身上，耳闻得身后乱器成一片。

他身子方自拨上了一堵空花的围墙，突听得破竹也似的一声狂笑道：“好个秃驴，杀了我的人，你还想跑么？”涵一僧循声望去，就见一个高大的红

衣喇嘛，迎面而来，他身后跟着几个卫士，也都是持有兵刃。

涵一僧立刻就知道，这个大喇嘛，必定是西方野佛上元吉太了，自己正要寻他，却不想他竟然送上门来，当下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那边来的可是西方野僧么，你家佛爷正是来超渡你这个野佛来的，来！来！来！”说着转身就逃。

西方野佛暴怒地吼了一声：“秃驴，看看我们谁渡谁？”他足下连点，偌大的身子，就像是狂风里的一片绛云，起落间，已追到涵一和尚身后。

涵一和尚足下有意放得很慢，容他追近，二人已来到了荒僻的宫院，眼前是广大的一片花圃。

西方野佛已追到了涵一僧身后，这个老喇嘛，狞笑了一声道：“秃驴，我送你上西天吧！”说着双掌向当中一合，倏地向外一推，“哧”地劈出一股掌力，直向着涵一和尚背心上击去。

西方野佛这式双撞掌，暗含着“混元一气劈空掌”的内力在其中，掌发出之后，内力盎然。可是前行的那个老和尚，口中呵呵一笑，道：“来得好！”只见他霍地一个回身，双掌向外一抖，“拍”的一声，西方野佛肥大的身子，竟自通通通一连后退了三大步，才拿桩站稳。

他不由吓得一怔，面色一沉，道：“秃驴，你报上名来，你家法王好送你上西天！”

涵一和尚呵呵一笑，道：“西方野佛，你身为出家人，居然多行不义，毒善荼良，更是罪加一等，老衲今夜是放不过你了！”

上元吉太后退了一步，冷笑道：“和尚你何人？”

老和尚双手合十，口念佛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你要问老衲的法号，自是不便隐瞒，只是老衲说出来，你也就活不成！”

西方野佛狂笑一声！道：“笑话，秃驴，你是自寻死路！”说着双手向后衣内一探，已摸出了一对铜钹来。

涵一和尚看了一眼，不由冷冷笑道：“番僧小术，能奈我何？老喇嘛，你不信试试，看看能奈我何？”

西方野佛满脸杀机，他狞笑道：“本法王夺命三钹，鬼神不当，你这秃驴，又能有多大道行？竟敢口发狂言？”说着足下向侧一迈，于旋动之间，“当”地敲了一声。

涵一僧双手合十，呵呵一笑。

西方野佛不由微微一呆，他身子向旁一闪，第二次又敲了一声。这一声铜钹，回荡起极为悠长的音波，似乎能把一个人的幽魂都要荡出躯壳。可是涵一和尚仍然不为所动，他仍是双手合十，微微发笑，上元吉太怒啸了一声，道：“贼和尚，你倒下吧！”说着右手铜钹“当啷啷”第三次敲动，四周的花树，在音浪里，都为之微微颤抖。

可是涵一僧俨然如老僧入定，丝毫不为所动，他口中长长地念道：“无量佛——善哉！善哉！野喇嘛，你还有什么看家的本领，尽量施展出来，看看行不行？”

上元吉太见自己夺命三钹，居然不能取胜，不禁面色一变，锐气大减！

他紧咬钢牙手中铜钹连连一阵敲动。那种悠长的鸣韵，震耳欲聋，荡人心魄！

涵一僧不由连连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”他仍是面带笑容，似乎这钹声，非但没有陷他于困境，却给了他无穷快感。

西方野佛见状忽然发怒，骂道：“赤木里西！”猛地扑上来，手中的钹棒，权作兵器，照着涵一和尚当头猛打了下来。

涵一僧一声冷笑道：“无耻之徒！”大袖倏地一翻，肥大的袖面，卷起了一股莫大的劲风，西方野佛的金钹棒竟被它一卷而入袖内。随着和尚的卷式向外一翻，“呼”一声，这枚钹棒，忽悠悠地飞上了半天，落得不知踪影。

上元吉太大惊之下，左手金钹，施出了一招“回身反打”，直向和尚秃顶上打去。可是涵一和尚，轻叱了声：“去！”只见他那瘦长的五指，向空中一抓一送，只听得“嗡”的一声，那面金钹，竟飞上了半天，西方野佛持钹的那只手，因为持钹太紧，竟自皮开肉绽，淌出了鲜血。

他这才知道厉害，那双大环眼蓦地一翻，狂笑道：“秃驴，暂容你猖狂些时，法王去也！”说着双袖一拂，猛然纵起身子，往后就跑。他身子方纵出了数丈，向下一落，涵一和尚，却已先到了他的面前。

西方野佛右掌一沉“嘿”一声，用“一掌蓬”的内家掌力，直劈了出去。

涵一和尚知道他是情急拼命，这一掌自是可观。他呵呵一笑，右手大袖向外一卷。

西方野佛就觉得掌势忽地一歪，他本是对着和尚前胸打的，不知怎么，这一掌却歪向了一旁，打中了一棵大梨树。只听得“克察”一声，那棵梨树，竟一折为二，西方野佛大吼了一声，他猛地转过了身子，第二次发出掌力。

这一掌，形同是一根风柱也似的，只听得“呼”的一声，老和尚身躯一转，这一掌又打了个空。

西方野佛第三次向下一刹腰，双掌齐出，不过是一上一下，掌风疾劲，有如排山倒海也似。可是涵一和尚身子微微跳起来，正处于上下的掌力之中，依然是丝毫也没有伤着。

西方野佛收回双掌，讷讷道：“老和尚，你法号怎么称呼？佛爷算是服了你了！”

老和尚口念佛号道：“老衲法号涵一，今夜是慈悲你这个老喇嘛来了！”

西方野佛口中“哦——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就是朝阳寺的涵一和尚？”

涵一僧微笑道：“老衲对于你这个喇嘛也是久仰了！”

西方野佛退后一步，道：“我今天已是皇帝的护法大师，和尚你莫非不知道么？我劝你还是快快离去的好！”

涵一僧呵呵大笑道：“老衲来时，已发下宏愿，不超渡了你这个喇嘛，誓不离宫。”

西方野佛呵呵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是做梦！”说着左右看了一眼，忽地腾身就退！可是涵一和尚，早已防到了他有此一手，当时右手平出向外一伸，上元吉太仿佛觉得眼前一黑。他忙缩肘回身，却正迎了老和尚一个满怀。

这位当今第一奇僧，一身内外功夫，真是出神入化，只见他双手向外一分。

西方野佛自知不妙，他猛地向后一倒，双足用力一踹，平窜而去。可是涵一和尚的两只手，已搭在了他的两处肋骨之上，他略微用了几分劲，向当中一挤。这位夙有“金身罗汉”之称的老喇嘛在这个时候，身子竟好像豆腐也似的软。只见他脸色一发白，足下踉跄出五六步以外，一只手向胸前一抵，“嗨”地喷出了一股浓血。他哪里再能在此多留，当时忍着重伤，用力地向外一纵。西方野佛的身子，这时已不听他使唤了。他勉强地踉出几步，差点摔倒在地。当时正要奋起，涵一和尚的双手，已搭在了他的两肩之上，西方

野佛面色灰白地道：“和尚，你……要……怎么样？”

涵一和尚微微一笑道：“你所以胆敢为恶，主要是仗着你有些功夫，今日我就先把你这一身功夫废了再说！”

西方野佛身子颤抖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你……”他身子用力一挺，可是无论如何，竟是站不起来。老和尚力道透指，冷笑了一声，只见他双手一抖，内力陡然贯入。

西方野佛立时就觉得腰背上两处一阵发冷，不由“啊呀”叫了一声。

涵一和尚却已风也似的，闪在一边。微微冷笑道：“你功夫已失，老衲看你还是回去吧！”

西方野佛听言呆了呆，道：“老和尚……你说的是……真的？”

涵一和尚呵呵笑道：“出家人不打诳语，老喇嘛你自己试试看吧！”说着双袖一分，已蹿上了一块假山石，紧接着再一刹腰，已自无影无踪！

不言西方野佛在此伤心、悔叹，却道这涵一僧展开身法，兔起鹘落，一刹时，已遁出宫院。

这时整个的内院，已全部惊动了。不过他们因为怕惊了圣驾，所以只是在私底下忙乱，却不能发出很大的声音。

一队御林军，已调进了宫院，匹练也似的灯光，漫窜地搜索着。只是涵一和尚这种敏捷的身法，却令他们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根本是无从捉起。因此他也就很方便地闯出了宫院，到了墙边的刁斗之上。

他以“一鹤冲天”的轻功绝技，拔到了那刁斗上，老狸祝三立，这时正自靠壁而坐。

他睁开了眼睛道：“和尚来了？”

涵一和尚一伏身子把他挟了起来，他忙道：“不行，我只怕还不能大动……”

老和尚微微叹道：“我知道你是受了苦，可是此时不走，过后就越发难走。”才说到此，就听得足下有人高叱道：“上面是什么人？”

三四道孔明灯一齐照了上来，老和尚哈哈一笑，只见他云履微点，已如同一股青烟也似地拔了起来，直向着宫墙之上落去！

这时墙内外，早已布满了军队，只闻得一声令下，箭矢就像是雨点也似地射了过来！

涵一和尚这时一手挟人，另一只手，向外用力的一挥动，来犯的箭矢，全被打落在地。

箭雨之下，两个杏黄色箭袄的锦衣卫士，双双扑了过来。两个人，每人手上拿着一支虎头钩，在墙上一落，各人向上一举钩，亮开了架势。

左面那人喝了声：“切！”双钩一压，直向涵一和尚腹下猛切了过来。

涵一僧单足一迈，已由二人头上掠了过去，直向墙外飘去，可是早已被众多的官兵站满了。

老和尚向下一落，那些官兵本能地让开了一块地方，紧随着又拥了上来。

涵一和尚哈哈一笑道：“你们还不让开？”他虽不愿无故伤人，但手下却也是不停。大袖拂处，前排的官兵首当其冲，一个个翻身栽倒，摔了个鼻青眼肿。

这时墙上那一对黄衣锦卫，又跟踪而到。左面那人，一领虎头钩，道了声：“卷！”双钩一碰，发出了“呛”的一声，然后倏地向外一翻，直向着

涵一和尚双肩上削去！

涵一和尚不由皱了一下眉，他自伤了西方野佛后，深感自己出家人，不应多造杀孽，所以尽量避免再去伤人，此时看来，这一对黄衣人，竟是死缠着自己不放。

两个人，动手的家数，有异于一般，也不知师承何派！

他们动手时叱出的一字诀，甚多微妙，不由怒目向二人望去。

这时，随着这一声“卷”，两只虎头钩同时向外一翻，交叉着向老和尚胸前卷来！

涵一僧双掌向外一“推”，“哧”的一声，劈出一股内力，可是黄衣锦卫中又有一人叱道：“刹！”双钩一翻，趁风破势，直向着涵一头顶之上刹了下来，原来二人身手一致，动手过招，全听命一人口发“一字诀”！倒也别致。

涵一和尚认清了二人路数，当时腰身向下一塌，二人双钩袭到，他霍地向外一翻，掌向外撤出，向外猛地一翻，叱了一声：“开！”

果然二人随之又叱了一声：“分！”于是正着了涵一的这道咒，双掌向外左右一分，正中在二黄衣人背心之上。

涵一僧不忍下手杀害二人，掌心上只用了一成内力，尽管如此，这两个人已受不了啦！只见二人各自狂叫了一声，踉出数步之外，倒在地上，手上的虎头钩，双双出手。

四个官兵，忙自把二人扶起，二人俱已昏死了过去，不省人事。

涵一和尚不愿在此多所停留，当下长啸一声，只见他足尖一点，单手一挥，蓦地拔了起来，于乱箭中，已消逝无踪！

## 第十六章 自古难逃三界外

杭州虎跑寺，开光大典。

这时，正是灯火辉煌，铭经颂典的时候。

掌教方丈风火禅师，礼毕之后，正在为一俗家弟子，行皈依法典。

只见火烛高燃，香烟飘渺，大殿内鸦雀无声。

白发白眉的风火禅师，步上主坛，双手合十，低念了一声佛号，道：“善士匡飞何在？”

一名弟子打了一个稽首，转回身去，不久，即带上了一名长身黄衣的汉子。

这汉子面色庄肃，唇上留着两撇小小的黑胡子，十分矫健。他行走到殿内，对着风火禅师合十一拜道：“弟子心如古井，此心已定，尚请老禅师开恩，为我剃度从佛！”

风火禅师白眉微皱，道：“匡施主，家有家法，佛有佛规，你居心诚厚，多日以来老衲已有所见……”

说着翻开缘簿看了看，道：“匡檀樾，你布施五千金以从心愿，为数是太多了……本座只能领受千两，其余四千两代你保管，日后你离寺之时，自当发还！”

匡飞欠身合十道：“弟子既舍身从佛，要钱何用？老禅师还是收下，以作善用吧！”

风火禅师面色冷冰地摇头苦笑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老衲怎能受你这多银子？”

匡飞只得叹道：“既如此，弟子不敢勉强，日后弟子再捐赠别的寺院，也是一样，只愿方丈允我剃度从佛！”

风火禅师一双细目慢慢睁开来，在匡飞身上，上上下下地看了一遍，道：“本寺自开寺以来，一向是慎于收徒，并非是说本寺佛法较他寺高奥，实在这其中有个道理！”

匡飞双手合十道：“愿听其详！”

老方丈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施主，你先坐下吧！”

匡飞拜了一下，转坐一边，风火禅师叹了一口气，于是道：“施主，你可知道有一个佛门不肖，号称晓月禅师的人么？”

匡飞点了点头，惊讶道：“是不是在华山被五僧火焚的那位晓月和尚？”

风火禅师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此人，说起来，这晓月正是本座的大师兄！”

匡飞不由得愕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风火禅师晒然道：“这晓月禅师，昔日也是半路出家，因先师爱他一身功力，为人诚恳，才破格为他剃度，收为门下，不意日后，竟成佛门败类！”

说到此，双手合十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这话从何说起啊！”

匡飞不由立起身来，合十道：“方丈此言，莫非对弟子向佛之心，不能信任不成？”

风火禅师呵呵笑道：“施主不必多心，本座不过是把本门规矩说与你闻，要是施主心有不诚，老衲也就不必与你费这一番口舌了！”

匡飞点了点头喜道：“弟子请求即刻剃去头上三千烦恼丝，以从夙愿，尚请方丈慈悲！”

风火禅师微微一笑，摇头道：“不可以，剃度乃是最后一步，落发之后，就无从反悔了，老衲见你不多日来，向佛虽专，但眉心常结，必有未了心愿！”说到这里，正色说道：“匡施主，你知道，一入佛门，落发后就反悔不得的！”

匡飞点头道：“这是自然，方丈请放宽心……”才说到此，风火禅师摇了摇头，微笑道：“这是寺里的规矩，匡施主虽布施巨银，却也不便坏了规矩！”

匡飞只得叹了一口气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弟子心似古井，早已无波，真恨不能登净土，方丈你忍心拒弟子于千里之外么？”风火禅师双手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匡施主此言就错了，夫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施主虽是万分诚坦，却也不能在数日内了却心愿，因此……”

他点了点头又道：“施主如愿屈就，可暂时寄身在本寺达摩院，以一年时间带发修行，以观心意如何，匡施主，老衲所以如此，是经过深思的，你意如何？”

匡飞思忖了片刻，满面戚容道：“方丈法谕，弟子焉能不遵？”

只是……”

风火禅师念了一声佛号道：“修行主诚，何在头上青丝，短短一年，转瞬即过，至时你如真是心无二念，那时老衲定必亲自佛前上香，为你落发便了！”说着顾视前面僧列道：“法本，你带这位师兄，入居达摩院去吧！”说着双手合十，自位上站起，众僧各自礼拜了一下，纷纷散开！

那位法本和尚，岁数不大，生得眉清目秀，一看聪颖端慧，匡飞见他一双太阳穴微微隆起，便知道他必精于武功。

这时这位法本和尚，走到他面前，双手合十道：“匡师兄请随小僧入居达摩院吧！”

匡飞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，小师兄请多关照！”

法本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师兄不必客气，请！”说着转身前行，匡飞随后跟上，二人一前一后，踱出了大殿，穿过了经堂和寺院，步入一古朴的偏殿。

还未到达殿前，匡飞远远地就看见在白的墙土上，悬有一方大匾，写有“达摩院”三个大字！

白粉墙上，更用彩笔画着十八罗汉的神像，气势雄伟，栩栩如生。

这时别处寺院，多已归于沉静，唯独达摩院内，灯火仍然通明。

二人再走过些，便可闻得墙内一片棍棒相击之声。

匡飞不由止步，惊道：“小师兄，里面是在习武么？”

法本小僧点头笑道：“达摩院乃是本寺传武健身之处，少林已有三百年武功传流，匡师兄少时一见就知了！”

匡飞点了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说着，继续前行，匡飞内心不禁甚为奇怪，暗忖道：方丈何故把我安置在这么一个地方呢？想着，心中一动，又忖道：“莫非他已看出来，我会武功，是一个江湖人物不成？”想到此，内心不禁深为担忧。

因为那时的佛门善地，是最忌讳收容身怀武功的人，因为身怀武技，而思出家之人，多是攀扯着恩仇因素，日后自不免有些麻烦！

所以匡飞进寺之后，始终不敢透露出自己会武功，也就是怕这位风火大师不敢收容！这时，他想不到，风火禅师竟会把自己送到这地方，心中自不免忐忑不安。

法本小和尚引导着他走进了达摩院，却见院内悬有十数盏明灯！这时正

有八九个和尚，光着上身紧扎着桩，正在院里演习梅花桩的功夫。

法本小和尚笑指着道：“师兄请看，这就是本门的功技之一！”

匡飞点了点头，顺其手指处望去，见是有十根短桩，深埋土内，按梅花式样作成数朵图样。

正有三个和尚，在桩上打扑纵跃。

匡飞注意他们的下盘，都颇有功夫。

小和尚带领着他，又转了一下，来到了一个沙场，见一个黑壮的头陀，正自教授“柏木桩”的功夫。

这种功夫，和梅花桩又不同了，前者是一种纯粹的内家硬功，后者却是扎下盘的功夫。

匡飞见那个头陀，一只右腿之上，满扎牛筋，看起来像是粗大了许多。这时几个小和尚把两根杯口粗细的柏木桩，插在地架之内，然后退开一边。那个黑壮的头陀，沉声道：“你们各位要注意洒家的腰，不要看洒家的腿，这就是这种功夫的诀窍！”说着只见他腰身向下一坐，右腿抄着地面“刷”的一腿扫出去。耳闻得“克察”的一声，那两根柏木桩，竟齐腰而断，一旁的小僧，皆鼓掌称妙！

法本小和尚望着匡飞笑道：“师兄看这位师父的功夫如何？”匡飞一挑拇指，道：“好！”法本微笑道：“比师兄如何？”匡飞怔了一下，道：“小师父真会取笑，我哪里会什么武功？”法本含笑点了点头道：“小僧不过是随便问问罢了！”

经此一问，匡飞也不敢再看下去。他微微笑道：“我有些累了，小师兄你还是带我到禅房内去休息一下吧！”

法本小僧点头道：“好！”他于是前行导路，穿过了一道长廊，来至一栋平瓦的禅房前，小和尚推开了一扇房门，跨步入内！

匡飞见内中漆黑，就把廊上的灯笼摘下，照着进房！谁知他脚步方自跨入一半，陡然见风门一开，那个法本小和尚，蓦地疾速转过身来。

这小和尚身法极快地已袭到匡飞身边，双手分左右向着匡飞两肋上插来。

匡飞立刻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了，他不由大叫了一声：“啊呀！”只见他手中的灯笼向外一抛，身子向后霍地一仰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摔倒在地。那法本小和尚双手，本已快按在他的肋上，见状反倒不好下手了，他怔了一下，双手合十，说道：“师兄受惊了，快快请起！”

匡飞摸着额头，道：“小师弟，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可把我吓煞了！”

法本和尚面色微红道：“小僧是试一试看师兄是不是真的不会武功，谁知师兄真的是一窍不通！”

匡飞不由暗道：“小小年纪，你的花样还不少呢！”

当下忙堆笑，道：“我说呢，哎呀小师弟呀，这种玩笑，以后还是少开的好，吓坏我了！”

法本小和尚一面扶起了他，道：“师兄，以后不会了，快请入内休息吧！”

匡飞进入禅房，见是一间十分简陋的房间，四墙的颜色，已成了半黑状，一张竹床之上，仅有草席一床，一边有一个蒲团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物，简陋得不像个样子。

小和尚点亮了油灯，从一张四方的凳子上，拿起一个瓦罐道：“我去与师兄淘水去！”说着转身而出，匡飞坐在床上，不由得长长吁了一口气，心

中暗想道：“真正的出家，果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……不过我心已死，志在必成！”想到此，不由暗笑风火方丈对自己这种试验，实在多余，他所以叫自己住在这烂房中，不过是想试试自己是否能吃得了苦头。

他不由冷冷一笑，暗中忖道：“这又算什么呢？”想着反倒十分心安地倒身在床，竹床发出吱吱喳喳之声，几乎都要倒了，吓得他忙又坐起来，当下弯身去弄好这张床。

这时小和尚端水进来，见状笑道：“师兄不曾睡过这种床吧？来，我来修！”说着由墙角找了半块砖头，在竹床架上用力砸几下，摇了摇还是喀喀作响。放下了砖头，他笑道：“不行，再砸可就要断了，师兄你先凑合着将就几天，我再去叫他们做新的！”匡飞笑道：“无妨，小师兄你休息去吧！”

法本小和尚又说了些别的，交待清楚后才离开。

匡飞待他去后，一个人想了一阵觉得眼前虽是带发修行，可是自己心意至诚，一年后也就可以从了心愿，也不必忧愁。他又想到了涵一和尚，此刻他不知是如何地发急，也许在到处找我，可是，他无论如何，也不会知道自己跑到杭州虎跑寺来了。

想到此，不禁十分得意。

他此刻思潮起伏不定，继而又想到了翠娘白姍，长青及芷苓，心中不禁有些难安。如此思索了半夜，还不能入睡。

毕竟出家是人生一件太大的事情，不能不慎重从事，他哪能够不思前想后一番呢？

那床上还有臭虫，不一会，被咬了一身的疤，只得坐起身来，点上灯火来捉臭虫。如此一来，这张床，他是不敢再睡。

侥幸一旁，有一张蒲团，匡飞不由大喜。

他本是内家好手，吐纳功夫早已登堂奥，只要静坐，终夜不眠算不得一回事。当下，就移上蒲团，静静地调息入定了过去。

几上的灯已被他拨得很小很小，发出豆大的一点光芒，匡飞起先调息，渐渐也就入定了过去。

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忽然一条高大的影子，来到了他的窗前。

现出一个高大清癯的老和尚的身形，他望着窗前，微微一笑，自语道：“你这是何苦？老衲就不信，你真的能当得了和尚？”说着右掌轻轻往外一推，两扇虚掩的窗户已被打开，老和尚轻轻点足跃进来。

他身着一身鹅黄色的肥大僧衣，身法之巧妙，真令人叹为观止，甚至连那盏油灯都不曾动一下。

昏暗的灯光之下，看起来，这个老和尚——涵一和尚，是那么精神抖擞，不过实在说起来，这一连几件事情，确实也忙了个不亦乐乎。

望着匡飞入定的样子，涵一和尚不由摇头一笑。他走上一步，隔空用二指，在他眉头上微微一点，倏地后退至门边。

匡飞不禁蓦地睁开了眸子，说道：“谁？”当他目光发现了门前这个人，不由呆了呆，道：“啊……是你……”

涵一和尚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找得你好苦！”

匡飞忙下了蒲团，打开门，左右看了一眼，转回头道：“你找我做甚？我已出家了！”

涵一僧摇了摇头道：“还不曾出家，你还没有落发！”

匡飞冷冷一笑道：“早晚会落发！”

涵一僧一笑道：“吾佛只渡有缘人，你根本不是佛门中人，勉强一时又有何益，快快随我去吧！”

匡飞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老和尚，你这是何苦？我出家与否，又关你何事？为何苦苦逼我？”

涵一和尚冷笑道：“人家逼我，我自然逼你！”

匡飞“啊”了一声道：“小声！”说着又去把两扇窗子关上，回过头来，皱眉道：“南洲兄，我二人交情不薄，我此番涉海远来故国，原打算投奔与你共参佛果！”说到此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想不到你竟拒我于千里之外，此刻我好不容易，投奔到了虎跑寺，并蒙风火老禅师收归门下，你这和尚何故又来此扰乱！”

他鼻中哼了一声，气愤道：“你是何居心呢？”

涵一和尚摇手道：“老朋友，你先不要气，你身世不净，红尘缘分未了，如何能出得家呢？”

匡飞呵呵一笑，道：“这就更不关你的事了，我甘愿如此！”

涵一僧摇头一笑道：“我却不要你如此。”

匡飞冷冷一笑道：“我倒要看你如何，莫非你还抬我走不成？”

涵一僧一笑道：“我才抬你不动呢，你既然不走，我自然另有办法。”

说着双手向窗上一推，开了窗户。

他一捞僧衣下摆，飞也似地上了对面瓦殿。只见他手舞足蹈地在瓦上高声吟哦道：“人生何方无去所，何故无缘恋青灯，风火和尚在哪里？还不出来么？”

匡飞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当时又怒又气，足下一点，猛地扑上对房，叱道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涵一僧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不为什么，你快快跟我走就算了，要不然我把你送官！”

匡飞不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也不知道他说些什么，反正他是用心不良。当下不由气得头上红筋暴跳，望着他猛扑过去。

涵一和尚身子一飘，到了另一殿上，哈哈笑道：“大胆的匡飞，你抢了老衲五千两银子跑到此处安身，莫非想完事不成？”

匡飞不由吓了一跳，又气又恨。当下由瓦面上揭下了一块瓦，抖手打了过去。

涵一和尚一转身，飞出数丈以外，这块殿瓦哗拉的一声，摔了一个粉碎。

涵一和尚大声嚷叫道：“老衲的五千两银子，乃是殿内的香火钱，你岂能骗了去？”

匡飞听他如此大声，不由连连顿足，道：“和尚，你好狠的心也！”可是涵一和尚却一声连一声地叫道：“这些银子，必定是交给了风火和尚了，你好趁机看他把银子放在何处，一举全偷了去，好毒的心，寄语风火和尚，你可不要上了他的当！”说着跃上一层墙，道：“匡飞乃是有名的飞贼，你们这群和尚，可要倒霉！”

匡飞听他愈说愈不像话，只气得面色如土。他大吼了一声道：“段南洲，我们不是朋友，是冤家对头了！”说着猛地腾身而起，双掌一上一下，照着涵一和尚身上就打。

涵一僧哈哈一笑，大袖一翻，已腾上了一边的寺墙。

这时寺内早已惊动，灯火人声乱成一片。

匡飞恨到极处，用力腾身而起，涵一僧嘻嘻一笑，小声道：“朋友，这一下，看看谁还要你！”说着哧的一笑，大袖一挥人已无踪！

匡飞不由吃了一惊，涵一和尚这种做法太厉害了，太妙了，匡飞虽早已识破他的用心，可是却没有想到他会说这些话。

当时恨得咬牙切齿，正要追上前去，忽然身后传出了一声冷笑道：“老衲早已知你来路不正，果然不错！”

匡飞叫了一声“苦也！”他猛然转过身来，果然屋角上立着一个皓首白眉的老和尚，细看之下，正是风火和尚。

这位老方丈，脸色很是不悦地道：“匡施主，你初来寺院，就这么不守法规，我如何还敢收你？请随我来！”说着飘身而下，匡飞又惊又气。

当下大声道：“老方丈，请听我说，你受了人家骗了！”说着忙自飘身追下来，一面道：“方丈请慢走，弟子有话！”

风火禅师呵呵一笑，说道：“匡飞，你不要把老衲看成三岁的小孩子，今夜一切，我都看见听见了，你已没有什么好说的了！”说着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老衲要是知道，这五千两银子是从朝阳寺偷来的，如何敢收呢？现在还算好！”

他点头笑道：“你的银子五千两，一个不少，现在都在老衲禅房内，你如数拿去吧！”说罢转头就走，匡飞暗骂道：“老秃贼害苦了我！”当时匆匆赶上道：“这银子，弟子是诚心施给庙中的！”

风火禅师哈哈笑道：“算了吧，杀了老衲，老衲也不敢要呀！”

匡飞微微怒道：“老方丈休得如此出口，银子，乃是弟子半生积蓄，莫非还有什么来路不正么？”

风火禅师这时已走到了他所居住的禅房，推门进内，匡飞跟踪入内道：“老师父，求你务必要收留我……唉！这话从何说起？”

风火和尚拨亮了灯，他那一张脸，气得通红。

当下匆匆打开了一个储柜，拿出了黄色的银包，重重地放在桌上道：“叻！这是你存在这里的四千两！”又打开了另一个柜子，由里面数出十大块银子，道：“这一千两，是你捐给本寺的，现在也退还给你，小寺虽穷，却不收这些无义之钱！”

说着苦笑了一下，讷讷道：“幸亏老衲明白得早，否则真要变成了佛门的罪人，时间不早你请走吧！”

匡飞这时面色铁青，牙关紧咬。知道自己再想在此，已是枉然，当下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想不到老方丈，你一个有道高僧，居然也不察虚实误听人言，我走自是无妨，你却不能不明白这件事！”

风火禅师哼道：“别人之话，或许造谣，朝阳寺的涵一老师父，乃老衲生平最钦佩的高人，他的话还会有错么？”说着又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罪过，罪过！”

匡飞见状，真是叫不迭的苦，他只得长长叹了一口气，收下了银子，站起身来道：“这附近还有别的寺院么？”

风火禅师忙道：“有！有，多的是，东边有灵隐寺，白象寺，西湖有追云，无相……镇江的金山寺更有名，你拿着这么多钱，他们都会收留你的！”

匡飞本来对他，还有几分敬仰，此刻见他这么说，顿是心存轻视。

这时就是叫他再留下来，他也不肯了，当时站起身来冷冷地道：“既然

如此，我就走了！”才说到此，进来一个老和尚，狠狠地看他一眼，对风火禅师道：“敬禀方丈，弟子已察过了，这位师弟，一共是踏坏了七十四块琉璃瓦，还劈坏了一扇窗子，折合银子要十两，还得雇工人才行。”

风火禅师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匡施主，这笔钱，你却要赔出来才行，小庙很穷，拿不出这一笔额外开支！”

匡飞简直气得哭笑不得，当下匆匆留下一锭二十两的银子，道：“这些总够吧！”

风火方丈弯腰道：“谢谢施主，太多了！”说着又开柜取出十两银子递过去，匡飞气道：“不必找了，就算我这几日吃住就是！”

老方丈一想，点头道：“不是施主提起，老衲倒忘了！”说着掏指算道：“一共是十天，一天一两，连吃带住，不多，不多，老衲愧收了！”

匡飞冷冷一笑道：“方才那个涵一和尚，莫非方丈认得么？”

风火禅师哎哟道：“怎么会不认识呢？他是我们佛门中有数的几个高僧之一，佛法无边，本事大极了！”又点头道：“他主持朝阳寺，香火盛极了，每天都能进百八十两银子呢！”

匡飞冷冷说道：“他既是佛法无边，本事大极了，我又怎能偷走他五千两银子？”

老方丈一怔，遂笑道：“这就知道了，反正老衲是听他亲口说的！”

匡飞狠狠地跺了一下脚道：“早晚有一天，我要把涵一秃驴的人头砍了下来泡酒喝！”

风火禅师怔了一下，似乎也有些害怕，当下咳了一声，忙道：“玉方，你快掌灯，送这位施主！”说着一笑道：“天可不早了，你要下山得早，或许能等着贩菜的马车，要不然施主你可要徒步走了！”

匡飞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很好，我走了！”这时又陆续进来了几个和尚，那个玉方老和尚打着灯笼，步出禅房道：“匡施主请！”

匡飞才一出步，就听得那风火老方丈，对他弟子嚷叫道：“还不去小心防守着，那个人是个飞贼，是一个专吃和尚的无赖！”

匡飞不由气得用力握住拳，真想回身去打他一顿，可是一想，也就算了。因为那么做，只有更把自己表现得像个贼……

他气得冷笑了一下，把玉方和尚手上的灯笼抢过来，道：“我自己会走，你不要送了！”

玉方怔了一下道：“好！好！也好，施主你认得路么？”

匡飞气得大步而去，也没有理他。他一路向寺外行去，不少的和尚都打着灯笼在院子里站着，对他指指点点谈论不已。

匡飞这一刹时，真恨不能有一个地洞叫自己钻进去，他一面低着头，一面狠声道：“老和尚，你害得我好苦！”

涵一和尚为了实践前言，于盗得翡翠梨之后，并不罢休，他尾随在那个看来决心要出家的匡飞身后，要把他从佛门内渡出来。然后，他要把他和那翡翠梨，一并交给翠娘母子，这样他才算是了了一桩心事。

这件事看起来简单，行起来可是不易，这个老和尚，虽是饱受挫折，却是死不灰心，可是，在另一面呢？

## 第十七章 不了恩怨补情天

在朝阳寺内的那个笠原一鹤，眼前却面临了另一项考验，只是他并不自知罢。

在涵一和尚离寺的这一段日子里，这个少年可以说是饱尝寂寞的痛苦，他那一腔江湖热血似乎有些难忍耐古佛青灯。

这些日子里，师父不在，合一师兄东去复命，偌大的庙寺里，虽是有数百名僧徒，可是在笠原一鹤看来，他们和自己是构不成任何关系的！

这一天，老狸祝三立来了，他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也似的，笠原一鹤恭敬地迎他进来，祝三立冷冷笑道：“我还能活着回来见你，可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老和尚害人不浅！”

笠原一鹤大惊问故，祝三立才把自己被宫中喇嘛所害，幸为涵一所救的一段经过说了一遍。

笠原一鹤问道：“那么师父呢？”

祝三立哼了一声道：“我老头子为你的事，几次亡魂，现在差一点死了，见了面你连一个谢字都没有，一张口就问你秃驴师父，真正气死我了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面色一红，道：“师叔你要不要紧？”

祝三立望着他，不由“噗嗤”一笑，道：“你这孩子，现买现卖那还能行？告诉你吧，你那老鬼师父死不了，他是找你爸爸去了，你爹也怪，好好的侠客不做，有妻有子哪样不好，却要跑到中国来做他娘的哪门子和尚，你说怪不怪？”

笠原一鹤苦笑道：“父亲是一个想得开的人，他必定有难言之隐！”

祝三立呵呵一笑，道：“算了，你父子是一个窑子里烧出来的，有老的就有小的！”说着眯缝着眸子，上下打量他道：“我说小和尚你是真心想要当和尚吗？”

笠原一鹤双手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出家岂有作耍的道理，师叔真会取笑。”

祝三立含笑点头道：“你现在还没有落发，还不算是和尚，后悔还来得及，我看你还是好好想想！”

笠原一鹤频频摇头，说道：“我已经想好了，等师父返后，我就正式落发皈依三宝！”

祝三立摸着他那一缕山羊胡子，微微笑道：“你看现在在外面，春光明媚，鸟语花香，你师父师兄都不在，你闷在庙里，也不是个办法！”

笠原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师父不在有什么办法？……我也是闷得很！”

祝三立嘻嘻一笑道：“我此刻有事，要往四川一行，很快就可回来，你不如跟我走一趟可好？”

笠原不由一喜，可是立刻又皱了一下眉道：“好是好，只怕师父转回……”

祝三立呵呵一笑道：“你放心好了，这一次老和尚授权给我，要我带你散散心的，你大可放心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立时笑道：“我们何时动身，四川很远吧。”

祝三立含笑点了点头道：“远是远，但是一个好地方，汉刘备称皇帝的地方，境内峨嵋青城，更是一时之盛！”

笠原一鹤想了想，道：“那我们何时走？”

祝三立笑道：“就今天吧，你去准备一下应用的东西，我去看看牲口去！”

笠原一鹤本不大喜欢同着这位师叔出门的。只是他在庙里实在太闷了，既然师父托他照顾自己，何妨跟他出去走走，总比闲着好。

他有了这种心意，于是就和祝三立各乘一匹马，出寺而去！中原这个地方，对他来说，实在是太陌生了。

这一路之上，晓行夜宿，全由祝三立负责，他只是沿途赏玩着，倒也是逍遥自在！

这一日，船行长江，好像已入了川省了。笠原一鹤在船头上站着，观赏着两岸的风景，见那些货船，逆水行着，十分吃力，由十数个拖夫，牵着极长的绳，在沙岸上用力地拉着。这些人，头上全是缠着白布，哼哟，唉哟，叫得甚为带劲。他内心不禁忖道：“这些人也太苦了，似如此拉法，真个是应上了‘舟行一尺水，皆汗也’那句话了。”

他心中正自感慨的当儿，却听得祝三立的声音，在船内道：“你进来，我有话对你说！”

笠原一鹤应声而入，却见祝三立坐在一张竹椅上，眯着细目笑道：“孩子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一个人处身于世，首先应注重些什么？”

笠原一鹤一怔道：“师叔问这些做什么？”

祝三立嘿嘿一笑道：“自然是有原因了，我问你，如果一个人知恩不报该当何罪？”

笠原一鹤冷冷一笑道：“师叔，你莫非是在说我不成？”老狸祝三立点头一笑道：“不错，你真聪明！”

笠原一鹤呆了一下道：“师叔，你老人家的话，我不大懂！”

祝三立比了一下手式道：“我不说，你自然是懂，我一说你就明白了，你坐下来！”

笠原一鹤奇怪地坐了下来，祝三立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孩子，你那些东西能够如数找回来，全归功于那位徐小昭姑娘，你可知道？”

这句话说着笠原一鹤不由一怔，祝三立一笑道：“老实告诉你吧，那位徐姑娘因为把东西给了你之后，如今已得罪了她的父亲，你是一个大丈夫，岂能要一个女人背难抵罪之理？”

笠原一鹤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是他父女自作自受，又与我何相干？”

祝三立怔了一下，他一只手摸了一下胡子，冷冷笑道：“就听你这一句，也就知道你这孩子也太寡情了。”说到此，气得长叹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实在告诉你吧，那徐姑娘已洗心革面，作好人了，她因为把那箱东西交还与我，迁避到了他舅舅家里，如今消息外传，那‘短命无常’徐雷，已然找了去了。”

笠原一鹤闻言倒不禁吃了一惊，他低头想了想，未说什么，祝三立望望他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如今打算如何？”

笠原一鹤不由面色通红，尴尬地道：“师叔之意……又该怎么好？”

祝三立一双眸子，在他面上细看一下，心里有数，当时内心暗笑道：“我还当你真是铁石心肠，无动于衷呢？”心里如此忖着，不由冷冷的一哼说，道：“徐雷老儿，一向是手狠心毒的，他已知道女儿出卖了他，只怕非置其于死地不可！”

笠原一鹤闻言不由蓦地由位子上站起来，当下极为气愤地道：“他自己作出如此卑鄙的事情，居然还有脸怨他女儿，真正无耻！”

老狸发出一声狂笑，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你又该怎么样呢？”

笠原一鹤用力地在船板上击了一下道：“我们去助那姑娘一臂之力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祝三立双手连摇，道：“这当中可没有我什么事，我不愿再搅这种浑水了，你一个人看着办吧！”

笠原一鹤冷冷道：“既已如此，师叔何必提起呢？”

祝三立奸猾的一笑，道：“我只是带你来此，俗谓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这件事，我只能出主意，却要你自己来做，你只管放心好了，没什么大不了，吃不消的时候，我这个师叔再给你帮着也不晚！”

笠原一鹤面色不禁又是一红，道：“这件事师父可知道？”

祝三立摇头笑道：“你做事，只要行得正，坐得稳，干嘛事事都要请教师父，你这孩子真没出息！”说着笠原一鹤不由脸又红了，他长长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师叔，你不明白，她是一个姑娘家……我如今已是一个出家人，只怕……”

祝三立摇头笑道：“你现在还不是和尚，要真出了家，这个闲事我也就不叫你管了。”说着神秘的一笑，似有弦外之音，只是难以令人猜测。

笠原一鹤自那一日在船上见过徐小昭，已留下了极为鲜明的印象。

此刻听说小昭有难，再一追想她还宝的情意，一颗铁石心肠，立刻也就软了下来。

现在祝三立在一边为他出计壮胆，笠原一鹤是一血气方刚的少年，又怎会有所惧怕，当时立刻就心活了。

他挺了一下身子，大声道：“师叔不要笑我，我笠原一鹤也不是怕死贪生的人，这一次师叔为我的事，尚且累遭危险，莫非我还在乎什么？”

他冷冷一笑道：“师叔只要把那徐姑娘的住处告诉我，我自会设法保护她的安全就是！”

祝三立拍了一下大腿，道：“对！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不愧是涵一和尚的徒弟，这件事说穿了也没什么大不了，你足能应付，那徐老头我暗中就能对付他，只是那徐小昭……”

他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也只有交给你了，人家姑娘对你可是一往情深，你自己看看怎么报答人家吧！”

笠原一鹤苦笑道：“师叔，你真会开玩笑……”

祝三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一点也不开玩笑，这里还有一件东西，你要好好收藏着。”说着自怀内摸出了一串明珠，递与笠原一鹤道：“这是徐姑娘的一片心意，我已代你收了下來，现在交给你，不可遗失！”

笠原一鹤接在手里道：“她……为什么送珠子给我？”

祝三立本当明说，可是心中一动，他就微笑道：“你虽是中国人，但是到底在异国住得太久了，我们中国姑娘赠珠与人，是表示恩意与歉疚……”

笠原一鹤瞠目道：“日本的姑娘，是不能随便送东西给男人的，除非是定情所用的信物！”

祝三立连连摇手笑道：“你想得也太多了……”

笠原一鹤收下了珠串，皱眉道：“这位徐姑娘太多礼了。”

祝三立手摸着胡子笑道：“也没什么，我已把你的短刀送与她，这叫礼尚往来，她也不吃亏！”

笠原一鹤点了点头道：“师叔这样做，我的心也就安了。”

祝三立缩脖子嘻的一笑，内心却不禁乐道：“小伙子，你可是中了计了，这叫做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你们这怀喜酒，我可是吃定了！”想到此，真是心中好不得意，内心不由忖道：“老和尚，你徒弟红尘未了，却不是我祝三立

有意与你作对，我此番带他来此，你原是知道的，你佛法高超，凡事先知，怎么会不知道我的心意？你已与我装糊涂，想必也已是默认了此段亲事，无论如何，匡飞的后代，我是不能看着他当和尚，你恨我骂我，也就由着你是了！”

这么想着，就点了点头道：“徐姑娘的性命，就操在你的手上了，孩子，这件事你可要负责任！”

笠原一鹤冷冷一笑道：“徐姑娘的性命，由弟子负责，师叔放心就是！”说话之间，小船已靠了码头，人声乱成了一片，笠原一鹤怔了一下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！”

祝三立嘿嘿一笑道：“傻小子，到了地头了，下来吧！”二人拉马上岸，只见水面上挤满了船，桅杆林立，风吹过来，有一股极浓的鱼腥臭。

一块大石碑上，刻着“万县”两个大字。

这是川东的一个大镇，桐油盐货等集散地，二人上得岸来，但听各方商贾讨价还价之声，乱成一片。

二人牵马挤出了这地方，来至大街上，但见行人如同穿梭也似地来回走着。

那些来往的行人，有一个颇显著的标记，几乎每一个人，头上都缠着一块白布，这是川省一般人民的习惯，据说是相传在于三国时，蜀汉昭烈帝之死，人民为之戴孝的缘故，笠原一鹤甚为奇怪，频频问故。

祝三立却显得十分谨慎，他对笠原一鹤道：“四川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境内奇人异士之多为天下之冠，我们不要多在街上浏览，快快找个地方住下吧！”

笠原一鹤甚以为是，他自从吃过那次大亏之后，对人行事，已改得多了。

这条大街正南方，有一处客栈，名叫“五福”，很是宽敞洁净，二人就下榻于这个地方。

进得房后，祝三立就把门关上了，而且对笠原一鹤说道：

“没有事，最好不要出门！”

笠原一鹤皱了一下眉，问道：“那徐姑娘就是住在这个地方么？”

祝三立点了点头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可是还不到你出面的时候，‘短命无常’徐雷在川省有极大的势力，他如事先知道我们来了，那可就不大好应付了！”

笠原一鹤这时一颗心，不知怎的，却深深地为徐小昭担起忧来。

老狸祝三立喝了一杯茶，换了一身衣服，他在头上缠了一块布，看起来，就很像是本地的一个土老了。

他只对笠原一鹤说道：“你暂时不要出来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着他就出去了，笠原一鹤换了便衣，在室内一直等到深夜，他才回来。

祝三立是由房上回来的，见笠原在灯下打盹儿，不由笑道：“傻小子，干嘛不睡觉呀？”

笠原忙站起来，道：“我怎能睡得着？你见着了徐姑娘没有？有没有危险？”

祝三立呵呵一笑道：“我们来得还是时候，徐姑娘暂时还没有危险，不过徐雷已经来了，看样子，他是要带女儿去金陵，所以我想要救徐姑娘，最好的办法，是在他们行船的中途下手！”

笠原一鹤急说道：“那时岂不是要晚了？”

祝三立望着他微微一笑，心说，喝，铁心成了豆腐心了！”当下摇了摇头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沉住气，包在我的身上，误不了事的，现在先吃东西。”

笠原一鹤这才留意到他手里拿着一个油纸包儿，打开来，是一只卤鸡和几个馒头。

祝三立又开门要茶房沏了一壶热茶，两个人就着热茶吃了一饱，笠原一鹤始终还惦记着那个徐姑娘，心情自是不开朗。可是老狸倒是吃得饱，睡得着，心也宽，吃完之后，往床上一倒，呼呼大睡了起来。

笠原一鹤这时不禁想到了那个姑娘，内心真像是被刺扎着一样，真奇怪，这件事，过去自己不想也就算了，一想起来，竟是坐卧难安。

对于那个姑娘，他保持着昔日初见时的一份好印象，长长的娥眉，密密的睫毛，瓜子的脸蛋儿还有一对浅浅的小梨涡儿……

她的腰，是那么细，那抱着月琴的一只手，是那么的白，是那么的细，宛似春葱一般……

想到此，他的脸蓦地红了，内心也不由着通通直跳了起来，不禁自责道：“罪过……罪过……”说着双手在胸前合十，又念了声“阿弥陀佛！”张开眸子看了看，祝三立睡相吓人，只见他张着一张大嘴，发出雷也似的鼻鼾声。

笠原一鹤紧紧咬了一下嘴唇，恨道：“他倒是睡得着，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，要是那徐姑娘有一个三长两短！”想到此，他不由惊得怔了一下，心中由不住又想起：“这位祝三立与此事无关，自然他是不急了，求人不如求己……”

“我何不现在就去把那徐姑娘救出来？也叫祝师叔对我另眼相看！”他想到这里，顿时觉得甚为有理。

当下轻轻走到桌前，把那口长刀慢慢抽了出来，刀光映着烛光，发出一道银虹。然后，他用一条黑绸子，慢慢地把刀缠上，再用带子系在背后。

这时，他忽然心中一动，道：“不好，我看来是白忙了，那徐姑娘的住处在哪里我还不知道呢！”想到这里，顿时就凉了半截，忽然，他目光有意无意地却看见祝三立的靴口边，露出了一小截纸条。

笠原一鹤心中暗想道：“莫非是徐姑娘的住处不成？”想着，就蹑足走到了祝三立的床前，弯下身子，以二指轻轻地把那纸条抽出来。祝老头鼾声如雷，丝毫不为所惊。

笠原一鹤退回灯下，喘了一口气，心说：“师叔也太大意了，一个外出的人，居然睡觉如此不惊觉，太大胆了！”心里想着，目光遂向手中纸条落去。只见条上写着：“万县刘府井大街，东头宏兴瓷行，徐。”

他不由大喜，心说：这就是了。当下把这几个字好好记在心里，暗笑祝老头记性太坏了，就这么几个字，看一遍也就记下了，还值得写条子？想着，他又悄悄把这张条子，放到了他的靴子里，祝三立仍是熟睡未醒。

这一切，笠原一鹤自认为是天衣无缝的。

推开窗外面是一片皎洁的月光，正有一只猫在檐头上蹲着，笠原一鹤深恐把祝三立惊醒了，当下比了个手势，把猫给赶走了。他自己这才施展出轻身功夫，把身子绕了出去，用父亲传授给他的“燕子三抄水”，只见人影闪动，只是几个起落，已扑出了这所客栈。

大街上，仍然还有人迹。

笠原一鹤在路头上，问了一个卖“炒米糖开水”的老头子，刘府井大街在哪里？

这老头龇牙一笑，道：“你脚下走的这一条就是，朗格不晓得咧？”

笠原一鹤不由红着脸抱拳退开，他此时已是中国打扮，一切的动作，也都中国化了，所以老人并没有疑心。

他走到墙下，心里不由想道：“莫怪祝师叔不要我出门，原来我们是住在这一条街上呀！”

想着放步奔东，果然未远就看见“宏兴瓷行”的大招牌，这瓷行的规模，还真不小，由大门往里看，竟是有五六进院子之多，围墙也高，上面镶着一些琉璃碎碴子、铁钉之类的东西。可是，这些又岂能阻止住他的来去？他四下看了一眼，见这时正好没有行人，他就把身子向上一拔，“嗖”一声，拔上墙头，紧跟一个翻身，已到院内。

他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形势，正前的一间房子，大概是瓷行门市生意，往里面看，一间整洁的白墙，墙内花树井然，不用说，那一定是住家。

笠原一鹤也不知怎么的，这时一身是胆。

他丝毫不考虑，对方是否有防备，一心只是惦记着那位徐姑娘。就见他右手很快的，已把长刀抽了出来，解下了缠在刀上的带子，足下一顿，已蹿身上粉墙。然后再一腾身，已掠出了数丈之外。

院子里花树甚多，房子的墙壁，都是白粉刷的，笠原一鹤也不知道，那徐小昭是住在哪一间房里。他顺着花间小道走下去，转出了一排房子，就见正面一间厅房里，还亮着灯，这时候，似乎还有人在大声地说着话。

笠原一鹤就飞上了屋檐，几扇窗户全是开着。

他身子方一凑过，就已听到，室内一个老声老气的人，一面咳嗽一面道：“照理说，小昭这孩子，我是没资格硬留着她，可是，我那老妹妹过世得早，就这么一个……她哭到我这里来了，你能说我不收留她？”

说话的是一个瘦身材，托着水烟袋的老头，一副商人的模样，大耳朵，松眼皮，说话直扬眉，大概是因为被烟熏着的。

在他对面坐着一个赤膊上身的老头儿，却是直着腰，很是精神，这时闻言，正自频频冷笑。

笠原一鹤不看则已，一看之下，只吓了一大跳，差一点由房上摔了下来。这人非是别人，正是那个罪魁祸首，绿林大盗——“短命无常”徐雷。

笠原一鹤暗自镇定着，倒听听他说些什么？

徐雷这时一只手捧着茶碗，冷笑道：“大哥，你这是什么话，我老头子还没死呢，真要死了，她投奔你来，我倒是不在乎了……”

那个商人，可能是小昭的舅舅。别看他是一个文弱的商人，但是个性倒是真倔强，他摆了一下手，道：“得了，徐老大，你是干什么呢？我能不知道，小昭那孩子也不小了，也该找个人家了，你还能老带着她在江湖上瞎混？”说着，喷了一口烟，又道：“你过去的事，要是叫衙门知道了，早晚能逃一个好……唉呀，兄弟呀，我们可是亲家，不是冤家，你以后还是……”

徐雷重重地把茶碗一放，发出了“当当”一声，怒道：“我的事，你管不着，你妹妹也死了，我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系，叫你一声大哥算是抬举你了，你这么胡放屁算是什么？”

那个老头，闻言倒是怔住了，过了一会儿，他才吐了一口气道：“好呀，徐雷，你这是跟我翻脸，不认我了……”说着站起了身子，冷笑道：“这好办，你这种作风，我早也看不惯了，还有你带来的那两个朋友，我看也不是

什么好玩艺儿，一天到晚调戏丫环……”他气得直发抖，伸出手指了一下外面道：“最好，你们今天晚上给我走，我呀，我早就够了，够死了！”

“短命无常”徐雷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不用你够，我们也够了，我们已经决定了，钱一到手，我们就走，小昭也不能让她留在这里，她好歹也是我的女儿，她得跟着我！”

老头傻了，半天才咂了一下嘴，道：“这……小昭的事，要问她自己，至于钱……我还不大明白，什么钱呀？”

徐雷狂笑了一声道：“你还真会装糊涂，我一来不就说了，这一次我丢了不少钱，没办法混了，你要我走也行，这么吧，你拿出一个整数！”说着右手一张，老头打了一个冷战道：“多……少？”

徐雷一笑，说道：“不多，五十万两银子！”

老头差一点坐下来，他摇了下头，冷笑道：“你当我是谁呀，我是沈万山？得了聚宝盆是怎么着？”

徐雷嘿嘿一笑道：“你少来这一套，这万县谁不知你是财主，马市子口的两个钱庄子就不止一百万，你——有的是钱，这点数目，在你算什么？”

老头脸都白了，气得直眨眼道：“好！你这是硬挤我，我虽没有练过武，却也不是好欺负的，我没有！”

徐雷嘻嘻一笑，道：“没有也好办，我早也想通了！”说着由身上取出一张告示，递过去道：“你先看看这个再说！”

老头接过细看了看，吓得面无人色，哆嗦道：“你……你取了皇帝的贡物……好……海捕公文！你真是个强盗，贼！杀头都不屈！”

徐雷一笑道：“杀头，论罪就是要斩九族，你也跑不了。”

那老头吓得扑通一下就坐下了，水烟也掉了，张了半天嘴才道：“这是真……是假？”

徐雷冷冷一笑道：“假？假我还会到你这里来躲着？大哥，你说说看，你是拿五十万好，还是要命好？”

老头发出了一串咳嗽，一面哎哟着，一面道：“你这是要我的命……我可是要命了。”

徐雷一声冷笑，一窜身已到了这老头的面前，当胸一把，已把老头给抓了起来，悬在半空中，厉声道：“听着，装死没有用，五十万，你拿得出来，再弄一条快船，后天一早，我们走人，以后死活都没有你秦方的事，要不然……”

秦方眼泪汪汪地道：“你好，你好，你是我的好亲戚，我算倒了霉了！”

笠原一鹤看到此，不由得怒上眉梢，正不知如何是好的当

儿，忽然，他背后有人轻轻拍了一下，道：“兄弟，我们又碰上

了，来！”

笠原一鹤猛一回头，这人“嗖”一声，已蹿出了四五丈以外，向地上一落，招手道：“小子，来呀！”

笠原一鹤怒吼了一声，连人带刀扑击对方，“当”一声，对方已把笠原一鹤的刀荡去一边，接着见他右手一抖，打了开来，竟是一柄折扇。

笠原一鹤陡然一惊，打量之下，才认出了，这人是纨扇穆银川，他和苍须老人秦二棠，同是徐雷一边的。

想不到，在这个地方竟会遇见此人。

衣衫飘飘的穆银川笑吟吟道：“小子，你来得正好，徐老大想你可是想

得厉害！”说着手中折扇“刷”一声，直向笠原一鹤两肩上扫来。

笠原一鹤身子一偏，掌中刀水平般地撇了出去，穆银川一声狂笑，随着他刀的波浪，已飘在了一边。

笠原一鹤怒吼了一声，掌中刀“呼”的直劈了出去，可是刀出一半，却被斜刺里另一件突出的兵刃磕在了一边，只听见“哟”的一声，当空现出了一点火花。紧跟着一声狂笑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来得好极了！”

笠原一鹤忙急转身，黑暗中，笠原一鹤认出了来人竟是徐雷，不由大吼了一声道：“我与你这老贼拼了！”说着一头向着徐雷胸上撞去。

徐雷腹部向后一吸，笠原一鹤的头，竟是差一点没有撞着，只见他右手向着他背上一搭，狂笑道：“我看你跑？”

笠原一鹤不由身上一麻，他知道自己被这老头拿了穴了。

这时纨扇穆银川如同飞燕也似地蹿到了近前，手中折扇一合，正要点来，徐雷道：“且慢，兄弟，他跑不了。”说话之间，秦二棠也来了，见状呵呵笑道：“这小子是他妈鬼迷心窍了，怎么着？专门送上门来？”一面说着，一面由身上掏出一根皮绳，帮着把笠原一鹤给拴了一个结实！

这时候厅内那个老头儿秦方，也得讯走了出来，他吓得发抖道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……老天！可别杀人呀！”

徐雷望着他冷笑道：“这就是那个正主子，他就是进贡皇上的那人。”

秦方哎哟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天爷，可不能杀了他，唉，请进来，上坐……”

穆银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定要上待他，我们要问问那些东西他收到哪了，叫他怎么吃，怎么给我们吐！”

说着嘿嘿一笑，一只手紧紧抓住他脖子，向里一推，笠原一鹤差一点摔一个跟头。

一伙人拥着他，走进了客厅。

短命无常徐雷点头笑道：“小子，你来得正好，怎么，是送东西来了吧！”说着走过去，用两只手，在他身上一阵摸索，哼了一声道：“到了这个地方，小伙子，你要放明白一点，你们是厉害，徐大爷斗不过你们，小子，那一箱子玩意呢？”

笠原一鹤咬牙切齿道：“老贼，你真是做梦，那箱子东西，早已进了贡了，居然还在做梦！”

徐雷怔了一下道：“瞎说八道，能有那么快？”

笠原一鹤冷冷道：“不信算了，老贼，你在我身上，是什么也找不到的！”

徐雷狞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笠原一鹤不擅说谎，当时正色道：“我是来救徐姑娘的，不幸被你抓住了，现在我也没有什么话说，只求一死！”

徐雷不由怪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说呢，那丫头一个人哪能会有这么大的胆子？原来你们两个串通好的？”

这时苍须老人秦二棠，一只手仍然在他身上摸索，竟给他摸着了一件东西，当时呵呵笑道：“小子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说着右手抖出了一串明珠，笠原一鹤不由一惊，暗责自己太大意了，竟然把徐小昭转赠自己的那串明珠带在身上，这可是糟了。

果然，徐雷乍然一见，面色大变，他猛然一把，把秦二棠手上的珠子给抢了过来，就仔细看了看，森森一笑道：“好小子，你这串珠子是怎么来的？”

笠原一鹤好不为难，当时冷冷一笑，一言不发！

穆银川在一旁，道：“有了这串珠子，就不愁别的东西没有下落，我有法子叫这小子吐实！”说着右手直向着笠原一鹤脉门上抓去，可是，徐雷却把他的手推开，冷冷笑道：“三弟，你错了，这串珠子，可不是进贡给皇上的东西，乃是我徐家传家的东西！”说着冷冷一笑，狞厉地看着笠原一鹤道：“小伙子，你是怎么来的？”

笠原一鹤抬头看了一眼，实在不好启齿，他冷冷一笑道：“何必多问，要杀就杀！”

秦二棠皱眉道：“徐老大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徐雷嘿嘿一笑道：“这珠子是小昭不离身子的东西，怎么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似乎有些接不下去，一张老脸显得不大对劲，可是又不能不问，冷冷笑道：“你是怎么得来的？说！”

笠原一鹤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是……”

纨扇穆银川看到此，已心内明白，由不住噗嗤一笑，道：

“得啦！别说了，我知道了！”

徐雷冷然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
穆银川嘻嘻一笑，道：“算啦，干嘛打破砂锅问到底，真要问出来，你这个做老子的也未见光彩！”

“短命无常”徐雷面色一沉道：“老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穆银川哈哈一笑道：“徐老大你是聪明人，这点小道理你能不懂？看样子，我那侄女儿是贴上这小子啦！”

徐雷陡然浓眉一挑，狞笑道：“你少胡说，跟我进去！”

穆银川一拉秦二棠，向着徐雷一笑道：“老大，这是你的家务事，我们两个可不便管，你看着办吧！”

徐雷面色涨得通红，重重跺了一下脚，道：“你少胡说。”说着推着笠原一鹤，直向内室行去，秦宅主人秦方见状大吃一惊，慌忙跟上去，道：“徐雷，你要干什么？……”

徐雷回身厉声道：“我徐家的事，你少管！”说着一脚，已踹开了一扇风门，走进一条廊道，他手里紧紧抓住笠原一鹤的绳子，笑道：“好小子……想不到你还会有这一手。”

笠原一鹤本来早就想着，以性命与对方一拼，可是内心惦记着那个徐小昭，他想着现在她到底是怎样了。

所以现在一任徐雷怎么对待他，他都一言不发。

二人穿过了这条长廊，来到另一进院子，可能这院子里都是住的妇人女子，徐雷也不管，一直走了进去。

有几个丫环婆子，看见他像杀人也似的样子，都纷纷避了开来。

他带着笠原一鹤，一直走到了一间偏房门前，这间房子有着一张厚厚的红木门，门前有一个婆子坐着。

这婆子见了徐雷，叫了一声：“徐老爷。”

徐雷冷冷道：“把锁打开，你先退下去！”

那婆子怔了一下，就由身上取下了钥匙，开了门上的大锁，徐雷把笠原一鹤用力往里一推，自己也走进房内。

这房子布置得很是雅静，可是几扇窗子都加着一个锁，长桌上点着两只蜡烛。

靠着墙边，一张红木床上，坐着全身素衣的徐小昭，看起来她如今是清

瘦了。

她瞪着一双惊惶的眸子向这边望着。陡然见笠原一鹤撞进来，她吓了一跳，猛地由床上站了起来道：“你……笠原……一鹤……”

徐雷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丫头，你做的好事！”

徐小昭抬头掠了徐雷一眼，这几天，由于徐雷对她的情形，她显然对于父亲的感情淡多了。

当时冷冷一笑，道：“爹，你老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徐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好丫头，你还有脸问我？”说着抖手把那串珠子打了过去，徐小昭身形一闪，那串珠子哗拉一声，散了一地都是。

徐小昭低头一看，不由粉面上飞起了两朵红云！

徐雷望着她森森地道：“这东西，是你送给他的，还是偷走的，说！”

徐小昭眸子向着笠原一鹤望了一眼，见他正自凝目望着自己，那黑白分明的双目，带着几分木讷。

小昭本是风尘中拿刀动剑的姑娘，自幼已养成了爽朗的个性，并不似一般小户女子做作。

当她自问，难以逃开父亲毒掌之下，内心反倒是安宁多了，这时，她不由心中思忖道：“我如直说，也不过如此，如说是他所偷，只怕他立刻就要遭到父亲的毒手！”当下略一吟哦，即说道：“是我给他的！”才说完这一句话，就见徐雷一声厉叱道：

“贱货！”

“啪”一掌，正正打在了小昭的脸上，顿时顺口流血不已，徐小昭被打得一交倒在地上。

徐雷跟着一脚直向着笠原一鹤身上踹去，笠原一鹤身子一晃，已闪在了一边。

徐雷一声狂笑，说道：“我杀了你这小子！”

陡然间，身子反转过来，双掌交错着，直向着笠原一鹤两肋之上，猛插过去。

笠原一鹤自不甘任他加害，当下身子向右一闪，双手虽被绳子绑着，他却转过身子，直向着徐雷腰眼上踹去。

徐雷一声狂笑，说道：“小子，你是找死！”只见他双手霍地向外一抖，笠原一鹤已被震得翻了出去，这怪老人一声厉吼，正要以“百步断掌”的重手法，立毙对方于掌下的刹那之间。

就在这时，窗外忽地飞来数股微风。

几上的三只烛火，一齐熄灭，徐雷退后一步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忽然双腿被徐小昭扑过来，抱了一个紧，一面泣道：“爸爸……你饶了他……吧！”

徐雷一脚踹开了小昭道：“贱丫头，你也是一样，我杀了你！”说着正要落掌而下，这时小昭却又再次扑上来，紧接着她痛哭了起来。

全室漆黑，徐雷生恐笠原乘机逃走，他用力地挣开了徐小昭，闪身出室，重重地把门关上了，冷笑道：“你二人暂时守在一块吧，早晚我会要你二人的命，把门锁上！”跟着，是门上加锁的声音。

黑暗中，徐小昭抖泣着道：“喂……你还好吧？”笠原一鹤背墙而立，叹息道：“还好……姑娘你呢？”

徐小昭摸索着，爬过去，她接触到了男人的一只手，可是这时候，她也顾不到什么叫做羞耻了。

她紧紧地抓住这一只手，并且把脸贴了上去。

笠原一鹤抖了一下，可是，他并没有挣开。在黑暗中，他们彼此依偎着。

“你怎么会来……这里呢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是来救你的！”

“救……我？你……”

“姑娘你，受了苦……唉，是我害了你！”

“可别这么说……”

徐小昭伸出一只手，捂在他嘴上，讷讷道：“是我害了你……要不是我抢了你的东西，你也不会受这个罪了。”笠原一鹤这时脸红，心也跳得厉害，他把身子向一旁缩了一下，道：“姑娘，不要这……”

徐小昭冷冷一笑道：“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害怕？”说着把身子向前依了些，媚声道：“你真好，居然还想着来看我，我就是死了也感谢你！”

笠原一鹤情不自禁的，伸出一只手，摸在了她的头上，他讷讷道：“你把箱子还给我，我也感谢你！”

小昭仰起脸来，虽然她看不见他的脸，可是却感觉到他的出入气息，她把身子靠得更近了一些，笑道：“你来找我，你师父知道么？”

笠原一鹤摇了摇头，徐小昭低声道：“祝三立呢？”笠原一鹤点了点头，小昭一笑，道：“那珠子是我给他的，我就知道他会转给你。”

笠原一鹤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我的刀呢？”

徐小昭拉过他的手，在腰上摸了一下，笠原一鹤立刻就体会到，那口刀插在她腰上，他这时只觉得心跳得厉害。由不住用手推了她一下道：“姑娘，我如今已出……出了家！”

徐小昭一笑，用手摸着他的头发道：“可是你还有头发。”

笠原一鹤讷讷道：“这……”徐小昭把身子偎近了些道：“别尽说这些了，我们都快要死了，你觉得死了不可怕？”

笠原一鹤闻言不由打了一个冷战，他用力地站起来道：“我来想想办法！”说着他把缠在身上的绳子全解了下来，徐小昭这时一面帮他解绳子，一面笑道：“奇怪，我一点也不怕，好像死都不害怕了。”说着一双玉腕搂在了他的脖子上，把一张粉脸凑了上去，笠原一鹤只觉得一股温香，唇间已接触到了对方那张粉脸，他抖了一下道：“不行！”

“为什么不行？”

徐小昭靠紧了，她的脸贴得更紧了，道：“我们都快死了……现在我谁也不怕了，谁也不在乎了，哥——我是你的人了，你还不知道？”

笠原一鹤只觉得脸上湿糊糊的，这才知道原来她哭了，当下用长长的袖子，为她抹了一下脸上的泪，道：“小昭，你勇敢一点，我能带你跑出去……我们不能这样就死！”

徐小昭忍不住伏在他肩上哭了，她说：“我真高兴……我愿意这样与你守一辈子，我爸爸是一个狠心的人，他说得出就做得到，你还……”才说到此，就听见门锁“叭达”一声，二人都不由吃了一惊，忙自分开。就见门开了一缝，一个人摸着黑道：“小昭，小昭。”

徐小昭立时听出了声音，忙道：“舅舅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秦方抖着声音，道：“那位少爷呢？……哎呀，你们可得快呀！”

徐小昭不由大喜，忙拉着笠原一鹤走过去，道：“爸爸呢？”

秦方急促地道：“他们在前厅。”才说到此，一个人匆匆探头道：“老

爷快呀，徐大爷来了可晚了。”

秦方吓得把二人拉了出来，他递给小昭一个包袱道：“拿着这些钱，快逃命走吧，你们就成婚，这个人错不了。”说着又递给笠原一鹤一封信道：“这是一位侠客，叫我给你的，这位侠客姓祝，他叫你不要管他，带着姑娘走吧！”

笠原一鹤不由一怔，秦方手上还拿着一口锋芒四射的匕首道：“这口刀也是那位老侠客借我的，要不是这口刀，这门锁是开不开的，你拿去吧！”

笠原一鹤忙把刀接过来道：“谢谢你老人家！”

秦方老泪纵横地道：“孩子，你快走吧，你们成了亲，定了家，别忘了叫人给我送个口讯……”才说到此，那个把风的人忙过来道：“快走吧！”说着一拉笠原一鹤道：“相公，快跟我来，车都套好了。”

笠原一鹤当时心乱得很，徐小昭却喜上眉梢，她喜极而泣道：“舅舅，你对我真好……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。”

秦方一直回头，似乎很害怕的，连连催道：“快走吧！”说着扭身就走了，那个听差的，这时拉着二人由花树下左窜右转，一直走到了后门口。

门外这时一辆马车早套好了，二人赶忙上车，那听差的，忙上座位带马。

徐小昭问：“上哪去呀！”

赶车的小声道：“上江边去，老爷的船也备好了，上了船就不怕了！”

这辆马车，毫无声音的，直向着江边狂驰而去，于是二人顺利登上小船。

在荡漾的江水上，舟子点起了一盏灯，回身问道：“禀新姑爷，船放何处？”

笠原一鹤不由一怔，就用眼睛去看徐小昭，徐小昭脸色微红地推了一下道：“人家问你呢，怎么不说话呀？”

笠原一鹤“哦”了一下，道：“随便！”

舟子一呆，徐小昭忙道：“你往下走就是了。”

这时那舟子的老婆婆由后舱走出来，指着两碗面，笑嘻嘻道：“姑爷，姑娘，我给你们下了碗蹄花面，消夜！”

小昭望着笠原一鹤抿嘴笑，就站起，把两碗面端了过来，她此刻的欣慰，真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

二人吃着面，笠原一鹤却不时皱着眉，徐小昭不由望着他道：“你……不高兴么？”

笠原一鹤摇了摇头道：“祝师叔这个人，太怪了！”

小昭忙道：“对了，他不是还有一封信么？怎么不拆开看看？”

这句话提醒了笠原一鹤，当下匆匆把信件取出，只见那是大红的信封，信封上画着一条龙，一只凤，上面写着“百年好合”四个大字。

笠原一鹤是生长异国，可是这些字意，他也有了耳闻，顿时脸就红了。

徐小昭却情不自禁地把头枕在了他的肩上。

在灯下，他们展开了那封信，那是一张贺喜的礼函，字句潦草，文词不拘，写的是：“一鹤贤侄，小昭姑娘，百年好合，缘定三生，永结同心，勿暴毋气，宝剑明珠，风尘骅骝，此去天涯，行侠为义。”

二人看到此，脸色不由全都红了。

笠原一鹤情不自禁地分出一只铁腕，紧紧地抱着徐小昭，小昭忍不住抬起头来问道：“你……可愿意？”

笠原一鹤点了点头，那封信里，厚厚地还有东西，笠原一鹤抽出了一张，

见是一张银票，面额写着：“纹银二百两整”，旁边写着“贺仪”。

徐小昭微微笑道：“祝师叔人真好！……干嘛还送钱呀！”

笠原一鹤这时又打开了另一张信笺，却是一张素笺，上面写着：

“壬辰年某月某日，匡徐联姻，证三生缘，意属天定，僧可忍干，越五十年，华阳金顶，僧再临，渡登乐土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”

朝阳寺涵一和尚

×年×月×日

笠原一鹤看到此，不由双眉一展，微微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师父真是无事不知……原来此事早已在他算中，我正在为此担心呢！”

徐小昭睨着他，半笑道：“信上写些什么来着？”

笠原一鹤把信递给她看，她口中一句句念着，可是笠原一鹤却是看着她直笑。只见她杏目旁睨，玉齿如贝，在习习的江风里，微风吹动着她满头的秀发。

她倒下身子，把整个的玉体压在了笠原的腿上，然后翻过一只玉腕，勾住了他的颈子，娇笑道：“这会儿，你还拿刀杀我不？”

笠原一鹤身子都由不住酥了，可是他是个老实人，不擅花言，听了这句话，一张俊脸，整个绯红。

这时只听见“哗拉”一声，二人吓了一跳，赶忙坐好，却听见船头的伙计笑道：“船上风大，虫子也多，把帘子撂下来就好多了。”

二人不由脸色大窘，相视一笑。

徐小昭坐正了身子，一面理着散发道：“想不到我们会有这一天，一鹤，我们说正经的，这档子事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笠原一鹤呐呐说道：“全听姑娘吩咐……”

小昭打了他一下，道：“没见过你这种人，这是我们两个的终身大事，你一个男人家，总得拿个主意呀！”

笠原一鹤低头想了一会儿，道：“婚姻大事，要禀明父母，我父亲听说已来了中原，这件事虽说师父与祝师叔均已作主，我看还是应该通知他老人家一声。”

徐小昭一只手托着下巴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是应该的。”

笠原一鹤又道：“我还应该去朝阳寺，禀别师父！”

徐小昭一笑道：“我可不去，我在门口等你，那里头全是些和尚，我一个姑娘家，多不好意思。”

笠原一鹤点了点头，这小两口儿，总算苦尽甘来，在这般讲究的大船里，面对着银蛇般颤动的江水，清风徐徐地吹进来，他们耳中所闻的是欸乃的舟橹之声，这调调儿真令人神往。

舟行甚远，不一日已抵达金陵。

二人赏了船夫的酒钱，上得岸来，此刻心情大已不同了，两个人虽没有正式拜天地同房同寝，可是那份感情，却是如胶似漆难分难舍。

他们雇了一辆车，直趋朝阳寺。

在暮晚黄昏的时候，来到了朝阳寺前，小昭有些脸红地道：“我就不下去了，问问你师父，要不要我去见他。”

笠原一鹤答应了一声，下得车来，直向寺内行去，外殿的几个和尚，看见他来，俱合十道：“师兄回来了。”

笠原一鹤很恭敬地答着礼，可是脸上却显出不大自在的样子。他一直行

过了大殿，来到了后院的禅房。却见几个和尚笑着指着自已，彼此在谈笑着，笠原一鹤不由面红过耳，很是羞惭，暗暗忖道：“我这人是丢定了！”他又想道：“这一次，见过了师父以后，我就不再回来庙里，否则，是给他们取笑了。”想着，已来至师父禅房门口，门前立着一个小和尚，见状合十道：“师兄来见师父的吧！”

笠原一鹤忙自站定，欠身道：“正是，请师弟通禀一声。”

小和尚一摆手道：“师父早算定你今天来，特别叫我在这里等你。”

笠原一鹤一怔道：“我要见师父。”

小和尚一笑道：“师父在入定，说不能见你，有什么话你对我说也是一样。”

笠原一鹤不由心中一怔，顿时就呆住了。

小和尚见状，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师兄不必伤感，师父不愿见你，是有原因的，师父曾说过，你的缘分已定，他老人家不见你，是怕改了你的主意。”

笠原一鹤不由戚戚道：“莫非师父不要我这个徒弟了？”

小和尚一笑道：“哪儿的话，师父还送得有东西给你呢！师兄请你等一等。”说着转身而去，笠原一鹤见他走开，就大着胆子，把门帘揭开，走了进去。果然就见涵一和尚正自坐在蒲团上打坐，面色沉着，似已入定。

笠原一鹤就跪下来叫了声：“师父，弟子来叩见你老人家了！”不想一连说了几次，老和尚的眉毛都不动一下，他正要再说，就觉衣袖被人拉了一下。笠原一鹤回头看了一下，见是那个小和尚，小和尚对他摆了摆手，挤鼻子弄眼的，样子很急，似乎颇有怪罪的意思，当时，笠原一鹤只好对着师父叩了个头，随着小和尚走了出来。

小和尚叹口气，道：“师兄，你也太大胆子，师父他老人家打坐的时候，你竟能进去？”

笠原一鹤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师父定是生我的气了！”

小和尚一晃头道：“绝不会，他老人家要是生气，根本也就不会叫我在这里等你了！”跟着把手上一个黄绫子包儿，递到了他手上，道：“这是师父给你的东西，师兄你收下吧！”

笠原一鹤接了过来，道：“谢谢师弟了！”

小和尚打了一个稽首道：“师兄好走，我不送你了！”

笠原一鹤作别后，一直出了朝阳寺，徐小昭已等不及，在车里伸出了脖子向外张望。见了面，她就问：“怎么样？师父说些什么？”

笠原一鹤摇了摇头，苦笑道：“师父在入定，没有见我。”

徐小昭“噢”了一声，马车答答有声的，向前行着。

二人打开了那个黄绫包儿，却见里面是厚厚的两个大本子，酱绸的面子，黄缎的牙条，上面写着：

“如意形功图谱”。

“双修剑录”。

一张纸条上，写着：

“特赠，一鹤爱徒，小昭徒媳，加功勤习，妙用无穷，宝之！宝之！”

二人顿时就乐开了，笠原一鹤不由高兴得热泪直流，说道：“师父原来是爱我们的。”

徐小昭一面翻着那个本子，见其中绘着各式各样的图形，熊伸虎经，猿

掠鹤舞，无不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，当时就知道，必是两本宝书。

他二人在车上，连连翻着这些画谱，不知车子已行到了紫金山前。

但见翠树荫荫，云白风清。

二人收下本子，正自相倚着，伏窗观赏，忽听得身后一串响彻的铃声。

紧接着“哧哧”飞来了两支极小的银箭，正中二人发内。

两个人吓得大吃了一惊，双双跃身而出。却见一匹胭脂色大马，飞快地驰到了面前。

马上是一个绿色衣裙，秀发披肩的大姑娘，她笑嘻嘻道：“大哥，小昭嫂嫂，恭喜你们了。”

徐小昭怔了一下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笠原一鹤这时已认出了来人，不由又喜又愧，当时张大了嘴道：“你是……匡芷苓妹妹吧？”

这姑娘红着脸，一笑，说道：“当然是啦，哥哥，你可知道，爸爸已经和妈妈好了！”

笠原一鹤已知道父亲那一段往事，当时闻言，不由又惊又喜，道：“啊……他们现在在哪里呢？”

匡芷苓呼地地道：“就在前面不远，你们跟我来吧，妈说得真准，她叫我在这里等，总能等着你们，果然……”说着一双黑油油的大眼睛，一直在徐小昭身上转着，又笑着道：“我这位嫂子可真漂亮，怪不得大哥会千里迢迢跑到四川去，千里救美呢！”

徐小昭羞得低了头，笠原一鹤却拿出哥哥的架子，笑道：“不要胡说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匡芷苓摇头笑道：“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。”才说到此，就听见一片笑声，笑声中有男有女，其中之一大声道：“好不害臊的丫头，大言不惭。”

树丛中，首先步出了老狸祝三立，老远地抱拳道：“新姑爷，姑奶奶，恭喜了！”

二人忙自倒身下拜，却为祝三立抢着把二人扶了起来，这时树丛中，陆续步出了翠娘白姍和匡飞以及黑羽匡长青几个人来。

笠原一鹤一拉小昭，不待吩咐，双双赶上去，叩头问礼。

白姍搀起了二人。

她今天穿了一袭粉红色的衣服，看来，丝毫也不觉老。她拉着二人的手，笑道：“你两人的事，你祝师叔已全说过了。”

二人一齐低了头，这时，匡长青走过来，执起他一手，道：“大哥、大嫂，恭喜了！”

笠原一鹤微微一笑，二人紧紧地拉住手，祝三立在一边叫道：“这两个小子长得真像，妈的，匡飞前生修来的，妻美子俊！”

匡飞呵呵笑道：“怎么，你这老狐狸嚼嘴了？”说得大家都笑了，这时，匡飞走过来道：“你二人的婚事，我们已准备好，后天是好日子，你们就正式成婚，暂时我们住在一块，以后，你们要去别的地方也行！”

徐小昭低头流泪道：“媳妇过去无知，还要请公公婆婆多……”才说到此，已为白姍把她拉到了怀里，笑道：“还说这些做什么？过去的算了，就是你爸爸，我们也念其年老，不与他计较了！”

小昭自是感激不尽，在和暖的晚风里，这一家人手携手地转入丛林，林木深处露出红楼一角。

那里正有几只白色的鸟，在翩翩地飞舞着！

